山鹿語類　第四

山鹿語類第四目次

山鹿語類聖學篇序……一

卷第三十三

聖學一 致知

聖人……二
辨ニ或問ニ聖人之說一……二
論ニ格物致知一 附 涵養 持敬 存心……三
辨ニ或問ニ格物致知之說一 附 涵養 持敬 主靜 存心……七
論ニ義利一 ◎義利恐當作情欲
論ニ人必有ニ情欲一……二四
論レ不レ可レ令ニ欲充ヒ之……二五
論ニ義利一 附 君子 小人 王伯 出處……二八
辨ニ或問ニ義利之說一……三〇
論ニ異端一
惣ニ論異端一……三三
論ニ異端之教違ニ聖學一……三四
論レ攻ニ闢異端一……三六
論ニ力行一 克己復禮……三八
論ニ省察一 改レ過……三九

卷第三十四

聖學二 致知

爲學

致ニ人所ニ以爲ヒ學……四〇
學之解……四一
論ニ古聖賢各以ヒ學……四二
學在レ立レ志……四三
學法……四四
學問……四五
學習……四六
學思……四六
學蔽……四七
辨ニ或問ニ學之說一……四九

師教

國書刊行會印

国立国会
25.9.21
図書館

213523

師說
論二師之說一……五八
師字解……五九
立レ師……五九
師友……六〇
立敎
論二敎之說一……六〇
敎レ人……六一
敎法……六一

讀書

總二論讀書一
讀書……六三
在レ讀二聖人之書一……六四
讀書法……六五
辨二或問一讀書之說一……六七
經書
讀レ易
原易……六八
原卦……六九
原圖書……七一
原蓍策……七四
讀レ書……七六
讀レ詩……七七
讀二春秋一……八〇
讀レ禮附二六經一 六經註解……八二
讀二論語一……八七
讀二大學一……八九
讀二中庸一……九〇
讀二孟子一附 四書註解……九一

聖學三 致知

卷第三十五

雜子
儒家者流……九三
荀子 賈誼 董子 揚子 劉向 孔叢子
文中子 周子(通書) 張子(正蒙、西銘) 二程子
邵子(皇極經世書) 李子 朱子 程朱門人
附 張拭 呂祖謙 蔡季通 蔡仲默 元明儒子
論二道統之說一 論レ崇二儒師一

道家者流……一一二
老子、莊子(列子)、鶡冠子
法家者流……一一六
管子 商子 愼子 韓子
附 名家者流(尹文子) 墨家者流(鬻子、晏子)
縱橫家者流(鬼谷子) 雜家者流
兵家者流……一一八
史類
總二論史一 史記 四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隋書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 唐鑑 綱鑑
論二本朝史一 東鑑 論二史法一 論二讀史之法一
論二大一統正統一 論二史事爲一格致一
論レ詩……一三三
論レ文……一三五

聖學四 中 道 理 德

卷第三十六

論レ中……一三九
辨二或問一中之說一……一四二
論レ道……一五七
辨二或問一道之說一……一五九
論レ理……一六六
辨二或問一理之說一……一六七
論レ德……一七一
辨二或問一德之說一……一七二

聖學五 仁 仁義 五常 誠 忠信 敬

卷第三十七

論二仁之說一……一七四
辨二或問一仁之說一……一八〇
論二仁義之說一……一八九
辨二或問一仁義之說一……一九二
論二仁義禮智之說一……一九五
辨二或問一仁義禮智之說一……一九六
論二誠之說一……二〇四
辨二或問一誠之說一……二〇五
論二忠信之說一非患恕……二〇九
論二敬之說一非恭……二一二
辨二或問一敬之說一……二一三

卷第三十八

聖學六

論二鬼神之說一……二一九
論二鬼神魂魄一……二二〇
論レ祭二祀祖考一……二二二
論レ祭二祀神祇一……二二三
辨二或問一鬼神魂魄祭祀神祇之說一……二二五

卷第三十九

聖學七

陰陽

論二陰陽之說一……二四一
論二陰陽之形象一……二四二
論二陰陽相根一……二四三
辨二或問一陰陽之說一……二四三

五行

論二五行之說一……二四五
論二五行之生序一……二四六

聖學八 天地

卷第四十

惣論天地……二六一
天……二六四
地……二六六
辨二或問一天地之說一……二六八
辨二或問一天……二七二
辨二或問一地……二七四

天文

日……二七六
月……二七七
星辰……二七九
河漢……二八一
風雲……二八一
雨露霜雪霰霙雹氷……二八二
霧霽氣虹霓……二八四
雷電……二八五

辨二或問一五行之說一……二四九

辨二或問一天文一……二八六
天度……二九七
辨二或問一天度一……三〇〇
曆數……三〇八
辨二或問一曆數一……三一〇

地理

土……三一三
山……三一四
水 海潮 川泉……三一四
岩石泥沙金玉……三一四
地動……三一四
辨二或問一地理一……三一四

卷第四十一

聖學九 性心

論二天命之謂一性……三一九
辨二或問一性之說一……三二一
論二孟子性善之說一……三二四
辨二或問一性善之說一……三二六

論二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一……三三四
辨二或問一天命氣質之性一……三三七
論二諸子說一性……三四四
論二人物之性一……三五五
辨二或問一人物之性一……三五六

卷第四十二

聖學十 性心

論レ心……三六〇
辨二或問一心之說一……三六二
論二心之應用一……三六四
辨二或問一心之應用一……三六八
論二性心之差異一……三八〇
論レ意……三八二
論レ情……三八二
辨二或問一意之說一……三八三
辨二或問一情之說一……三八四
論二志氣一……三八六
論二思慮一……三八七

目次

卷第四十三 聖學十一 大原

論二道之大原一……三八八
論二古聖各稱一天地一……三八九
辨二或問一道原之說一……三九〇
論二易有一太極一……三九三
辨二或問一太極之說一……三九四
辨二諸儒太極之說一……三九六
論二一物一太極之說一……四〇〇
辨二或問一一物一太極之說一……四〇〇
論二濂溪太極圖一……四〇三
論二濂溪無極之說一……四〇六
辨二或問一無極之說一……四〇七
論二諸說無極一……四一〇
論二理氣妙合而人物生之說一……四一一
辨二或問一理氣妙合人物生之說一……四一二
論二周子太極圖說主一靜之說一……四一五
辨二或問一主靜之說一……四一八

卷第四十四 續集

枕塊記上……四二三

卷第四十五 續集

枕塊記下 追考……四四六

目次 終

山鹿語類聖學篇序

夫子沒而聖人之道隱、孟子去而無下知二聖人之道一者上、漢唐宋明之間、博文雄才、身是潔、言信行果之徒、不レ可二枚舉一、其實莫不レ知二聖人之要道一、唯在二一事一行之可レ稱焉、俗學多宗二程朱陸王一、由レ此入レ彼、先生所レ教、在證二聖人一、日用事物之間、格物致知之極、正心修身之要、凡天地人物、不レ出二先生之學一、猶欲レ改二其過一、命二門人一毀二要錄於梓一、以示二天下之學者一、其不レ私二於一人一、不レ秘二於胸臆一、至大至公、殆可下與二天地一參上也矣、先生嘗與二門人小子一、謂二聖學之要一、論二辨諸儒之惑一、門人等間竊輯二類其辭一、述二聖學篇一、其至論可レ謂二萬世之規範一也、先生平日示諭曰、聖人之道、無二多般模樣一、天地惟明、人物惟精、不レ涉二多言一、門人等雖二親炙親一聽二其言行一、其志淺、其實不レ厚、猶不レ可二階而升一、多見二其不一レ知レ量也、切唯欲下誌二其言行一而爲中規戒上、今所二猶述一、必違二了先生之志一、然不二記得一、則無二事蹟之可レ致、竟忘二其罪一以爲レ猶、噫先生之學、無二造作設爲一、而其所レ及彌二六合一、門人等無下以二言辭一可レ形二容之一、且書不レ盡レ心、後之讀者、游優涵泳、而始知二其源流一乎、門人等謹序、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三

聖學一　致知

○聖人

師曰、人者萬物之靈、而聖人者億兆之靈也、聖人出而天地之物則惟精惟正、人々可ㇾ因而知、可ㇾ由而行、故聖人代ㇾ天、窮ㇾ此道ㇾ敷ㇾ此教、

師曰、聖人者知至而心正、天地之間無ㇾ不ㇾ通也、其行也、篤而有ㇾ條理、其應接也、從容而中ㇾ禮、其治ㇾ國平ㇾ天下ㇾ也、事物各得ㇾ其處ㇾ矣、別無ㇾ可ㇾ謂ㇾ聖人之形、无ㇾ可ㇾ見ㇾ聖人之道、无ㇾ可ㇾ知ㇾ聖人之用、唯日用之間、知至而禮備、无ㇾ過不及之差、上古君長自敎ㇾ之導ㇾ之、後世不ㇾ然、別立ㇾ師、既衰世之政也、天下所ㇾ由、乃聖人之道、而知者過、愚者不ㇾ及、

師曰、人有ㇾ一行一善之可ㇾ稱、一曲之士也、千鍾之祿可ㇾ辭、北斗之金可ㇾ拋、忠孝慇懃、不ㇾ爲ㇾ非義ㇾ之士、及隱士逸人、名節雄知、有ㇾ聞ㇾ當世ㇾ者、不ㇾ乏ㇾ世、一行一善、而於ㇾ聖人之道、无ㇾ纖毫之相似、聖人者中庸而已、无ㇾ得而可ㇾ稱焉、

○辨ㇾ或問ㇾ聖人之說ㇾ

或問、聖人無ㇾ欲乎、師曰、聖人有ㇾ欲、唯其情欲中ㇾ節、而禮全義和也、子華使ㇾ於齊、原思爲ㇾ之宰、其從容禮節、可ㇾ以見ㇾ之也、且道ㇾ千乘之國、敬ㇾ事而信、節ㇾ用而愛ㇾ人等之語意是也、凡無欲之說、多出ㇾ老莊浮屠、人有ㇾ這情ㇾ則有ㇾ此欲、情欲豈可ㇾ以無ㇾ乎、夫子論ㇾ成人ㇾ以ㇾ公綽之不欲、是與ㇾ無欲ㇾ意味遙遠、

或問、子以ㇾ聖人ㇾ爲ㇾ知至而心正、聖人只生知安行乎、師曰、聖人各知至而心正也、夫子所ㇾ謂、爲ㇾ之不ㇾ厭、多ㇾ能鄙事、我非ㇾ生而知ㇾ之者、好ㇾ古敏以求ㇾ之者也、是若ㇾ夫子ㇾ亦知之至也、知至乃心正、大學之敎也、如ㇾ堯舜ㇾ亦好ㇾ問究ㇾ其物、其典謨之論可ㇾ併案ㇾ也、

或問、子以ㇾ聖人ㇾ爲ㇾ無ㇾ不ㇾ通也、聖人豈盡ㇾ事物之細ㇾ乎、師曰、聖人之知無ㇾ不ㇾ通、若ㇾ天地於ㇾ萬物、夫

子答ㇾ成人ㇾ爲下若ㇾ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上、文ㇾ之以ㇾ禮樂、亦可ㇾ以爲ㇾ成人ㇾ矣、孟子曰、孔子之謂ㇾ集大成ㇾ者、金聲而玉振之ㇾ也、是皆謂ㇾ其全備而不ㇾ闕也、夫子之門人立ㇾ四科ㇾ、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具全、乃無ㇾ不ㇾ通矣、

或問、聖人不ㇾ異ㇾ許多人ㇾ乎、師曰、鄉黨一篇、形ㇾ容聖人ㇾ其所ㇾ謂唯禮容之中ㇾ節也、別無ㇾ可ㇾ稱ㇾ之、如ㇾ人見而異ㇾ之、皆造作模樣之間也、周子論ㇾ聖人ㇾ甚高過矣、學者不ㇾ知ㇾ聖人之的當、則其所ㇾ期多乖戾矣、

○論ㇾ格物致知ㇾ　附涵養　持敬　存心

師曰、天地既位、則有ㇾ人物在、是陰陽五行之運行聚合、而有ㇾ此形象ㇾ也、其間自有ㇾ過不及之差、而爲ㇾ人爲ㇾ物、人者稟ㇾ五行之中、無ㇾ過不及之差、物者生ㇾ五行之過不及、是人物所下以各具ㇾ五行ㇾ而人物各相異上也、人々稟ㇾ其中、故其性心其知識、又得ㇾ其精秀、是人之所下以靈ㇾ長於萬物ㇾ以通ㇾ天地之中上、而其所ㇾ自然而不ㇾ可ㇾ易、更不ㇾ待ㇾ造設作爲ㇾ也、猶下四海之於ㇾ中國ㇾ一邦國各屬ㇾ地、而其所ㇾ因不ㇾ得ㇾ其中ㇾ則四時不ㇾ正、寒暑失ㇾ序、生物之形質氣味亦異上、凡中國之人物、文章寬大、无無ㇾ四夷之可ㇾ及、故其仕者耕者、商賈行旅、皆欲ㇾ立ㇾ中國ㇾ是中國之所ㇾ以爲ㇾ中國ㇾ自然之勢也、愚按、人各稟ㇾ二五之中ㇾ而有ㇾ賢愚知不肖ㇾ者、其間又不ㇾ能ㇾ無ㇾ過不及之差ㇾ而其實在下知之積習以相遠、而不ㇾ能ㇾ得ㇾ其中ㇾ也、聖人設ㇾ敎、唯令ㇾ其知致ㇾ其極、故小學之始敎、令下幼稚後提既有ㇾ知者、正ㇾ其習ㇾ愼ㇾ其馴ㇾ、知日長、識ㇾ邪正善惡、能通ㇾ六藝之業ㇾ達ㇾ家職先務ㇾ、以致ㇾ日用委曲品節之知上、竟以ㇾ大學之敎、盡ㇾ修ㇾ己治ㇾ人之要ㇾ、究ㇾ身家國天下之事物ㇾ、以止ㇾ知之至ㇾ、是致知之始終也、知以至ㇾ、則凡天下之事物無ㇾ不ㇾ貫通ㇾ、猶下天地之於ㇾ萬物ㇾ、未ㇾ嘗不ㇾ得ㇾ其所ㇾ、是謂ㇾ知之至ㇾ也、

師曰、知者性心之妙用、而猶ㇾ目之有ㇾ明、耳之爲ㇾ聞、口之發ㇾ言、所ㇾ其知識ㇾ者、性心之固有也、人稟ㇾ二五之中ㇾ、其知超ㇾ越於萬物ㇾ、无ㇾ愈ㇾ於實理ㇾ、能盡能至、則無

レ不レ通、唯人皆從二積習一而不レ致二其知一、故知識悉以二慣習一爲レ實、以二外誘一爲レ本、眞知竟泯沒、而安二其所レ馴、停二留其小成一、無二日新之功一、是以致レ知爲レ要也、

師曰、凡學以レ識爲レ先、行次レ之、今有レ人焉、力能行レ之、而識不レ足二以知一レ之則不レ學、識者欲レ致、不レ致則其所二力行一皆邪路也、學者之陷二異端一、他亦欲レ學二人之道一、而其知識不レ致、故被二將流蕩一去、而不レ知レ反、如レ學二異端一、他豈知レ非而爲レ誣乎、知或過或不レ及、而不レ得二其中一也、其力二行異端之說一、力不レ可レ言レ不レ足、須下是識不二致至一之弊上也、譬如レ行レ路、先識二得其所一レ行而後行、不レ知而欲レ行、則其所レ行皆違、故或蒙二異端之敎一、或安二小說之近道一、而竟不レ知二大路之平易一也、程子曰、古人言二知レ之非一レ難者、吾謂二知レ之亦未一レ易也、今有レ人、欲レ之二京師一、必知二所レ出之門、所レ由之道一、然後可レ往、未レ嘗知一レ也、雖レ有二欲レ往之心一、其能進乎、後世非レ無二美材能力行者一、然鮮二能明一レ道、蓋知レ之者難也、愚謂、知行者並立、不レ可二偏廢一、故論二其綱領一、則曰レ知曰レ行、其所レ要曰二致知一曰二力行一、論二其難易一、乃行是難、以二其先後一、乃知是先也、

師曰、大學曰、致レ知在レ格レ物、又曰、物格而後知至、是致知之要在二格物一也、物格則知惟至、而無レ不レ通也、愚謂、物者天地之間萬物也、天地亦物也、況人物乎、凡有レ物則有レ事、有レ事則有レ則、是其所二自然而不一レ容レ已、其所二當然而不一レ可レ易也、身之有二氣血一、有二性心一、有二情意一、有二口鼻耳目四肢腹背一、有二筋骨毛穴一、皆物也、人之有二男女父子長幼夫婦君臣朋友一、皆物也、其生死衣服家宅飮食器用、亦物也、天地及萬物皆如レ此、有二此物一則有レ事、是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始終一之謂、物與レ事相比、其本末始終有二先後一、是有レ物有レ則也、格者至也、詳至二其物一也、易所レ謂稱レ物也、凡天下之事理、無二因レ物而不一レ出、故能至二其物一而無レ不レ盡、則其知乃至而無レ不レ通也、

師曰、凡即二其物一詳考二其形象一、盡下其所以索二其用一、則其所レ當レ然、粲然而不レ可レ掩、是乃格物也、故物格乃其眞知初明而不二蔽塞一、是明德之所レ應レ物也、譬如二父子一、是物也、就二父子一格物來、則父以可レ止二於慈一、子以可レ止二於孝一之事理、不レ容レ已不レ可レ易之當然、自然明白也、是物格而知至也、

師曰、易之爲レ書、聖人各設レ辭、其玄妙神知不レ可レ言、然亦物格而知至也、大傳曰、包犧氏之王二天下一也、仰則觀二象於天一、俯則觀二法於地一、觀二鳥獸之文與一レ地之宜一、近取二諸身一、遠取二諸物一、於レ是始作二八卦一、以通二神明之德一、以類二萬物之情一、又曰、夫象、聖人有下以見二天下之賾一而擬二諸其形容一、象二其物宜一上是故謂二之象一、又曰、聖人立レ象以盡レ意、設レ卦以盡二情僞一、愚謂、易之起也、聖人觀二天地人物之象一、其萬物之成也、蓋取二諸卦爻一、是皆格レ物而致二其知一也、故夫子之大傳詳二物象一、格物致知之要、於レ易最明白也、

師曰、格物者學也、致知者思也、夫子曰、學而不レ思則罔、思而不レ學則殆、愚謂、不レ學則不レ通二物與一レ事、物與レ事不レ通、乃其道理焉知、是學與レ思相表裏、而學是在二思之前一也、思者我所レ知也、所レ知不レ學來、唯停二留一處一而不レ新、能審二見聞一考二其象一、觀二天文地理一、則所二凝滯一流通、而其知周遍精切也、中庸曰、博學レ之、審問レ之、愼思レ之、明辨レ之、是學問者格物也、思辨者致知也、故曰、致知在二格物一也、

師曰、思辨之知、其盡窮而至二其極一之要、唯在二窮レ理之正一也、書曰、思曰レ睿、睿作レ聖、愚謂、專博二見聞一、勉強學問、亦思不レ得二其極一、則唯博學多識、而無レ所二取用一、是不レ可レ謂レ致レ知也、不レ致レ知、則學之博、識之多、悉爲二知之弊一、知既蔽塞、則性心不レ得二周遍一、不レ明二明德一、而知日鑿、性日習、而愚益愚也、故致レ知之要、詳二其思一、盡二其公私一、以天地人物不レ容レ已之誠一推レ之、先レ天後レ天而弗レ違レ之則惟明、而後其燭レ理粲然、是致知之至也、

師曰、燭レ理之明、亦不レ詳二其極一、則其明皆不レ明而不レ正、先儒之於レ理、自思燭レ理惟明也、異端之於二己說一、亦思能通レ理、是燭レ理之明、亦不レ詳二其極一、乃不レ正之

至也、故致レ知之道太難、而其所レ入有二多端一、愚謂、聖人之敎、猶二天道之流行、造化之遂亨一、更無二苟且作爲一、故欲レ致二其知一、以二格物一爲レ要也、所レ謂我知自思二其明一也、其通也、及二是於物一、而物不二安頓一、事不二全備一、則其知皆妄作也、速措落見一、可レ來二新意一、是致知之要在二格物一也、異端之敎、唯以二自之臆說一、究二其知識一、故不二公共底一、不二全備底一、及二物與レ事而不一、交涉一、竟與二日用一別也、凡致知之極、不レ於二格物一、則其思レ燭レ埋、亦捷徑淺知而不レ可レ論也、

師曰、致知之間、不レ可レ用二一朝一夕之功一、積累之多、寬優涵泳、而後物與レ事無二間隔一、物與レ理融通、是先儒所レ謂涵養也、存養也、伊川曰、涵養須レ用レ敬、進學則在二致知一、又曰、致知在二乎所レ養、養レ知莫レ過二於寡欲一、又曰、學至レ涵二養其所一レ得、而至二於樂一、則清明高遠矣、延平李氏答二朱子一書曰、孟子有二夜氣之說一、更熟味レ之、當レ見二涵養處一也、於二涵養之處一者レ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レ若レ此、存養終不レ爲二己物一也、朱子曰、平日涵養之功、臨レ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レ事愈益精明、平日養二得根本一固善、若平日不二曾養得一、臨レ事時便做二根本工夫一、從二這裏一積將去、若要二去討一平日涵養一、幾時得、又曰、涵二養之一、則凡非禮勿二視聽言動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或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レ云二互相發明一、然畢竟當下於二甚處一著レ力、朱子曰、四者不レ可二先後一、又不レ可レ無二先後一、須當下以二涵養一爲レ先、若不二涵養一而專二於致知一、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二於涵養一而不レ致レ知、則鶻突去了、以レ某觀レ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又曰、窮理涵養、要當二並進一、蓋非二稍有一レ所レ知、無二以致一涵養之功一、非二深有一レ所レ存、無二以盡一義理之奧一、正當下交相二爲用一而各致中其功上耳、愚謂、先儒別立二涵養存心之說一、論二持敬靜坐之工夫一、最非二聖人之敎一、是致知格物之理未レ通、故燭レ理不レ明、而有二這惑一也、凡先儒所レ謂涵養者、存二養本根一而不レ失之謂也、程子曰、養レ知莫レ過二於寡欲一、朱子曰、養二得根本一、是也、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心正、是聖人示敎、深切著明而尤簡易也、物格則知至、眞知大開、義理粲然、乃別無レ可二存養一、唯待二其積習一而篤行、篤行惟積累、而後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耳、措二致格之功一、立二工夫一求二本源一、或存レ之養レ之、便是所二以存養一、不レ知二那箇物一、是先儒多陷二異端一之路也、夫子所レ示二門弟子一、只是日用平生之格物也、到二孟子一、雖レ曰二求放心一存レ心養レ性、然亦示レ人不レ以二本義理一、而無中雜二乎物欲之私一、愚按、朱子此條、出二大學或問一也、先儒各泥二若本性之善一、以二本然之知明一立レ說、是未レ審二知識一者、性心之妙用、唯知識耳、未レ涉二是非邪正一、少動而應レ物接レ事、則因二其習來一、辨二黑白一知二邪正一、其習來皆是敎諭也、故古人之敎、自二其孩幼一、以二孝弟誠敬之實一、及二其少長一、而博レ之以二詩書禮樂之文一、及二其十五成童一學二大學一、自レ幼至レ長、自レ壯至レ老、未二嘗無一其學一、是格物致知之敎也、如レ此則知日新、行日篤、若以二本然之知識一爲二明善一、唯向二裏面一涵養存心、則積累而益愚也、何待二中心感通一乎、

有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一、渾然在レ中、隨レ感而應、各有レ攸レ主、而不レ可レ亂也、但其氣質有二清濁偏正之殊一、物欲有二淺深厚薄之異一、是以人之與レ物、賢之與レ愚、相與懸絕而不レ能レ同耳、以二其理之同一、故以二一人之心一、而於二天下萬物之理一、無レ不レ能レ知、以二其稟之異一、故於二其理一或有レ所レ不レ能レ窮也、理有レ未レ究、故知有不レ盡、知有レ不レ盡、則其心之所レ發、必不レ能下純二於義理一、而無中雜二乎物欲之私一、愚按、朱子此條、出二大學或問一也、先儒各泥二若本性之善一、以二本然之知明一立レ說、是未レ審二知識一者、性心之妙用、唯知識耳、未レ涉二是非邪正一、少動而應レ物接レ事、則因二其習來一、辨二黑白一知二邪正一、其習來皆是敎諭也、故古人之敎、自二其孩幼一、以二孝弟誠敬之實一、及二其少長一、而博レ之以二詩書禮樂之文一、及二其十五成童一學二大學一、自レ幼至レ長、自レ壯至レ老、未二嘗無一其學一、是格物致知之敎也、如レ此則知日新、行日篤、若以二本然之知識一爲二明善一、唯向二裏面一涵養存心、則積累而益愚也、何待二中心感通一乎、

○辨二或問二格物致知之說一　附　涵養　持敬　主靜　存心

或問曰、知識者性心之固有、而人々有レ之、故外物之來、中必感通、知二其邪正善惡一乎、師曰、朱子曰、心之爲レ物、實主二於身一、其體則有二仁義禮智之性一、其用則

或問、因三子之說一、則學以致レ知、人可レ無二實德知不肖一乎、師曰、學以在レ變二其氣質一、中庸曰、果能二此道一矣、雖レ愚必明、雖レ柔必強、是學以致レ知也、其間有二至愚之不一可レ移、然能隨二其教一則優不レ學也、凡上智與二下愚一者、二五之聚、純粹至雜、最希有也、大槩皆中人而已、中人者專以レ教レ格レ物、則其知自致、是聖學之功也、

或問、古今學者、以二聖人一爲レ的、其知不レ得二其實一、其差在二何處一乎、師曰、其差在二格物裏面一、而致レ知不レ以二格物一、則知無二準則一、多入二異端臆說一、聖人大學之教、以三致レ知在二格レ物、是眞知之極致也、

或問、程子曰、知者吾之固有、然不レ致則不レ能レ得レ之、而致レ之必有レ道、故曰、致レ知在レ格レ物、師曰、知者所二固有一而不レ致則其知不レ明不レ正也、其明正者非二所固有一也、先儒以二明正一爲レ所二固有一、最非二實理一、人者得二二五之中一、故以二明正一爲安頓來、是人之鑑二長萬物一、而其知識喻二於理一也、致二明正一者、不レ格レ物則不レ通也、

或問、上蔡曰、聞見之知非二眞知一、知二水火一自然不レ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レ難、不二眞知一而行、未レ免レ有レ意、意有二盡時一、師曰、上蔡之論最高、是謂二自得之知一也、自得亦因二見聞之積累一有二自得一也、知二水火一自然不レ蹈、是格物來而其知之至也、是又聞見之知、格物而盡也、何別二見聞之知與一眞知一乎、愚按、眞知者、推二之天下一公共底也、眞知何以致得、唯在二格物之間一也、故格物、乃見聞之知皆爲二眞知一、不二格物一、乃自得之知亦臆說也、不レ足レ信、

或問、伊川學莫レ先二於致一レ知、能致二其知一、則思日益明、至二於久而後有一レ覺爾、書所レ謂、思曰レ睿、睿作レ聖、董子所レ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正謂レ此也、學而無レ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師曰、程子以二董子之語一證レ之、太不二分明一、董子所レ謂智益明者、博聞多識而通二古今之事一也、不レ可レ謂二智益明一、董子只辨論來、不レ知二其實一也、且以レ覺論レ學、其說殆似二異端之言一悟

覺、故程子有下脫然有二貫通處一之語上、聖門之學、何謂二脫落之說一、夫子所レ謂一貫、豈如レ此哉、夫知之至、唯在二格物一、物物事事自然貫融、則天下之物與レ事無レ不レ通、是知之至也、學者期二其覺一來、乃必有二自得一、小成覺不レ可レ透二得聖人之門一、

或問、朱子大學章句曰、致推極也、知猶レ識也、推二極吾之知識一、欲二其所レ知無一レ不レ盡也、此字註如何、師曰、朱子章句尤的當、愚按、致者至二知之極致一也、我知識得二其至一、則其知實而不レ陷二邪惡一也、

或問、格物之說、朱子於二或問一本二伊川之說一論レ之、甚著明也、程子曰、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二一物一、必有二一理一、窮而至レ之、所レ謂格レ物者也、然而格レ物亦非二一端一、如下或讀レ書講二明道義一、或論二古今人物一而別二其是非一、或應二接事物一而處中其當否上、皆窮レ理也、曰、格レ物者、必物物而格レ之耶、將止格二一物一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二顏子一亦未レ至レ此、唯今日而格二一物一焉、明日又格二一物一焉、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二貫通處一耳、又曰、自二一身之中一、以至二萬物之理一、理會得多、自當二豁然有一箇覺處一、又曰、窮レ理者、非レ謂下必盡二窮天下之理一、又非レ謂下止窮二得一理一便到上、但積累多後、自當二脫然有一悟處一、又曰、格レ物非レ欲レ盡二究天下之物一、但於二一事上一究盡、其他可二以類推一、至於言レ孝、則當レ看◎看一作求其所二以爲一レ孝者如何上、若一事上窮不レ得、且別究二一事一、或先二其易者一、或先二其難者一、各隨二人淺深一、譬如二千蹊萬徑一、皆可二以適一レ國、但得二一道一而入、則可二以類而通一其餘一矣、蓋物各其◎其恐誤具理、而萬理同出二一原一、此所二以可一推而無レ不レ通也、又曰、物必有レ理、其所レ當レ窮、若下天地之所以高深一、鬼神之所中以幽顯上、是也、若レ曰下天吾知二其高一而已矣、地吾知二其深一而已矣、鬼神吾知二其幽且顯一而已矣上、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レ窮哉、又曰、如欲レ爲レ孝、則當レ知下所二以爲一レ孝之道上、如何而爲二奉養之宜一、如何而爲二溫清之節一、莫レ不二窮究一、然後能レ之、非下獨守二夫孝之一字一而可上得也、

或問、觀レ物察レ己者、豈因レ見レ物而反求二諸己一乎、曰、不二必然一也、物我一理、纔明レ彼即曉レ此、此合二內外一之道也、語二其大一、天地之所二以高厚一、語二其小一、至二一物之所一以然一、皆學者所レ宜レ致レ思也、曰、然則先求二之四端一、可乎、曰、求二之情性一、固切二於身一、然一草一木、亦皆有レ理、不レ可レ不レ察、又曰、致知之要、當レ知二至善之所一レ在、如下父止二於慈一、子止二於孝一之類上、若不レ務レ此、而徒欲二汎然以觀一萬物之理一、則吾恐二其如一大軍遊騎、由太虛而無一所レ飯也、又曰、格物莫レ若下察二之於身一、其得レ之最切上、朱子曰、此九條者、皆言二格物致知一、所レ當レ用レ力之地、與二其次第工程一也、程子格物之說如何、師曰、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二以教レ人爲一レ學之次第也、然漢魏以來、諸儒未レ及レ此、唐韓子於二原道篇一、拔以爲レ說、然其言極二於正心誠意一、而無レ曰二致知格物一、此經之序、自二誠意一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レ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レ明、而傳復闕焉、至二宋二程氏一、初明二格物致知之字義一、以レ究レ理爲レ說、朱子取二程子之意一、補二其闕一、愈究理之說廣二於世一、而格物致知之學以相傳、程朱之功二於聖門一、誠學者之大幸也、愚謂、致知之功在二格物一、格物之說、程朱雖二詳論一、有レ所レ未レ盡、故其說謂下最有二差謬一、格物之說不レ明、則致知之極亦不レ正也、而今所レ述之九條、詳出二或問一、第一件、有二一物一必有二一理一、究而至レ之、所レ謂格物者也、竊按、程子格物之說、最庶而不レ精、一物有二一理一者、自然之勢也、其窮而至レ之、以レ何究レ之、以レ何至レ之乎、隨二己之知一究至、乃其知不レ可レ決、是其庶而不レ精也、如下其讀書、論二古今人物一、應中接事物上、亦其究理不レ可レ決、第二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二貫通處一耳之說、尤不レ安、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竊按、聖人之道、其大義其大公其底、於二萬物一不レ可レ變、故止格二一物一、而萬理皆通、其細微委曲之全通者、不レ經二切琢之功一、則不レ可レ得、若有二脫貫之說一、乃非二格物之謂一也、雖二聖人一必格二其物一、而後其知至也、第三件之覺處、亦期二悟覺一也、自二一身之

中一、以至二萬物之理一、理會得多、亦積功之說、而不レ論二大綱一也、第四件、亦有二脫悟之處一、是格物之注解庶而不レ精、故其言不二一決一、謂レ非レ謂二必盡二究天下之理一、又非レ謂下止究得二一理一便到上、第五件曰、但於二一事上一究盡、其他可二以類推一、又曰、若一事上究不レ得、且別究二一事一之說尤不レ明、朱子曰、既是教二人類推一、不下是究二盡一事一便了上、且如下盡二得簡孝底道理一、故忠可レ移二於君一、又須レ盡二得忠一、以至二兄弟夫婦朋友一、從レ此推レ之、無レ不二盡究始得一、竊按、以レ類推、亦格物之一事也、然能格レ物、則其物象事理粲然、以レ類推亦明白也、專謂レ可二以類推一、是格物之不レ精也、一事之上窮不レ得底、亦格物之庶也、格物則其一事無レ不レ通、先二其易者一、先二其難者一底、可レ隨二學者之氣質一、比喻以二適レ國之道路一、凡徑路之於二都城一、雖レ有二千蹊萬徑一、格物來、則其大路其要道乃粲然矣、格物不レ明、故蹊路不レ正、而或得二捷徑一、或入二別路一、是不二格物一也、得二一道一而入則可二以類推而通一其餘一之語最不レ明、得二一道一、是既格物而致知也、求レ得二一道一之前、如何格物得乎、朱子忠可レ移二於君一之解甚不レ然、忠孝其本一、而既爲レ君、則其物是異也、雖レ得二孝底道理一、其奉レ君委レ任之知亦不レ可レ通、兄弟夫婦朋友皆然、其格物之說不レ通、故其所レ說迂濶而不二的當一也、乃六七件之說同レ前、如レ欲レ爲レ孝、如何而爲二奉養之宜一、爲二溫清之節一、是又如何究二窮之一、唯謂レ莫レ不二窮究一、而不レ謂二其窮究之道一、則不レ可レ致レ知也、或問之一節、以二物我一理一立二窮理之本一、是其意志過レ高、格物者能知二物我之異一之謂也、至二物我差別底一、則物之理我之理、所二以其然一、所二以其異同一、可二以知一也、求二之性情一以致二其知一、固取レ近之謂也、第八件、致知之要、以二至善一爲レ極之說、是的當、然其所レ謂至善、如何究盡致二其知一乎、程子之說二格物一、汎然無レ所レ歸、後世之學者、其惑疑宜哉、第九件、察二之於身一之言、尤切也、然因二程說一、近取二諸身一、亦其窮處不レ約、竟到二存心涵養之論一、格物之意思遠、惜乎其不レ詳二工夫一、而無レ所レ歸、其極處不レ正矣、

或問、朱子章句曰、格至也、物猶レ事也、窮二至事物之理一、欲二其極處無一レ不レ到也、又補二第五章之闕文一曰、言欲レ致二吾之知一、在二即レ物而究二其理一也、蓋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而天下之物、莫レ不レ有レ理、惟於レ理有レ未レ窮、故其知有レ不レ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下學者即二凡天下之物一、莫レ不下因二其已知之理一而益窮レ之、以求レ至二乎其極一、至二於用レ力之久一、而一旦豁然貫通一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レ不レ到、而吾心之全躰大用無レ不レ明矣、此謂レ格レ物、此謂二知之至一也、此說如何、師曰、朱子大學章句、於二格物致知一章一、甚盡二精力一、專取二程子之意一、其議論丁寧反復、詳出二或問一、格物致知之說、起二於程子一、全二於朱子一、大學之教雖二少◎一安通一、格物致知之註解不レ明、故學者或欲二盡究一天下之理一、竟不レ可レ得、汎然如レ無二所レ飯、或謂下止窮二得一理一便到上、竟求二脫然貫通一、或謂二積累多後以通達一、或涵二養本原一、求二直入一其躰一、是皆不レ知二格物致知之實一也、愚謂、格者至也、程朱既考二其字義一、皆有レ據、今從レ之、物者天地人物、都有二其象形一底、形而下者也、有レ物則有二其事一、有二其事一則有二自然之標準一、故學者即レ物詳盡二究其事理一、至二其極一、是格物而致知也、物有二本末一、事有二始終一、詳至二其物一、是格物也、既盡二其物一、則其事理之極粲然、是致知也、物者在レ彼而外也、知者在レ我而內也、內外精粗、物我相因、而其用全具、無レ不二貫通一、是天地之自然也、大學直出二格物之說一、爲二致知之要一、聖學之下學上達、其深切著明、非二聖人一何有二此等之語一哉、朱子章句曰、窮二至事物之理一、今學者終日終夜思レ窮二至事物之理一、竟不レ可レ得、其弊以至二悟覺底一、是象山陽明不レ用二程朱之說一也、又補二闕文一曰、即二凡天下之物一、因二其已知之理一而益窮レ之、以求レ至二乎其極一、即二凡天下之物一之語、尤洪偉而無二所レ取、人生有レ限、天下之物、一一何盡窮乎、已知之理者、指二人心之靈莫レ不レ有レ知之知一、此句太不レ通、人心之靈者知識也、雖レ有二知識一、不レ格レ物不レ致レ知也、因二此句一、則我知猶レ謂二已通一貫萬物一、故以二益窮字一、是或問所レ謂、

以二其理之同一、故以二一人之心一、而於二天下萬物之理一、無レ不レ能レ知、以二其稟之異一、故於二其理一、或有レ所レ不レ能レ窮也、理有レ未レ窮、故其知有レ不レ盡、知有レ不レ盡、則其心之所レ發、必不レ能下純二於義理一、而無上雜二乎物欲之私一、是等之說、皆二得本然之知一來也、大學之格物、何如レ此乎

或問、程朱各以二窮理一爲二格物一、其蔽畢在二何處一、師曰、程朱窮理之說、其重在二理之一字一、言天地之間、雖二事物之萬差一、索二其本一、則一理而爲二分殊一、其清濁偏正淺深厚薄者、氣質物欲、而天命之性心知識是一也、故其靈、足下以管乎天下之理一、理雖レ散二在萬物一、而其用之微妙、實不レ外二乎一人之心一、是理之極處、未二嘗不レ通之謂一、而其窮究底者、以レ類推レ之、積習久而一旦豁然、是程朱格物窮理之極也、其說於二章句或問一盡レ之、愚謂、天地萬物、其形象因二陰陽五行一、其本一、而既爲二天地一、既爲二萬物一、則不レ可下以二一理一論上之、聖人既曰二格物一、則以二窮理一不レ可レ易レ之、窮理之字出二大傳一、凡窮理者窮二盡其條理一也、物與レ事、皆有レ道有レ理、不レ謂二物與レ事、而唯謂二窮理一、則性命之說、而分殊不レ明、經文既出二物字一、是其表章最明也、故能至二盡其物一、則其知是致也、窮理者近二致知一、而全不レ在二格物上一、

或問、子之格物致知之說、因二何書一、據二何說一乎、師曰、愚竊所二論註一、更無二他之可レ稽、唯直從二聖人之言一爲二此解一、不レ假二文書一、文書之所レ證出處、先儒尤盡レ之、今何又改二易之一、先儒不レ能レ解二聖人之正文一、竟以二臆見一附會、格物致知之說、直說下則明白也、然近取二諸身一思レ之、不レ至二其物一、則其事理不レ可レ通、事理少得、於二其物一不二安頓一、則不二當然一、不二當然一則非二一定不易之則一、此事物道理能至、是天性不レ得レ已之本然、而眞知竟明、燭レ理不レ昏、是格物致知之謂也、凡解二經書一、文字之訓詁者、撰二先儒之註解一、義理之當否者、在下近取二諸身一、切思中諸日用上、

或問、用二子之說一、即爲レ學不レ求二諸心一、而求二之物一、專

盡心於外物、是乃孟子之放心也、其淺近卑下、豈聖人之學哉、師曰、所問、慣俗學之過高、不近思之弊也、聖人之教、尤在淺近卑下、更不求深妙高遠、夫內因外而有內名、我因物有我名、故內外物我、互相表裏而不支離、外安則內安、內寬則外靜也、能通物稱物、至其極則眞知是至、修身治人稽天地、爲治國平天下之用、皆格物致知之教也、聖人之教、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極、以是爲淺近卑下、乃非聖門之徒、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皆物也、或問有此或說、朱子曰、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物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

或問、自無一理之窮於己、唯向物求尋、乃逐物現理也、師曰、或曰、所謂窮理、不知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理、朱子曰、不是如此、事々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知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此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愚謂、人心少無不應接於物、語默動靜、行往坐臥、視聽言動、皆是物也、及於身之所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亦物也、於身之所養保、衣服飲食、居宅用具、亦物也、此身既物也、能至此物、即此身之性心情意無不通、性心情意致其知、則其作用動靜竟貫通、故其性心物識之修養、皆自格物致知出來、是誠意正心、所以繫格物致知也、今所問之物字、遠指示來、故有此疑問也、

或問、司馬光以格物爲扞格之格、爲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孔周翰推其說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善自明耳、師曰、此說朱子闢之明也、人欲扞禦外物、竟不可得、知其外誘物欲之甚、亦格物也、欲扞去這箇、是異端之枯槁死灰也、豈聖人之教哉、

或問、程子門人各雖曰祖其師說、不同、蓋有以必窮万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万物同出于一理爲知至、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呂與叔之說也、又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之說也、又有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楊中立之說也、又有以爲物々致察、而宛轉皈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胡安國之說也、尹彥明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朱子一々闢之、其所說當否、師曰、程門諸儒之說、皆惑究理之言、以爲此說也、諸儒近取諸身究理來、竟不通、故或以万物出於一爲窮理、或以恕推之爲窮理、或以反身而誠、天下之物、爲無不在我、或因天行地勢論、自強厚德爲窮理、皆是窮理之一端、而用此等說格物、則知唯落意見、而竟不可盡至、朱子論窮理、雖優於數子、以格物謂窮理、故參差而不通、推索其意志、則不過謂我既具一理、物亦有一理、元來物我同一理、深思潛玩、積習久而貫通來、是格物致知也、師此說、經數年深潛此間、然無貫通、少思貫通得、只習慣之漸、而不在格物之實也、天下之人、有一技之術以得其妙者、其技藝熟得、而其理窮得也、技術者物也、熟得者格也、其理窮得者知之至也、是先格物而其知致也、故曰、程朱之知理者、近於致知、或曰、然則格物底、不窮理而格其物也、格其物、是不窮理、乃不可觀其實、師曰、理學太高、故學者有疑問惑說也、唯格其物、詳盡其本末始終來、則其理粲然而不可違也、不盡其物、切欲窮其理、竟不可得、其意思尤高、而騖虛遠也、猶措技術之習熟、欲窮其理也、其玄論

皆虛而不レ實、

或問、明王陽明曰、致知曰者、非レ若二後儒所レ謂充二廣其知識一之謂一也、致二吾心之良知一者、孟子所レ謂、是非之心人皆有レ之者、是非之心、不レ待レ慮而知、不レ待レ學而能、是故謂二之良知一、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躰、自然靈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レ有下不二自知一者上、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レ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レ之、是皆無レ與二於他人一者也、然欲レ致二其良知一、亦豈影響恍惚、而空懸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二其事一矣、故致レ知必在二於格レ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二其事一、意所レ在之事、謂二之物一、格者正也、正二其不正一、以皈二於正一也、正二其不正一者、去レ惡之謂也、皈二於正一者、爲レ善之謂也、夫是之謂レ格、書言、格二于上下一、格二于文祖一、格二其非心一、格物之格、實兼二其義一也、又曰、朱子所レ謂格物云者、在二即レ物窮二其理一也、即レ物窮レ理、是就二事々物々上一、求二其所レ謂定理一者也、是以二吾心一而求二理於事々物々之中一、析二心與レ理爲一レ二矣、夫求二理於二事々物々一者、如レ求二孝之理於其親一之謂也、求二孝之理於其親一、則孝之理其果在二於吾之心一耶、抑果在二於親之身一耶、假而果在二親之身一、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二孝之理一歟、見二孺子之入レ井、必有二惻隱之理一、是惻隱之理、果在二孺子之身一歟、抑在二於吾身之良知一歟、其或不レ可レ以從二之於非一歟、其或可レ以レ手而援レ之歟、是皆所レ謂理也、是果在二於孺子之身一歟、抑果在二於吾心之良知一歟、以レ是例レ之、万事万物之理、莫レ不二皆然一、是可下以知中析二心與レ理爲一レ二之非上矣、夫析二心與レ理而爲一レ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二深闢一也、師曰、是陽明揭二致良知之三字一立レ宗、每與二門人一論レ學、提二指四句一爲二教法一、無レ善無レ惡爲二心之躰一、有レ善有レ惡爲二意之用一、知レ善知レ惡爲二良知一、爲レ善去レ惡爲二格物一、學者循レ此用レ功、各爲レ有レ所得、求是編關レ之矣、愚按、陽明以二不レ學不レ慮而知一、名爲二良知一、此宗一起、而其學者皆馳二於異端一、竟建二悟覺之說一、以爲良知者不レ與二於人一、己有二既知之處一、是乃天理也、我固有二既知之良知一、何有レ究二盡事物之理一、良知是致、乃天下之事物、可二徹然而斷一、學者可レ要レ得二良知一、良知之用、在二去レ惡爲レ善、是格二正其非心一也、故以二程朱之說一、爲二務レ本而遺レ末内、是王氏之學、本二佛老之異見一也、夫知識者性心之妙用、而知識所レ得、皆在二學習一、因二學習之邪正一、爲レ善爲レ惡、人之知二是非一、知二善不善一、惡在二學習之間一、夫子所レ謂習相遠也、人稟二二五之中一、尤安二其正善一、故其學習久二於正善一、則安頓而不レ移、是人之所二以爲一レ人、而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陽明所レ論、以二是非知一爲二心之固有一、措二事物一求二之良知一、是盛二孟軻之性善良知一也、學者不二熟味一日用之間一、則多可レ陷二此異見一、今於二日用事物一應接來、其知識所二觸感一、實似下良知之不レ待二學慮一而有上然、故象山陽明之大儒、亦不レ能レ分二別這裡徹一、且因二己之知識過一レ高、或求二心之作用一、或待二良知之自知一、豈唯陸王耳哉、伊洛濂閩之諸儒、亦案二其實一、則有下天性本然之善、具二衆理一而應二万事一、以復二其初一等說上、既有二是等說一、則其

枝葉之言語、雖レ如レ不レ至二陸王之露發呈出一、其蘊奧乃一也、是其所レ難二分曉一、而學人之敎唯在二這裏一、陽明切以レ致二良知一、則格物者在二致知之後一、傳習錄曰、吾心之良知、即所レ謂天理也、致二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々物物一、即事々物々皆得二其理一矣、致二吾心之良知一者致知也、事々物々皆得二其理一者格物也、如二此言一、則是先二致知一而後二格物一、其顚倒舛戾、尤乖二經意一也、伊川曰、昔嘗見レ有下談二虎傷一レ人者上、衆莫レ不レ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二其所以一、嘗傷二於虎一者也、愚謂、嘗傷二於虎一、是格物也、今聞二其談一、眞有レ懼、是致知也、夫虎能傷レ人、人皆知レ之、其有二懼不一レ懼、是在二格レ物與一レ不レ格レ物、虎能知レ傷レ人、亦格物也、不レ知レ虎不レ知レ傷レ人、是豈良知知二虎傷一レ人哉、陽明以下親沒之后吾心遂無二孝之理一歟上、折二朱子一、凡親是物也、沒死者就レ親之事也、能至二父子之爲一レ物、則親之存沒、其孝養葬祭、尤明白也、尙詳レ之、乃沒是物也、格二其死沒一、則其道理不レ可レ掩也、聖人格物之敎、甚親切著明也、

或問、見孺子之入レ井、必有二惻隱之心一、是良知之自然、不レ待レ然而然、然則良知有二自然之是非一也、師曰、我有二惻隱之心一者、人稟二二五之中一、其情發二愛惻一、是工夫、專聽二聰明一矜二意見一、而所レ言所レ爲、皆落二在異端一、其功驗尤放蕩也、故以レ愚考レ之、朱說有レ益二於學者一甚多也、

或問、格物者、事物應接之間也、其燕居靜處、如何下レ手來、師曰、先儒存心涵養體認持敬之說、皆於二燕居靜處一之工夫也、愚謂、燕居靜處獨坐、皆物也、格二其燕居靜獨之物事一、則其知窮致也、凡格物致知之工夫、動靜語默不レ可レ無焉、何別求二殊用一乎、

或問、伊川曰、入レ道莫レ如レ敬、未レ有二能致レ知而不レ在レ敬、又曰、涵養須レ用レ敬、進學則在レ致レ知、朱子曰、今人將二持敬致知一來做二兩事一、持敬時唯塊然獨坐、更不二去思量一、却是今日持レ敬、明日去思二量道理一也、豈可レ如レ此、但一面自持レ敬、一面自思二量道理一、二者又不二相妨一、又曰、莫レ若下且收二斂身心一盡掃二雜慮一、令中其光明洞達上、方能作二得主宰一、方能見レ理、又曰、學者工夫、惟在二居レ敬窮レ理二事一、此二事互相發、能究レ理、則居レ敬工夫日益進、能居レ敬、則窮レ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二致知之先一、朱子曰、涵養含二下在レ先、古人從レ少以レ敬涵養、父兄漸教レ之讀レ書識二義理一、今若說下待二涵養了一、方去致レ理也上、無二限期一、須三兩下二工夫一矣、又曰、涵二養本原一、思二索義理一、須レ用二齊頭做一、方能互相發、是等說如何、師曰、敬及涵養、各格物致知之間、因二其物興一事而用來一事也、聖人之教、尤簡易而至約也、無二那箇模樣一、既曰二格知致知一、曰二誠意正心一、又曰二持敬一、曰二涵養一、曰二存心一、曰二靜坐一、何如レ此造作哉、凡聖人說レ敬、大槩對二其怠一之語也、敬是切要工夫、然唯是敬レ親敬二君長一、方若二箇敬字一、全不二說在一レ敬上一、凡敬者在レ敬而可レ敬之處一、聖人非レ不レ敬、而又別不レ建二敬之工夫一、伊川曰、入レ道莫レ如レ敬、未レ有二能致レ知而不一レ在レ敬、是皆持敬之說、而朱子以爲、程子所二以有一レ功二於後學一者、最是敬之一字、自レ是後學相續而唱和、聖學之徒、悉陷二迫切急卒一也、入レ道在二格物致知一、踐レ實

惟在二居レ敬窮レ理二事一、此二事互相發、能究レ理、則居レ敬工夫日益進、能居レ敬、則窮レ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二致知之先一、朱子曰、涵養含二下在レ先、古人從レ少以レ敬涵養、父兄漸教レ之讀レ書識二義理一、今若說下待二涵養了一、方去致レ理也上、無二限期一、須三兩下二工夫一矣、又曰、涵二養本原一、思二索義理一、須レ用二齊頭做一、方能互相發、是等說如何、師曰、敬及涵養、各格物致知之間、因二其物興一事而用來一事也、聖人之教、尤簡易而至約也、無二那箇模樣一、既曰二格知致知一、曰二誠意正心一、又曰二持敬一、曰二涵養一、曰二存心一、曰二靜坐一、何如レ此造作哉、凡聖人說レ敬、大槩對二其怠一之語也、敬是切要工夫、然唯是敬レ親敬二君長一、方若二箇敬字一、全不二說在一レ敬上一、凡敬者在レ敬而可レ敬之處一、聖人非レ不レ敬、而又別不レ建二敬之工夫一、伊川曰、入レ道莫レ如レ敬、未レ有二能致レ知而不一レ在レ敬、是皆持敬之說、而朱子以爲、程子所二以有一レ功二於後學一者、最是敬之一字、自レ是後學相續而唱和、聖學之徒、悉陷二迫切急卒一也、入レ道在二格物致知一、踐レ實在二誠意正心一、格致者知也、誠正者行也、知行並進則身修、專以レ敬論レ之、則迫狹而不レ通、敬是非レ不レ可レ持、而必二持敬一、亦偏塞了、程朱之論、不レ得二格知之極一、故其說差謬也、涵養亦敬之用也、朱子以爲、古人從レ少涵養、是學習輔養之謂、而其實乃格物致知也、凡格物致知積累久、而其知所レ涉尤廣、是乃涵養也、別立二涵養之工夫一、是求レ靜索レ閑、其學與二日用一間隔、豈聖人之道哉、且涵二養本原一之說、殆起二後學高遠之惑一也、格物致知誠意正身之外、又有二本原之說一、乃勞擾底也、不レ足レ論レ之、

或問、子路問二君子一、夫子以二修レ己以レ敬、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二之於湯一、爲二日躋之敬一、傳二之於文王一、爲二緝熙之敬一、師曰、敬欽者警戒之言、禮之要也、聖賢之於二敬欽一、少不レ可レ離、而以レ敬爲二聖學之工夫一、即是誤也、聖賢之日用、只警戒恐懼之慎也、因二此等語一、宗二持敬之工夫一、則迫切而不二從容一、檢束而不二寬胖一、爲二一箇敬一被二繫縛一焉得二聖人之道一哉、夫子戒二子路之卒爾一

以二敬說一、是從二其病一證二堯舜一令レ他決二其志於敬一也、
學者讀レ書不レ精、其議論不レ密、終受二異見之惑一也、
或問、如二子之說一、則持敬涵養不レ足レ用乎、師曰、是不
得レ成、不レ成レ說下道有二那種子在一レ此、唯待中他自然生
レ根生レ苗去上、若唯見二道理如一レ此、便要二受用去一、則一日
止如二一日一、一年止如二一年一、不レ會二長進一、正如二菜子無
レ糞去培壅、無レ水去澆灌一也、須下是更將二語孟中庸大
學中道理一來涵養上、思按、朱子說二涵養字義一尤得、然其
意志猶在二本原一、凡日用事物之間、視聽言動之於二非
禮一、常格物而致二其知一、博學審問而愼思、乃其格致之
漸、浹二洽裏面一而竟無レ不二充塞一、其功日積月累、而才
廣德成、是明辨篤行之謂也、涵養薄淺、則格致之工夫
多爲レ術、而陷二利口之佞給一、是格致之學不レ足、涵養之
功不レ詳也、古人以二小學一涵二養幼稚之童一、以二大學一
涵二養成人之德一、其輔養之深切可レ考也、不レ謂二格致之
學一、唯以レ涵二養本原一立レ言、則其所レ示之本原、不レ可
レ知レ邪正一也、故格致是學者之要、而涵養以輔二成之一、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二涵養一做レ頭、是以レ涵二

養者、其實多有二本原存心一之謂也、朱子曰、涵養工夫、
如二一粒菜子一、中間含二許多生意一、亦須是培壅澆灌一方
得レ成、不レ成レ說下道有二那種子在一レ此、唯待中他自然生
レ根生レ苗去上、若唯見二道理如一レ此、便要二受用去一、則一日
止如二一日一、一年止如二一年一、不レ會二長進一、正如二菜子無
レ糞去培壅、無レ水去澆灌一也、須下是更將二語孟中庸大
學中道理一來涵養上、思按、朱子說二涵養字義一尤得、然其
意志猶在二本原一、凡日用事物之間、視聽言動之於二非
禮一、常格物而致二其知一、博學審問而愼思、乃其格致之
漸、浹二洽裏面一而竟無レ不二充塞一、其功日積月累、而才
廣德成、是明辨篤行之謂也、涵養薄淺、則格致之工夫
多爲レ術、而陷二利口之佞給一、是格致之學不レ足、涵養之
功不レ詳也、古人以二小學一涵二養幼稚之童一、以二大學一
涵二養成人之德一、其輔養之深切可レ考也、不レ謂二格致之
學一、唯以レ涵二養本原一立レ言、則其所レ示之本原、不レ可
レ知レ邪正一也、故格致是學者之要、而涵養以輔二成之一、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二涵養一做レ頭、是以レ涵二

養本原一、有二此次序一也、
或問、古人各靜所下工夫一、爲二涵養存心一、尹和靖孟敦
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二面前水盆一語曰、清淨中一物不
レ可レ著、纔著レ物便搖動、張子曰、始學者亦要二靜以入一レ
德、至二成德一亦唯是靜、上蔡曰、近レ道莫レ如レ靜、齋戒
以神二明其德一、天下之至靜也、李延平曰、某曩時從二羅
先生一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唯說二文字一、未二曾及一二雜
語一、先生極好二靜坐一、其時未レ有レ知、退入二室中一、亦只靜
坐而已、朱子曰、明道教二人靜坐一、李先生亦教二人靜坐一、
蓋精神不レ定、則道理無二湊泊處一、又云、須二是靜坐一、方
能收斂、又云、靜坐無二閑雜思慮一、則養得來便條暢、是
皆存養多爲レ用レ靜也、師曰、主靜之說、周子始レ之、程
張羅李皆好レ靜、朱子少論二必レ靜之失一、而猶謂二先儒之
說一、愚謂、聖門之教、却都就二動處一教二人做一工夫一、動靜
亦物也、何必主レ靜、動有二動之工夫一、靜有二靜之工夫一、
是皆格物也、主レ靜好二靜坐一、則以塊然不レ交二於物一、
爲二本然之性一、修得其道一、亦猶下隱士好二山林一、逸民樂中

風月上、是一高見之痛病、而非二聖門之學一也、凡天地万
物之運動、聊無二間斷一、人之於二世間一、事二君親一、交二朋
友一、撫二妻子一、御二僮僕一、爲二家事一、爲二應接一、視聽言語、燕
居靜默、各有下物與レ事不レ容レ止之則上若措二這箇數般一、
唯閉レ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レ候二我存養一、與レ他應對
之間、兀然端坐靜默、且曰二存養來一、皆於二無事日用一、別
立二工夫一爲二高話一、豈聖人平易之道哉、唯淳々隨二他事
物中一、遂レ物隨レ事、走劇紛擾、而輕卒雜忙、亦同一也、
大學曰、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后能靜、不レ謂二專主一レ
靜、無二事物之應接一、則閑靜而燕居、及レ至レ臨レ事、方
有二其應接一、語談息禮容閑、乃默乃靜、而無二一箇入レ力
處一、朱子曰、但不下專在二靜處一做中工夫上、動作亦當二躰
驗一、聖賢教レ人、豈專在二打坐上一、要是隨レ處着レ力、如
レ讀レ書、如二待レ人處一レ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レ存
レ此、無レ事時、唯合二靜心息一レ念、且未レ說二做他事一、唯
自家心如何、令二把提不一レ定、恣二其散亂走作一、何有二於
學一、是朱子亦主レ靜、然與二周程張等一、其意思別也、

或問、如子之說、乃初學精神易レ散、亦無二靜坐一乎、師曰、孟子問、學問之道無レ他、求二其放心一而已矣、心放蕩、則收拾而定レ之、精神易レ散、乃主レ靜持レ敬以把捉、是靜之可レ用、敬之可レ戒也、動靜者人之事、而詳考二動靜一、乃動靜亦爲レ物、能格二其物一以爲レ用、乃無レ不レ通、是所レ謂格物致知也、

或問、閑靜寂寞之時、如何下二工夫一、師曰、先儒靜處下レ手涵二養本原一、存レ心持レ敬以抑二思慮等之說一、皆在二異端之坐禪入定、斷二絶思慮一也、孟子終日乾々不レ可二食間閑一、今指二靜處寂寞一、是無二他之應接一、燕居獨坐之時與、獨坐是物也、必有二獨坐之事教一、非下日省二一日一、補二其不足一、拾二其所レ遺一、考二其蔽塞一、欲レ平二彝倫一、欲レ明二事理一、讀レ書講レ義、以養二輔其才德一、是閑靜之格物致知也、無二補拾考明之志一、無二學文稽古之習一、日無二三省之戒一、唯默坐澄心抑二思慮一、味二虛靜之淡然一、是夫子所レ謂終日終夜思レ之也、何有二日新之功一哉、凡修レ身治レ人齊レ家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之道、悉學習之益也、何謂二瞑レ目閉レ口而有一レ益哉、

或問、君子思不レ出二其位一、學習以二治國平天下之事一、是無用之辯、不急之事也、師曰、是何謂乎、是何謂乎、聖人之道、在二廣濟一レ衆、故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者、大學之極思也、論二其本一則始二修身一、而其要皆在二人物得一レ其所一、治國平天下之道、不レ出二一家一、能齊レ家則治平之功可レ成、一家之齊在二修身一、修身是全乃家齊、是格物致知之極也、人得二一官一職一、必輕二視我所一レ司、評二他之官職一、思二其轉任一、是出レ伍越レ分也、故於二己之職分一、有レ不二格レ物致一レ知、豈君子之道哉、學習以至二治國平天下之用一者、大學之極致、聖人之教也、只利二一人一欲レ安レ身底者、異端之教、而利二其身一之術也矣、

或問、學者講二明義理一之外、欲レ理二會時政一、若要二一々理會一、則事變無レ窮、難二以逆料一、是格物致知之難レ詳也、師曰、能格レ物致レ知、則天下之事無レ不レ通、何一々要二理會講明一、理會講明而不レ至レ撓レ而者、學習積累之功也、尤不レ可レ措、學者唯詳二格物之說一、則未レ及二學習

見聞之積累一、亦其綱領條目可二貫通一也、朱子嘗論二此事一曰、學者若得二胸中義理明一、從レ此去量二度事物一、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二堯舜許多聰明一、自做二得堯舜許多事業一、愚謂、朱子此條尤不レ明、得二胸中義理明一、是聖學之大要也、然格物之工夫爾、則不レ得二大要之用一、有二堯舜許多聰明一者、其氣質之清明也、學習者變二氣質一、雖レ愚因二格物一以明、是學習也、雖レ不レ得二堯舜之清明一、因二學習之漸一、殆幾二堯舜之事業一、是格物致知之功也、凡天下之物及事、其逐件小目者、隨二其物事一習練則明白也、其綱領條理者如レ示レ掌、是格物之極致二其知一也、

或問、仁者靜也、靜而安、是主レ靜乎、師曰、仁者有レ德、故優悠寬容而不二急迫一、是靜也、知レ止而后有レ定、定而後能靜、是格物致知而靜、何必一主レ靜乎、

或問、先儒論二存心一、或曰、心如何得レ在二腔子裏一、朱子曰、故使在二腔子裏一、程子曰、必有レ事焉、而勿レ正、心勿レ忘、勿二助長一、乃存レ之之道也、又曰、善學者臨二死生一而色不レ變、疾痛慘戚而心不レ動、由二養之有一レ素也、是皆存心之謂也、師曰、操存之說、孟子論レ之、只存二操心之放失一也、以二存心一爲二工夫一者、後儒之附會也、心放蕩乃求省、心不レ在レ焉、操存而察、是聖賢之教也、專以二存心一、是與二持敬涵養一相表裏也、學者心不レ在レ焉、心放蕩之弊、在二何處一乎、詳格物乃其痛病可レ愈也、唯以二存養一立レ論、便一箇自由之心、落二在偏處一、而存心却爲二亡心一、程子謂、臨二死生一而色不レ變、疾痛慘戚而心不レ動、此說其意思不レ明、一轉乃異端之見也、不レ變二生死一、有二數般模樣一、立二存心之說一、是伎倆底也、以二勇氣一甘レ死、是血氣也、觀二一箇所一レ得輕レ死、重二其所一レ得、是立二見所一也、考レ不レ可レ通、決定而不レ變、是知二其定一也、各非二聖人之道一、聖人格レ物而致レ知、能通二死生之事理一、故不レ惑不レ懼不レ疑、疾痛慘戚而心不レ動、則致二痛戚一者與レ心爲レ二也、聖人能格レ物、故可二疾痛慘戚一、心是疾痛慘戚而不レ惑也、至レ如二聖人一、乃格物貫通而無二其凝滯一、學二其道一之徒、因二其學習氣稟一、

雖レ有二純駁之差一、養之有レ素、則有レ所二貫通一也、

或問、獨處二一室一、或行二暗中一、多有レ所二恐懼一、是不レ存レ心之失乎、師曰、或問二程子一、程子曰、有二懼心一是亦敬不レ足也、愚謂、是不二格物一故燭レ理不レ明也、凡夜陰晴昧者、陰分而鬼必瞰レ之、且陰以レ退爲レ用、是可レ懼之時也、目不レ見レ象、不レ明可レ疑之事也、室無レ人深邃幽閑之地、尤可レ懼之所也、能格二其物一、則不レ可レ懼之事理以明也、是知之至也、都格物致知之功無レ不レ至、程子措レ此而別以レ敬立レ言、甚差戾而不レ正也、

或問、二程專教二人持敬一、持敬在二主一一无適一、心躰常存、無レ所二走作一、延平李氏曰、常存二此心一、勿レ爲二他事所一レ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レ作矣、今因二子之說一、乃汎然如レ無レ所レ歸、師曰、存レ心有レ所レ用、人々既存レ心、又以存レ心、是以レ心存レ心、交戰而內勞擾、學者每レ事以レ敬、則起居瞻視、在二規矩之內一、心數檢束、聖人之教近在二日用一、日用之間在二格物致知一、不レ以二格知一、常要レ存二此心一、乃其存養捉二何等一來、亦不レ可レ知、夫欲慮非僻之念有レ作而不レ惑者、聖人之教也、曰二自不レ作者一、槁木死灰無欲之說也、不レ足レ信也、凡先儒曰二持敬一曰二存養一、其極皆存レ心也、程子曰、人心常要レ活、是又存心之謂也、聖人之教、無二多端一無二多言一、尤至簡至易、而無二造爲一、後人不レ理二會其實一、竟落二在臆說一、其說多言多端也、聖人於二大學之教一、丁寧反復論二出之一、豈信二後人之異見一哉、

○論二義利一　◎義利恐當作情欲

論二人必有二情欲一

師曰、人有二這氣禀形躰一、則有二情欲一、四支之於二動靜一、耳目之於二視聽一、喜怒哀樂之感レ內、飲食男女之索レ外、皆情欲之自然、而人物悉然、其間人者得二二五之中一而其智識尤多、故其欲又過、物者寡二知識一、故情欲亦寡、而只見聞之間耳、故無二深計遠慮之謀一、人物之情欲、各不レ得レ已也、無二氣禀形質一、則情欲無レ可レ發、先儒以二無欲一論レ之、夫差謬之甚也、

師曰、人皆有レ欲、多就二氣禀偏處一、其欲不レ同、氣禀剛

底人、處レ事必失二大剛一、柔底人、則處レ事必失二大柔一、陽偏則處レ事必失二大過一、情多二忿怒一、陰偏則處レ事必失レ不レ及、情多二吝退一、是皆就二氣禀偏處一、其所レ見往々不レ同、是皆情欲也、學者就二其偏處一克治擴充、則義勝レ欲、

師曰、君子小人各有二情欲一、君子知識寬廣也、故其情欲全而亨、小人知識淺薄也、故其情欲苟且而不レ亨、君子之利者及二天下千萬世一、小人之利者止二一朝一身一、君子小人之差、猶二人之於レ物也、

師曰、利者宜也、通也、順也、吉也、欲者情也、願也、人皆以二利欲一混合來、愚謂、欲者情之有レ所レ欲也、利者情之有レ所レ利也、易專言レ利、故利欲之字、君子用レ之則亨、小人用レ之陷二便利貪欲一也、利欲能通二人情一而利欲能害二人情一、可レ不レ愼哉、

師曰、聖人所レ戒之利欲者、皆有レ所レ私有レ所レ爲、而放二其情欲一也、有二財利一有二名利一、有二聲色飲食之欲一、凡情欲之好二便利一、天下之人皆然、放二己之欲一、喻二身之利一、曰レ忘曰レ己曰レ我、皆是不レ及レ他、不レ顧レ人、不レ考二始終一、唯肆二一人之情欲一之謂也、

師曰、非二特名位貨殖而後爲レ利、斯須之間、意之所レ向涉二措レ人而利レ己、則利心也、伊川曰、利不二獨財利之利一、凡有二一毫自便之心一、即是利、張敬夫曰、無レ爲而爲、皆義也、有レ所レ爲而爲、即利也、愚謂、是各先儒之格言、人以爲レ發二先覺未レ言之意一、然其語意太過レ高、聖人之教、唯戒下措レ人自利、不レ可二有レ所レ爲而有一レ所レ爲耳、尊曰下無二一毫自便之心一、無レ爲而爲上、則異端之清淨平等、何差別乎、聖人之學、在二節レ欲正レ利、而又無二潔白無欲之可レ稱、是至德之溫潤也、

師曰、凡利有二大小一、有二廣狹一、君子之利大而廣、小人之利小而狹、是君子小人、其知識所見不レ同、格物致知之用在二此間一、有レ利レ身、有レ利レ人、有レ利レ物、有二利レ家利レ國利二天下一、其小大遠近親疎可二差別一也、利レ身、有二君子之利一、有二小人之利一、人物及家國天下皆然也、

論レ不レ可レ令二欲充一レ之

師曰、人之情欲、必過溢而不レ知レ足、聖人立レ教制二節之一、又不レ得レ已之自然也、人之情欲、爸不レ至二天子公侯之富貴一不レ可レ止、人々爲二天子公侯一、則無二民人一、無二僕從一、無二五穀之作一、無二器用之商一、天下倍二天下一、財寶倍二財寶一、竟無二此理一、故天上位地下哉、君尊臣卑、而乾坤定、猶以レ力爭、欲二利レ國利レ家利レ身一、則上下交征レ利、弑レ君無レ父、不レ奪不レ饜、其勢同二夷狄一、其極如二禽獸相食一、是聖人之所下以設レ教節二其情欲一、令四他知乙爲レ人之道也、故君子學而知二其爲レ人之道一、小人隨レ教愼レ法而風俗化、竟三綱立彝倫平、而以三不レ遺レ親不二後レ君爲一習俗一、如レ此乃家齊國治天下平也、

師曰、以レ力服レ他、不レ服便鬪爭、斃而止、是禽獸戎狄之道也、人稟二二五之中一、身生二中國一、其情欲雖二過溢一、其知識足レ隨二聖教一、其氣稟能通二中和一、故聖人出則教行、人々自安二其俗一、凡直情徑行者、戎狄之所レ致也、情欲既溢、不レ耻不レ顧、利己好二捷徑一而不レ及レ他者、皆禮之不レ行也、聖人之教、以レ禮以レ義、是所四以令三他

畢二禽獸戎狄一也、聖教之設、不レ在二矯レ情假作一、唯因二人之安二愉於義一也、

師曰、欲レ肆二情欲財利一之徒、尤可二熟思一、古人曰、不レ知下其躰元與二天地一相周流上、竟爲二人欲所一レ蔽、豈可レ不レ惜乎、愚謂、是認二本然之性善一也、以レ是戒レ彼、彼不レ認二性善一、却流蕩來、縡按、凡血氣之動二於欲一也、動二於聲色一、動二於貨財一、以至二於僇辱之可一レ慕、則進而以求レ達、知二名之可一レ利、則銳二於求一之不レ寧、是古今天下人之通情也、今使三他充二其欲一、肥甘足二於口一、輕煖足二於躰一、采色喜二於目一、音聲協二於耳一、便嬖使二令於前一、壽得二百歲一、亦自己便利之私、而其生有レ涯、其思無レ限、古今王侯富貴之人不レ乏レ世、然他有レ羨、自猶不レ滿、爲レ奉レ身、勞二民人一負二社稷一、俄然而斃、猶下犬馬放二飲食一、猪豚肆中淫佚上營二營於斯世一、無所レ知、子孫從御習レ之倣レ之、不レ追レ遠、不レ知レ法、父死子不レ悲、君沒臣悅、孟子所レ謂、人之所三以異二於禽獸一者幾希、故天子亂二天下一、國君失レ國、大夫失レ家、子孫相爭奪、

令三父君有二再生一、豈好二悅之一哉、且受二形於天地一、身既不レ可レ私、富貴窮達壽夭、斷非二人以力自致一、悉有レ命、不レ知レ命而願二羨他之富貴一、則禍災近レ身、天命何以レ私乎、故人之於二富貴一、富保二四海一、貴爲二天子一、亦不レ得二其道一、則不レ知二天子之爲二天子一、其極不レ能レ全二富貴一、況公侯卿大夫乎、且有二定命不レ可レ變、而富貴不レ可レ求、貧賤果不レ可レ逃、人々有二知識足レ理二會此一、學者深思熟味、格レ物致レ知、則可レ知二其實一也、

師曰、利害之好惡、人々皆然、又謂、在レ天不レ可レ私、而其意志過不及、動生二趨避計較之心一、是其失在二講學討論不レ切レ身也、學積道明、則利害趨避之情、自然沒涯來、而有二安頓底一、講學不レ切レ身、其意志不二定安一、則欲レ抑二其趨避一、亦唯勉强耳、學者之於二聖教一、若二禹之行レ水也、行二其所レ無レ事也、

師曰、人多言、我安於貧賤一、其實唯是計究力屈、才短知淺、而不レ能二營謀一、自不レ能レ止也、若能動得、恐未二肯安一、古人居二下位一而有二安レ命底一、其人得レ勢、乃其思

無レ不レ至、是初力不レ足、故有二安レ命之思一、後力可二以企及一、故有二不レ知レ止之思一、是等人曰レ安二貧賤一、皆不レ足レ論也、朱子曰、今人開レ口、亦解二說一飮一喙自有二定分一、及レ遇二小々利害一、便生二趨避計較之心一、古人刀鋸在レ前、鼎鑊在レ後、視レ之如レ無レ物者、蓋緣下唯見二得這道理一、不レ見二那刀鋸鼎鑊一、愚謂、口易レ言行難レ踐、富貴貧賤者、人之好惡尤深、故及レ得レ之、其實初可レ明也、」

師曰、聖人之於二禍福利害一、其好惡猶レ人也、聖人何惡二福利一好二禍害一、學者之過レ高、必錄二視軒冕一、塵二視金玉一、是却好二人之所レ惡、惡二人之所レ好、所レ謂拂二人之性一也、夫子曰、富與レ貴是人之所レ欲也、不レ以二其道一、得レ之不レ處也、貧與レ賤是人之所レ惡也、不レ以二其道一、得レ之不レ去也、愚謂、聖人不レ非二富貴貧賤之好惡一、唯以レ道處レ之、故富有二四海一、位爲二天子一、聖人所レ好、而其實在レ令二天下敎化明、人々利二其利一、若下惡二富貴一樂二貧賤一者上、有二一箇樂一、與二日用間隔一、不レ知二其格物致知之功一、以二天下之事物一、爲下累二本原之物上也、

師曰、患難困窮、人必難レ處、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愚謂、濫者爲二患難一遷レ心、而或憂怨而不レ安、或不レ言二窮苦一而泰然安、皆不二固窮一、是情之濫也、患難君子好レ之哉、知二天命之至一レ如レ此、不レ尤レ人不レ怨レ天、正レ己而行二於患難一、是無二入而不一レ自得一也、先儒論下處二患難一之道上曰、須二泰然處レ之、臨レ死如レ無レ物、是過レ高之濫也、或直情徑行、恐懼慙伏、而求レ逃欲レ免、是愚者之不レ及、亦濫也、君子於二其間一有二固窮之道一、唯在二格致之功一耳、

師曰、人及二患難一、不レ得レ止而有二安頓底一、及レ得二富貴一、人仰レ之世慕レ之、不レ覺二己之知愚一、竟至二驕奢放慢一、其言行還轉、尤當而無レ驕難也、

○論二義利一　附君子　小人　王霸　出所

師曰、義利相不二支離一、易曰、元亨利貞、又曰、利レ見二大人一、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愚謂、君子之所レ行、唯以レ義處レ之、義之所レ有、利便隨レ之、小人之所レ爲、唯以レ利處レ之、以二利之所一レ有爲レ利、不レ以レ義、是不レ知二義利之爲一表裏一也、夫子曰、君子之於二天下一也、無レ適也、無レ莫也、義之與比、又曰、君子喻二於義一、小人喻二於利一、又曰、放二於利一而行多レ怨、大學傳云、國不二以レ利爲一レ利、以レ義爲レ利也、是各以二義利一相對論也、君子知二利之實一、故其利厚遠而不レ迫、小人不レ知二利之實一、故其利止二耳目所一レ觸、而有二近憂一、

師曰、義利之辨、孟軻盡レ之、其所レ論、以二獨樂與二偕樂一差別之一、獨樂者放レ利而行也、偕樂者喻二於義一也、是其失唯在二格物致知之不一レ明也、

師曰、仁義禮智者人之道、而利專對レ義論レ之、愚謂、義者宜也、利亦宜也、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凡物與レ事、處レ之以レ宜、是義也、當二事物之宜一、則不レ去二不レ好不レ欲之地一、是以レ義爲レ利也、天下之間、事物之用、各得二其宜一、而無二偏辟蔽塞一、推二之於天下千萬世一、人々得二其宜是一、君子之大義大利也、人必有二好惡之心一、其所二好欲一、尤在レ私レ身、君子於レ此果然、不レ立レ己先立レ人、義是有二果斷之決一、有二宜レ他之利一也、小人無二果斷之決一、無二宜レ他之志一、唯患二身之便利一、欲二情之放一、是措レ義而先レ利也、孟子曰、魚我所レ欲也、熊掌亦我所レ欲也、二者不レ可レ得レ兼、舍レ魚而取二熊掌一者也、生亦我所レ欲也、義亦我所レ欲也、二者不レ可レ得レ兼、舍レ生而取レ義者也、生亦我所レ欲、所レ欲有下甚二於生一者上、故不レ爲二苟得一也、死亦我所レ惡、所レ惡有下甚二於死一者上、故患有レ所レ不レ辟也、如使二人之所レ欲莫レ甚二於生一、則凡可二以得一レ生者何不レ用也、使下人之所レ惡莫中甚二於死一者上、則凡可二以辟一レ惡者何不レ爲也、由レ是則可二以辟一レ患而有レ不レ爲也、是故所レ欲有下甚二於生一者上、所レ惡有下甚二於死一者上、非二獨賢者有一レ是心一也、人皆有レ之、賢者能勿レ喪耳、愚謂、孟子因二好惡一論二義利一也、好惡之心、人皆有レ之、只就二格致之厚薄一、不レ擴二充之一也、今率二於人欲一、而不レ利二義所一レ在、是乃義心之不レ決也、聖人義利相對論說、尤有二深意一、

師曰、義利相因、而其跡竟有二千里之差一、所レ謂君子小人之間、全在二義與一レ利、是君子之利者、格致而無レ不レ盡、故其利遠而大也、小人之利者、不二格致一而無レ不レ至、故其利近而小也、遠而大者義也、近而小者利也、義者能利二人利一レ物、利者唯便二身利一レ獨也、

師曰、人有二利心一、則其所レ致雖レ近二公義一、其本未レ嘗無二私心之伏一、隱二私心一行二公義一、便公義亦私利也、今公二天下事一、爲二人立一レ義、其所レ致可レ謂二公義一、然其心以レ之爲レ利、則我大與レ焉也、豈君子之道哉、其迹必呈露來乎矣、

師曰、王伯之辨、孟子詳論レ之、愚謂、有レ所レ待有レ所レ期、是術也、義之與比、是道也、王道者唯義之與比、伯術者有レ所レ爲也、管仲之高才、夫子以稱レ之、然其所レ致所レ行、可レ施二齊國一、不レ可レ用二天下一、是其器之小也、管仲亦不レ知二聖人之道一、其格致不レ明也、晏子子產之徒、各其才質粹然、而唯隨二其所一レ見聞一、以言以行也、道之不レ明古既然、聖人之道難レ能也、

師曰、人之出處、以レ義處レ之、則利從レ之、或爲二奉養一仕、或爲二有道一仕、或有二不レ得レ止之義一仕、皆格致而

不ニ苟就一退亦如レ此、則利順而宜享、不レ然乃不レ享、

師曰、學者少有レ志、乃欲レ爲ニ山林布衣一、是矜レ學蔑レ人、塵ニ視世事一忘ニ日用一、其極專近レ利レ身、又有下汲々以就ニ功名一之心上、遷ニ就下情頗一、是卑陋也、出而救レ時敎レ民、敷ニ道於家國一、引及ニ於天下一、君子之志也、其効不レ至ニ其晞一、或和ニ朋友之志一、或平ニ一官之事一、亦有レ所レ及、若思ニ祿之不レ加、徇レ利變レ志、以榮ニ微官之嬰一者、不レ足ニ與言一、

○辨ニ或問ニ義利之說一

或問、先儒以ニ天理人欲一、相對論レ之、今唯以ニ義利一論說、天理人欲與ニ義利一相同否、師曰、先儒以ニ天理人欲一論レ之、其意專以レ無ニ私心一爲ニ天理一、是泥ニ著性善之說一、其語意甚高、以爲ニ性之本然無ニ人欲一、因ニ此言一、則天理人欲支離、而其途轍如ニ天壤一、義利者表裏而不ニ支離一、義比則利隨、是利者義之和也、且義者格致之功至、而後其所レ宜所レ利尤明也、格致之功有ニ不レ明底一、乃義亦不レ全也、故曰ニ義利一乃通、曰ニ天理人欲一乃不レ通、凡人欲者人情之欲也、人物未ニ嘗無ニ情欲一也、

或問、聖人亦有ニ人欲一否、師曰、有ニ氣血一之類、各有ニ情欲一、聖人亦人也、尤有ニ人情之欲一、易專曰レ利、是因レ利而論ニ事物一也、舜視ニ天下悅而飯レ己、猶ニ草芥一也、以下不レ順ニ乎親一之有ニ不レ底レ豫者上也、視レ棄ニ天下一猶レ棄ニ敝蹝一也、以レ有ニ竊負而逃之義一也、天下豈可レ棄可ニ草芥一哉、聖人能格致而知至、故能有ニ人欲一而唯義以與比、

或問、聖人君子、於ニ財利一不レ謂ニ費耆之事一乎、師曰、能通ニ事物之用一無レ遺、是聖人也、君子也、故其於ニ財利一、計ニ度繁約一而爲ニ之裁處一、是豈有司一主ニ出納之事一也、夫子爲ニ委吏一料量平、請レ益與ニ之庾一、且曰、君子周レ急不レ繼レ富、各其所レ處以レ義也、俗有下貧者有ニ發レ財之浩瀚者一、不レ計ニ出納一、以切施用者上、世人以爲ニ不レ謀レ利、潔白而不レ事レ利、是豈君子哉、一箇清潔底之質也、不ニ量レ入以制レ出、則竟力不レ給、而或貪ニ借他財一、或不レ能レ救ニ可レ給者一、是其失在ニ格致之不レ明也、

聖人君子、最レ宜而處レ事、故天下亦可レ與、一笑亦不レ可レ漫、有ニ可レ得可レ受之義一、乃天下可ニ以受一也、一簞食一豆羹、不レ在ニ其義一、乃至レ死不レ受也、

或問、財祿有レ餘、則博施以周、亦可乎、師曰、財祿者人之所レ欲、而其所ニ施與一不レ以レ道、則大害レ人、而令ニ他遠レ道失レ義、古人專戒レ之、只周ニ急救一其不レ給、是仁也、然斟酌裁處不レ正、乃人僞以奪レ利待レ施、是令ニ他陷ニ利心一也、何必謂ニ博施以周一乎、尤在レ要ニ於格致一、

或問、君子小人之間、有ニ義利之辨一、聖人治ニ天下一、小民亦不レ謂レ利乎、師曰、天地之間有レ對、有レ陰則有レ陽、有ニ君子一則有ニ小人一、聖々相續以治ニ天下一、亦未ニ嘗無ニ小人一、聖人之道、唯因ニ其質一因ニ其職一、以化ニ風俗一、是利ニ其利一也、邵子曰、無ニ小人一則君子亦不レ成、唯以盛ニ衰乎其間一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レ是知ニ君子小人之時有ニ盛衰一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分四分、小人固不レ勝ニ君子一矣、亂世則反レ是、愚謂、是因ニ易之陰陽消長一論レ之、治世則上有ニ君子大人得ニ其職位一、故其風俗化、亂世則上有ニ小人姦人得ニ其權威一、故其風俗變、

或問、子以ニ遠大一爲ニ君子之利一、墨子兼愛、摩レ頂放レ踵、利ニ天下一爲レ之、是近ニ君子之利一、師曰、墨子所レ謂兼愛者、無ニ格致之學一、專以ニ兼愛一立レ敎、其說似レ義、而尤非ニ天下之至公一、君子所レ謂義者、自レ近及レ遠、自レ卑及レ高、修レ身齊レ家、以及ニ國天下一也、有ニ殺レ身以可レ成レ仁之義一、則殺レ身不レ傷、有ニ後レ身以可レ立レ人之義一、則後レ身以立レ人、墨子謂ニ兼愛一、則是無ニ格致一、若以ニ格致一爲レ度、分別計較、則失下所ニ以爲一レ人之知上也、是邪說暴行充ニ塞仁義一也、

或問、程子曰、人能放ニ這一箇身一、公其放ニ在天地万物中一、一般看、則有ニ甚妨礙一、雖ニ万身一曾何傷、師曰、程子此說、全近ニ異端之說一、人々愛ニ此身一、亦當然也、欲レ放ニ在此身一、竟不レ可レ得、聖人所レ論不レ然、至下可レ放ニ在身一之義上、以放在而不レ患、唯以レ放ニ這一箇身一爲ニ公

其、尤不レ是、而人物不レ可レ得レ之也、

或問、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二之惡一者本非レ惡、但過與レ不レ及、便如レ此所レ別◎別一作引惡亦不レ可レ不レ謂二之性一、朱子曰、本是天理、唯是翻了便如レ此、如二放レ火殺レ人、可レ謂二至愚一、若把二那火一去炊レ飯、殺二人之所一レ當レ殺、豈不二是天理一、唯緣レ翻二了道理一、有レ背有レ面、師曰、程朱此說、其不レ可二信用一、翻二了這義一、則不義也、既有二不義之行跡一、則有二小人惡人之名一、其所レ起毫釐、而其所レ差至二千里一、而以二善惡一爲二天理一乎、湯武之於二桀紂一、有レ所レ爲レ身、則有二弒君簒奪之罪一、爲二天下一、則有下殺二一獨夫一之義上、其善惡之成、在二格致之功一、不レ可レ以レ性論一之、

或問、孟五峯曰、天理人欲、同レ行而異レ情、同レ躰而異レ用、師曰、是上智下愚之不レ移也、不レ移者同、而其本大異也、愚謂、義利之相隔、其迹如二天壤一、豈同レ行乎、其所レ根杏異、豈同レ躰乎、朱子曰、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二於外一者、雖二言談舉止之微一、無レ不二發見一、而況於二事業文章之際一、尤所レ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レ曰レ難レ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或問、人有二利心一、必有二是レ己處一、其是非不レ正、竟失二公共一、是非之正、以レ甚定レ之、師曰、朱子曰、是非唯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二一箇公論一、纔說レ有二箇公論一、便又有二箇私論一也、愚謂、人有二是レ己處一、是格致之功不レ正也、凡定二是非一、尤有二公論一、朱子之說、有二老莊之語意一、是非不レ以レ公是公非一、則皆私論也、

或問、求レ仕乃無二閑暇一、無レ暇則無二講學之便一、是學者多所二以爲一山林布衣一、師曰、聖人之道在二日用一、出乃事二君長一、入乃事二父兄一、修レ身以全二其職一、是學也、人々不レ可レ爲二君子一、學者各不レ可レ爲二聖人一、非二君子聖人一、不レ可レ得二學之集成一、何以二讀書講議一廢二仕道一哉、今之學者、以二仕官一爲レ勞レ身、以二遇レ君救レ世爲レ思、其志尤大也、然無二格致之功一、偶得レ志亦無レ爲、唯空言耳、且世衰道微、君無二聖賢一、國無レ道、天下皆然、若如二學者之說一、乃人々皆爲二山林布衣一、山林亦爲二暗君之地一、孟子所レ謂、蚓而後充二其操一者也、

或問、因二子之說一、則役々求レ仕也、古人四十而仕、亦不レ可レ取乎、師曰、何必役々求レ仕乎、我可レ仕則仕、更不レ求二高官厚祿一以仕、而全二其職業一也、我無二格致之極一、欲レ佑二社稷民人一者、其志既伐レ善矜レ學也、古來立二強仕之說一者、未レ仕以前二十餘年、無二他營一、得レ盡二力於學問一、人之材德全成、而使二之事一レ君長レ民治レ事也、不レ謂レ必得レ志可下在二高官一以治上事、不レ然速可レ爲二山林逸民一也、

○論二異端一

惣二論異端一

師曰、異端之說、夫子逃レ之、孔子時、佛敎未レ入二中國一、雖レ有二老子一、其說未レ著、其所二指示一異端者、所レ謂雜學也、雜學者雖二同師一聖人一、而其源與二聖人一不レ同、是所二以爲一異端一也、況學不レ師二聖人一、其敎不レ正、乃雜學也、異端也、及二戰國一有二楊墨老莊之徒一、及二東漢一佛敎入二中國一、自レ梁禪法盛二於天下一、其他權謀術數衆技百家之流、皆所下以誣レ世惑レ民、而背二聖敎一破中人情上矣、楊墨者充二塞仁義一、其論說淺薄也、故今既亡、老佛者其理尤高、其敎似レ是、老莊之徒亦寡、唯佛敎甚近、而如二茫有レ旁、立二輪廻因果之說一、令二他恐二懼之一、立二福田利用之敎一、令二他利レ身、及二其禪敎一、悟二性心一超二生死一、罵レ佛燒レ書、爲二理障之說一、打二破乾坤一、脫躰現成、直指人心、其高話作畧、無レ所レ下レ言、故令二他愚昧底一、或利或懼一、以誘二我門一、令下他好レ理好レ學底一、或立二一指一、與二一棒一、以無中所レ下レ手、於レ此無二賢愚知不肖一、稱名專修、坐禪參學、尤異端之甚也、

師曰、天地之間、人物之所レ生太多、唯中國天氣和地脈調、而人物之精秀異二於四夷一、故聖人君子興二於世一、仁義忠孝之說行、是自然之勢也、四夷亦各有二所レ宗之敎一、然皆偏說術知、而不レ可レ及二中國一、故推以爲二異端一、佛敎者西戎之敎、流而入二於中國一也、其初言語不レ通、人々不レ可レ通、晉宋而下、士大夫好レ奇嗜レ怪、取二其倏傥之言一、而以二非列一助レ之文飾之一、其所レ出戎夷、而其

所レ教偏僻也、豈同二聖人之道一乎、

師曰、孔孟之教衰、聖人不レ興二於世一、而同師二六經一之徒、其趣向大槩出二入老佛之間一、尤異端之甚也、漢唐宋以來、漢晉學者皆宗二老莊一（揚雄、劉歆、皆宗二老莊一）唐宋則宗二禪佛一、宋陸子靜、明王陽明者、切陷二溺於佛見一、人々可レ以見一也、其間陽レ儒陰レ佛之徒尤多、朱子曰、程門高弟在レ當時一親見二二程一、至二於釋氏一却多看不レ破、是不レ可レ曉、游定夫、呂與叔、謝顯道、楊中立、各出二入禪佛一、朱子詳辨レ之、有二雜學辨一、朱子以前、蘇子瞻以二佛旨一解レ易、游定夫以二佛旨一解二論語一、王安石張子韶以二佛旨一釋二諸經一、呂居仁以二佛旨一釋二大學一、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按、周程張李之大儒、亦其所二論說一大槩在二於禪佛一、唯朱子傑出其間一、明二辨雜學一闢レ之、其功尤大也、然猶宗二周程張李一、以立二本原一、故其所レ論、到二本原一便又入二禪佛一、由レ此思レ之、聖學之不レ明二于世一、亦命也、

論二異端之教違二聖學一

性心

師曰、釋氏以二性心一爲二明白虛靈一、而能通二萬法一、故曰、直心是道場、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更無二別物一、又無二別心一、於レ此求二直心之作用一、以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爲レ言、千差万別、以二頓悟覺心性一爲レ要、是本原大乖戻而不レ正、其道其教、竟背二聖人之道一、宋元明之諸儒亦曰、心虛靈不昧、具二衆理一應二万事一者也、爲二氣稟人欲所二拘蔽一、有レ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二嘗息一者、故學者當下因二其所レ發、而遂明レ之、以復中其初上、是以爲下天命之性、有二仁義禮智之德一、無中一點之汚染上也、因レ此先儒各要レ知二性心一、欲レ收二拾本心一、或事二靜坐默識一、或覓二鑑空衡平之地一、或味二未發已前之中一、是與下釋氏所二指示一之本原上、那箇相差乎、唯其名目之不レ同耳、然乃本原相同、枝葉少異也、是世俗所レ謂、三教一致之謂也、故曰、伊洛濂閩之大儒、亦其本原、陽レ儒而陰レ禪レ也、

知

師曰、以二性心一爲二本然之明白一、爲二衆理之所レ具、乃以二作用一爲レ性、以二無差別地一爲レ躰、故其所レ致所レ行、所レ言所レ教、皆爲二直心作用一、是所二以失一却眞知一

也、人之長二萬物一、以レ有二知識一也、釋氏以二知識一爲二模樣一、竟以二無欲一爲レ要、不レ辨二貴賤一、不レ分二物我一、不レ入二好惡一、不レ致二取捨一、不レ用二嫌擇一、是全失二知識一、而令二人不レ異二於禽獸一也、

道

師曰、釋氏所レ道、唯以二性心之作用一爲レ極、無二格致之功一、率生要二性心之作用一、性心元無二善惡之可レ因、無二一物之可レ偏、彼竟味レ之爲二悟覺一、以爲レ道爲レ教、故盡乖二人情一、戻二天下之大道一、凡性心無二彝倫之可レ詳、無二法用之可レ論、無二禮節文物之品一、故彼皆以レ此爲二世間有爲造作假合底一、然有二天地一乃有二人物一、有二人物一乃有二彝倫一、有二彝倫一乃有二法則一、是天地之自然、而釋氏世々論說敷布、亦不レ可レ廢、不レ知二本原一而立レ道立レ教、其差謬尤大也、

師曰、彝倫之道者、人之自然、而其所レ致、有二自然之則一、其功易レ成、其生易レ遂、釋氏以レ此爲レ妄爲レ幻、令二人同二木石一、內外自他脫去、而後爲レ得二其極一、其道豈可レ得哉、故終毀レ髮離レ倫、爲二桑門之徒一、以爲レ脈二離穢土一、其行法衣食居、尤近二禽獸一、或曰　四民各居二其職一、又可レ修二此道一、然其所レ師離二彝倫一、令所レ學、其極不レ至二毀レ髮離レ倫、則不レ可レ謂二實學一、天下如レ此、乃無二四民之業一、國家頓廢壞去矣、然乃彼所レ謂道者、不レ可レ擴二充天下一、不レ可レ擴二充國家一、唯匹夫匹婦之所二獨行一也、道者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人不レ可レ以行一、則山間之曲徑、而不レ可レ謂二大道一、

師曰、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二漢明帝一以來、至二梁武帝一、華林之集入二中國一者五千四百卷、曰レ經曰レ律曰レ論、謂二之三藏一、傳二于世一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二三藏皆筌蹄一、不レ得二佛意一、故直指二人心一、俾二之見性一、衆尊レ之爲レ祖、雖レ曰レ不レ假二文字一、而弟子錄二其善言佳行一成レ書、由レ是禪學興焉、愚謂、禪學一興、其高遠太盛、故以二仁義忠孝一、爲下人天小果上、有涵之因、如二影隨レ形、雖レ有非實一、以二天地一爲下悄頭上、竟蔑二如於君父一、塵視於天地一、其旨趣雖レ如レ此、不レ得レ離二天地一、不レ得レ逃二君父之養一、唯空言而無レ實、其教法高遠、而自謂二

窮レ神知レ化、而不レ足三以開レ物成レ務、是釋氏所レ謂道者、非三天下國家之用一、他又言、天下國家皆幻化有爲之法也、其高遠如レ此、而其歸旨不レ可レ知、不レ可レ行也、且佛氏至レ禪大變、不レ用三世尊如來之教一、盡以レ祖爲レ宗、以レ錄爲レ學、罵レ佛罵レ祖爲三活地一、尤可レ畏之甚、而無レ所レ可レ取用一、

師曰、老莊釋氏之書、其比喻問答、利口辨聰、而令三聽レ法人以感三興之一、其論說有二尤可者一、然其所レ宗大乖戾、而違三天地人物之當然一、古人難三經錄一詰三其言句一、是不レ知三聖教之實一也、故世儒大槩以三教一爲二一教一、其教爲レ有三差異一也、

教

師曰、異端之教、其極在下矯二人情一、與三直情徑行一之兩端上也、矯二人情一者、禪佛之教也、直情徑行者、老莊之行、而其教互相用來、所レ謂矯二人情一者、令下人如三死灰槁木一、絕二自然之倫一、失中天性之知上也、直情徑行者、放逸流蕩、而欲レ終二天年一也、其極兩共在レ利レ身、豈至大至公之謂乎、聖人之教、唯在二日用事物之間一、不レ容三其造作用一レ力、因三天地自然之誠一、而以立二人生不レ能レ已之當然一、節三其過不及一、格物致知、以明二明德於天下一也、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人、更無三別法之設一、又無三多言之煩一、是察三天地人物之自然一、立三過不及之中一、令三天下人民行レ之言レ之、千萬世不レ可レ易之道也、聖人爲二君師一、治レ人齊レ家、日用彝倫之常、別無三可レ唱可レ舉之言一、又無三髡髮染衣之躰一、聖人未三嘗不レ知二高遠之可レ言、放蕩之可レ好、皆落二在過不及之間一、患三不レ異下夷狄禽獸之不レ知二忠孝一、無レ父無レ君、且知三天下人民、竟不レ可レ得三盡行一、故率レ性謂レ道、修レ道謂レ教、以立三中國之皇極一、示三法於天下萬々世一也、

論レ攻二闢異端一

師曰、夫子曰、攻二乎異端一斯害也已、愚謂、攻者擊也、伐也、言欲レ攻二擊於異端一者、以レ力服レ彼也、以レ力爭者、燒三其書一廬三其居一也、以レ力服レ人、乃非二心服一也、力不レ贍也、異端之盛、聖教之徹三於世一也、物無二能兩大一、小人盛則君子隱、君子盛則小人退、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是自然之勢也、聖人之教、充三于閭巷一、人民以化、則異端之教、無レ所レ可レ入、是以レ德服レ人也、以レ德服レ人者、中心喜而誠服也、故聖教厚化、則異端退、而其書自滅、其居自廬矣、凡人之入三于異端一、其說三於異端一、彼元不レ知三聖教一、實信二用之一、士大夫之入三異端一亦然、何罪レ之咎レ之乎、今俄然攻三擊之一、墝三其居一火三其書一、則他私心生、忿怒至、朋黨角立、下民作レ害、是不レ用二自然之勢一也、闢二異端之說一、不レ令三人陷三溺邪路一者、聖人之心也、切較二長短一、好二勝負一、相誹相毀者、忿怒爭論之謂、而非二聖人之心一也、好レ辨者以レ黑爲レ白、以レ是爲レ非、是堅白同異之辨也、猶三乘口有レ餘レ金、何以三辨論一乎、異端必不レ可レ攻擊一、唯省レ內格致來耳、若不レ然、便斯害也已、聖人於二異端一、其深切可三以見一也、先儒無增少有二此說一、而不レ明、今以辨レ之

師曰、本朝人物殆幾二中華一、其風俗淳朴、而尙有三聖人之化一、然學校之設絕、小學大學之教不レ行、佛教乘レ虛而入、其因循涵養累世、故閭巷之小民匹夫匹婦、亦知三佛之可レ貴、以歸依仰禮、捐三軀命一拋三財產一、背二君父之命一、爲二後世之福一、是人々有三入レ教之知一、有二厚歸之志一、而不レ知三聖教之正一者、非二人民之過一、教化不レ足、聖學不レ興也、教化不レ足、聖學不レ興者、非二人君長宰之過一、學者不レ知レ道、儒師不レ明、唯以記誦詞章博識多聞一爲レ本、不レ務三實學一、衒レ知而飾レ口、舌耕而利レ身、令三他充三事物一、則猶劣二白地庸人一、故士大夫以レ彼充三俳優雜戲一、爲三搖脣皷舌之徒一、莊子盜跖篇、搖レ脣皷レ舌、妄生二是非一、問レ彼以二文字一、到二受レ教究レ理入二老佛一、其蔽錮向二於千載一、今雖レ欲レ變三其俗一、其勢不レ可三急促一、若攻擊力戰、便災害忽至乎、

師曰、唐韓退之有下原道及論三佛骨一表上、宋歐陽永叔有二本論上下篇一、各非レ佛、先儒曰、退之非レ佛、是論下吾道有三來歷一、浮屠無二來歷一、不レ過レ辨二邪正一而已、歐陽子乃謂、修三其本一以勝レ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二於退之一百倍、愚謂、退之歐陽氏所レ辨、各有二其理一、然他皆不レ通三聖人之道一、以レ所二見聞一、貴三聖人一非二異端一、

故有レ未二全具一也、凡聖々相續、雖三政於施二天下一、悉皆不レ可レ爲二君子一、是自然之勢也、唯治レ人長レ民之君宰、知下異端之無レ益二於治道一、佛禪之誣二人情一、而修二身於下之人、道微教遠、則利心甚深、故得二富貴一者、欲三其長久而尚有二最上之樂一、欣二求淨土一、苦二貧賤一者、歎二因果所レ感、而欲二尊後生之富貴一、是其所レ本喩二於利一也、況養レ神長生放逸流蕩之一路、不レ辯而淺露也

○論二力行一　克レ己復レ禮

師曰、今日學者痛病、唯務レ實一事、不レ能レ進レ步、急責二効驗一、故其志必倦而怠也、又學知而不レ行、行而不レ力、則利口術數之徒也、格物致知者知也、誠意正心者行也、修身者知行相傳得而全也、夫子學不レ厭者知也、教不レ倦者行也、聖人之學、皆在レ務レ實、實是淺近底、日用接レ物處レ事之間做將去也、唯以二知之高見一、則無二實地之可レ踐、竟陷二異端之說一也、

師曰、夫子曰、好レ學近二乎知一、力行近二於仁一、知レ恥近二乎勇一、知二斯三者一、則知レ所二以修レ身、知レ所二以修レ治レ人、則知レ所二以治レ人、知レ所二以治二天下國家一矣、愚謂、不レ好レ學則不レ通二事物一、不レ通二事物一則其知不レ可レ至也、知至而後其誠正全、誠正全是仁也、知レ恥者改レ過也、改レ過者日省察而正二其過不及一、是勇也、此三者成、而後可レ謂二身修一也、

師曰、力行者在二克レ己復レ禮、克レ己復レ禮者仁也、克レ己復レ禮之明、是在二格致之功一、格致不レ詳、則其所レ克レ己、其所レ復レ禮、未レ可レ知也、不レ知則力行皆入二曲徑一、不レ得二聖人之大路一、勢而無レ功也、

○論二省察一　改過

師曰、學者無二省察之戒一、則知或鬆行或蕩、凡新設レ事、其初如レ無レ弊、積累久遠之後、必與レ時違與レ人戾、不レ相二應其地一、是闕二省察之戒一也、天地數變、人物不一、人亦有二老少之時一、有二高卑之位一、有二喜怒之情一、況接レ物處レ事之間、千差萬變、不レ可二一舉一、詳省審察、而改二其過一、拾レ遺補レ闕來、是省察之功也、

師曰、曾子曰三省、是戒愼恐懼、而敬常存也、朱子曰、

學者工夫、唯在二喚醒上一、所レ謂存所レ謂收、唯是喚醒、愚謂、喚醒者唯在二存收一、既曰省察一、則有レ力、

師曰、敬惟恭敬底、省察惟改レ過以力行底也、敬亦以二省察一得二其所一也、古人有二韋弦之戒一、（西門豹性急、佩レ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レ弦以自戒、）是存レ敬也、雖レ佩レ之、常不二省察一、乃空物也、省察也之功尤大、

師曰、人之言行、未二嘗皆可一レ爲レ惡、唯輕卒躁動、而不レ致二其詳一、輕過耳、是不二省察一之差也、故改レ過之益、全在二省察之工夫一、

師曰、人有レ所二其得一、則情溢而至二伐矜一、人有レ所レ不レ及、則不レ詳而其失至レ不レ足、皆是過也、過者雖二聖人一不レ能レ無、知二其爲一レ過而速改、則無レ長、知二其爲一レ過、是省察也、論語曰、過而不レ改、是謂レ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二日月之食一焉、過也人皆見レ之、更也人皆仰レ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レ之、易曰、風雷益也、君子以見レ善則遷、有レ過則改、

師曰、朝有二諫官一、以省二察其所一レ遺所一レ闕、監察觀察按

察巡察之官、皆以省ニ察其有レ過也、人之言行、其所レ及其所レ爲、悉省察而改ニ其過一、則念慮之邪、知思之鑒、行之所レ辟、日新而無ニ蒸染之汚一、省察之功、不レ可ニ少闕一也、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三終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四

聖學二　致知

爲學

○致ニ人所ニ以爲一レ學

師曰、學何爲而興、學ニ爲レ人之道一也、敎何爲而設、敎ニ爲レ人之道一也、故聖賢各以レ學レ道稱焉、子曰、朝聞レ道、又曰、士志ニ其道一、子游曰、君子學レ道則愛レ人、小人學レ道則易レ使、夫子曰、古之學者爲レ己也、愚竊謂、人々平レ氣靜レ慮、須ニ以自省一、入事ニ父兄一、別ニ夫婦一、慈ニ子孫一、出事ニ君師一、接ニ朋友一、御ニ奴僕一、一日未ニ嘗無一ニ此用一、飮食之節、衣服之制、動靜周旋之間、何處我得ニ其道一、唯從ニ情欲一習ニ見聞一耳、人皆曰、不ニ吾知一也、如或知レ己、得ニ一官一掌ニ一職一、亦其事不レ正、其到不レ中、則索殆、我何以處レ之乎、自省如レ此、能知ニ我不レ及レ人、不レ如レ古底一、詳窮體來、而後學志初堅厚也、是學之所ニ以爲一レ己也、

師曰、生質之美、知識之敏、亦不レ學則不レ知レ道、不レ知レ道則生質之美敏尤爲レ弊、玉不レ琢不レ成レ器、人不レ學不レ知レ道、是也、夫子曰、好レ仁不レ好レ學、其蔽也愚、好レ知不レ好レ學、其蔽也蕩、好レ信不レ好レ學、其蔽也賊、好レ直不レ好レ學、其蔽也絞、好レ勇不レ好レ學、其蔽也亂、好レ剛不レ好レ學、其蔽也狂、又曰、生而知レ之者上也、學而知レ之者次也、困而不レ學、民斯爲レ下矣、孟子曰、人之有レ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レ敎、則近ニ於禽獸一、是不レ學則不レ知レ道、而大段必違也、古今作ニ忠孝原懲一、不レ爲ニ非義一之士、及勇以捍レ敵、知以巧レ術之徒、不レ乏レ世、處士逸人、名節雄知有レ聞ニ當世一者亦多矣、考ニ其始終大段一、於ニ聖人之道一、略無ニ纖毫之髣髴一相似一、是唯隨ニ生質之美敏一而不レ學之蔽也、朱子曰、質敏不レ學、乃大不敏、有ニ聖人之資一、必好レ學必下問、若就ニ自家杜撰一、更不レ學更不レ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ニ以爲一レ聖也、唯是好レ學下問、謂下可也、

師曰、變ニ化氣質一、而後可レ謂ニ實學一、人々必隨ニ生質一、有ニ過不及一、以レ學立レ師、自省詩レ益、責ニ己內外一、矯レ惡爲レ善、矯レ惰爲レ勤、方是爲レ功、其久終至ニ不レ勉而中一、是學乃能變ニ化氣質一耳、及ニ其質之偏寒甚極一、則雖レ不レ可レ移、其於レ學無ニ少補一乎矣、

○學之解

師曰、字書曰、受レ敎傳レ業曰レ學、又音效、與レ敎同、敎亦學敎也、傳說曰、學ニ于古訓一乃有レ獲、學之一字、前レ此未レ有ニ言者一、而說首以告ニ高宗一、萬世之下、學者之所ニ以爲一レ學遂開、其功大矣哉、夫子謂ニ大學之道一、通ニ綱領條目一、是學之聖解也、哀公問、弟子孰爲レ好レ學、夫子以ニ顏子一答レ之、學以不レ遷レ怒、不レ貳レ過、是各聖人以レ學爲ニ日用之工夫一之謂也、

師曰、學者在ニ博通一、故修レ身治レ人之間、詳問細效而無レ不レ通、是學也、亘ニ古今一、觀ニ興亡治亂得失之時勢一、覽ニ地形風俗方言產物之粗一、考ニ人品人情之長短一、是博學之謂也、固陋寡聞、獨坐便了、無レ所レ曉ニ事情一底、皆不レ通ニ事物一、多泥着來、豈聖人之學乎、人欲レ識ニ得道

理之源頭、亦無益、故傅說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學之所以亘古昔也、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言行、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無所不備、周公於周禮、經國制度無所遺失、中庸九經亦然、凡如六藝五禮、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律曆刑法天文地理之說、雖未能一一之微件、其大槩大要、方浹洽通透、是乃學之涉獵也、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師曰、學有記誦詞章之說、君子以不爲學、是爲人之學、小人之儒也、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是也、聖人之學、唯以博約之、而後日用以可論也、

師曰、古之聖人建國君人、以教學爲先、帝舜命契曰、百性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是學在五教、周禮師氏、以教國子弟、是又不以記問、以爲人之道、至後世、聖學之說泯沒、唯以讀書博文爲學、故或高年而疎識、或無暇官職之徒、欲學先以文書示之、他未學而早倦、是聖學之不行于世也、

○論古聖賢各以學

師曰、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有虞氏之所設也、王制有小學大學之設、辟廱頖宮之名、（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凡教學之法制名號、悉出上古、是雖聖王上古、民人未嘗不教之謂也、堯舜禹湯文武者、皆生知之聖、而堯舜禹有傳授之聖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仲虺有勉湯之辭、伊尹作咸有一德、告太甲、稱成湯之勉、周公作立政、言文王之勉、洪範者箕子告武王也、丹書者太公答踐阼也、（武王踐阼三日、召尚父問之、）孔子曰、舜好問而察邇言、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若夫治己治人之法、不能無待於學、以可考、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又曰、學而時習、又曰、學而不厭、夫子之論學、可併案、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于學者、而其所學不必書篇、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傳而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皆是學也、

師曰、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又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學傳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博學而詳說、愚謂、人之蘊蓄、由學而大也、不蘊蓄于內、則無施行於外、故大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理、聖賢言行之可模、博學審問、然後治己治人之學以可論、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爲學之先務也、

○學在立志

師曰、學之成敗、唯在立其志趣、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在十有五而志于學、其志不堅厚、則其學不固、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曰殺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義之可守、乃生不足戀、死不足顧、況富貴貧賤飲食色情之有害志乎、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愚謂、人之所志、唯富貴壽福之間、而君子非惡之、因學知其不可求、故其志反之、其至也、雖得富貴壽福之大、不得治己治人之道、則於茲如見敝屣也、是其志之所立相差也、三千之徒師孔子、身通六藝七十子、而夫子稱顏子、以未聞好學者也、是孔門弟子、亦學之志不立也、學之立志、甚大矣也、

師曰、學志堅厚、而後其所勤勉不已、古人愛日不

レ倦、雞鳴而孜々、至レ競二尺寸之陰一、是志之卓爾也、後世學者、讀書記問、終日不レ已、是唯爲レ人之學、其所二志趣一尤差謬、故志之所レ立、未レ可レ不二詳究一、其至二跖之徒一、亦志也、豈疎忽乎、

○學法

師曰、學必有レ法、小學大學者、小人大人之所レ學之次序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又曰、中人以上可二以語一上也、中人以下不レ可二以語一上也、是因二學者之級階一、說二其教一也、大學、以二綱領條目一、言二其入レ德之序一、皆學之有レ法也、法唯下學與レ立二標的一耳、

師曰、聖人之學、在二日用卑近之間一、學者不レ厭二卑近一、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其學日新也、人志二於道一厚二於學一、則入而無レ不レ學、小學者小事之學、大學者大事之學、夫子所レ謂、入則事二父兄一、出則事二公卿一、是下學也、下學積累、其教尤厚、是成レ章而達也、（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今之學者、既有レ志乃强謂二向上一、古人乃逐二步步一工夫做將去、

師曰、人之要道、其急務在二日用一、一身之動靜、一家之齊、治國平天下之用、都是學也、孔子之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底、悉在二這裏面一、各言二其志一、亦不レ出レ之、老者安レ之、朋友信レ之、少者懷レ之、是夫子之志也、於二文書一亦以二餘力一、不レ研二究其所二急務一而遠索高騖、乃不レ合二聖人之教一也、

師曰、學之標準在二聖人一、夫子思二周公一、孟子言必稱二堯舜一、是以二聖人一爲二標的一、學有二標準一、猶二學レ射而立一的、今之學者、或畫而不レ進、或所レ學不レ正、是其所レ期有二差謬一也、夫子之論二成人一、以二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一、文レ之以二禮樂一、孟子稱二孔子謂一集大成一、是人之極處也、學不レ期レ之、則志趣必差、夫子以二見レ利思レ義、見レ危授レ命、久要不レ忘二平生之言一、爲二今之成人一、其標準可レ見也、

師曰、周子曰、聖希レ天、賢希レ聖、士希レ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二其君不一レ爲二堯舜一、一夫不レ得二其所一、若レ撻二于市一、顏淵不レ遷レ怒、不レ貳レ過、三月不レ違レ仁、

志二伊尹之所レ志一、學二顏子之所レ學一、過則聖、不レ及則亦不レ失二於介狷一、程子曰、人之學、當下以二大人一爲中標準上、然上面更有レ化爾、人當レ學二顏子之學一、愚謂、周子所レ謂希者、希二望標準一也、學者之所二希望一、唯在二聖人一、其所レ證在レ天、學者之標準、何以二伊尹顏子一乎、周子因二聖賢士一定二希望一、甚不レ然、學唯以二聖人一、則其所レ志不レ達、竟爲二聖學之徒一、其所レ志下、則學必畫而不レ通、周程各以二顏子一爲二標的一、顏子之學、夫子唯稱二其晉行一、所レ謂不レ可レ知、執二其氣象一以爲二學的一、竟工夫顏子之樂一、落二在洒滑潔白之地一、豈是聖人之學乎、

師曰、古人忌レ立二標準一、朱子曰、如二必有レ事焉一、而勿レ正之間一、而今雖レ道二是要一レ學二聖人一、亦且從下頭一做將去一、若日々偲地比較也不レ得、雖二則是曰二舜何人也一、予何人也一、若只管將來比較、不二去做二工夫一、又何益、愚謂、學者以二聖人一爲二標準一、日用學習之工夫、悉以二聖人之教一比較來之謂也、我今甘レ言二性心一、乃考二古聖以レ此教レ學一、我今欲二洒落清淨一、乃攷二古聖以レ此工夫一、是從レ私而放蕩一、間二其先覺一能討論、而後正レ之以二聖人學者之標準也一、以二聖人一爲二標準一、即學更不レ求二遠大一、自二下頭相一做將去一、而其所レ期至公至大也、不レ至二聖人一、乃雖二亞聖大賢一、必不二集大成一得二其一方一、而自得安頓、是未レ能レ變二氣質一也、後學以二聖人一爲二標準一、多唯期二遠大一、曰曰二舜何人也一、予何人也一、亦膽大悔人之言、而非二標的之謂一、故學者之所レ希太差、或以二顏子之樂一爲二高話一、或以二曾點之氣象一爲二極處一、其所レ學悉落二意見一、是所二以聖學之日衰一也、

○學問

師曰、學必在レ問、問必在レ審、不レ問則不レ新、唯從二意見一來、人有二先覺一、知有二聰明一、義理有レ疑、乃議論細評、溷二其舊見一以來二新意一、一日與レ人論着、一日之間意思是新也、須二日々如レ此講習討論一、則學有レ益、其間、或事物、或用制、人々必有レ所レ長、況義理道德之公共、利害損益之私欲、不二詳盡究致一乃有レ差、故言語容顏、視聽周旋、飲食衣服、家宅用具之細碎、亦少不レ可二從レ私而放蕩一、間二其先覺一能討論、而後正レ之以二聖人

之道、則無不通、

師曰、帝堯每登庸必咨之、虞舜好問察邇言、成湯問伊尹、文王問呂望、孔子之聖亦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聖人無常師、亦事々詳問之謂也、中庸曰、博學審問、尊德性道學問、論語曰、不恥下問、切問而近思、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仲虺勉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是所以學之在審問之也、人必好自用、是通病也、故其質敏而足為用、亦固陋寡聞、其疑殆尤多而不足用、皆恥問之失也、

○學習

師曰、學而時習者、夫子之教也、傳而不習者、曾子之省也、學不習則無涵養浹洽、其學唯口耳之間也、習者服行所傳之業、熟復不已、其內外慣熟所學、而不勉而中之謂也、時者無時而間斷之謂也、學必為我不知不行之事、故其志既立、亦有倦怠、習熟而後身體是練、耳目習禮、是時習也、夫子習字上以時字、萬代學者之規模、其思太深長也、

師曰、龜山楊氏曰、學而不習、徒學也、又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言下可也、夫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是不習之戒也、學以習成、不習乃學與我間隔、學以習來、到無勉強也、

○學思

師曰、學不思則其知不詳、思者窮致其知之謂也、所謂慎思之、近思、是也、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是思與學相對也、大學之格物是學、致知是思、知是學、致是思也、聖人以博文是學也、以約禮是思也、學而思、思而學、則學不罔、思不邪也、」

師曰、學而不思、乃其學無根蒂、故博識廣聞、亦無近用之益、且學唯事多識、以無實也、思而不學、乃其思甚狹陋、故徒費思慮、而無執用之材、且思專入意見、以不正、

師曰、學者可日省時省、是近思之謂也、後世之學者、以存心省察論涵養、是又思也、學不究盡其知、則不知陷溺異端、是不思之蔽也、慎思近思學之、邪說暴行不可掩、何罔之有、今有事可為、是日用之學也、或於事詳思、或於無事之時下手、近思如此、乃學有日新之功、有事無事、更無間斷、唯於有事下手去、無事之時不下手、乃何緣長進、故學與思相對、造次顛沛於此、孜々而以進、致知之切于學尤甚、

○學蔽

師曰、世久聖遠、異端之說日盛、誣民欺俗、聖學終泯沒、學者之蔽、不可舉言、初學之間、欲速成、欲急進、以功業為意、是學者之通病也、朱子曰、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工夫、如何得、張氏曰、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是皆戒通病、夫子惡好為人師、以可致之、

師曰、今之學者專言自得、學必因自得、謂不進、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愚謂、學必不可立自得、自得乃謂不進、所謂學者之自得、多落在意見、猶異端言悟覺、聖人之學、更無別法可言、唯日用之間、多聞多見、審問慎思、致其知之習熟、竟至約禮、燭理尤明、而事物之應接無不通、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學未詳、思未究、切要自得、何異乘盲索象、少立自得、乃意見壓理、聖教陷私、恥下問、甘高話、以無星差寸之量充事物、是邪說暴行之誣世惑民也、自得之說最可畏、後世學者之蔽、莫大於此、

師曰、學尤忌甘心、周子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

耳、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乎一、一明明、明則有功、張子曰、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尹和靖曰、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愚謂、聖人之教、以修身爲本、修身之要、在心意之正誠、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率性、孟子求放心、是也、然聖人無工夫於加性心上、其下手尤在日用下學之間、夫子不言性與天道、高弟子貢亦不可聞、夫心性元無滋味可甘、無聲臭可執、周公孔子立教設學、唯在日用卑近之間、丁寧反復討論來、學者捨先聖書、何求之哉、後世之學儒、悉馳虛遠、切舉高話、澄心治心、或立存養之說、或爲默識之靜、是所以聖學之沈淪、日用之欠虧也、澄心甘心底、人所速易入也、凡企望至難、捐棄平易、人之通病也、弄性心、至難而無驗、其功尤易至、明日用、平易而多益、其學甚難進、人能辭萬鍾之祿、內必驚破釜、輕死而事君、不能正一日之行、性心之說一起、而學者之趣向杳差、令聖經落己之意見、漫附註解、會義理、悉以爲高遠之說、後學相續而唱和、是意見臆說邪議異論之所因也、故人々一嘗性心之味、其陷溺猶淫聲美色、聖學日遠、工夫竟高、其極榮隱士逸人之列耳、徒弊精神於章句之末者、其害唯止己、澄心玩性之弊、令人陷邪路、其罪不可遁、

師曰、先儒有心學理學之說、陽明龍溪之徒和之、立宗爲旨、夫心主一身、理長萬物者、人皆所能知識、而其正心窮理、直以心理下工夫、則竟不可得、且正心窮理、是何爲乎、在爲爲人之道、不得爲人之道、則心理之說唯空言耳、愚謂、聖人之教、在窮盡爲人之道、故其學更不出日用事物之間、日用事物之間、博學審問、思辨是明、則道竟通矣、曰心學理學之徒、切專虛靜默識、求洒然氷釋凍解處、格物致知之功太薄、其思太高、豈可得而知乎、其間投機於融釋脫落底、是異端之悟覺也、其日用、其應接、其判斷處事、其使四方、一不可得其實、而以此等輕視瞥過、不爲學者之勤、是心學理學之蔽也、

理學心學之起宋盛明也、

師曰、聖人之教、以修道、道者百姓日用之間、有其不得已之則也、古之聖人大學小學之說、亦不出焉、後儒之言心性、期脫落、多本性善放心之說、因夫子之一貫、顏子之所樂、曾點之風骨、求洒然脫落、脫落後爲人倫必明、天理必察、豈是聖人之學乎、學者僻意見、以學爲遠求、道不遠人、須臾不可離也、

○辨或問學之說、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師曰、聖人之學、唯在日用之間、能窮盡日用之步々、不紊◎紊一作察其節目、而本其綱領、是學之序也、或曰、如何是日用之學、師曰、日用者百姓日用之謂也、學者效覺之稱、日用之間、皆是效覺來底也、人靜則有閑居之用、動而交接則有其禮、自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親、出則有朋友、及身有一官、便定這裏、而又煞多事、我亦有奴婢御僕之用、其間皆有其所窮盡、是有物有則也、或曰、人靜乃無事可用、如何是靜處閑居之學、師曰、無事可爲便不爲、而申々如天々如、愼思自省、誠正心意之所向、稽古詳事、是悉靜處閑居之學也、人有動靜、視聽言動之用、飮食衣服室宅用具之細、各有不得止之事、其間正是非審可否、致其天則、便精義入神也、故聖人之學、更不離日用事物之間、若不因日用而論學、乃是異端也、朱子曰、爲學之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唯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語尤的當矣、

或問、學如此近淺細碎、乃大用竟不可通、師曰、以日用之事爲卑近細碎、乃學以何等爲極處乎、後學皆有此惑、措日用之學、或以讀書記誦爲學、或以靜坐甘心爲學、凡登高行遠、步々相運、而竟

到二其極處一、故到二在天對越之上達一、見來唯步々相積之謂也、子所レ謂學之大用、其所レ指尤差了矣、

或問、因二子之說一、件々皆討二其則一、事々窮二其詳一、平生之間太遲鈍、而且失二歩於邯鄲一乎、師曰、凡平生之事、古人詳窮二盡其事理一、而各有二物則一、何必及二討論一、然風俗陷二利害一、人皆專二捷徑一、故事物定則、件々亦悉有レ不レ知二爲レ人之道一、人而不レ正、今學者深潛諷玩、而詳索二不レ得レ止之則一、或沿或革、漸次融釋、可レ知二聖人之教一、學者思二功速成一乃有レ弊、唯詳窮寬思、而人以爲二遲鈍一、其失尤可レ遁、

或問、學是日用之間、而夫子何不レ言二日用一、別稱二學之名一乎、師曰、日用與レ學、其說異也、日用者百姓日々用來底也、學者教二學之一而正二其道一也、人々動靜語默飲食衣服之間、父子君臣應接交際之禮、世々窮レ理來、我先覺了習慣、故不レ知二是乃學一、若以二外國之民一、則日用之事、更不二學盡一、不レ可レ得レ如二中華一、今日之間、有二數般之件々一、是日用也、子細看、裏面有二多少之道理一、須二是件々研究一、是學也、事物之間、悉有二天地之則一、聖人之教、豈容易而過了乎、聖人數稱レ學、以可レ考、

或問、人固欲二事々物々理會一、然精力有レ限、不レ可二盡解一、件々窮理之學、既倦レ聞レ之、師曰、事有二急緩一、有二先後一、有二難易一、今學者立二綱領一、實若レ心、乃其大段自明、大段既顯、則其小成大成在二志力一、志力殆竭、亦夕死可也、唯無二學之志一、乃不レ知二爲レ人之道一、人而不レ知二爲レ人之道一、則幸生也、何及二精力之說一乎、

或問、然則學者之於二日用飲食衣服動靜應接一、又背異二于世俗一乎、師曰、何必異二於世人一乎、聖人之教、唯在レ盡二爲レ人之道一、故能知二聖人之學一、則能與レ世推移、國有レ道則知、邦無レ道則愚、何必異二於人一乎、夫學者能知二時變一、考二土地一察二人情一、以沿革損益來、聖人立レ教亦然、若今別立二道之形一、爲二一般之模樣一、是形而下者、豈聖人之道乎、夫子謂二夷齊、柳下惠、少連、虞仲、夷逸一曰、我則異二於是一、無レ可無二不可一、竊謂、聖人之道、更不レ別二於世一、若有二人之可一稱、則不二至德一、而有二不可之可一言乎、是唯能盡二人之道一耳、故無レ可無二不可一也、中庸曰、子曰、愚而好二自用一、賤而好二自專一、生二于今之世一、反二古之道一、如レ此者哉及二其身一者也、非二天子一不レ議レ禮、不レ制レ度、不レ考レ文、是以二時不一可レ爲、又曰、仲尼祖二述堯舜一、憲二章文武一、上律二天時一、下襲二水土一、是用舍行藏之安レ所レ遇之謂也、夫子至二居レ魯而逢掖也、居レ宋而章甫也、（記儒行編、孔子曰、丘少居レ魯、衣二逢掖之衣一、長居レ宋、冠二章甫之冠一、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二此冠一）所レ謂大德敦化也、今之學者、不レ知二聖學之實一、多泥者來、專異二于俗一、駭二於世一、甚不レ至二實地一之弊也、然乃聖人亦似レ同二於愚人一、而其間太有二差別一、（中庸三十章）萬物並育而不二相害一、道並行而不二相悖一者、天地之大也、聖人何必異二於世乎一、

或問、然乃觀レ書不レ學乎、師曰、讀レ書亦學也、夫子曰、行有二餘力一、則以學レ文、又曰、博學レ文、是皆指二書文一爲レ學也、夫稽レ古求レ義、師二聖人之教一、友二群賢一、不レ讀レ書又不レ可レ通、故出事二君師一、入事二父兄一、靜安レ氣動レ理來レ明、必有二其惑一、致知未レ詳、有下如レ得二其才一者上、唯好辨利口、其功竟至レ術、學者之究竟、豈出二此賢一乎已、是戒無レ所レ用レ心也、用レ心則日用皆學也、不レ用レ心則讀レ書亦空文、而猥レ物喪レ志之謂也、故急務日用之暇、學レ文問レ禮、以可レ切二磋其義理一、

或問、如何是學問究竟處、師曰、學問之極、唯在レ窮二致其事理日用一也、凡天下之事物、各有二必然之理一、出入起居、應レ事接レ物之間、皆有二事理一、有二用法一、不學之徒、亦未下嘗不上爲二這箇之用一、是自然之勢也、其間聖人大立レ道設レ教、而令下人各知中我異二於禽獸一、五倫以叙、品物以享之由上、若不レ知二聖人之道一、則燭レ理不レ明、互利隨レ好、飽食煖衣、不レ奪不レ歷、豈異二禽獸一乎、學教之究竟、唯在二這裏面一、故則者自レ大至レ小、詳窮二其理一、其所レ爲所レ用、隨レ處提撕、隨レ事收拾、隨レ時體究、能討論來、以二大綱領一正レ之、使二一日之間、漸次整頓、得二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敦化一、學之功不レ可レ求レ速、都一事一件之微少通、亦倒二到斷作器糺明一、其燭レ理未レ明、必有二其惑一、致知未レ詳、有下如レ得二其才一者上、唯好辨利口、其功竟至レ術、學者之究竟、豈出二此

外乎、或問、朱子學問究竟處、朱子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レ足レ置二胸中一、惟有下究レ理修レ身、爲二究竟一得上耳、愚謂、世間萬事、悉可レ究レ理底、究レ理而至二其極一、是究竟也、以二變滅一爲レ不レ足レ置二胸中一、乃是浮屠觀二無常一拋二擲世間一也、豈聖人之教乎、尤究レ理之未レ詳也、

或問、古人變二化氣質一之說如何、師曰、學之變二化氣質一、夫子既盡レ之、所レ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謂、人之氣質、皆其本相同、而其學習終至レ成二君子小人一也、至二君子一者、學習於善一、至二小人一者、學習於惡一、人多二小人一而少二君子一、故人々皆學二習於惡一、其結滯甚深、以二一日學煖一、豈融釋乎、況不レ遭二君子之化一、聖人之教一、今少不レ同二於禽獸一、亦人之氣質相正、風俗未レ墜二塗炭一也、中庸曰、雖レ愚必明、雖レ柔必強、是變二化氣質一也、其間質之所レ稟、有二純粹純白一、有二純愚純鈍一、是上智下愚也、此質竟不レ移不レ變、夫子曰、唯上智與二下愚一不レ移、是也、上知下愚世又少、而中知者、善惡其化去、只學習之厚薄、其力行之疎密、以足レ變二稟賦一、先儒張子專言レ變二化氣質一、其言曰、變二化氣質一、孟子曰、居移レ氣、養移レ體、況居二天下之廣居一者乎、居レ仁由レ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二去舊日所一爲、使二動作皆中一レ禮、則氣質自然全好、又曰、爲レ學大益、在二自能變二化氣質一、不レ爾卒無レ所二發明一、不レ得レ見二聖人之奧一、故學者先須レ變二化氣質一、變二化氣質一、與レ虛レ心相表裏、愚謂、張子變二化氣質一之說、其趣向有二高遠之意味一、非二聖人之教一、安古聖小學大學之設、司徒典樂之建、悉是變二化氣質一之教也、學校之設止、教化之說衰、人々之氣質、學二習於辨使一、變二化於情欲一、其來由非二一朝一夕一、是善惡之差別尤遠、而變二化氣質一之理相同也、或曰、變二化氣質一之說、得レ聞レ之、今之學者、一不レ及二此間一、如何、師曰、何以二今之學者一論乎、師二孔聖一、而七十子之困勉、猶不レ及レ變二化氣質一、其失在二何處一、唯小學之設久廢、而人及二壯年一不レ聞レ教、其汚染尤深、故後學之切磋、未レ到レ新二其積習一也、古來小學之

設、其厚以可レ知也、今人之生、東西易二其地一而育レ之、乃竟可レ變二化其風俗一、既及二壯强一、則其困勉未切、亦難二變化一、而猶賢二于已一、何用二自棄一乎、

或問、子以レ學爲二效習一、有二其所レ據乎、師曰、六經之言レ學、皆效學之義也、故朱子論語集註曰、學之爲レ言效也、學記效學同一字也、今世唯以レ讀レ書爲レ學、是尤差謬、學レ文是說レ書也、唯言レ學則其示廣、夫子曰、若二聖與一レ仁、則吾豈敢、抑爲レ之不レ厭、誨レ人不レ倦、則可レ謂レ云レ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レ能レ學也、公明宣曰、學而未レ能、此等學皆效二師之言行一也、

或問、生知之聖人者、不レ學而知乎、師曰、朱子曰、生知之聖、不レ待レ學而自至、若非二生知一、須レ要二學問一、愚謂、論語曰、孔子曰、生而知レ之者上也、學而知レ之者次也、困而學レ之、又其次也、困而不レ學、民斯爲レ下矣、又曰、我非二生而知レ之者一、好レ古敏以求レ之者也、中庸亦論二生知學知困知一、夫人之氣質、至二其極一、乃在二生知一、然堯舜既以二咨問一、孔聖好レ古學不レ厭、況其次其下乎、或論二人質一、則以二生知一雖レ序レ上、堯舜孔子未レ然、蓋有レ之矣、我未二之見一也、凡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猶旋轉覆載來、是皆因二其質一而効行之道也、

或問、孔子者身既爲二聖人一、萬世之師也、而曰二學不レ厭、又有二何之學習一乎、師曰、學不レ厭、故爲二聖人一、爲二萬世師一也、夫學有二小成一、有二大成一、堯舜周孔不レ說二我是從容中レ道、是裏面有レ所レ能、而外設二此言一乎、天理流行、平生日用之間、千條萬緒、步々縝密、無レ所レ不レ通、無レ所レ不レ當、無レ所二欠缺一底、迄レ死不レ可レ及、小成之徒者、安二頓一件之快事一、弄二玩一箇之所レ樂、猶二夏虫不レ知レ冬、井蛙不レ知レ海也、夫子者多二能鄙事一、天下之事物、其大段無レ不レ明、故自二正心誠意一、至二治國平天下一、格物致知之功、盡レ善盡レ美、是學不レ厭之聖功也、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レ踰也、仲尼日月也、無二得而踰一焉、孟子曰、自レ有二生民一以來、未レ有二孔子一也、又曰、孔子之謂二集大成一、是各學不レ厭之所レ致也、

或問、聖人之學、不レ同二於凡人一乎、師曰、聖人者其所レ志異二于凡人一、其所レ學至近至易、而不二高遠一、且無二常師一、於レ所レ疑人々問焉、孔子之聖知、是悉去問レ人、唯如二官名不レ曉得一、更也無レ害、亦汲々去問二鄭子一也、或曰、聖人之學、唯於レ事不レ於レ理、理既聖人通達得了、事者萬變、而聖人亦不レ可レ盡、故所レ學所レ問、是皆事乎、師曰、事理何差別、其事不レ知、則其理不レ可レ通、事與レ理相待、是有レ物有レ則也、古之聖人所レ設之禮樂制度、悉其事理相具、故今傳習討論來、其事理以可レ通也、凡禮樂制度者、聖人之規範、何唯以二其事一而已乎、

或曰、然便其述作、非二聖人一則不二傳習一乎、師曰、人之長二一技一、必有二幽玄之事一、推二其說一便得二聖人之微旨一、然六藝之外、衆技百家之區々、豈聖人必レ焉乎、

或問、入レ學工夫、以二何等一爲レ先乎、師曰、在レ立二於志一、此志一卓爾、而念々不二間斷一、工夫進長、是到二聖域一之勇猛底也、朱子曰、專在二人自立レ志、說得好、

或問、夫子志レ學、是其所レ指不レ可レ知、師曰、夫子之所レ志者、周公之學也、周公者古之聖人也、故夫子十有五而志二于學一、是生知之聖人也、如二世人一、或讀レ書、或游レ藝、皆入二技術之間一、竟不レ得二次序長進一、是所レ志之差了也、學之志容易乎、

或問、學有二間斷一、是氣質之偏乎、師曰、唯學與二平常一列也、志二聖人之道一、則事々物々、字々句々、都惣是學也、處二閑靜一處二忽劇一、悉皆究理之工夫、故無レ可二間斷一、今所二問學一之志、不レ在二此間一、以差二別學與二日用一來、不二讀レ書傳習一、則爲二不學一、尤非二聖學之門一、

或問、人之有レ志レ學、亦氣力怯弱、乃於レ學有レ妨否、師曰、子曰、有二能一日用二其力於仁一矣乎、我未レ見二力不レ足者一、蓋有レ之矣、我未二之見一也、愚謂、志之及レ物、太速太健也、子曰、三軍可レ奪レ帥也、匹夫不レ可レ奪レ志、是也、故爲レ學在レ立レ志、不レ干二氣質強弱一、唯好レ學不レ如二好レ色志一レ彀、竟中途而廢、或畫焉耳、

或問、子以レ學爲二日用之工夫一、尤至近至淺也、又必以二天地一立二學的一、以二堯舜周孔一爲二標準一、尤其大者其遠者也、師曰、近淺遠大、更不二支離一、至近至淺須二究研一、而其裏面是遠大底也、堯舜周孔者、其細微近淺悉研極、而竟其至德足レ齊二天地一、看二得堯舜周孔一、有二何等之異樣一、唯盡二人之道一耳、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亦更無二變躰一、日々周回流行而不レ已耳、故爲レ學之法、其用在二下學一、而其上達以二堯舜周孔一、其極處對二越在天一矣、

或問、夫子以二博文約禮一、是學之標的乎、師曰、聖人之學、以二道箇四字一爲レ要、博文則博涉二獵古今之事迹一、熟講而精擇之謂也、約禮則近取二之身一、日用之間工夫來以レ禮也、禮者聖人之大敎、爲レ人之道、在二這裏面一、學之所二歸宗一、又不レ出レ禮、四勿之戒、亦在二非禮一、人稱二夫子一以レ知レ禮、是約禮之說、尤所レ重也、

或問、學問之道、又有二這一超直入之理一乎、師曰、是此學者之弊也、學唯在二積累之功一、天地日月、四時山川、分々寸々、運行積漸、而竟到二極暑嚴寒大山大河一、衆物之生長收藏、一華一葉之開落亦然、到二其極處脫落底一、唯似二一旦洒然而釋融一、其實不二一朝一夕之故一、銖積寸累做將去、有二斤石之大一、聖人之道、更不レ可レ求二一超直入一、七十子之於二夫子一、許多年隨着不レ去、日夜皇々汲々猶レ不レ足、夫子曰、吾無レ隱二乎爾一、吾無下行而不レ與二二三子一者上、是夫子之門、專貴二漸次一、無二直入之說一、若立二此說一、則非二聖人之敎一、

或問、子以レ學爲二日用一、排二性心之學一、學以二日用一、亦性心也、大學之道、先以レ明二明德一、且以二正心誠意一論說、孟子以レ求二放心一爲二學問之道一、是各性心之說也、人々都日用之言行唯在レ安レ心、何以排二性心之學一乎、師曰、大學三綱領、明德、親民、至善、並言各以二在字一、句句落在來、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次先後也、唯以二明德一非レ措レ他、且明德者、格物(明)致知、而正心(德)誠意之謂也、專非レ指二(◎指一作措)心學一、正レ心與レ明二明德一、尤有二差別一、夫聖人之敎、不下直指二心性一而示論上、孔子稱二堯舜禹一、未レ及二性心之說一、其於二七十子一、唯日用之間耳、門人曾子子夏子張子貢有子之徒、其言辭出二論語一、竟

無性心之說、到子思孟子、專言性心、然以性心爲標的、猶以日用事物講說來矣、及宋、學者之意見太高、殆類禪佛話頭、以子思孟子之言爲據、專洒然脫落、於茲聖學終泯滅、學與日用間隔、學者之所志相差了、似禪非禪、似儒不儒、是利口之復邦家者也、故宋崇儒、以他各爲侍讀侍講、然朝廷之風俗、禮樂制度、一無敦化、猶立漢唐訓詁之下、是唯談心性之本然、闕日用之致格也、元明之學者、措六經、效伊洛濂閩之儒、師其語說、立註解、差謬相續、而今既爲堅氷、聖學之復古又遠乎、故以性心之學爲弊也、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或問、論語曰、不亦說乎、不亦樂乎、是自得之謂乎、師曰、學習而知當然之天則不得已、故裏面快悅、是便誠也、人亦因我得益、我得人新、是其所樂也、若以說樂爲釋融而脫落、氷釋凍解之說、是喜人耳利其口也、不足信用、

或問、裏面主敬存心、則學尤不放蕩、是心學之說也、師曰、裏面主敬存心底、是不因致格之功、乃不可能、措日用致格之功、唯言主敬存心、其敬其心、執捉那箇、亦不可知、恐以無星無寸之秤尺乎、

或問、先志心性之工夫有所得、而後學日用事物、乃是有星寸而度量乎、不然唯言日用、是無星無寸之謂、而數勞無益乎、師曰、先儒各有此惑、故欲脫落求貫通、今志心性之工夫、措日用、以何等爲工夫乎、終日終夜、累月積年工夫來、亦意見之閑思雜慮、而元無知之我、豈俄然覺了乎、俄然覺了、亦我見之間、而無分寸之益、若執之較量來、皆誣人惑民也、是禪之見性悟道底、而日用悉到放蕩、其極同禽獸之弊也、此非愚所敢知、聖人立教垂戒、炳若日月、勿疑、如來問、勞而無補也、

或問、朱子曰、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唯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是學之

極乎、師曰、動靜是日用之學也、主靜之字未理會、唯可靜乃靜、可動乃動、更無結滯、是動靜皆致格之學也、若動靜之間、亦不志學、是學與動靜差別來也、每日日用之事物、裏面皆有致格之功、是學也、主靜之說出、則是爲學弊也、

或問、橫渠張子曰、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朱子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立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師曰、此說最好、學唯在日用、於日用詳窮其事理、是致格也、舊見新意之說、是自得底之弊也、自得、故有舊見之染、聖人之教、日用之間、尤無事底、而無一事之異樣、無可主之自家、唯任物、應當然之儀則節文、後世之學者、未知句讀訓詁、已談玄妙洒落、以聖人之言行、落自家意思、改字註、削訓詁、人々又弄奇說、悅耳底、自是六經四書註釋充五車、竟聖學微言沈潛、豈不嘆惜乎矣、

或問、朱子曰、爲學之道、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師曰、爲學之道、只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學之道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其本在修身、令一心爲主宰、其說最可、而不如明明德之深切著明、雖一心云存、無明德、則致格之功、因何進長、欲明明德、乃致格之功立、而天下之事物無不通、是聖人之學也、唯論一心之主宰、乃其至竟硜々乎、

或問、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西山眞氏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

焉者、用レ藥以去レ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攝愛護、以杜二未レ形之疾一者也、雙峰饒氏曰、爲レ學之方、其大略有レ四、一曰立レ志、二曰居レ敬、三曰窮レ理、四曰反レ身、此等說以何爲レ當乎、師曰、學有二小學大學一、六藝者小學之敎也、三綱領八條目者大學之道也、博學審問思辨行者中庸之敎也、志學學習學思者夫子之言也、何以二後儒之意見一增レ之乎、凡學者在二博學一而能時習愼思一、此間自有二存養之意一也、

師敎

○師說

論二師之說一

師曰、人非二生而知レ之者一、隨レ師稟レ敎、而後知二爲レ人之道一、爲二解レ惑之用一、是師之說也、凡師隨二學者之志一、故其所レ志不レ可レ不レ愼、志所レ之以爲レ師、是令二自家意思爲二主張一、裏面有二一箇師一、以求レ師、是師レ志也、今志二聖人之學一、則師二聖人一、志二異端之學一、則師二異端一、其所レ志師隨而至、

師曰、聖人既遠、聖學杳廢、世無二聖敎之師一、然聖人之微言猶遺、以是レ爲レ徵、且天地日月未レ落二塗炭一、是萬世之師、聖學之標準也、學者以二天地人物之誠一、師レ之據レ之、以索二日用之實一、來、學日新也、

師曰、人之爲レ學、何待二他說一乎之、我實志二爲レ人之道一、則日用之間、事物之應接、直認二之於身一、施二之於人一、用二事物之上一、而後明可レ知二其當然道一、如レ此則天下皆師也、事物皆師也、近世之學者、其志不レ實、多隨二人之毀譽一求レ師、循々然學得、亦於二其身一無レ益、於二其事一不レ明、是其志之不レ正也、

師曰、世多有二人師一、而無二實師一、古來撰レ師尤難、孔子弟子、自二孔子沒一後、各自離散、唯有二曾子一便別、如二子夏子張一、欲下以レ所レ事二孔子一事中有若上、獨曾子便道二不可一、自二子貢一以上、必皆不レ肯、是聖門之高弟、亦不レ知レ撰レ師也、

師曰、自二記問詞誦一、至二衆技曲藝一、莫レ不レ有レ師、唯敎二典二之於夔一、至二于成周一、順二先王詩書禮樂一以造レ士、而敎之中和一者、亦惟擇二有道有德者一主之、皆所二以立二師道一也、及二周之衰一、則學校之設不レ備、而天下之師道廢矣、凡古來人君之長二乎天下一、是代レ天而令二億兆之民一因二此道一、故稱二君師一、君亦立レ師設レ學、以至二閭巷之間一、令二他敷一德化一、是立レ師之道也、

師曰、立レ師以レ嚴者、古之道也、德必不レ及レ古、知必不レ通レ事、亦立レ之崇二敬之一、學者重レ師事レ之、是皆所二以修一レ身也、內有二父兄一、外有二君師一、正二我所一レ過、輔二我所一レ後、則人必無二大失一、是嚴二師道一之謂也、且師道不レ重、則所レ學不レ堅、是信不レ及也、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レ云、古之學者必嚴二其師一、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レ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二於用一、果二於用一然後不レ畏而不レ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二兩漢一、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二其經一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二其當時之事一、後世莫レ及者、其所二從來一深矣、後世師法漸墮、而今世無レ師、學者不二尊嚴一、故自輕二其道一、輕レ之爲レ人之道一師、以爲二眞師一、是天民之先覺也、其爲レ師也、人以爲レ師、我好不レ以二師道一、

師字解

師曰、師、字書曰、法也、人之模範也、是人以爲二法則一爲二模範一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二我師一、又曰、好爲二人師一、是皆我所二隨循一所二模範一也、學必有二標準一、其所二標準一、是師道之所レ存也、

師曰、唐韓愈曰、師者所二以傳一レ道受レ業解二惑也一、是故無レ貴無レ賤、無レ長無レ少、道之所レ存、師之所レ存也、程子曰、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愚謂、韓子以二道所一レ存爲レ師、道不レ容レ知、以二何底一爲二道所一レ存乎、且韓子自居二師道一、是韓子曰謂レ道、未レ知レ道也、程子以二義理一爲レ師、比二韓子之說一、則爲二細密一、然其所レ指之義理、又未レ可レ知也、故曰、師者志也、因二己之志一師道立、其志唯在レ彼二爲レ人之道一、

立レ師

師曰、若書唐虞、五典之敎、掌二之於契一、寬栗直溫之敎、

則不レ能レ至、不レ至則不レ能二篤信一、信不レ篤則不レ知レ所レ守、守不レ固則有レ所レ畏、而物可レ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レ時、以レ希二祿利一爲レ急、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二朱掞字光庭一明道于汝二飯間一、人曰、光庭在二春風中一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二伊川一、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レ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レ出レ門、門外之雪深一尺、愚謂、學者之志厚、則師道嚴而立、人之有レ信、其功必大也、

師曰、師有二輕重一、如二聖學之師一、其重其厚、實比二君父之恩一、夫人之出生、必因二父母一、有二此身一、乃有二父母一、養レ身以二君恩一、以二己之勤仕厚薄一、稟レ祿保レ身、是又天下之通禮也、故天下無下非二君父之處一、唯聖學之師、萬世之希遇也、我因二玆學一、知下事二君父一之實上、是其重其厚、猶可レ踰二君父一、容易乎、若有二遭遇一、乃深以二師道一、尊レ之同二君父一、而可二親炙一也、

師友

師曰、古人多稱二師友一、愚謂、弟子職曰、先生施レ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レ受是極、是弟子謹受二其教一也、師既示二其端倪一、朋友於二其從容閑暇之際一、討論難詰、而互攻二其不一及、抑二其過一、是以レ友輔レ仁也、人々恭敬之間、其失必少、至二退見一、其私、其學者之實地不レ可レ掩、朋友以知、是進而受二嚴師之教一、退而受二益友之佐一、學竟無二間斷一、日新之功初可レ謂也、

○立レ教

論二教之說一

師曰、立レ教者、古聖人立レ極教レ人之法也、人不レ教乃不レ知レ道、不レ知レ道同二禽獸一、故聖人立レ教、其來尤重、中庸曰、天命之謂レ性、率レ性之謂レ道、修レ道之謂レ教、是教之所レ出也、夫子加二衛之鹿宮一、以レ教レ之、又曰、善人教レ民七年、是皆聖人立レ教、以令二民知一、其當然之道一也、

師曰、人々不レ知レ道、是教之不レ立、化之不レ行也、今民人有レ罪、則以律刑レ之、民不レ知レ道、不レ知レ義、唯少懼二刑戮之重一、不レ犯レ上、尤殆乎、故民人皆陷二異端一、信二邪說一、崇二鬼魅一、是不二民人之差謬一、教化不レ行之過也、教化之所レ弊尤重、可レ不レ愼乎、

師曰、聖人立レ極、其於二天下國家一、唯教化耳、舜命レ契曰、汝作二司徒一、敬敷二五教一、在レ寬、命レ夔曰、命レ汝典レ樂、教二胄子一、周禮、大司徒以二鄉三物一教二萬民一、以二鄉八刑一糾二萬民一、是聖君之治二天下一、專二教化一也、況後世乎、況當今乎、凡學校之設、庠序之教盛、則人々知二道之當然一、無下違二其親一、後二其君一者上、君臣父子之義明、乃其所レ令心服、而天下平也、學記曰、古之王者、建レ國君レ民、教學爲レ先、又曰、古之教者、家有レ塾、黨有レ庠、術有レ序、國有レ學、（術當爲レ遂、周禮、五百家爲レ黨、萬二千五百家爲レ遂、）

教レ人

師曰、古之設レ教、有二小學大學之制一、八歲而入二小學一、十有五而入二大學一、其教有二小人大人之差一、然唯不レ出二日用事物之間一、其實令二他知一爲レ人之道一、小學之六藝者、皆事物之可二記憶一、可二習熟一也、人之少弱、便是レ爲レ之、以輔レ之養レ之、故禮義養二其心一、聲音養二其耳一、采色養二其目一、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習二骨節一、養二周旋一、而後及二其成長足レ窮レ理、全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領一、是先王之教、所二以爲一レ盛也、

師曰、教レ人之道、考二其年序度量氣象一、有二用捨斟酌一、教不レ以レ之、乃學者不レ變二化氣質一、其教化唯在二日用之間一、日用既因二當然一、則風俗厚、倫叙明也、風俗倫叙正、則遠近化、不學之輩、亦習熟來、

師曰、有二以レ書傳一レ之、有二以レ口授一レ之、是又不レ可二一偏一、先令下他定二向其心志一、而後以レ書稽レ古思占謀、是教レ人之道也、今唯學者專讀レ書、其日用口授尤希、故其志半倦、無二長進之益一、

師曰、橫渠教レ人、以レ禮爲レ先、明道則不レ然、先使二學者有二知識一、却從レ敬入、愚謂、人之於二日用一、混合而是禮也、其所二由出一、各有二不レ得レ已之誠一、唯敬レ禮不レ窮二其理一、則外面而無レ實、外實共備、道是全、先儒之教レ人、各窺二一斑一、以不レ可（◎可下恐有脫字）教レ人之道一、

教法

師曰、下學而上達者、聖人之教也、出入起居日用之間、就二這上面一做將去、則心之放者、性之昏者、自著明也、舜使二契爲二司徒一、教以二人倫一、周禮、師氏所レ教三德三行、皆日用之工夫也、夫子曰、吾無レ隱二乎爾一、又曰、有二鄙夫一問二於我一、我叩二其兩端一而竭焉、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レ人、其教レ人、更無二高話一、

師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二得而聞一也、所レ謂文章者、日用之節文、至著至顯、而人々可二以用一底也、是下學之謂也、

師曰、學問之全躰、不レ過二日用細微近卑一、以二夫子之聖、諸子之賢一、豈殘二學問之全躰一乎、學數傳而及二後世一、人々欲二功之速一、悅二其高一而忽二於近一、慕二其大一而畧二於細一、立二道之全躰一、爲二高且大一、其教悉騖二高遠一、學者之失、其罪在二教師一、豈教之法可二容易一乎、

師曰、教レ人之師令二他明暗邪正一歸レ師、我未レ通而切好レ爲レ師、其罪不レ可レ遁、況注二解六經一之徒、其所レ志非二聖人之道一、則令下聖人陷二己之意見一、後學惑中己之邪說上、其罪惡不レ可レ言、故師令二門人如二愛子一、心誠求レ之、雖レ不レ中不レ遠、

師曰、我以二師道一挾レ之、乃討論皆以レ怒、是何教之實乎、學記曰、學然後知レ不レ足、教然後知レ困、知レ不レ足然後能自反也、知レ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張子曰、常人教二小童一、亦可レ取レ益、絆レ己不二出入一、一益也、授レ人數次、己亦了二此文義一、二益也、對レ之必正二衣冠一尊二瞻視一、三益也、嘗以二因レ己而壞二人之才一爲レ憂、則不二敢惰一、四益也、愚謂、聖人之道、唯在二博濟レ衆、大學之道、以レ明二明德於天下一、論語曰、朋自二遠方一來、是教レ人之謂也、己立而不レ立レ人、己達而不レ達レ人、不仁者也、令下他因二此學一知中此道上、他少有レ知有レ通、互相切磋來、是夫子所レ謂不二亦樂一乎也、

師曰、凡君長御レ下、皆以二教レ人之道一、則臣僕自然敦化、刑賞是勸レ善懲レ惡也、政令是豫教也、人君之於二人民一、以二教化一爲二其極一、今也反レ之、故臣子無二君父一、至二不レ奪不レ饜、是唯以二利害一御レ下、放二情欲一使レ僕、政令不レ正、賞罰不レ中、上奢下怨、竟好レ作レ亂、

師曰、教之久、自爲二風俗一、人々以自習熟自安逸、是敦化也、故家有二家法一、國有二國法一、天下有二政教一、其所レ定不レ正、則因循而不レ正、其所レ定正、則因循而正、天下國家令二於人一之道、其言辭法令、可二容易一乎、身之所レ修、唯一人耳、教者至レ惑レ他、其害尤重、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レ雕レ題爲レ美、羌戎之俗、以レ焚レ尸爲レ榮、安二于所レ習、不レ知二其非一、是教化之所レ繫也、教法在三群盡二其道一、人教二鳥獸一以二曲藝一、衒二此於市街一求レ利、見者如レ堵、人豈不レ如二鳥獸一乎、只教法不レ得、其志不レ厚、一教不レ至則倦、再示不レ通則怒、是教不レ盡二其道一、不レ考二其量一之所レ致也、

師曰、周禮、司徒一二道德一以同レ俗、是教化之說也、聖人在レ上、則設二爲學校一、建二立師儒一、本二義理一以爲二教條一、著二經書一以爲二教法一、必則二古昔一、必稱二先王一、使三天下之人、咸知二道德之必可レ因レ學、非二吾之道一、而道二其所レ道、非二吾之德一、而德二其所レ德、則政令之所二必禁一、刑罰之所二必加一也、如レ此則人々同二其所レ行、家々同二其所レ習、處々同二其所レ尙矣、風俗豈有二不レ同者一哉、風俗同、則異端之教何處隱乎、人々皆道二異端之道一、不レ知二其非一者、教法之不レ明也、漢董仲舒言二於武帝一曰、春秋大二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レ道、人異レ論、百家殊レ方、指意不レ同、是以上亡三以持二一統一、法制數變、下不レ知レ所レ守、

讀書

○總二論讀書一

讀書

師曰、讀書者弟子餘力之所レ學也、措二出入起居、事物應接之急務一、讀レ書立二課程一、是以レ學爲レ在二讀書一也、近世學者之弊、專在二這裏一、自レ是學與二日用一差別來、古聖人學校之設、常以二讀書一、未二曾有一也、自三六經傳二于世一、竟立レ科專二讀書一、豈古人教二蠢民一以二此書一

哉、

師曰、書者載二古今之事跡一器也、人不レ通二古今一、則味二時宜一、不レ知二風俗一、不レ察二人情之過不及一、故餘力閑暇之間、手不レ釋レ卷、上師二聖人一、下學二群賢一、擇二其善者一、戒二其不可者一、日月如レ此、則物格知致、而成レ德全レ才、是說命所レ謂、學二于古訓一乃有レ獲之謂也、

師曰、凡人多應二接事物一、來、則格致之功必積、故得レ官登レ朝、執レ事掌レ訴之徒、其才長二乎日一者多、今弟子少二事物之應接一、希レ掌レ事、唯事二父兄一御二奴僕一之間耳、故以二讀書一知二古來數千載之事跡一、師二聖君聖人之言行一、是坐應二天下之萬機一、接二群英之芝眉一也、學者之格致、尤在二讀書一、夫子曰レ好レ古、亦是也、

師曰、讀レ書以二學之志一、所レ讀之書篇悉在二日用一、以二讀書一爲レ學、則爲二玩物喪志一、夫子曰、誦二詩三百篇一、授レ之以レ政不レ達、使二於四方一不レ能二專對一、雖レ多亦奚以爲、又曰、人而不レ爲二周南召南一、其猶二正墻面一、是皆以レ學爲二讀書一也、讀レ書而其有レ驗如レ此、則讀書以爲二日用之道一也、今之學者、無レ不レ讀、無レ不レ識、落レ筆詩成文爲、亦一物無所レ見、一步不レ可レ行、常如レ面レ墻、況授レ之以レ政、使二於四方一、不レ讀レ書之徒以可レ笑、是其失在二何處一、只志之差也、

師曰、朱子曰、某嘗謂、爲レ學老少不レ同、年少精力有レ餘、須下用無二書不一レ講、無レ不レ究二竟其義一、若年齒向レ晚、却須二擇レ要用レ功讀二一書一、便覺下後來難中得二工夫一、再去理會上、須二沉潛玩索、究二極至處一、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二一箇是與レ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二著落一、雖レ不二再讀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レ忘、譬如二飮食一、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レ知レ味也、愚謂、讀書因二老少一不レ同之說、實然、古人小學大學之設、亦因二年序一立二其說一也、

師曰、海志淺學之人、博文多識、則聖人之學不レ可レ通、是以二讀書一爲レ學、棹レ船留二溪曲一也、故讀書之道、專不レ可レ不二窮盡一、以レ書爲二貫レ道底一、多有二此弊一也、

在レ讀二聖人之書一

師曰、聖人之書、幸有二大學經一章之全篇一、是聖學之淵源、古人爲レ學之始終也、後學讀書、不レ可レ過レ之、論語者門人之所レ記、然聖人之語意容色動靜、皆瞥視而備錄レ之、即其事宛然如二聖人之在レ目、每讀而味レ之、玩而繹レ之、推而行レ之、悉以足レ證レ之、中庸孟子、亦以二大學論語一證明之、子思孟子、是其志不レ可レ及二顏曾一、況於二夫子一乎、如二六經一、亦足二講習一、

師曰、聖人之立レ言設レ教、太平易而無二奇字異文一、無二佶屈聱牙一、唯言二平日事物之間一、其意味深長也、後世使二聖經落二自家見識杜撰一、喪二其平易一、推レ之使レ高、鑿レ之使レ深、尤附會之大也、

師曰、讀書必以二聖人之書一爲二大本一爲二標準一、其餘數千萬卷、皆多涉二利口一、故詳糾作者之言行意志一讀之可也、至二聖人之書一、讀來讀去、裏面平易而敎化、大本覺立、至二其餘一、太可レ悅太如レ進、而專利口捷徑也、然祛二其知識應變一、又不レ可レ釋レ之、

師曰、書詩易禮春秋、皆出二聖作一、尤無レ可二擇執一、而詩書禮樂、因二夫子一得二其所一、幸我曰、以レ予觀二於夫子一、實二於堯舜一遠矣、孟子曰、自二生民一以來、未レ有レ盛二於孔子一也、愚謂、夫子爲二聖學之宗一、萬代綱常之主一、上焉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レ之以明、不レ有二孔子明二六經一、則所レ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下不レ得二其詳一者上、孔子以レ身立レ敎、以レ言垂レ敎、使下天下後世、知上有二此道理一、君子以得レ聞二大道之要一、小人以得レ蒙二至治之澤一、一皆夫子之功、所レ謂祖二述堯舜一、憲二章文武一也、故夫子之聖敎、如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六經亦夫子之所レ叙也、大學一章者、直夫子之言、論語一篇者、夫子之言行也、學者讀レ書入レ德、於二是等書一、果然下工夫一句々字々、涵泳切レ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レ盡、

讀書法

師曰、讀書有レ法、初學之輩、專守二小學之敎一、詳記二得文字訓詁象數名物凡例一、是令下他是二其才一還中其知上之謂也、不レ然乃其文義多鑿來、

師曰、當レ讀レ書、坐以直、敬以持、令下心志寧勝、心平氣定、端莊嚴肅、以如ㇾ交二聖賢一、如レ此則其所レ徹不レ淺、或放逸對レ書、冗忽見レ書、乃或引レ睡、或見不レ見、是唯以二讀書一爲レ人也、讀法不レ正、則徹透無レ益、今之學者、以二讀書一祐レ睡、以二讀書一充二人毀一、豈實學乎、范陽張氏曰、讀二論語一、如レ對二孔門聖賢一、讀二孟子一、如レ對二孟子一、謂得好矣、

師曰、讀書先須下詳考二本文一、口中先儒所二註解一之訓詁上、朱子曰、當乙擇下先儒舊說之當二於理一者上、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二本經正言之要一、通二貫浹三洽於胸中一、然後有レ益、

師曰、古來解二於聖經一、只以二文字之訓詁一、於二義理一、見者詳味、是經解之實也、後世皆立二意見一解レ經、竟聖人之意志泯沒、讀者悉信二用其註解一、本經正言之要不レ可レ通、只以二本經正言一爲二標準一、直反覆研究、以可レ知二其要一也、盡心下孟子曰、盡信レ書、不レ如レ無レ書、孟子之活達以可レ見、況後學之註解、何必信二用之一乎、

師曰、讀二聖人之書一、則句々字々可二理會一、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宋呂誨、字獻可、嘗曰、讀書不レ須レ多、讀二得一字一行二取一字一、伊川亦嘗曰、讀二得一尺一、不レ如レ行二得一寸一、二公之意正同、愚謂、群賢之雜書、唯在二博覽涉獵一、貪レ多亦可也、其書無二意味一、或述二事迹一、或利二文章一、何同レ見二聖經一乎、朱子曰、看二經書一與レ看二史書一不レ同、史是皮外物事沒二緊要一、可二以劄記問一レ人、若是有レ疑二經書一、這箇是切レ己病痛、如二人負レ病在一レ身、欲二斯須忘去一、而不レ可レ得、

師曰、讀書法、專二記誦博識一、則玩レ書喪レ志也、讀レ書以究レ理、當レ躰二之於身一、如レ此則學之功尤大也、或自二負己生質之敏一、以二博識一立レ志、是太讀書之病也、謝顯道上蔡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初以二記問一爲レ學、自二負該博一、對二明道一、擧二史書一成レ篇、不レ遺二一字一、明道曰、賢却記二誦許多一、可レ謂二玩物喪志一、謝聞二此語一、汗流浹レ背、面發レ赤、明道之語、足レ接二引博學之士一、

師曰、讀書之法、忌二多走作一、多走作者、必內有二紛擾雜亂之疚一、當レ讀レ書、以可レ省二其所一レ短、程子曰、今之學者有二三弊一、溺二於文辭一、牽二於訓詁一、惑二於異端一、愚謂、學者之志、於二日用一則其大本立、故讀書不レ可二泥着一、

師曰、聖賢之書、於二其切要所一、詳識能誦而可二記憶一、唯讀了則久而忘、今人所二以讀書苟簡一者、緣下書皆有二印本一多上也、如二古人一、一一自傳寫得、故其所二徹通一太深、今人見二印本一也、自厭了、何及二古人一乎、

辨三或問二讀書之說一

或問、學是日用之間、出入起居之道也、然則不レ讀レ書亦可也乎、師曰、夫子曰、行有二餘力一、則以學レ文、日用之餘力、必在レ學レ文、不レ因レ文、則禮樂制度之詳、古今時宜之變、聖人立教之本、何以明乎、

或問、爲レ學讀レ書、是修レ身之事也、然乃六經四書之外、不レ及レ見乎、師曰、聖經者大本之明鏡也、賢傳史子者博識之餘材也、今設二大厦一、大木爲レ宗、細木爲レ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以集大二成之一、是匠氏之成二室屋一者也、唯以二良木美材一、乃一間小屋亦難レ成、至二他史書雜篇一、悉博覽、約レ之以レ禮、乃事物之間無レ不レ通、或曰、我無二大本之卓爾一、唯看二雜書一來、却失二實理一乎、

師曰、非二聖人之書一、則不レ可レ論二大本一、故曰、賢傳史子者博識之餘材也、且人有二美材一、以不レ知二聖人之道一之徒、世々不レ乏二於其材一、尤有レ所二取用一、故今以二大本一御二其材一、則太敏二於行一利二於人一、是古人讀レ書、所二以有一レ益也、

或問、讀レ書以二何書一先乎、師曰、朱子曰、大學一篇、乃入レ德之門戶也、學者當二先講習一、愚謂、大學者孔子之遺書、而聖學之徒、所三以始二終此一章一也、幸免二秦火一、萬世之悅不レ出レ此、學者讀レ書、除二此篇一以レ何乎、

或問、經書之註解、不レ可レ用二先儒之說一乎、師曰、文字訓詁象數名物凡例、先儒博識多聞、而太窮盡、非二今可レ及處一、唯其大意極處相違耳、故六經四書、訓詁註解多用二先儒一、令三其大意嚮二聖人之道一、則無レ不レ通、其間先儒或鑿來、聖人之言尤無二奇說一、用二直解一如レ字註而通貫、然有二方言一有二俗言一、今難レ解底、能窮二盡古人之舊

說二以浩革、是讀二經書一之道也、

或問、讀レ書無二記識一、其失在二何處一師曰、記識之淺深、多在二氣質之厚薄一、其間虛平氣靜、乃記識多、忽冗紛亂、乃記識少、今盲瞽之能記識、是氣之紛亂自定也、宋陳烈苦レ無二記性一、一日讀下孟子學問之道無レ他、求二其放心一而已矣上忽悟曰、我心不二曾收得一、如何記二得書一、遂閉レ門靜坐、不レ讀レ書百餘日、以收二放心一、却去讀レ書、遂一覽無レ遺、

或問、張子曰、蓋書以維二持此心一、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レ懈、讀レ書則此心常在、師曰、朱子曰、維持字好、蓋不レ讀レ書、則此心便無二用處一、愚謂、張子維持之說、是浮落之看經也、聖學豈有二此說一哉、書皆古今之事迹、講讀來、是格致之功也、以二讀書一維二持此心一、則書是無用之事也、其說太差謬也、

或問、讀書必二一經一則倦、涉二雜書一則不レ厭、此失如何、師曰、是皆人々好レ奇求レ新之通病也、看二經書一氣既倦、是志之不レ立、理會之不レ厚也、以二聖經一正二日用一、句々字々講習討論、則內有レ所レ說不レ可レ倦、氣塞眼瞑、則瞑レ目平レ虛、能保二養其氣一以休、是乃學之道也、聖經之滋味、一旦不レ可二窮盡一、日月累積、而涵泳浹洽之後、其大意自然成レ章、雖二一章一句一、容易看過乎、

或問、有二餘力一則必讀レ書、不レ窺レ園不レ出レ外、是似レ闕二世事一、師曰、讀レ書措二世事一、是學與二讀書一別也、風レ山道二遙水一、傍レ柳啸レ月、亦今日之事也、古人多有二書癖一、故讀レ書不レ窺レ外、亦不レ可レ謗、其所レ志非二聖人之道一、則其所レ嗜唯在二技藝之間一耳、噫以二讀書一陷二一技一、是太令二聖人痛一之也、

○經書

讀レ易

原易

師曰、伏犧者古之聖人也、仰則觀二象於天一、俯則觀二法於地一、觀二鳥獸之文與二地之宜一、近取二諸身一、遠取二諸物一、於レ是始有二此書一、此時無二文字一、書唯奇耦、而以錯綜、八卦成、是千鍛萬鍊之功、自然消長之象也、聖人之教、一言而盡、況八卦、況六十四卦、況三百八十四爻哉、

師曰、伏羲之畫レ卦、因二天地萬物之象有一這理一、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區、不レ可レ窮、而以レ易可レ盡レ之、易之象數、又不レ可レ盡、而以二天地萬物一可レ盡レ之、故易先二天地一、後二天地一、天地垂レ象、聖人述作、而聖學全成、人物遂レ生、

師曰、聖人於レ易、繫レ辭盡レ力、是易盡二天地之精微一也、聖人之道、其本在二天地萬物一也、包犧氏之畫レ卦、天地之理、萬物之情、盡在二此間一、文王周公繫レ辭、夫子爲二十翼一、其蘊奧著明、而聖學之始終全矣、萬世文字義理悉在レ易、易在二六十四卦一、六十四卦在二八卦一、八卦在二奇耦一畫一、奇耦在二太極一、故聖學於レ易盡矣、

師曰、易者變易也、交易也、朱子曰、變易是流行者、交易是對待者、愚謂、天地萬物、代謝流行、消長往來、是生々無レ息之謂也、然亦不レ得レ止而然也、陰陽之極、於二易一字一、其妙旣盡矣、

師曰、卦畫伏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也、孔安國曰、爻辭多二文王後事一、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二爻辭出一於周公一、史記曰、其因二爻重一、益二易之八卦爲二六十四卦一、紫虛元君曰、益一字遊似未二敢質言一也、易經卦爻辭、雖レ未二必文王周公之所レ作、其亦聖人之徒也、大傳曰、其衰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當二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一耶、當二文王與レ紂之事一耶、概皆是疑辭也、孔子所レ以疑二其出一於文王一者、蓋在下自二我四郊一一句上來、孔子爲二十翼一、班固曰、孔子晚而好レ易、讀レ之韋編三絕、論語曰、加二我數年一、五十以學レ易、可二以無一大過一矣、朱子曰、此章之言、史記作二假我數年一、若レ是我於レ易彬々矣、加正作レ假、而無二五十字一、蓋此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レ疑也、聖人猶言二易之無一窮、況後世假レ易發二己之意見一、尤何贅乎、夏曰二連山一、殷曰二歸藏一、周曰二周易一、各三代之書也、後人附會來、皆聖學之弊也、

原卦

師曰、包犧氏之王二天下一、未レ有二文字一、唯以レ畫寓二其情一也、其畫先以レ一、次以レ二、一者奇也、是陽、二者耦、是陰、天下之間陰陽耳、是伏羲豈作爲哉、伏羲之大聖、這裏含二藏始終躰用一、是乃畫而有二此自然之成一也、」

師曰、天地萬物統領來、乃其數三、所レ謂天地及萬物也、故畫以レ三小成、三錯綜乃其交易變易其極八、是

所以八卦之出生也、而後右旋左旋而圓之、則八方得其位、八卦之稱號象數、粲然可見也、

師曰、八卦之生、以其次序、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成也、其象天澤火雷風水山地、而八卦得八卦、六變而成六十四卦、其間天地萬物之情、無不盡窮、唯以天地水火山澤雷風、或純或雜、或居下或居上、以著變易交易之象、先王君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不出這裏、故夫子於象、每卦充先王君子后上大人、於說卦充事物、先王君子於身家國天下、雖一事詳窮其象盡其理、而後施用、而爲萬世之法、以可鑑之也、

師曰、六十四卦之全成、亦非鑿來附益、唯陰陽自然之謂、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而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自然之次序、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六畫既全、乃三之、充二畫爲天爲地爲萬物、充一爻詳事物之用、其變六六而得三百六十、是天地之全數既盡、

師曰、伏羲之卦位、文王之卦位、邵康節發明之、曰先天之易、後天之易、先天後天之言出于易、其說始邵子、所謂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坤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邵氏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後天之學、入用之位也、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唯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唯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愚謂、邵子深曉易數、程朱皆從此、朱子作啓蒙、述先天後天圖、後世因循有此說、今又從之、竊案、文王周公孔子、無先天後天方位之差別圖說、邵子之數學、本非聖學之說、至方位、則夫子於說卦述其意、伏羲文王亦方位何異乎、伏羲一圖者、唯以象數盡天地萬物之情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天地萬物之理、八卦相待對之說也、不可必方位、天地者上下之位、雷風者屬天、山澤者屬地、火水者天地萬物之用也、以此論方位、則乾坤爲上下、水火向南北、雷風居東、山澤居西、是陰陽之理也、然伏羲之畫、不可以方位論之、唯天地萬物、自然之謂也、自邵氏說先天後天之方位差別、伏羲文王之易兩般、而後世以附益來、夫子未論之、何後世以臆說乎、

原圖書

師曰、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

相二爲經緯一、八卦九章、相二爲表裏一、愚謂、河圖洛書之說、願命繫辭諭語有二此言一、以不レ可レ疑也、聖人之作二卦畫一、是畫二天地萬物之情一也、聖人者百世之秀精、人民之神靈也、卦畫者萬世之規範、文字之宗元、聖學之始終也、聖人欲レ爲二卦畫一、天感レ之地應レ之、龍馬負レ圖、神龜戴レ文、自然出現來、聖人見レ之、符二合其象數一、是八易九疇、天與レ之也、故聖人竟成二此象數卦畫一來、大傳所レ謂、河出レ圖、洛出レ書、聖人則レ之也、聖王之起二於世一、天地之運、理氣之感通、不レ可レ得レ已、河圖洛書之說、不レ可レ疑也、夫子曰、鳳鳥不レ至、河不レ出レ圖、吾已矣夫、是以レ無二聖王之瑞一、嘆二夫子之文章其已矣一也、

師曰、繫辭不レ言下伏羲受二河圖一以作上易、後儒因二孔氏劉氏之說一、以レ圖爲レ作二八卦之圖一、朱子於二啓蒙一有二析合補空之言一、（析二四方之合一以爲二乾坤離坎一、補二四偶之空一以爲二兌震艮巽一、其說太錯雜來、而其功無レ益二日用一、無レ補二當世一、學者惑弄二術數一、尤不レ足二信用一、聖人豈有レ之不レ言乎、

師曰、歐陽脩以二河圖洛書一爲レ不レ足レ信、程子亦曰、孔子感レ麟而作二春秋一、麟不レ出、春秋豈不レ作、大抵須レ有二發レ端處一、如レ畫二八卦一、因レ見二河圖洛書一、果無二圖書一、八卦亦須レ作、因看二見龜レ兎者一曰、聖人見二河圖洛書一而畫二八卦一、然何必圖書、唯看二此兎一、亦可レ作二八卦一、數便在レ中可レ起、古聖人唯取二神物之至者一耳、愚謂、先儒不レ信二河圖洛書一、又信レ之起レ數、其有レ過不及之失一、聖人既言、不レ可二得而破除一、聖人不レ言、不レ可二取而附會一、唯天地感應之瑞、其自然之數、天人相合、故聖人決定、而有二此卦畫九疇之成一也、夫子以二鳳鳥河圖一連言之一、河圖必以レ易、乃夫子何嘆二今不レ出乎一、唯言下聖人與二天地一相感上也、玉海曰、河以通レ天、洛爲二地之中一、龍馬至健者也、靈龜至靜者也、以寓二陰陽之象一、此皆主二於自然之理一、非下有レ所二安排一者上也、

師曰、聖人之爲二卦畫一、爲二時數一、何必二圖書之象數一乎、龍馬神龜亦物也、是形而下也、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天也地也萬物也、其象數文章、粲然可レ則、其規模

法象悉具、而後天地感通、有二河洛之出一、瑞、聖人因而卦畫來、是乃太極生二兩儀一、兩儀生二四象一也、

師曰、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レ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下以成二變化一而行中鬼神上也、愚謂、此一節、夫子郷所二以發一明河圖洛書之數一也、（朱子曰、此一節發二明河圖之數一、至二於洛書一則雖二夫子所一レ未レ言、其象其說既具、）而卦畫之成因二河圖一、故今詳言二河圖之數象一、而洛書亦備レ之、凡無二文字之可一レ詳、無二言語之可一レ盡、乃有レ象有レ數、以是レ著二明其蘊奧一、天地萬物之無二言語文字一、皆以二象數一發二其情一、故伏羲時龍出レ河、其馬背上旋毛圈子、有二自一至十之象數一也、其象數、一六居レ後、二七居レ前、三八居レ左、四九居レ右、五十位レ中、群二其次序生成一、則以レ所二其背一爲レ一、以レ所二其向一爲レ二、所二其左一爲レ三、所二其右一爲レ四、以二其中座一爲レ五、一二三四五者、先儒所レ謂生數也、其方位、南面北背、東左西右、亦天地自然之象也、凡生數皆一也、北方之一、是根元、而南方之一、得二根元之一一爲レ二、二得レ二而三、三得レ一而四、四得レ一而位二中央一、是生數相待對錯綜也、北方根元之一、得二中央之五一而爲レ六、二得レ五而爲レ七、三得レ五而爲レ八、四得レ五而爲レ九、五得レ五而爲レ十、是六七八九十者、便先儒所レ能成數也、生數者有二其氣一、成數者有二其質一、故一六爲レ水、二七爲レ火、三八爲レ木、四九爲レ金、五十爲レ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生成、而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其象竟全、天數數一三五七九、合二十有五一、地數二四六八十、合三十一、凡五十有五一、是自然之數、而以變化來、天下之萬物成、神鬼行也、

師曰、洛書者北方根元之一、因二中央之五一而生レ六、一六相合爲レ七、七因レ五而生レ二、二七相合爲レ九、九因レ五而生レ四、四九相合爲レ三、三因レ五而生レ八、八三相合爲レ一、如レ此循環、其奇數爲レ主居二四方一、所レ生之耦數退二居四隅一、四方四隅相待對乃爲レ十、得二中央之五一、成二五十之數一、故洛書無二十數一、各自然之妙、不レ待二毫

末之營作、尤天地之象數也、

師曰、河圖運行之序、自二北方水一到レ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復レ北、終而復初、其以二出生之次一、則對待而相尅來、又左旋而相生來、是變易交易之義也、洛書運行之序、自レ北而西、右轉而水克レ火、火克レ金、金克レ木、木克レ土、一周而土復克レ水、以二其對待一、則四九金生二六水一、三八木生二七火一、是相生者、已寓二於相克之中一、以二其數一、則一三之三、三三之九、三九之七、三七之一、◎一本頭註云、三二者染天開地之數也、左旋而二六之二、二二之四、二四之八、二八之六、右旋來、一三左轉、七九右轉、二四右轉、六八左轉、其交易變易、無レ窮而不レ可レ盡、其極唯在二五行生尅、象數自然之不一レ可レ私也、

原蓍策

師曰、洪範七稽疑曰、擇建二立卜筮人一、乃命二卜筮一、愚謂、人不レ可レ無レ疑、稽レ疑辨レ惑、是卜筮也、龜曰レ卜、蓍曰レ筮、蓋龜神蓍、以占而定二其志一、是卜筮之說、而所二以從一於天一也、大傳曰、君子居則觀二其象一而玩二其辭一、動則觀二其變一而玩二其占一、是以自レ天祐レ之、又曰、極レ數知レ來之謂レ占、是聖人從二天下之情不一レ得レ已、以定二卜筮一、其制尤至大至公也、

師曰、卦畫及卦爻之辭、聖人爲二卜筮一、非レ作二爲之一、因二天地萬物之情一、考二其始終一、稽二陰陽之交易變易一、繫レ辭、令有レ疑之徒、以卜筮則其卦爻成、是占者之氣感通、而有二此卦之應一、乃其所レ繫之辭、相二當所レ占、是感應之極、自然之理也、大傳曰、以卜筮者尚二其占一、是也、宋高宗徵行、過二善レ卜者謝石一、以レ杖於二土上一畫二一字一、令レ相レ之、石思曰、土上加レ一成二王字一、殆非二凡人一耶、疑信間、高宗乃作二問字一、筆勢兩直飛開、石曰、左看是君字、右看是君字、非二主上一無二此術一矣、遂拜伏、凡卜者如レ此之事多、是皆感二其氣一也、況聖人之制作、察二天地之象一、觀二萬物之情一、卦畫來以繫レ辭、占者詳索、猶レ合二符節一、

師曰、至二後世一、邵康節專二數學一、衍二先王之旨一、著二書十餘萬言一、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二毫

髮差錯一、蔡仲默（名淵、蔡元定次子、居二九峯一、）作二洪範皇極內篇一、本二洛書一、祥二數學一、況卜筮之學者、皆因二河洛一著二臆說一、焦氏易林、靈棋經等、唯爲二卜筮一作レ之、皆術數之書也、揚子太玄猶洛二術數一、其餘諸子、言レ數雖下如二鬼神一、其說足ら爲レ奇、不レ足二貴用一也、豈與二聖人之卦畫一、同レ年語焉乎、

師曰、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愚謂、是聖人示二蓍策之法一也、大傳曰、天生二神物一、聖人則レ之、又曰、是興二神物一、以前二民用一、又曰、聖人幽二贊於神明一而生レ蓍、先儒曰、神物謂レ蓍也、凡大衍者河圖中宮之數、洛書亦然、所レ謂五十者、生數之五、成數之十也、五者生數之極、十者成數之極、而此兩數在二中宮一、可レ屬二四方四隅一、而五十者無二別用一之、是大衍之謂也、洛書、四方四隅相對待而爲レ十、中央之五相持各五與レ十也、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二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一、除二由金木水火土五數幷天一、便用二四十九一、數家之說多不レ同、此說却分曉、愚謂、此說尤差謬不レ足レ用、其用四十有九者、自レ一至レ四、自レ六至レ九、是生成之用數也、除二五十一、乃四與レ九生成之極、而以爲レ用、四九相乘、乃爲二三百六十一、是天地日月之用數、蓍策用レ之、以象二天地萬物之情一也、（者一根百莖、可レ當二大衍之數一者二、是神物也、）

師曰、繫辭言二蓍法一、大抵唯是解二其大畧一也、朱子曰、想別有二文字一、今不レ可レ見、但如二天數五地數五一、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レ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下以成二變化一而行中鬼神上、此是孔子解文、愚謂、繫辭是易之注翼、故文有レ所レ如レ解、其本說不レ詳、如二揲レ蓍求レ卦之法一、先儒詳レ之、今不レ贅、古來解レ易設レ說、有二五十七家一、多以二術數一、尤不レ足二信用一也、

師曰、有二變占之說一、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之謂也、老少之說者、以二四象一論レ之、所レ謂陰陽各有二陰陽一、而有二陽中陽、陽中陰、陰中陰、陰中陽一、陽之陽曰二老陽一、陽中陰曰二少陰一、陰之陰曰二老陰一、陰中陽曰二少陽一、老陽老陰者變、少陰少陽者不レ變、凡易之卦畫、皆變化而

爲二萬物之用一、故其爻皆繇二九六之辭一、九六者、老陽老陰之數也、陽者進、以レ七爲レ少、以レ九爲レ老、陰者退、以レ八爲レ少、以レ六爲レ老、自レ一迄レ五生數、故不レ取レ之、自レ六迄レ十成數、故取レ之、老少之數、唯以二六七八九一立レ說、見二進退一、舊說雖レ多、不レ可二取用一、皆附會來也、

讀レ書

師曰、學レ文讀レ書、上師二聖人一下友二群賢一、以稽二古今事跡一、向二自家身上及當世一味來、是稽古也、尚書者、各有二史官一、以識（音志）其事一、夫子斷下自二唐虞一以下訖中于周上、裒二洩煩亂一、剪二蕪浮辭一、定爲二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一、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益稷契伊尹周公、君臣所レ言所レ行、義理明白、句々以爲二格言一、學者之於二文書一、不レ可レ出レ之、孔安國曰、三千之徒、並受二其義一、出二孔子尚書序一、

師曰、朱子曰、書有二古文今文一、古文乃壁中之書、孔氏曰、及下秦始皇滅二先代典籍一、焚レ書坑レ儒、天下學士逃レ難解散、我先人用藏二其家書于屋壁一、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二九十一失一其本經一口以傳授、今文乃伏生口傳、又曰、書有二兩體一、有二極分曉者一、有二極難レ曉者一、如二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一、恐是當時召來面命レ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二於湯誥徵子之命君陳諸篇一、則修二其詞命一、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曾經二史官潤色一來、周誥諸篇、唯似二今榜文曉諭一、方言俚語、隨レ地隨レ時、各自不レ同、愚謂、書是壁中之殘、有レ所レ難レ解、先儒強解レ之、其說有二不レ可レ取者一、朱子於二書一經一、獨無二訓傳一、每以爲下錯簡脫文處多、不レ可二強通一、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レ解、蔡九峯因二朱子命一作二書傳一、其明年朱子歿、詳出二自序一、故其說却是傷二於巧一、呂東萊解レ書、朱子問レ之曰、有二解不レ去處一否、曰也無、及二數日後一、謂二朱子一曰、書也是難レ說、今唯強解將去爾、有二東萊書說十卷一、先儒之說可二並稽一也、

師曰、丘文莊曰、唐虞聖君爲レ治之要、不レ出二乎一心一而已、故朱子呂東萊及蔡沈論レ書、皆本二諸心一爲レ言、愚謂、凡讀レ書、建二臆見一以求二其說一、乃字々句々、落二在意見一、而不レ得二古人之實一、先儒論レ書、是以下本二諸心一之說上見來、是此之謂也、自二天子一至二庶人一、以レ修レ身爲レ本、修身之要、在二正心誠意一、正心誠意之要、在二格物致知一、因二先儒之說一、唯澄レ心味レ性、何又有二讀書博文之用一乎、既見二四代之書一、是乃格物致知也、謹按二二典一、帝堯之命二羲和一、咨二四岳一、帝堯之齊七政一、徧二群神一、五載一巡守、四罪而天下咸服、是皆格致之功、而無二洒落脫然之機一、無二味レ性求レ心之言一、先儒索二言外之意味一、泥二人心道心之說一、悉措二事物之可レ證、是後世學者之弊也、學者讀二四代之書一、稽二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言行一、明二明德於天下之道一、可レ知レ在二這格致一也、師曰、堯舜禹湯之聖王、皆則レ天建レ極、是聖人之道、其所レ可レ則以可レ考、包犧氏仰觀俯觀、近取遠取、皆據二天地人物一、是伏羲以來、聖人之道、其極一也、

讀レ詩

師曰、書曰、詩言レ志、是萬世言レ詩之始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レ之也、在レ心爲レ志、發レ言爲レ詩、故正二得失一、動二天地一、感二鬼神一、莫レ近二於詩一、蓋以人之生也、性情感二於中一、志趣見二於外一、必其發見著二於形一出二於聲一、言者、發二其心之所レ蘊、音聲之詳也、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詩之理寓而未レ動也、梓以レ簧、鼓以レ土、籥以レ葦、皆詩之用而未レ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是詩始成也、故志有二厚薄一、言必有二短長一、心存二喜怒一、言必有二激歎一、動二於情一而發二之口一、有二自然之音響一、與二天機自動一、天籟自鳴一、何異乎、然詩之成、應レ口而出レ聲、賦レ之者、隨レ宜而應レ用、或因レ之以申二吾不レ容レ已之情一、或由レ之以發二吾不レ可レ言之意一、或假レ物以明下吾難二顯白一之事上、章不二必有一定句一也、句不二必有一定字一也、言從而理順、聲和而韻協、其字其句其章、音響節奏、有二不レ得レ已之義一、是詩之所二由而成一也、凡志之感レ物動レ物、太速而疾、故天地人物鬼神、亦感動來格、書曰、八音克諧、無レ相二奪倫一、神人以和、擊レ石拊レ石、百獸率舞、

師曰、見二詩之字句一、聞二其音協一、以可レ知二其國風教化人情一、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二大師一陳レ詩、以觀二民風一、是詩足二以見一民風之厚薄一、民風之厚薄、足二以

知二國風敎化之得失一、

師曰、夫子曰、詩三百篇、以蔽レ之、思無レ邪、愚謂、人之思、裏面有二道邪一、乃其言發レ之、思無レ邪、乃言之所レ出皆正、故夫子以二思無レ邪蔽二三百篇一、惟此一言、足三以盡二詩義一、思無レ邪、而詩以足レ言也、

師曰、先儒曰、詩與二易書經春秋禮一、並爲二五經一、其四經皆出レ自二聖賢之制作刪述一、所三以紀二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物一、惟詩者多二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憧悲怨怒之言一、甚至二淫佚悖亂之事一、亦或有レ之、願使下編臣賤妾之辭、與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一、並列以爲レ經、嗚呼豈無二其故一乎、愚謂、昔孔子旣刪レ詩以爲レ經、而時々雅言以敎二學者一、是無レ他、博取二古人之情一、迄二田里鄙語一、以群考、能通二事物之情一、是君子之學、聖人之道也、小學之敎以レ樂、古人幼而聞二歌頌之聲一、肄二雅樂之詩一、以節二進退一、正二音聲一、而令下其思不レ至二淫逸不律之邪一、且通二人情一識二事物一、其設レ敎尤大哉、

師曰、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二其重複一、取下其可レ施二於禮義一者三百五篇上、孔顯達曰、按書傳所レ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レ錄、不レ容二十分去一レ九、司馬遷之言未レ足レ信也、朱子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下必皆可レ施二之禮義一者上、但存二其實一、以爲二鑒戒一耳、愚謂、夫子所レ刪、唯在下不レ可二信用一者上、書傳所レ引之詩、皆有レ所二據用一、故見在者多也、不レ可三以少二逸詩一、孔氏言亦未レ可レ信也、且上古之事、今不レ可二究知一、知又無レ益、夫子刪去、今見二在三百五篇一、學者博覽、可レ味二自家之工夫一、

師曰、大序曰、詩有二六義一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周禮太師敎二六詩一、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二六德一爲二之本一、以二六律一爲二之音一、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三以製二作風雅頌之躰也一、賦者直陳二其事一、比者以レ彼狀レ此、興者託レ物與レ詞、愚謂、六義之說、以二風雅頌一爲二三經一、以二賦比興一爲二三緯一、凡六義有二自然之理一、風者國風、而國因二土地一有二其俗一、上以敎化有二其風一、所レ謂上以風化下一、下以風刺上、出二大序一是也、詩之十五國風、以可レ見也、雅者朝廷德政之詩、所レ謂雅者正也、詩之大雅小雅是也、頌者於二宗廟一所レ奏、所レ謂美二盛德之形容一、以二其成功一告二於神明一者也、是國有レ風、朝有レ雅、廟有レ頌、皆不レ得レ止之詩也、而其詩之成以二賦比興一、故六義非下自二詩經一起上、既有レ詩可三以言与之、則有二此六義一也、

師曰、讀レ詩解レ義、與二後世一不レ同、先儒曰、及レ考二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一、取二凡三書所レ引詩言一觀レ之、而又旁及二於禮記中學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一、與二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々參考、然後知也孔門讀レ詩之法、與下後世拘二於義例一而句以二訓詁一者上異矣焉、曾子述二孔子之意一作二大學一、凡十引レ詩、子思得二曾子之傳一作二中庸一、凡十二引レ詩、孟子學二於子思一作二書七篇一、凡十二三引レ詩、究二其旨義一、多與下諸儒所二訓解一之詩意上不二全合一、由レ是以觀、聖門敎二人讀レ詩、必有下所二授受一、而出二於義例訓詁之外一者上三子者相傳、必有レ所レ自、而左氏之所レ賦、漢儒之所レ說、蓋亦非二無レ所レ因者一矣、愚謂、古之用レ詩、唯以二其字面一正引二用之一、至二後世一訓詁字解以差謬、意見臆說以違戾、聖經之本意遂失、學者因二漢唐宋明之注解一主二義例一、故正經竟泯、豈限レ引レ詩哉、六經之蔽塞在二此間一也、

師曰、詩之音協節奏、皆古樂之遺音也、我邦猶味二律呂音響之實一、故讀レ詩、專二訓詁之學一也、然夫子曰、小子何莫レ學二夫詩一、詩可三以興一、可三以觀一、可三以羣一、可三以怨一、邇レ之事レ父、遠レ之事レ君、多識二於鳥獸草木之名一、又謂二伯魚一曰、女爲二周南召南一矣乎、人而不レ爲二周南召南一、其猶二正牆レ面而立一也與、又曰、誦二詩三百一、授レ之以レ政不レ達、使二於四方一不レ能二專對一、雖レ多亦奚以爲、愚謂、示二弟子讀レ詩、其切近取二於身一如レ此、詩何必以二音協節奏一、唯日用事物之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敎耳、

讀春秋

師曰、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聖人之志、此間凡所書者、無非正三綱明彝倫之志、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師曰、夫子作春秋、知道不可行、王道不可復、而終自作天子之事、以褒貶諸侯大夫、評正天下之事物、其微意萬世之聖戒也、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去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蔽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万、其指數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耳、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師曰、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愚謂、孔子之春秋、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此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寓其褒貶、一字不輕易、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爲此書、豈薄露地乎、馬端臨曰、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又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眛之類是、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眛、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摘入之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公穀於襄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夫子万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仍鄒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夫子自紀其生年、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非春秋之本文、決矣、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增益、其間以左氏爲優、

師曰、夫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修之者也、春秋之一經、因魯史、乃聖人親手筆削、凡聖人之志意、皆聚此書、何休公羊傳序、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愚謂、聖人之道、其極在廣濟衆教化徧天下、故大學之教、以明明德於天下、告顏子以天下歸仁、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且有東周之嘆、道竟不可行、故於春秋直筆削來、以爲天子之事、於魯國史、盡天下之褒貶、是聖人不得止、垂言設教、示萬世也、春秋之一經、聖學之抑揚、時世之究理、無不備也、

師曰、諸儒以春秋爲百王法度之中制、爲勸善懲惡之書、不知聖學之極致、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程伊川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胡安國曰、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

天理、是等論春秋、皆唯爲亂世王者之事、愚謂、天下之萬機不滯凝、天時惟得、地利惟應、人物得所、政法詳具、用事能通者、聖人之所期、學道之所極也、夫子不得時無其位、然其所志、豈在此外乎、故晚年筆削春秋、不以空言、見之於行事、而太深切著明也、今以聖德正天下、猶春秋也、雖未嘗見聖人之治、見春秋、則其於事物、粲然明白也、後之志聖學者、以春秋可知聖人之極致也、

師曰、易者聖人相續、以明聖道之極因天地萬物、故夫子作十翼、以垂萬世之規範、春秋者夫子因魯史、布施聖道於實事、以示綱紀之正義、是乃知行格物致知之意也、易與春秋、夫子專盡心、是聖學之始終也、後儒不知此義、唯以春秋爲褒貶之書、其着心尤淺薄、而爲史官筆戒、是聖學之不明也、

師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凡道之行于世、學之明于時、爲正彝倫不紊綱條也、彝倫正、綱條不紊、則天下有道、而亂臣賊子不作、聖人之道無他、人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而仁義之理是立也、故亂臣賊子懼、則仁義之道行也、是春秋之一書、所以聖學之粲然也、先儒因亂臣賊子之說、以春秋爲戰國之戒、爲刑書、是以聖學不究認日用事物之間之失也、

師曰、春秋、經爲斷、傳爲案、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是非、傳有四家、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作傳、三十卷、公羊高傳於子夏作傳、十二卷、何休作注、穀梁赤亦子夏弟子、作傳、十二卷、或曰名俶、鄒氏夾氏之傳、遭王莽之亂亡失、今三傳存、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也、今世以左氏爲優、是也、朱子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又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唯是漸々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讀禮　附六經　六經註解

師曰、禮者人物之節文制度、而自然之理也、天高垂而覆、地厚載而品物遂、樂記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禮制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飲食器服家宅用事之制、一个之微、一箇之細、未嘗無這禮、夫子稱夏殷之禮、子張問十世可知、以三代之禮、告顏子以禮、是聖人之教化、不出禮也、

師曰、禮者天地之常經、其身也、其家也、其國也、其天下也、以禮定制度品節、則篡奪爭論自止、禍害憂患自防、世衰道微、而天下雖不知聖人之道、人々知君之可貴、知親之可敬、是君父位于上、臣子在于下、言語容貌、自存崇尊之禮也、聖人制禮定度、檢柅其身、維持其事、令千萬世之後、亂臣賊子以無發其惡、是禮之所繫尤大哉、故禮儀制度之詳、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矣、

師曰、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委曲防閑、每事爲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愚謂、禮之行天下者、聖帝之教化也、禮曲度中、則人々維持檢柅、而無亂臣賊子之犯、夏殷各有禮、到周監二代、有曲禮經禮之具、天下之教化徧、故雖衰世猶維持世々、而及八百之歷數、諸侯將踰法度、悉去禮書、今其說不詳、然學者讀禮書、因其端著、知聖人定禮之本、以推類考例、博學審思、乃於當世、其品節損益、可以知也、禮之爲本、節其情文其事、更不涉異樣、唯因其誠制過不及、令天下之人、可以因可以行也、

師曰、儀禮十七篇、是禮記所謂經禮三百、中庸所謂禮儀三百也、朱子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漢志所謂、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也、朱子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滑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朱子以古

十七篇（唐賈公彥有儀禮疏五十卷）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

師曰、禮有大小、所謂家鄉郡國天下（王朝之禮）之禮、冠昏喪祭之類、是禮之經、而其大者也、動容周旋、進退升降、俯仰揖遜、言語視聽、事物之制度者、是禮之緯、而其曲者也、儀禮者禮之經、其大者、而天下國家之常經規模、聖人之物則也、此禮一行、則治平立成、人須知天地之準繩、人所以爲人、故聖人重禮、欲知其制、如儀禮、學者所以必可讀也、

師曰、禮之曲、至周無不盡、夫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持循、愚謂、周禮一書、經制大備、聖人因天地萬物之情、立這委曲之官制、天下之萬機、無一不得其所、遭其官、掌其職之徒、因此制度、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官職得其道、則天下之民被其澤、鳥獸草木之無識、亦得其遂生、是周公之才、美於萬世、周世之治、優於三代也、故夫子唯於周公稱才美、嘆不夢、周禮之一書、豈容易而讀之哉、

師曰、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周禮十二卷、鄭玄注、賈公彥疏、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聞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也、）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水心葉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以排之、程朱各爲周公之書、朱子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大躰直是非聖人做不得、愚謂、後儒其所以爲非周公書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細而煩擾耳、是當時學者、惟以簡易闊略爲便、以一言可期爲要、竟不知聖學之極致、甘性心空言也、凡周禮之爲書、有一事立一官、自王朝國土之制、至米鹽絲枲之物、無不及、是乃聖人治民之制度、而前代未詳、至周公、兼前王監往代、集聖制之大成、立周官之定規、其規模之瑣細、經制之煩密、則周公之志、聖道之極、豈後人之所能哉、夫子之告顏淵、以視聽言動之四勿、門人記夫子之形容、以衣食之微、是聖人於其身、至微細之末、無不用其道、天下者一身之大也、其小其微、亦不可遺、周公立這官制、詳盡其教化、可謂裁成補相、參贊天地也、

師曰、先儒云、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若夫後世用之、而往々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用之者過也、彼新莽荊舒、假此以濟其私焉、可因咽而廢食、愚謂、自身至天下、其極致唯在無一箇不得所、世世治平之不及、皆失簡易、不盡其微也、於一身論之、日用事物之間、巨細各得其處、大則提綱領、小則密條目、非聖人不能、故夫子猶有學不厭之言、況天下之大綱領條目、無不盡無不究、亦必有脫漏、而民物有不遂生々、故博濟衆、堯舜猶病諸、周公之於此書、有未究盡其瑣碎乎、因之後人有其疑惑也、後之學周禮者、以此書爲綱領、件々條目、猶詳究切盡、而後知聖人立周官之實、（馬端臨曰、後世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

禮記

師曰、禮記一書、雖出於漢儒、然非漢儒之言、本有此書、漢儒輯錄也、而帝王之良政、聖賢之言行、雜出四十九篇之中、凡天下之事物、無所不載、而專以禮號其書者、聖人之大教、不出禮、人之爲人、以此禮也、故學而非禮、則爲異端、治而非禮、則爲伯者、人以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

犯、罪有レ禮則有レ紀、否則紊、物有レ禮則爲二成器一、否則廢、由レ是觀レ之、則禮之於二聖學一、無レ所レ不レ貫、是所二以名一此書一也、

師曰、先儒曰、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二共錄一、中庸子思作、大學曾子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則經作、河間獻王集而上レ之、劉向校二定一百五十篇一、大戴既刪二八十五篇一、小戴又刪二四十六篇一、馬融傳二其學一、又附二月令明堂義一、合四十九篇、程伊川曰、如二樂記學記之類一、無レ可レ議者一、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二至理一、惟知レ言者擇レ之、如二王制禮運禮器一、其書亦多傳二古意一、又曰、禮記除二中庸大學一、惟樂記爲二最近レ道、朱子曰、禮記要下兼二儀禮一讀上、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レ然、漢儒最純者、莫レ如二董子一、仲舒之文最純者、莫レ如二三策一、何曾有二禮記中說話一來、愚謂、禮記者雜書、而非二一家之言一、其裏面專レ心、立二論坐無欲一、則灑然脫落之弊也、偶欲レ復二古禮一耶、唯覩二古器一模二其形一、不レ正二禮之實一、故欲レ復二古禮一、則不レ應二今日一、悉違二人情一、聖學之要唯在レ禮、顏

書無レ所レ不レ載、是聖人之大教、在二此禮一也、

師曰、禮記一書、先儒分二四科一、以レ類考レ之、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二吉凶軍賓嘉一、節目之大者一、歸二之禮一、以二應對進退坐立趨行一、節目之大者一、歸二之儀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一、歸二之樂一、封井宗學宮室器服一、歸二之制度一、以二此四科一讀レ此、思過レ半矣、愚謂、禮之爲レ用、于レ身于レ家于レ國于二天下一、其分數、天也、地也、人物也、器用也、法制也、如レ此立二其科一來、以分レ類讀レ之、切二於日月常行一乎、

師曰、古禮之傳於世一也、有レ三、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以二儀禮一爲レ經、以二周禮禮記一爲レ緯、天下國家、日用事物之間、以レ經正二其綱領一、以レ緯曲二其科目一、然後全躰成、聖道明也、後學不レ知二聖教之專一レ禮、唯以二簡易一處レ事、以二放蕩一經レ情、是馳レ理求レ心、見二萬事一要レ心、立二靜坐無欲一、則灑然脫落之弊也、偶欲レ復二古禮一耶、唯覩二古器一模二其形一、不レ正二禮之實一、故欲レ復二古禮一、則不レ應二今日一、悉違二人情一、聖學之要唯在レ禮、顏

子問レ仁、夫子以二克己復禮一、知二人之所二以爲一レ人者、在二此裏面一、異端之遠二聖教一、亦在二遺禮一、學者可レ忽乎、

六經

師曰、先儒曰、古有二六經一、易書詩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秋四者、親經二孔子所一レ刪定一者也、而禮與レ樂、無二全書一、後世所レ謂禮經者、三禮書也、三書者皆出二於漢世一、樂書無レ傳、而樂記一篇、雜二於禮記中一、其文雅而多二格言一、非二漢儒所一レ及、蓋亦古經之遺也、今所レ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子所二雅常也言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與二於詩一、立二於禮一、成二於樂一、是夫子論二六經一也、後世荀子韭子楊子、各論二六經一、唯以二六經一、落二在一事一、是不レ知二聖人之大義一也、學者讀レ易、知二聖人大道本一天地人物一、讀二春秋一、知二聖人處二天下之事一、讀レ禮、知二聖人之日用不一レ由レ禮、讀レ書、知二古來聖賢言行、治道辯倫之可一レ則可一レ證、讀レ詩、知二國風人情萬物之區一、是便格物致知之用也、六經之外有二四書一、行二於世一、可二以知二夫子之道流一、各聖學之始終、學者之極致也、

六經注解

師曰、六經之注疏集解、先儒之說不レ可二學言一、馬融臨撰二文獻通考一、悉著二註解作者一、愚謂、字之訓詁、器物草木之名、皆因二漢唐之說一、其義理之精微、尤主二程朱一、六經之學、興レ漢專レ唐盛レ宋、然唯書傳之行二於世一、而聖人之道、漸次泯沒、後學讀レ經者、詳二漢唐之訓詁一、味二宋儒之義理一、直因二聖賢之言一、正二其實一、乃入而有レ所レ得矣、

讀二論語一

師曰、夫子者萬世之師也、合二衆聖人一、以爲二大聖一、人々之學二聖道一、當下以二孔子一爲上レ法、其言行所レ可レ見者、獨論語耳、其辭近、其指遠、直以二日用平生之事物一、指二示門弟一、說二仁之一字一、爲二聖學之要一、凡聖人之教、學者之志、粲然而明白也、後學唯以二論語一、爲二聖教之的所一、乃不レ違、

師曰、前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二答弟子時人一、及弟子相與言一、而接二聞於夫子一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レ所レ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二之論語一、何晏

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則有二問王知道一、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二於魯論一、古論出二孔子壁中一、分二堯曰下章子張問一以爲二一書一、有二兩子張一、凡二十一書、篇次不下與二齊魯論一同上、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二論語集解一之疏文也、魯論齊論、至二張禹一始合、至二鄭康成一則以二魯論一考二之齊論古論一、爲二之註一、三論始合、爲二今定本一、柳宗元曰、諸儒以二論語一、孔子弟子爲レ所レ記、不レ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二其將レ死之言一、則其去二孔子之時一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二存者一矣、吾意、孔子弟子、皆雜記二其言一、而卒成二其書一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二諸弟子一必以レ字、而曾子不レ然、有子亦稱レ子者、孔子之沒、諸弟子皆以レ似二夫子一而師レ之、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二師之號一矣、程伊川曰、論語之書、成二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一、故其書獨二二子以レ子稱一、朱子曰、程子因二柳氏之說一斷而裁レ之也、馬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二論語一入二經類一、孟子入二儒家類一、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二論孟一同入レ經、

師曰、論語注解太多、魏何晏集解十卷、梁皇侃疏十卷、何晏集二七家一、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之徒、皇侃取二十三家之說一、尤後學所レ宗也、至レ宋、二程張氏及諸儒、各有二註解一、朱子初作二集義三十四卷一、集二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一、後作二集註十卷一、大略本二程子一、通取二注疏古今之說一、間復斷以二己意一、集註乃集義之精義也、又有二或問十卷一、愚謂、朱子者宋儒之秀、而博覽精義、無レ可レ立二其上一、故於二聖經一、其功尤大也、漢唐專二訓詁一、宋儒監レ之、精レ義究レ理、其經書之解始備、然宋儒論二聖學一、唯過二於理一、引爲二高遠一、其精義究理、非二聖人之意一、凡讀レ書考二義理一、有二似レ是而非者一、能不レ究二盡其實一、則難レ辨也、讀二論語一者、詳二文字訓詁一、止二己之意見一、因二其言語問答一、直躰二究日用事物之間一、乃諸儒之當否可レ辨也、

師曰、如二聖人之書一、別無二模樣一、唯平易而無レ事、然讀來讀去、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知二其徼一、體二之於日用彝倫之間一、亦無二一箇異樣一、無二一事可レ疵、而其動容周旋、竟不レ可二形容一、學者讀二論語一、最宜二玩味一、丘文莊曰、孟子之說、譬如下人在二平地上一行上、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下人厭レ行二平地一、却上二高山一泛中大海上、雖二是高深一、然多二崎嶇險阻一、不レ如二平地之可一以當行無レ礙也、所レ謂高山大川、謂二之非一地不可、非二其平坦一者、致レ遠恐泥二爲レ學之道一、所レ當レ讀之書、誠無レ有下要二於論語一者上、讀レ書者以二論語一爲レ主、以權二衡天下之書一、以折二衷諸儒之說一、隨二其資質之近似一、而因二其一言之明處一、以達二聖人之全躰一、然後推レ之以用二於天下一、愚謂、丘濬之言譬得好、因二一言之明處一、以達二聖人之全躰一、是何言乎、初以二孟子之說一爲レ如二平地一、今又索二明處一尋二全躰一、則太期二高深一也、惩宋明之諸儒、少謂二其理一便可也、謂下則未レ可也、

讀二大學一

師曰、學者所二以爲一レ學之綱條一、不レ過二大學一、大學者古之修レ己治レ人齊レ家治レ國平二天下一之道也、聖々相續而所二以教一レ人之法也、夫子學二其綱領一、序二其條目一、反覆丁寧論弥、而志二于聖學一之罪、于レ始于レ終、不レ因二此書一、則不レ可レ知二聖人之道一、此書本二之於身一、而與二之於家國天下一、全二之於修齊治平一、是便明德親民至善之謂、卷レ之則退藏二於密一、擴レ之則彌二六合一也、自二一身之徼一、到二天下之大一、無レ不レ通、無レ不レ載、其經唯二百五字一、其辭平易、而萬世用不レ盡、人々學無レ窮、聖學之要、賴二大學一可二以知一也、

師曰、大學在二禮記中一、程子兄弟始表二章之一、朱子又爲二之章句或問一、朱子序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實始尊二信此篇一、而表二章之一、既又爲レ之次二其簡編一、發二其皈趣一、然後古者大學教レ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二於世一、愚謂、程子自二禮記中一、表二出大學中庸一、始大明二於世一、其功三於聖學一、不レ大哉、大學者、萬世聖學之標準也、程伊川曰、初學入レ德之門也、此言尤淺薄、而非レ得二大學之實一、此書聖人教レ人之始終、人之所二以爲一レ人、天下國家之用、無レ不レ盡、故聖學始二此書一終二此書一、聖家之堂室門戶、可二以升一可二以窺一、豈初學之躰入及

レ穩之門乎、聖人論レ學、無二如レ此深切著明一、因二此書一而考二論語一、則聖人之言行可二以窺一、如二中庸孟子一、既傳二二三一、而其說不レ可レ比二大學論語一也、

師曰、朱子作二章句或問一、其說大略宗二程子一、會二衆說一而折二其中一、朱子嘗謂、某一生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レ未レ到處、溫公作二通鑑一言、平生精力盡在二此書一、某於二大學一亦然、先須レ通レ此、方可レ讀二他書一、愚謂、大學一書、程子初表二章之一、然猶未二大明一於世一也、朱子章句或問一出、天下家傳而人誦レ之、知レ有二聖人之學一、是朱子有レ功二於聖門一也、幸經之一章無二錯簡一、學者讀レ之玩レ之、唯可レ在二此一章一、至二傳之十章一、錯簡闕文衍字太多、而有二古本新定之差不一分明一、能通二經一章一而後可レ知二傳之釋意一也、

師曰、大學經解、唯詳二文字訓詁一、慮心平氣、而直以二聖人之言一可レ躰二窮日用之間一、若挾二意見臆說一讀來、句句皆引將去、陷二己之屋裏一也、古來之註解、皆合二聖經落一在意見之間一、或陽レ儒而陰レ釋、或有二似而不レ是、故其論辨折衷、略說得好、亦其所レ本所二標準一、竟殊レ歸、是聖學之甚近語切、而學者所二以疎一遠之一也、程朱之切二於學一、猶其本原謬來、況後學乎、

讀二中庸一

師曰、中庸一書、雜在二禮記中一、程氏表二出之一同二大學一、蓋中者始二於虞書一、堯以レ是傳二之舜一、舜以レ是傳二之禹湯文武周公一、孔子集二群聖之大成一、删二述六經一、既載二其授受之言於書一、門人又記下其所二嘗言一者於魯論之終篇上中之道至レ是大著矣、中之一字、人々日用事物之間、其所レ言所レ行、不レ過二此裏面一也、後世執二中字一、說二出心性之上一、其所レ說似二精密一、而其用無レ益二人倫日用之常一、多在二虛遠高尚之事一、故中庸之一出、而聖學之趣向尤高、學者讀二中庸一、乃出二入釋老之異見一、可レ不レ愼乎

師曰、子思以二孔子之孫一、而親受二業於曾子一、曾子親受二其師之口傳面命一者也、子思乃作二中庸一、而載下其聖祖所二嘗語一者上也、故中庸之爲レ書、次二大學論語一最爲レ正、然孔門之高弟、於二聖學一多從二其氣質一來、況曾子子思既再傳、其爲レ書、比二聖經一乃可レ有レ差、愚謂、學之敝、唯在レ味二性心之說一、一味二性心之說一、則其陷溺猶二淫聲美色一、是浮屠老莊之異端、所下以盛二於世一也、聖學再傳至二子思一、以述二天命性三三傳至二孟子一、開レ口言二性心之事一、聖學三傳、而既不レ如二夫子之口傳面命一、自レ是經二千有餘年一、至レ宋專立二心學理學之說一、措二大學論語之聖說一、唯玩二性善未發已發之中一、摘二大學論語之旨一、傳二會性心之義一、故宋明之儒、不レ覺二儒而釋一、讀二中庸一者、深味遠慮、而後可レ知二此理一也、

師曰、中庸之書、朱子作二章句或問一、又取二石子重所レ集解一、删二其繁亂一、名以二輯略一、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レ之、（會稽石絳子重、集二錢周敦頤、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一曰二集解一）朱子曰、中庸一篇、某以二己意一分二其章句一、是書豈可下以二章句一求上哉、然學者之於レ經、未レ有下不レ得二於辭一、而能通二其意一者上矣、

讀二孟子一　附四書　註解

師曰、孟子之一書、辨論筆勢、雖レ不レ及二六經論語一、七篇其謂二仁義一、本二夫子之言一、其謂二性心一、因二子思之中庸一、以貫二聖學一、師二孔子一、而闢二楊墨塞一レ路、其大本崇レ王賤レ霸、六經之外、書籍之在二天地之間一者、論語之外有二孟子一、又足下以言二聖人之道一也、唯恨二其過レ辨好レ論、太不二平易一耳、

師曰、司馬遷曰、孟軻述二唐虞三代之德一、是以所レ如者不レ合、退而與二萬章之徒一、序二詩書一、述二仲尼之意一、作二孟子七篇一、愚謂、後漢趙岐註二孟子一、析爲二十四篇一、因レ此歷代先儒、各有二註解一、朱子作二集註或問一、各十四卷、行二今世一、凡孟子者、大學論語中庸之註脚也、學者先於二大學論語一、知二聖學之的意一、而後讀二中庸孟子一、則庶乎其不レ違矣、

師曰、朱馮休作二刪孟二篇一、論下孟子有中叛二遠經一者上、前乎休二而非レ軻者荀卿一、則レ軻者王充、後乎休二而疑レ軻者司馬光、有二疑孟與レ軻辨者蘇東坡也一、李泰伯著二常語一非二孟子一、謂二其不レ當下勸二齊梁之君一以上王耳、晁

說之、鄭叔友、亦非二孟子一、愚謂、孟子之學、自二夫子一三傳來、故其論辨不レ如二夫子於二門人一、因レ之後儒有レ非レ之、然其七篇、專以二聖學一論二出之一、其釋二公劉之詩、蒸民之詩一、唯加二兩三字一、意義粲明也、是受二學於聖孫一之餘波也、非二後世所一レ可レ及也、韓愈曰、自二孔子沒一、獨孟軻氏之傳得二其宗一、

師曰、程伊川曰、孟子有レ大二功於世一、以二其言一性善一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レ未レ發、愚謂、孟子之學、其所レ可レ令二後學一致一焉、唯在二性善養氣之說一、是聖學自子思一既務二高遠一之敝也、孟子而後論レ之可也、後學泥二著這裏一、則有二好レ靜求レ性之病一、是孟子好二辨論一、開二前聖所一レ未レ發、以貽二學者一也、性善養氣之論、不二詳究一其理一乃惑、學者可二玩讀一、

師曰、孔孟之時、已有二六經之說一、而四書之名、則始二於宋一焉、所レ謂四書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聖學之始終盡二此間一、學者有レ志二聖人之道一、則必先讀二大學一、而以二論語一見二聖人之言行一、以二中庸孟子一、可レ知二其門人相序之由一、如レ此則夫子之道、大段可レ見、而後因二六經一、究二致格之功一、修二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一、人物万變之應用一、無レ不二自得一、而可レ謂二聖門之人一也、

師曰（注解）、凡解二六經四書一、必不レ爲二煩辭一貴二簡潔一、近世解レ經、議論太多、推測尤甚、是不レ知二聖人之大義一、以二意見一附會一、聖人元不二曾有一此意一、古之教レ人、人之學レ道、唯在二日用平生之常一、故其言語不レ遠、其問答各卑近也、後學令二聖人之語一、引高二遠之一、是不レ知二道不レ遠レ人、失二實理一、一向熱鬧煩紊也、聖人之言語尤易簡、而其教無レ隱、何有二勞攪底一、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四 終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五

聖學三　致知

雜子

儒家者流

師曰、凡子類之書尤多、有二儒家者流一、有二道家者流一、有二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兵家、雜家一（雜家、小說家、農家、天文、歷算、雜藝也）各立二一家之言一、其間長二一術一技之類一、其書其事、又足下以助二博識一（益中一事上）、是格物致知之用也、子夏曰、雖二小道一亦有レ可レ觀、是於二諸子一未二嘗廢一也、聖人既遠、承レ學易レ殊、百氏之爲レ家、不レ能二盡叶一乎一、亦理之所二以然一也、其間儒道法名家、可二少論一之、其餘不レ可二以レ道論一說之一、唯自爲二一家之言一、

師曰、漢藝文志、有二儒家者流一、周禮曰、大宰以二九兩一繫二邦國之民一、三曰師、以レ賢得レ民、四曰儒、以レ道得レ民、大司徒以二本俗六一安二萬民一、四曰聯二師儒一、是古來立二師儒一、而正二天下之心一、明二天下之俗一也、附經籍志曰、儒者所下以助二人君一明中教化上者也、聖人之教、非二家至而戶說一、故有二儒者一、宣而明レ之、其大抵本二於仁義及五常之道一、愚謂、聖人之道、別無二立レ師置レ儒、唯其長其宰可二以教戒一、是古來選舉之道以レ正也、其後陵夷衰亂、而聖人之道廢缺、故周立二師儒一以設レ教。是蓋出二於司徒之官一也、後世專借二儒者名一、表二堯舜文武仲尼之說一、裏二己之意見一、竟儒者之說大惑、異二其說一也、」（荀子）

師曰、荀子（遵荀況撰、唐楊倞注）、有二自得一、不二討論一、專從二己之意見一、其書以レ性爲レ惡、荀子曰、人性惡、（案紂性也、堯舜僞也、）以レ禮爲レ僞、非二諫諍一傚二灾祥一、尙二強禦之道一、論二學術一、則以二子思孟子一、爲下飾二邪說一文中姦言上（荀子曰、亂二天下一者、子思孟軻也、）與二墨翟惠施一同詆レ焉、論二人物一、則以二平原信陵一爲二輔拂一、與二伊尹比干一同稱レ焉、其所レ論、似下有二自得一、不レ踏二人之履一、然要二其歸一、與二聖人一異也、先儒之論尤得、

師曰、荀子認二己之心上一來、竟以レ性爲レ惡、是不レ知二性之隨レ欲而然一、以レ禮爲レ僞、不レ知二從レ情徑行爲一戎

狄一也、聖人之道、唯在二遺簡之禮一、說レ道以不レ知二其要一、乃其說得好、皆不レ足レ取、
買誼
師曰、買誼者西漢之英才也、所レ著新書、朱子曰、平日記錄襍亂也、其中細碎、愚謂、買生自抱二負其器一、故其文章多有二紆餘憤悶一、其所レ學尤不レ正、其言曰、非レ有二孔子揖貌之質一、其識量可二以見一也、年二十餘歲、超遷至二太中大夫一、請下改二正朔一、與中禮樂上、且後上二治安策一、其英才足レ取焉、朱子曰、戰國縱橫之學、
董子
師曰、董子之學、先儒以爲レ有二源委一、其言曰、仁人正二其誼一不レ謀二其利一、明二其道一不レ計二其功一、此等言、度二越諸子一、爲二淡醇儒一、愚謂、三策說得正、未レ能レ窺二大道之全一、故至二或流一於災異之術一也、如下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二聖人一不レ行、性非二教化一不レ成、情不二制度一不レ節等語上、雖二說得好一、不レ全、性非二教化一不二成之一語太精、非二唐宋之儒所一可レ言、以レ性爲二生之質一、乃不可也、
師曰、董子春秋繁露、其言辭細碎、而有レ所レ不レ通、或曰、後人取而附著、愚謂、董子三策有レ所レ取、如二繁露一多不レ正、是學不レ窮二全躰一也、然後之言二聖人一、無レ出二董子之上一、可レ謂二漢醇儒一也、
師曰、或曰、諸葛誠之曰、仁人正二其誼一不レ謀二其利一、明二其道一不レ謀二其功一、仲舒說得不レ是、只怕レ不レ是誼一、是誼必有レ利、唯怕レ不二是道一、是道必有レ功、朱子曰、才如レ此、人必求二功利一而爲レ之、非レ所二以爲一レ訓也、固是得二道誼一、則功利自至、然而有下得二道誼一而功利不レ至者上、人將下惟功利之徇、而不レ顧二道誼一矣、愚謂、功利者天之所レ命、人更不レ可レ私、道誼者人之所レ勸、而天亦可レ與也、董子之言尤得、得二道誼一則有二功利一之說、不レ
揚子
醇也、
師曰、揚子有二法言一、有二太玄一、程子曰、揚子無二自得一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レ斷、優柔而不レ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矩窄狹、道即性也、言レ性已錯、更何所レ得、愚謂、揚子之學、其淵源皆本二於老莊一、故曰、老子言二道德一、則有レ取、蓋聖人之學、以二道德一爲レ要、其

言行唯在二道德之間一、道德須レ有レ取、則聖人之說也、揚子此一說、是不レ知二大義一也、
師曰、揚子太玄經、是準レ易、當時已前二其艱深一、先儒曰、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其記數之法、既非二天地之正一、又强求レ合二於曆之日一、每首九贊、二贊當二一晝夜一、合二八十一首之贊一、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二以當一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一、外增二一踦贊一、以當二半日一、又立二一贏贊一、以當二四分日之一一、勞且拙矣、愚謂、子雲著レ玄、桓譚以爲二絶倫一、張衡以擬二五經一、吳范望叔明作二注十卷一、司馬君實撰二集註一、溫公說玄曰、班固稱、諸儒或譏下揚雄非二聖人一而作レ經、猶中春秋吳楚之君、僭レ號稱上レ王、余亦私怪二雄不レ贊レ易、而別爲レ玄、細讀レ之數十過、參以二首尾一、稍得レ窺二其極槩一、然後喟然嘆レ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眞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二聖人之道一者、非二子雲一而誰、孟荀殆不レ足レ擬、況其餘乎、竊按、溫公亦英傑、而其學之不レ正、何如レ此乎、凡易者不レ得レ止而作也、包犧氏無二文字可一レ紀、故畫レ卦以著二其情一、盡二天地人物之理一、文王周公孔子、因レ是以二文字一繫二其辭一、而發二卦畫之情一也、今揚子太玄準レ易、其說既譌來、易有二何不一レ足、用二此太玄一乎、易之爲レ書、至矣盡矣、別以二此玄一、是贅之又贅也、聖人之發二言著一レ書、皆因二其說一、揚子太玄者、別設二巧言隱語一作爲、豈準二聖人之易一哉、聖人之道平易、而唯在二日用事物之間一、推レ之以包二宇宙一貫二人物一、幽明覺通、是天地無レ隱也、揚子默而好二深湛之思一、造作來、其所レ言皆不レ正、如二清靜淵默等語一、專本二老子意思一、是曰吃不レ能二劇談一、有二沈思之弊一也、
師曰、揚子於二出處之際一不レ正、其爲レ學不レ明、故修レ己治レ人、共不レ可レ得、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二揚子雲一爲レ賢、此說未レ審、子雲之賢無レ可レ稱、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以風、是少有二人臣之志一、
劉向
師曰、劉向撰二新序并說苑一、先儒曰、自レ秦之後、緩レ文

之士、有レ補二於世一者、稱二向與二揚雄一爲レ最、雄之言莫レ不レ步二趨孔孟一、向之言不二皆槩二諸聖一、故議者多謂、雄優二於向一、考二其行事一則反レ是、何哉、今觀二其書一、蓋向雖二雜博一、而自得者多、雄雖二精深一、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二遵而行一、殆過二於雄一矣、愚謂、劉向者博學之士也、其書刪二取百家之正辭美義一、故足二取用一也、然其學唯多聞廣識、無レ所二取材一、終到二廢祠再興方術神仙之說以盛一、是其才不レ全、其燭レ理不レ明也、若二其逢レ世希レ合而爲レ之、乃不レ足レ論也、

孔叢子

師曰、孔叢子、（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二陳勝一爲二博士一、託二目疾一而退、）朱子曰、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レ足レ取、而詞亦不レ足レ觀、又曰、家語唯是王肅編二古錄雜記一、其書雖レ多レ疵、然非二肅所レ作、孔叢子乃其所レ註之人僞作、讀二其首幾章一、皆法二左傳句一、已疑レ之、及レ讀二其後序一、乃謂二渠好二左傳一、便可レ見、又曰、多類二東漢人文一、其氣軟弱、又全不レ似二西漢人文一、愚謂、叢之爲レ言聚也、取二聚事雜一也、嘉祐中宋咸爲二之注一、其書雜駁而不レ足レ信、

文中子

師曰、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門人諡曰二文中子一、）隋末大儒也、其所レ志太大、而要爲二伊周之事業一、其學過二於好レ高、竟落二在老氏意思一、自負以蔑二如古人一、以二中說一方二論語一、以二董常一比二顏子一、朱子曰、文中子論二時事及文史一處、儘有レ可レ觀、於レ文取二陸機一、史取二陳壽一、曾將二陸機文一來看、也是平正、又曰、文中子有レ志二於天下一、亦識二得三代制度一、較二之房魏諸公一、（房魏王通門人、）又有二些本領一、論二本原一、唯自二莊老中一來、

周子

師曰、濂溪周子作二通書及太極圖一、朱子通書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レ作也、夫子自レ少、即以二學行一有レ聞二於世一、而莫三或知二其師傳所レ自、獨以二河南兩程夫子嘗受レ學焉、而得二孔孟不傳之正統一、則其淵源固可二槩見一、然所下以指二夫仲尼顏子之樂一、而發中其吟風弄月之趣上者、亦不レ可二得而悉聞一矣、所レ著之書、又多放失、此一篇本號二易通一、與二太極圖說一、並出二程氏一、以傳二於世一、而其爲レ說、實相表裏、愚謂、秦漢以後、文學之士不レ乏二于世一、其著レ書爲レ說各不レ正、周子獨奮然尊二敬孔孟一、

睎二顏子之樂一、自レ是程朱相續而專二理學一、學者少有レ所レ根、後世之學者言二理學一、以二周子一爲レ據也、

師曰、孟子沒而世衰道微、聖學失レ傳、儒士之學、至レ宋殆三變、周室微、列國僭、亂臣賊子不レ止、天下瓜潰、人皆峻レ法專レ利、以二聖人之道一爲二迂遠一、故法家縱橫家之學徒、以レ儒鳴レ時、漢一二統天下一、欲レ糾二古制一、然聖經多失二秦火一、學者不レ知二聖學之大義一、唯弄二遺書一衒レ世、其間非レ不レ知レ尊二敬孔孟一、而不レ睹二其大全一、文學利口之徒鳴レ世、及レ唐訓詁文義之說殆盡、至レ宋悉排二訓詁專門名家一、其學曰二理學一、曰二心學一、其端自二濂溪周子一以來也、是自二夫子沒一至レ今、既向二二千餘歲一、學三變來、竊案、世衰道微、異端之說充二塞于世一、人々皆好二清談虛靜一、味二心性一過二高理一、是其異端之誣レ世惑レ民、而所二以聖學之差謬一也、周子之學、其所レ本以二虛靜無欲一、其所レ宗在二胸中洒落一、故非二孔門之教一、非二聖人之學一、多表二儒術一裏二異端一、於二聖經一、執二所レ嗜之言句一、同二己之意見一、其門人高弟之統、皆好二靜虛一、口言レ之身行レ之、自レ是周孔之道疎濶、聖人之學無レ可レ見、至レ宋聖學大變、其說同二異端一、尤可二歎息一也、

師曰、山谷黃魯直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二光風霽月一、好讀レ書、雅意二林壑一、初不二爲レ人窘束一、短二於取レ名、而惠二於求レ志、薄二於徼レ福、而厚二於得レ民、菲二於奉レ身、而燕二及挈饔一、陋二於希レ世、而尙二友于古一、延平李侗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二光風霽月一、此善形二容有道者氣象一、朱子曰、山谷謂二周子洒落一者、唯是形二容一箇不レ疑所レ行、清明高遠之意一、若有二一毫私吝心一、何處更有二此等氣象一耶、唯如レ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レ見、愚謂、山谷稱二周子一、唯形二容一箇脫落之隱逸道士一也、有道者氣象、山谷何知乎、凡聖人之道、無二執而玩レ之、無二民得而可レ稱、曰二洒落一、曰二光風霽月一、有二仙風道氣一、豈有道者氣象哉、論語鄉黨、形二容夫子言行一、宛然如レ見、其手足動容言語之應レ事接レ物、無二一箇洒落一、又無二光風霽月一、唯從容適レ道耳、周子之氣象高潔、尤薄二利祿一、是人之所レ爲レ難、世所二稱美一、而隱逸

仙家道士釋門之徒、或蔑如万鍾、蹤天下、振衣千仞岳、濯足萬里流之氣節風流、世々不乏、於聖人之道、萬分一而猶不足也、周子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周子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其志趣切如隱逸之士、其作愛蓮說、可以見也、

師曰、先儒曰、周子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周子、後又問東林總禪師、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東林教人惟務靜勝、周子晚年、悉屏文字、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愚謂、周子初入釋氏以扣道、是博問之一助也、後專歸于儒、而其所宗在虛靜無欲、是習來之所致乎、

師曰、程明道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愚謂、曾點之氣象、是後儒之所期、而豈聖人之極處哉、茂叔窻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是殆不知道也、庭前者可除草之地也、草以雖具一理、非可謂自家意思物、是釋氏指示問道者、所以謂滿目青山一任看之意也、其胸懷洒落、生意無息、可稱而無益修身治人、唯一箇硜々乎小人哉、

師曰、周子通書、有所可取、有所不可取、其意志尤違、非聖學之書、必竟以虛靜無爲無欲爲宗、此等語意、無聖人論出以爲宗、唯老莊釋氏之所說也、

師曰、通書曰、誠無爲、此語似而不是、周子以靜寂爲無爲、故曰、誠則無事、與中庸說誠、大異也、凡聖人所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自至誠推出來、以可爲萬世之宗、唯以靜寂無事欲見至誠、豈聖人之誠哉、且以誠神幾曰聖人、聖人者人之集大成也、周子所謂誠神幾者、皆理之所寓、而其事物之間、所形方不明、是不知聖人之道也、

師曰、通書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愚謂、仁義中正之說不明、先儒或曰、躰用也、或曰、仁義禮智也、皆附會來、（詳出太極之論）且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是不知性也、性何有這箇之差別、朱子所謂以氣稟而言也、是又附會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曰、無思本也、是睿上別立本也、而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違洪範睿作聖、且易之無思無爲也、

師曰、通書論聖學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愚謂、周子以聖學之要爲一、以一爲無欲、其辭易簡、而其宗在異端、曾子唯一貫、告門人以忠恕、忠恕字尤簡、而其含蓄太博、周子無欲字亦簡、而其弊太大也、是不理會聖學之實、以約其說、其約皆至過理甘心也、凡欲者情之發動、人生而未嘗無此情欲、聖人之教誠其意、是節其欲、動靜在以禮、性心元活物、欲無欲竟不可得、強力除、則心日戰也、聖人拒異端、以異端立無欲爲宗、違天地之大經也、周子之說尤差謬、朱子曰、無欲與敬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擺脫、人唯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是朱子亦爲無欲之說也、人唯爲有欲爲人、爲有欲有教、此欲惟因知識之全也、草木之無知、鳥獸之寡知、其欲尤薄於人、以草木鳥獸、爲聖學之要在于此乎、周子之無欲之說、不足取也、

師曰、通書顏子篇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愚謂、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竊按、周子顏子篇、說得不正、顏子何不愛富貴、不求富貴乎、唯能知天命不可私、而不窮其陋巷也、然何樂簞瓢陋巷之貧乎、其設問既不當且以其所樂與富貴貧賤、爲大小之論、是何謂乎、顏子所樂、與富貴

貧賤、其所向不可同年而言、若以大小、少似可比校、猶謂叔山無趾有尊足者存、後儒竟擧周程孔顏樂之話、以爲工夫、是又益學者之惑也、學只在日用事物之際、學者博學審問思辨、則其理乃明、其事是正、而其所說其所樂、自然洋溢、學問思辨不盡、切事孔顏之樂、是終日竟夜思而無益也、周程樂所之問答、引而不發、或曰、以道爲樂、或曰、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然後樂、是皆不正說、顏子之樂、顏子而後可言、況仲尼之樂乎、夫聖人之道平易、而其味淡、故夫子之於道、唯平常耳、顏子未足聖人之地、其差在這箇之樂、有所樂、則道與世間隔、學者何求尋孔顏之樂處哉、

師曰、通書富貴篇、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又有所激軒冕金玉、不平之辭也、軒冕尤可貴、金玉尤可寶、君子不厭焉、不以道義不處之耳、

師曰、周子太極圖說、不足用、且以無極而三字、層太極字上、甚聖人之罪人、後學之異端也、詳出無極之說、

張子

師曰、張子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撰正蒙書、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歟、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充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楊龜山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愚謂、伊川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又曰、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躰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朱子曰、正蒙所論、道躰覺得、源頭有未是處、程朱子之辨砭張子、然朱子掇取周程張之書、爲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

213523

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是於張子之學、有所因也、竊按、張子志氣不群、無所不學、昔在京、坐皐比、虎皮也、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歸陝西、其力學如此、然其所學雜駁、而其所本在老子、故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聖人所謂道躰源頭、豈如此哉、其論性謂心、張子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或謂氣質之性、誠明篇或謂知死之不亡者、太和篇可與言性、或謂谷神不死、神化篇或謂有思慮知識、誠明篇則喪其天矣、或謂有無一之類、乾稱篇尤不明、且欲盡窮萬物之變故、其言辭雜博、有如妄言綺語、如地有升降之類、何準論語孟子乎、其間雖有言得好、其要論皆相違、不可費眼力、

師曰、朱子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筆、愚謂、張子西銘、其理甚過於高遠、唯言仁之體段、而不可及日用事物之上、使天下之人如此爲得、竟不可得、然乃不公共底、無所可取用、張子之學、專厚于理、其理亦不正、是周子明道之意思也、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擧也、不有賢聖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言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竊按、天下之萬物、皆本于天地、其一箇微芥、亦無不具其理、是人々皆所知所言也、至分是殊、竟千差萬別來、非聖人不能窮盡其用、其用不以禮、乃人々不得其所、事物不安其所、故聖人之教、悉在分殊之間、而不離一貫、君臣父子之三綱、仁義禮智之五教、不可合混、名分此立、天地位、雲行雨施、而品物遂生、是聖人之眞也、今張子論理一、混萬人爲一人、以孝論仁、於其分殊無所可執、如張子之說、則五倫亂、五教不分、而使堯

舜行之天下、莫不レ可レ遂、是非二理一非二分殊一、唯廣說高言、而不レ窮二其實一也、是張子之學蔽、而末儒之所レ嗜也、六經之書、周孔之言、無二一句之至一如レ此、凡理一分殊者、如二天地之於二萬物一、如二易經之生卦畫一、而天地於二萬物一可レ論、乾坤於二諸卦一可レ備、若因二張子西銘一、乃言二天地一措二萬物一、論二乾坤一不レ及二諸卦一也、且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孝弟行レ仁之本也、唯言レ孝而仁何盡乎、先儒駁二山楊時一、上二程子一書曰、竊謂、道之不レ明、知者過レ之、西銘之書、其幾二於過一乎、書之問二仁於孔子一者多矣、雖二顏子仲弓之徒一、所二以告一之者、不レ過二求レ仁之方一耳、至二於仁之躰一、未二嘗言一也、孟子言二仁人心也一、義人路也一、言レ仁之最親、無二如レ此者一、然亦躰用兩言レ之、求レ聞レ如二西銘之說一也、孔孟豈有レ隱哉、不二敢過レ之以起二後學之弊一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罪也、其流遂至於無レ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レ之、必歸二罪於墨子一者、正二其本一也、故君子言必盡二其所レ終、行必稽二其所レ敝、正謂レ此耳、西銘發二明聖人之微意一至深、然而言レ躰而不レ及レ用、恐其流遂至二於兼愛一、則後世有二聖賢者出一、推レ本而論レ之、未レ免レ歸二罪於橫渠一也、時緣妄意、此書西人共守而謹行レ之者、欲下得二先生一言一、推二明其用一、與二西銘一並行上、應乎躰用兼明、使二學者免一於流蕩一也、程子曰、西銘之論則未レ然、橫渠之言誠有二過者一、乃在二正蒙一、西銘之爲レ書、推レ理以存レ義、擴二先聖之所レ未レ發、與二孟子性善養氣之論一同レ功、二者亦前聖所レ未レ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二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レ本而無レ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二差等一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レ仁、無レ分之罪、兼愛而無レ義、分立而推二理一、以正二私勝之流一、仁之方也、無レ別而迷、兼愛至二於無レ父之極一、義之賊也、龜山第二書曰、辱示二西銘微旨一、時昔從二明道一、即授以二西銘一使レ讀レ之、尋繹累日、乃若レ有レ得、豈敢妄疑二其失一、比同於墨氏一、前書所レ論、西銘之書、以レ民爲二同胞一、長二其長一幼二其幼一、以二鰥寡孤獨一爲二兄弟之無レ告、蓋所レ謂明二理一也、然其辭無二親レ親之殺一、非二

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一、焉知二所レ謂理一而分殊一哉、故竊恐二其流遂至二兼愛一、非レ謂下西銘之書爲二兼愛一而發、與二墨氏一同上也、古之人所二以大過一人者無レ他、善推二其所一爲而已、老二吾老一以及二人之老一、幼二吾幼一以及二人之幼一、所謂推レ之也、孔子曰、老者安レ之、少者懷レ之、則無レ事乎推矣、無レ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レ物平レ施、茲所二以爲一仁之至義之盡一也歟、何謂レ稱レ物、遠近親疎、各當二其分一、所レ謂稱也、何謂レ平レ施、所二以施一之、其心一焉、所レ謂平也、時書曰竊意、西銘之書、有二平レ施之心一、無二稱レ物之義一、故曰二言レ體而不一及レ用、蓋指二仁義一爲レ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レ分、無レ分則妨レ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レ仁、害レ仁則楊氏之爲レ我也、妨レ義則墨氏之兼愛也矣、西銘之旨、隱奧難レ知、固前聖所レ未レ發也、今得二先生開諭丁寧一、俾二之學者一、自當二釋然無一レ惑也、愚按、楊龜山兩書疑二西銘一、其說有レ所レ可レ因、先儒曰、西銘形二容仁躰一、仁躰指二何等一而示レ之乎、西銘唯始爲二宏闊廣大之言一、以二萬民一爲二一躰一、是豈仁之躰哉、不レ知二自他之差異一、不レ分二彝倫之序一者、夷狄也、禽獸也、聖人之仁、何如レ此形而下哉、楊時以二稱レ物平一施證來、西銘之書、爲下有二平レ施之心一、無稱レ物之義上、是平レ施之文義未レ通也、稱二遠近親疎之差一、則其所レ施亦有二差等一、施不レ亂二差等一、而後可レ謂レ平也、不レ稱二遠近親疎一均二其施一、則所レ施皆不レ平、而所レ禀不レ安、故稱レ物平レ施者、聖人之敎也、西銘不レ稱レ物、何有二平レ施之心一哉、張子好說二高遠一言二宏大一、皆異端之所レ說、而非二聖人之學一、程朱各以レ擴二前聖所一未レ發稱二美之一、先聖說二如レ此之惑一來、非二聖人一、言二聖人之不一レ言不一レ行、乃異端也、孟子開レ口言二性心一、後學動惑於此一、況張子之說、足レ益二世人之惑一、讀二西銘一者、雖二尋繹累日一、無レ益二日用之際一、至二異端平等之說一乎、後學附會、言二言外之微旨一、不レ足二信用一也、凡聖人躰用兼存、異端說レ躰不レ知レ用、躰亦不レ正、

師曰、子厚以レ禮敎二學者一、是其所レ可二取用一也、聖人之

教不レ出レ禮、夫子以二非禮一論二仁之目一、勿二非禮一則禮也、先儒以二横渠之教一レ禮、輕易論過、是不レ知二禮之爲一レ要也、

二程子

師曰、二程者（程顥、字伯淳、稱二明道一、程頤、字正叔、稱二伊川一、）受二學於周子一、宋朝初表二出四書一、註二解六經一、崇二孔孟一、貴二儒教一、以二二程一爲レ祖、有レ功二聖門一尤大也、宋元豐八年、伯淳卒、文彥博題二其墓一、曰二明道先生一、正叔序レ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レ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レ傳、道不レ行、百世無二善治一、學不レ傳、千載無二眞儒一、無二善治一、士猶得下以明二夫善治之道一、以淑二諸人一、以傳二諸後一上、無二眞儒一、則天下貿貿焉、莫レ知レ所レ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二乎千四百年之後一、得二不傳之學於遺經一、以レ興二起斯文一爲二己任一、辨二異端一闢二邪說一、使二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一於世一、蓋自二孟子一之後一人而已、愚謂、明道近二于德一、伊川近二于才一、明道常篤實而寡言、專有二周子之風一、故其論說尤高、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レ看、伊川文理密察、而其說話親切也、能屬二文辭一、明道之意志、有二釋老之隱一、其所レ好所レ說、皆曾點之氣象、伊川之意志、又異二於明道一、其才活達融通、借乎不レ窮二聖學之要一、其所レ極唯在二定靜洒落一、

師曰、明道自二十五六時一、聞二汝南周茂叔論一レ道、遂厭二科舉之業一、慨然有二求レ道之志一、坐如二泥塑人一、其在二鄠縣一作レ簿時詩曰、雲淡風輕近二午天一、傍レ花隨レ柳過二前川一、時人不レ識二予心樂一、將レ謂偷レ閑學二少年一、此樂字、是自二孔顏樂一說出、似レ有レ力、聖人之道、別無二樂之可一レ味、作レ簿乃能平二其職一、而無レ事耳、明道常立二自得一、味二天地生意一、故書牕前有レ草茂覆レ砌、或勸二之芟一、明道曰、不可、欲三常見二造物生意一、又置二盆池一畜二小魚數尾一、時々觀レ之、或問二其故一、曰欲レ觀二萬物自得意一、此等之好事、雖レ不レ足レ論、於二明道一便有二其失一、是道與二日用一有二間隔一也、師二明道之學一者、必慣二這箇底一、竟到二放蕩風流一也、明道之如レ此、亦因二周子之意志一也、

師曰、伊川年十八、上二書闕下一、勸下仁宗以二王道一爲レ心、生靈爲レ念、黜二世俗之論一、期二非常之功一上、其志氣可二以見一、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三侍太中知二漢州一、宿二一僧寺一、明道入レ門而右、從者皆隨レ之、伊川入レ門而左、獨行至二法堂上一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レ及二家兄一處、愚謂、伊川之學、闡レ理太精、讀レ書尤詳、然不レ通二聖學之大要一、其篤實不レ及二明道一、其學之少レ弊優二於明道一也、二程之志レ學、又非レ所二後人之可一レ及、張子邵子、不レ可二同レ日而語一、

師曰、有二程氏遺書一、朱子集下錄二程門人所二聞見問答一之語上、附二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一、明道早卒、伊川之注解、言辭太多、其學要可レ考也、

邵子

師曰、邵堯夫、（邵雍、字堯夫、卒謚二康節一、）撰二皇極經世書一、先儒曰、其學出二於李之才挺之一、（李之才、字挺之、受二易於穆修一、修受二之种放一、放受二之陳摶一云々、）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レ元經レ會、以レ運經レ世、自二帝堯一至二于五代一、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二天時一而驗、天時以二陰陽剛柔一、窮二聲音律呂一、以盡二萬物之數一、末二卷論下所二以爲一レ書之意上、窮二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一、以盡二天地萬物之理一、述二皇王帝霸之事一、以明二大中至正之道一、書謂二之皇極經世一、篇謂二之觀物一、（◎一本頭注云、觀物內篇邵子所レ撰外篇者門人所レ起也、）其子伯溫解レ之、愚謂、康節之論レ易、唯落二在數術一、邵子天質有レ所レ通二於數一、故有二前知之說一、其學知レ貴二夫子一、而不レ知二聖人之大義一、論二聖人一亦落二數術一、以二莊荀一爲レ失二之辨一、莊荀唯失二之辨一乎、不レ通二聖人之道一也、以二揚雄一爲レ見二天地之心一、是太玄之作出二數術一、邵氏之學似二揚子一也、以二老子一爲レ得二易之躰一、以二孟子一爲レ得二易之用一、是邵子天質高明精爽、而過二于高一、故其意志專似二老子一也、邵子說二天地人物之消長盛衰一、尤有二的意一、於二道德之論一、雜駁而不レ純、且數術亦六藝之一、而小人之所レ詳也、況曉二吉凶一謂二前知一、豈聖人之學乎、堯夫曰、今年雷起二甚處一、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或問二朱子一、先生須レ得二邵子先知之術一、朱子久レ之曰、吾之所レ知者、直惠レ迪吉、從レ逆凶、滿招レ損、謙受レ益、若二是明日晴後日雨一、吾又安知耶、

師曰、邵子之先知之數、其奇實奇、而無益天下後世、却令愚者不肖者惑其奇、其害太多、且先知之極、唯能知無用之事多、他晴曇雷起、知得無益、不知亦無弊、邵子瑩徹、能欲盡事物之變、却昏大躰、

師曰、邵子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晚尤喜爲詩、朱子曰、邵子以四起數、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故李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愚謂、程子曰、邵子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其學不傳、不可知、以數得利、則樂於數、是所辨也、學者可不愼哉、

師曰、邵子初言先天後天、尤後學之惑也、（詳出易說）

師曰、邵子之詩、多有閑靜安樂的意思、是有自得以爲學的、自負張皇也、故其詩自不止風月、言皆味理、讀其詩乃如風流人傑、唯邵子天質高敏、而其學辨於數、竟未得聖人之道、以意見謂天性閑靜安樂也、

師曰、先儒論邵子曰、能通天下事理、朱子亦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々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躰上有未瑩處、愚謂、大躰與小節、其意思更不差、能知大躰、則小々節目無不通、能盡事物之變、則大躰上無不瑩處、是天地萬物、皆理一而分殊也、知大躰疎小節、與詳小節不知大躰、其不知其實也、邵子所謂事物之變者、遠在飛走動植之上、今日平常人間世之應

事接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際、雖小々節目、如連珠之有條、如金聲而玉振之也、無匹夫匹婦不與被其澤者、無草木魚鱉不遂其生、一箇事一物微、其始終先後不相紊、施是於千萬世、而人人可行當然之底、是聖學之所以理一而分殊、綱擧而目條也、邵子事物之論者、勞言而無益今日、何謂盡事物之變哉、唯以五行生尅、數算除乘來耳、漁樵問答、（邵子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其說不正、有可取、有不可取、

李子師曰、李侗（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之學、得之豫章、（羅從彥、字仲素、學者稱豫章先生、）豫章得之龜山、龜山實得之伊洛、伊洛之學、則又得於濂溪、李侗從學羅氏、結第山里、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朱子師事焉、述其答平日之問、號延平答問、愚謂、李侗之學、專貴自得、朱子曰、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是李侗立自得處、示學之長進也、聖人之學、以自得不期、少有自得、則學乃停留而不進也、

師曰、李侗常喜黃太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愚按、李侗之學、其意志可見、唯專要灑落底、類周子明道、朱子所作行狀曰、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是等之意志太高、而與日用勿交涉、

師曰、延平好靜坐、朱子猶不以爲然、李侗之學、其意志在閑靜底、與朱子又不同、李侗以一見處卓爾而說道、其實未通聖人之道也、

師曰、朱子祭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愚謂、道統之說、朱子以論之、先儒相續成此說、二程門人得其宗者、呂與叔、（朱子曰、惜乎呂與叔、壽不永、）游定夫、謝顯道、尹和靖、各得其大段、楊中立、天資高、朴實簡易、而所見一定、晚年出處

未レ審、然唯是小節也、若得二道之可一レ行、則何抱二小節一、楊中立得二羅仲素一以傳レ學、自二仲素一至二李洞朱子一、故程門數子之中、唯以二楊時一系二正統一也、楊中立、羅仲素、俱不レ望二聖門之域一、唯從學因循來也、道統何以論出乎、

朱子

師曰、朱子（名熹、字元晦、卒謚曰レ文、）從二延平李侗一學、平昔所二著述一、諸經傳解、四書注解、及綱目、小學、楚詞等書、後世學者宗二師之一、愚謂、宋朝理學心學之說甚盛、而其源出二周程一、其全成二朱子一、竊按、周子先唱二無極之說一、程張和而言二虛靜一、程門學者皆味二未發之中一、好二靜坐一事二曾點之風一、其極至二羅李一殆盛、其立レ言爲レ行、更不レ異二隱士釋門一、朱子勃二興其間一、不レ違二其教辭一、以折衷辨論、近取二日用平常之際一、論二彝倫之上一、章二句大學中庸一、集二註論語孟子一、注二解詩易一、竟以二四書一爲二人々可レ讀可レ學之書一、設二或問一發二微旨一、定二家禮一、編二綱目一、教二小學一、詳二啓蒙一、其有レ功二於聖門一、孟軻之後、唯朱元晦也、聖學之傳、到レ宋每有二過レ高之病一、故學者舍レ近求レ遠、處レ下窺レ高、馳二心空妙之域一、陸子之徒專鳴二于世一、周程張楊羅李多表レ儒、而其標的在二高尚一、微二朱子一、學者悉左レ衽也、

師曰、朱子之學、初入二佛氏一、專說二求レ心見一レ心、而後方覺二其非一、（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知二其非一、正是四十歲前後、）與二陸子一相氷炭來、受二學於李侗一、而實與二延平一別二意思一、故朱子解二周子之無極一、爲下別不レ有二無極一、論二靜坐一爲レ無レ益、是朱子之意志、超二諸先生一、而以三學與二日用一不レ爲二兩截一、求二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一、謹二之於視聽言動之際一、步々分寸躋攀、以知二義理之實一也、其意志文學之功、近世之大成也、先儒曰、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二己見一、妄穿鑿爲レ說、未三嘗有二知レ道者一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二經言一未レ暇二釐正一、先生總二裁大典一、成二一家之言一、如二日中一レ天、愚謂、六經四書註解、不レ乏二古今一、唯朱子以レ學論二日用一、有二下學而上達工夫一、是其意志所下以有レ功二聖學一也、惜哉因レ汲二先儒之餘流一、猶有下尋二本然之善一、欲レ復二天命之性一、持敬存心之弊上、以レ此

其下學上達之言辭勿二交涉一、論出來、乃又至三性心工夫對二越上帝一也一、其標的雖レ不レ正、其學志不レ遠二聖學一也、

師曰、聖人之道、夫子沒而後雖レ不レ明、子思孟軻少有二其傳一、漢唐之間、雖三人皆知二聖人可一レ貴、其學雜博而不レ純、至レ宋、周程張子皆嗣二曾點之風流一、聖人之微旨殆絕、朱子近於二日用之間一詳二其學一、是孟軻之後、唯朱子一人之功也、

程朱門人

師曰、程子門人至二聖學之要一者尤多、其要在二高遠嘿識一、言語唯專二渾厚底一、行狀常在二虛靜一、是皆立二自得一之學流也、朱子之門人如二黃幹、（字直卿、朱子以レ女妻、）蔡元定、（字季通、謚二文節一、）蔡沈、（字仲默、隱二居九峯一、）陳淳、（字安卿、稱二北溪先生一、）李方子、（字正叔、自號二果齋一、）各或爲二老友一、或爲二高弟一、皆精二文義讀書一、注二解經傳一、著二數書一、有レ益二後世一、六經四書之學、自二朱子一大變而深切也、又無レ言二高遠虛靜一、愚按、以二夫子一爲レ師高弟、其志甚厚、而得二聖門之要一亦少、況周程等之師弟、何速到二聖人之大義一哉、其曰二自得一、曰レ知二聖人之大義一、皆唯虛靜高妙之說耳、其高遠者、如レ難而易、日用之應接、中レ理底者、如レ易而難也、

張呂

師曰、朱子之學友有二張栻、（字敬夫、稱爲二南軒先生一、）呂祖謙、（字伯恭、號二東萊先生一、）張栻者胡文定公之季子胡宏之門人也、（胡宏、字仁仲、稱二五峯先生一、）胡宏撰二知言一、朱子語錄、因論三湖湘學者崇二高胡子知言一曰、知言固有二好處一、然亦大有二差失一、如レ論レ性、却曰、（他）不レ可下以二善惡一辨上、不レ可下以二是非一分上、既無二善惡一、又無二是非一、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知レ曰二好惡性也一、君子好惡以レ道、小人好惡以レ己、則是以二好惡一說レ性、而道在二性外一矣、不レ知此理却從レ何而出、愚謂、南軒所二論說一、尤有二其理一、然其所レ從不レ正、唯一文士也、呂祖謙亦博學多識之士也、抗レ疏顯二斥姦人一、死二于貶所一矣、又有二凜然風一也、（事出二通鑑一、）撰二文鑑百五十卷一、尤祖謙之所レ昏二於道一也、朱子曰、編得泛然、亦見得淺、南軒曰、如レ編二文鑑一、何補二于治道一、何補二於後學一、徒使三精神困二於繙閱一、亦可レ怜耳、

師曰、蔡季通撰二律呂新書一、蔡仲默撰二洪範皇極內篇一、

各師二朱子一、既爲二高弟一、其意志不レ在二聖人之道一、所二其說論一、皆術數也、不足二信用一、又博識之一助也、後有二眞西山一、專宗二朱子之學一、著二大學衍義一、其志有レ補二治道一、元有二許衡一、字仲平、號二魯齋先生一、吳澄一、字幼清、號二草廬先生一、明有二丘濬一、字仲深、號二瓊山人一、蔡清一、字介夫、著二四書蒙引一、薛瑄一、河東人、爲二理學名臣第一一、著二讀書錄一、各著二大學衍義補一、蔡清一、字介夫、著二四書蒙引一、薛瑄一、河東人、爲二理學名臣第一一、著二讀書錄一、各宗二朱子一、然聖學到二元明一、大弄二細瑣一、失二大義一、其間宋有二陸九淵一、字子靜、號二金谿人一、楊簡一、字敬仲、號二慈湖先生一、明有二王守仁一、以亂二聖人之道一、儒之異端也、

論道統之脈

師曰、道統之傳、孟子既論レ之曰、由二堯舜一至二於湯一、五百有餘歲、若二禹皐陶一、則見而知レ之、若レ湯、則聞而知レ之、由レ湯至二於文王一、五百有餘歲、若二伊尹萊朱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文王一、則聞而知レ之、由二文王一至二於孔子一、五百有餘歲、若二太公望散宜生一、則見而知レ之、若二孔子一、則聞而知レ之、由二孔子一而來至二於今一、百有餘歲、去二聖人之世一、若レ此其未レ遠也、近二聖人之居一、若レ此其甚也、然而無レ有二乎爾一、則亦無レ有二乎爾一、孟子至レ梁、上去二孔子卒一、凡一百四十三年、朱子集註曰、按此言、雖レ若レ不二敢自謂一已得二其傳一、而憂二後世遂失一其傳一、然乃所以自見二其有一不レ得レ辭者一、朱子於二圈外一、紀二程正叔言一曰、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二不傳之學於遺經一、是又以二明道一爲レ得二孟軻之傳一、自レ是至二朱子一、聖賢相傳相續、好レ事者競作二道統之系一、辨二正統旁流一、朱子之後、正二黃幹一、以至二金履祥一、以二元許衡一繫レ之、是唯文學相續之統、而不レ可下以二道統一論上之也、愚謂、有二天地一則有二此道一、人一日不レ由二此道一乃不レ立、道之在二天下一者未二嘗亡一、夫天高地卑、造化運行、品物遂亨、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自然具、仁義禮智之道周流充塞、更無二缺虧一、歷二世之治亂興亡一、亦天地是位、日月是明、乃道常在二天下一、故道之大統、在二天地人物之際一、此聖人勃興、而抑二其過一、揚二其不一及、節文制裁、而定二名分一、立二教令一、明二賞罰一、由二天地人物不レ得レ已之道一、設二嘗然之教一、是纘レ天建二皇極一也、以レ此上聖之教、未二嘗離一二日用彝倫之中一、其文教名號、唯以二不レ得レ已之義一、其道尤簡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十

聖人、其所レ道更無二新奇空妙之可一レ論、又無二人之可一レ稱美一也、及二周衰一、壞亂既窮、天生二仲尼一、以レ身立レ教、以言垂レ教、先聖後聖所下以開二天常一立中人紀上者、其始終條理、煥然明二於世一也、儀二範百王一、師二表萬世一、儒道之宗、綱常之主也、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曾子子思孟子、雖レ因二循來於夫子一、不レ可二企望一、其後漢有二董子一、唐有二韓子一、雖レ欲レ當二其任一、其於二曾子子思孟子一、不レ可二同レ日而語一レ之、其間景二孔子一歸二儒流一之學者一、泛々焉或局二章句文詞之習一、或雜二老子釋氏之言一、皆私意見一、猶二不レ繫之舟一、不レ知二天常人紀之粲然而不一レ可レ疑也、及レ宋、周程張邵之大儒、相續而起、因二易談一太極一、欲レ盡二其淵源一、竟有二高過之病一、與二日用一不二交涉一、聖人之學、至レ此大變、學者立二工夫一專二靜坐一、輕二易天常人紀一、舉二未發已發之中一寂然不動之語一、參二無極太極性善養氣之句一、欲二默識心通一、故學者不レ覺陷二釋氏異端之見一、以二顏樂與レ點之意一味來、道統之傳、至レ宋悉泯沒、有二周程張邵以レ儒鳴一世、其間數雖レ有レ待二講筵一、宋無二漢唐之治一、又無二恢復之謀一、唯朱元晦之學壓二先儒一、然不レ得レ超二出餘流一、若下元晦生二周子之地一、無二餘流之染一、必可レ承二不傳之統一、孟子之後、殊朱子少有二聖道之學一也矣、凡道之託レ人行レ世、皆在レ天、其孰強與二於此一乎、

論崇儒師

師曰、崇二師儒一、以重レ道者、明世之君也、禮經既有下釋二奠于先聖先師一之說上、唐貞觀中、始以下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レ功二於聖經一、以爲二先師一、從二祀先聖廟庭一、至二宋神宗一、進二荀況揚雄韓愈于從祀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レ專二於一經一、其後徽宗以二王安石一配享、及レ祀二王雱一、雖二是群姦私意一、然亦以下其有中作二三經義一之功上、理宗崇二尚理學一、列二周子張子二程朱子南軒呂祖謙之七人于從祀一、又乘二秩司馬光邵子一、蓋以下此九儒者有レ功二聖學一、夫自二唐人列二祀諸儒一、如下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詆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識緯、藏聖之貪殘、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二罪於聖門一者上、亦列祀、其間如二董仲舒一者、不レ得二侑食一、至二于元天曆中一、始秩祀焉、至

レ明、去二揚雄之祀一、從二祀典微一、後又以二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一列祀、愚按、凡從二祀於孔子之廟堂一者、必其人得二聖人之統一者、然後可二以與一焉、唐宋元明之褒二祀先儒一、皆亂二其實一、是聖學之不レ明、世衰道微、而從祀亦由二于意見一也、

道家者流

師曰、道家者流、淡泊文志有二道者一、隋經籍志曰、自二黃帝一而下、聖哲之士所レ言、道者傳レ之、其人世無二師說一、漢時曹參始薦二蓋公一、能言二黃老一、文帝宗レ之、自レ是相傳、道學多矣、愚謂、黃老之說、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以二無爲一爲レ極、其說以二老子一爲レ本也、尤非二聖人之道一、隱士脫落之徒、以二狂猖一鳴二于世一也、

老子

師曰、老子有二道德經一、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二關尹喜一、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先儒曰、古之君子應レ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レ之爲レ貴、初不レ滯二于一曲一也、至二成敗生死一、則以爲有レ命非二人力所一レ能及一、不下用二智於其間一以求中全上、特隨二其所一レ遇、而處レ之以レ道耳、是以臨二禍福一得レ喪一、而未二嘗有一憂懼之心一焉、今老子之書則不レ然、是二明之易一レ暗、故守以レ昏、是二銳之必失一、故不レ辭レ辱、是二剛之折一、則致レ柔、是二直之撓一、則致レ曲、是二厚亡一レ也、則不二敢多藏一、是二盈溢一レ也、則不レ如二其已一、既貴矣是二其咎一、故退、功成矣是二其去一、故不レ居、凡所下以知レ雄守レ雌、知レ白守レ黑、以二慊弱謙下一爲中道者、其意蓋言、不レ如レ是則將レ不レ免二於咎一矣、用レ此觀レ之、豈非所レ謂求二全一也哉、嗟夫人惟有レ意二於求一レ全、故中懷レ憂、先レ事以謀、而有レ所不二敢爲一、有レ所不二敢爲一、則其弊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二深約博大一、不レ免二卒列一於百家一、而不下爲二天下達道一歟、

師曰、老子之經、唯在二首章之間一、其學以二無爲無事一爲レ要、故以二不レ爭挫レ銳守レ雌和レ光守レ黑之言一、其意志在レ不レ立二一箇之可レ道可レ名、其言醇混厚、而尤朴素也、然唯足レ要二保レ身全一レ生、而用二之國及天下一、乃其道德之說在二徑々乎一、豈聖人之大道乎、

師曰、保レ身厚レ生者利レ己也、君子殺レ身以成レ仁、何唯

專二厚生一哉、李老亦不レ然、而其言僻之弊、竟陷二仙家引導之說一、因二道家一求二長生不老之術一、是不レ完之教、令二人迷却一之至也、

師曰、老子之言、婉曲而不レ正、夫惟不レ居、是以不レ去、爲二無爲一則無レ不レ治、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也、非以レ無レ私耶、故能成二其私一、處二衆人之所一レ惡、大道廢有二仁義一、智惠出有二大僞一、絕レ聖棄レ智絕レ仁棄レ義絕レ學無レ憂、曲則全、枉則直、大制不レ割、道常無爲、而無レ不レ爲、上德不レ德、太白若レ辱、大方無レ隅、大成若レ缺、大盈若レ冲、大直若レ屈、大辯若レ訥、爲レ學日益、爲レ道日損、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如レ此之文詞、皆有レ事有レ物、非二無事無爲一、令二學者味二言外之意一也、聖人之教豈如レ此哉、

師曰、讀二老子一以二言外之意味一推レ之、附二聖人之道一、乃其文詞如レ無レ失、是林希逸之口義等也、然其說附會、而非二李老之實一、老子說話太高、渾厚底、而竟以二虛無一爲二天下之要一、以二禮義一爲レ外、故從二其文義一理會來、則好二清靜太一一、其言行放蕩荒漫也、列子莊子之徒、可二以見一レ之也、

師曰、聖人之道、與二天地一相參矣、老子之教、以二天地長久一論二一生一曰、有レ物混成、先二天地一生、其論レ道有二過高之病一、而無レ益二日用之間一、無二天下國家之法用一、凡天地人物之常變、唯以二虛靜退讓儉讓一全成乎、天生二蒸民一、有レ物有レ則、聖人窮レ理稱レ物、而後其施用尤平也、無レ益無レ用、乃是好レ辯利レ口、而勞二擾工夫一也、

師曰、老子之教、以二有無一相論、以二動靜一相議、而竟以二虛無靜寂一爲レ用、其間以二谷神不レ死、死而不レ亡底一、立二工夫之主意一來也、八十一篇之綱要、在二第一章一、其言論謂得如レ透二徹本源一、然虛無靜寂、亦天地人物之際、萬殊之一、而必則泥着底也、虛實動靜無有、因レ處爲レ主、天地能覆載、日月能旋轉、人物能動靜能虛實、而後乾坤人物得二其處一、何必事二虛無靜寂一哉、且虛無靜寂、而天下國家之事、修レ身治レ人之用、那箇通徹乎、

若老子之虛無靜寂底者、是爲天地能運動旋轉、人物能動作言行來、而虛無也、靜寂也、老子言外之意味、後人之附會也、然乃不如直學聖人之敎、何事婉曲不正之敎乎、

師曰、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禮容自是理會得也、見老子書、曰、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他唯過高不知得禮之實、故及是也、朱子曰、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

師曰、或云、老子乃矯時之說、朱子曰、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唯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愚謂、老子以虛靜無一爲大用、以仁義禮知爲勞擾、是老子之所見過高也、故宗老子之道、則以清談相尙、以虛無相論、棄禮樂、捐仁義、事淡泊、其弊至亡國失家、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竊按、老莊者知者之過也、令老莊治天下、天下可治平、其治平之實、敎化之篤、他何能乎、不得其實其篤、則不可謂治平之極也、是不切於事理、以形器法度爲芻狗、以視聽言動爲非性命之理、寄思於玄談清論之高、以風流相尙、皆老莊餘流之弊也、

師曰、程子曰、老子谷神不死一章尤佳、愚按、周程之學、其論說道躰、殆如老莊如釋氏、故老莊至形容道躰之語、程子儘取用、老莊數萬言之間、其比喩談論、甚有好處、如言道德、一無似聖人之敎、若因程子之說、道躰說得好、乃末說餘論少差、亦不可譏也、

莊子

師曰、列莊之二書者、老子之註解也、其學說至列莊專爲放蕩、朱子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說得較開闊較高遠、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周莊仲曰、老子之學、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愚謂、莊子當時大秀才也、言論謂得驚世喜人、其意思唯脫落世間、蔑如利祿、逍遙無何有之鄉、樂無用之用、全生遁世之一隱逸也、老子者自得道德來、其說渾厚也、莊子者疎闊而渡利口、不及老子尤遠、

師曰、程子曰、莊生形容道躰之語、儘有好處、愚謂、不通道躰底、何能形容道躰乎、程子之學過高、故莊生之說有所取也、莊子談論數語、有甚好理會底、其才其識、後人無可及、唯性命道德之論言、大違聖人之敎也、

師曰、朱子曰、莊老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唯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唯是不欲得、愚謂、老莊諸家之註解、皆附會來、而不得其實、諸儒之註解者、以老莊爲眞儒、釋氏之註解者、以他爲老比丘說來、豈老莊之意志乎、魏王弼著老子畧論一卷、宋司馬光撰論著二卷、呂大臨蘇子由注老子、呂吉甫王元澤（宋呂吉甫、字惠卿、王雱、字元澤、）注莊子、朱子雜學辨曰、蘇侍郎晚著老子注、合吾儒於老子、以爲不足、又幷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高氏子略曰、太史公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々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猾釐、愼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猝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問于柱史、此楊文公文之文也、佛之爲敎、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愚謂、列子之書、比老莊乃不所不類、其自得尤下者也、

鶡冠子

師曰、鶡冠子之一書、（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

賦非斥之、（韓文有讀鶡冠子、柳文有辨鶡冠子、）愚謂、其書雜黃老刑名、妄論王政、唯利口辯舌之論、而不知正要也、

法家者流

（管子）師曰、管子者法家者流之書也、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漢志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爲道家則不類、先儒既從隋唐志、）先儒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朱子曰、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間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唯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也、愚謂、管仲者一世之雄才、而九合之力、一覇之功、非人之可及、而其學雜駁不正、其器尤小不大、其知甚陋不明也、故其書太卑、管子之書、全雖不出其手、其言行必如此、其書貪功苟利、無萬世之可法、人君之可鑑、天下之可則、是管仲於功業可稱、於器識局陋也、

師曰、不因聖學、則不知道德、不知禮樂、故輔君建功、多以刑法、管仲相桓公、勝敵輔政、九合諸侯、專盟會正名法、竟以緊法爲要、商鞅之毒、李斯之禍、皆此餘流也、

師曰、孔門高弟子路子貢問管仲不仁、孔子答以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先儒論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愚謂、聖人之道、專以天下國家爲大任、行道之本在修身、謂其輕重、則在天下國家、是殺身成仁也、管仲忠子糾者、一人之勤也、功桓公者、天下之重也、此間無管仲所輔者正不正之可論、其功業不大、其被民之賜不遠、則所事者正、而一人之義是全、亦小信也小義也、故夫子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決之、先儒之論、甚執煦々孑々也、唯恨管子之功業尤卑、而無禮樂之可興、政令可度也、

（商愼韓）師曰、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愼子、（趙人、愼到撰、）韓子、（韓非撰、）各好刑名之學也、秦孝公委政於商鞅、遂致富強、後以反誅、其政令甚嚴刻、太史公既曰刻薄少恩、申韓亦尙法厲刑名之徒也、韓子之辯論十餘萬言、有解老喩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是等之書專刑法、不知其實理也、

師曰、衰世之政、多失于緩漫、其間有志輔君政世之士、先嚴緩漫、正其刑法、故戰國之游士、多以刑法輔時君、是商鞅申韓之學、所以鳴一時也、緩漫之民、以刑法一緊束來、其政令如有驗、時君亦所以惑此說也、然其學無所宗、其終無所歸、天下之民無可安而不喜、故人恨主怒、其說不全、是商申韓之學、唯一時之利口、而其實覆邦家也、學者不可詳不識得、

師曰、有名家者流、漢藝文志曰、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愚謂、漢志名家者流、尹文子之類也、（周尹文撰、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也、）其書言大道、又曰名分、多術數之學、衆技之流、而雜老子申韓、尤不知聖人之實也、容齋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不純、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

師曰、有墨家者流、墨子之一書爲之始、（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愚謂、楊墨者戰國之邪說、而孟子闢之尤明也、皆是以己之臆說立道、不知天下之大道也、先儒曰、晏子亦墨家也、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其書皆出墨子、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又非孔子、好言鬼事、（晏氏春秋十二卷、齊晏嬰撰、）自劉向歆斑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數子之不詳也、

師曰、有縱橫家者流、漢志曰、蓋出於行人之官、鬼谷子之一書是也、（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自號、）先儒曰、其書智謀術數、變譎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愚謂、其書無所取用、尤非知者之書、戰國利口之學術也、戰國策（劉向撰）亦此縱橫流也、

師曰、有二雜家者流一、漢志曰、蓋出二於議官一、兼二儒墨一合二名法一也、又有二小說者流一、蓋出二於稗官一、（細米爲レ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レ知二雜家者一、范子計然（范蠡作レ之、故立二此官一）雜家者流、呂氏春秋、（秦呂不韋撰、）淮南子、（漢劉安撰、）鬻子、（鬻熊子、周文王師、）尹文子、（尹文者、名家、）抱朴子、（晉葛洪撰、）等也、各皆一時之利口、而不レ得二學之實一也、小說者列國之一書、而談林夜話之小說、可二以識一可二以怪一之事記、而不レ足二要言一也、此外農家者流、陰陽天文五行刑法之書、唯在二博識一也、

兵家者流

師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二古司馬之職一、主官之武備一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レ國者足レ食足レ兵、愚謂、文武者左右也、陰陽也、不レ可二偏廢一、其書其事其用、對揚文事一、不レ可二一舉而究一、古今之書甚多、皆陷二一技一、而不レ致二神武之實一、其辨論著二兵書一、今不レ贅レ之、

史類

（總論史）

師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二國史一、以記二言行一、後世多レ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レ言、右史記レ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二掌其事一、而諸侯之國亦置二史官一、後又合而撰レ之、總成二書記一、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二先王之典一、遺制莫レ存、至二漢武帝時一、始置二太史公一、命二司馬談一爲レ之、以掌二其職一、時天下之計書、皆先上二太史一、副上二丞相一、遺文古事、靡レ不二畢臻一、談乃作二史記一、凡古之史、以レ書爲レ本、後有二左氏國語一、皆是史之遺體也、到二司馬氏史記一、上自二黃帝一迄二於炎漢一、合二諸史之記一、以成二全史一、後世之史類、自レ是汎々乎、」

師曰、史官者唯明記二當世之事一、于レ君于レ臣于レ家于レ國于二天下一無レ所レ隱、詳著二其言行始終一之職也、或以二文章一、或以二簡辭一、則過不及之間、或繁冗而不レ正、或澀滯而不レ明、是史官敘事之弊也、後之記レ史、多以二作者之意見一、評議增減、故其所レ記不レ正、是皆則二夫子之春秋一、彼何知二聖人之道一乎、不レ知二聖人之道一、則其褒貶是非、悉落二臆說一、是後儒記レ史之弊也、

師曰、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レ能レ發レ鍼管蔡不レ能レ貶二周公一、趙盾不レ能レ改二董狐之書一、左傳、董狐晉史官、嘗公欲レ弑二趙盾一、盾出奔、已越二境一、乃還、復、狐書曰、趙盾弑二其君一、盾曰不レ然、對曰、子爲二正卿一、亡不レ逾レ境、復不レ討レ賊、非レ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レ法不レ隱、（崔氏不レ能レ奪二南史之節一、出二左傳宣十五年一、）公是公非、舉二天下一莫二之能移一焉、愚謂、古人設二史官一、是戒二君之出入起居一、不レ隱二世之公是公非一、播二於汗簡一、貽二萬世之譏一、實筆下諫官也、故君之無道、臣之犯叛、皆惡二史官一、竟史官之設止、後世之記レ史、何如二古史官一乎、歷代之實錄編年、亦因二作者之意一不レ正、温公通鑑、久未レ成レ書、或言、温公利二餐錢一、故遲遲、況後人多實二其家讖一、信二時世之口占一、以編錄、因レ賄因レ好而增益來、不レ可レ得二古史之意一、

師曰、史有二正史一、所レ謂馬班之史漢、及歷代正統之史也、有二編年一、是例二繫年月一、舉レ要撮レ總也、乃荀悅之漢紀等是也、（前漢書、漢獻帝雅好二典籍一、以二班固漢書文繁難レ省、温命二荀川荀悅一、依二左傳之體一、爲二漢紀三十篇一、）有二起居注一、錄二人君言動止之事一、陪經籍志所レ謂、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二王之命一、遂書二其副一而藏レ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二禁中起居注一、後漢明德馬后撰二明帝起居注一、馬端臨所レ謂穆天子傳、唐高祖實錄、（房玄齡等撰、）同太宗實錄、（許敬宗撰、）凡帝王之實錄詔令等之史也、有二雜史一、有二雜傳一、馬端臨曰、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二於正史之外一者、雜史者博達之士、各記二聞見一、以備二遺亡一、自爲二一書一、或起二自人皇一、或斷二之近代一、漢初得二戰國策一、（戰國游士記二其後陸賈作二楚漢其策錄一、）春秋一、又有二越絕一之類也、雜傳者、隋志曰、類有二先賢、耆舊、孝友、忠節、列藩、良吏、高逸、科錄、家傳、文士、僊窕、高僧、鬼神、列女之別一、又有二覇史僞史一、帝王失レ馭、九州君長據二有中原一者甚多、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或諸藩之志、皆是也、又有二史評史抄一、以注二釋前史一、辨レ疑論析、是也、如二史記晉義榮陽一、馬端臨曰、隋志史之類有二十三門一、唐以後之志皆同レ之、

師曰、史記者百三十卷、（史記）漢太史公司馬談、以二天下書一、據二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一、成二一家之言一、談卒、其子遷又爲二太史令一、（漢武帝始置二太史公一以談命レ之、）續二父書一、創二爲義例一、起二

黃帝迄武帝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十年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凡爲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以七年而成、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傅靳蒯成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

師曰、馬遷之史記、尤學者所以可讀也、向三千年之事、在此一史、後代之編年史類、各自此裏出來、讀者不必馬遷所議、唯知自上古迄漢之時勢地理人品政務、君臣士庶之秀才格言篤行、考之於今世、躰之於自家身上、究理來、乃大有益日用之間、馬遷雖知夫子可貴、聖學可重、其學在博覽、不篤實、其識高遠而不務自、故其所議論所褒貶、駁而不純、

師曰、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裴駰曰、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尙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償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愚謂、班固嘗議遷之失、程子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此言當矣、班固譏遷、不知自不通聖學也、故撰史之徒、唯以實事說之、以意見不見斷裁、乃可也、

師曰、馬遷不知聖人之大義、然於聖門太有功、紀夫子世家、列孟子之傳、編次七十子之傳、後來夫子之年表、孟軻之傳、唯因史記以粲然、其間論辨駁雜、唯取其事實可考之也、

師曰、程子曰、如作紀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朱子曰、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如此說、又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朱子古史餘論曰、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亦中馬遷之失、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愚謂、馬遷何知道、唯博覽多識、而爲論過高也、後之作史譏遷如子由、亦自有大不相應者、是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或以老莊浮屠之說爲宗源來也、朱子辨之明白也、朱子曰、子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

師曰、夾漈鄭氏曰、司馬氏父子之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愚謂、史書者唯明序其事耳、史官者詳擧時論而不隱也、馬遷之博不足雅不足之論、皆因欲多識善文章也、凡世之事變、事之有無、人之列傳、多有差違、親所見聞、亦其口說必有多端、唯據其舊記之正、則不可以多識、歐陽五代史、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何好文章之雅、先儒評史、皆因己之所好、非公論、

西漢書

師曰、西漢書者、後漢班固孟堅、續二司馬遷史記一、撰三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一、起二高祖一終二孝平王莽之誅一、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言、自二永平受一レ詔、至二建初中一乃成、班昭傳曰、八表并天文志、未レ竟而卒、和帝詔レ昭、就二東觀藏書一踵成之一、或爲二章帝時一、非也、唐太宗子承乾、令下顏師古考二衆說一爲中之注上、先儒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二學術一、專事二剽竊一、肅宗間以二制レ禮作レ樂之事一、固對以二在京諸儒必能知一レ之、儒臣即皆如レ此、則顧問何取焉、及二諸儒各有一レ所レ陳、惟竊二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一以塞レ白而已、肅宗知二其淺陋一、故語二竇憲一曰、公愛二班固一而忽二崔駰一、此葉公之好レ龍也、固於二當時一已有二定價一、如レ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二十表一、猶下衣裳之有二冠冕一、木水之有中本源上、班固不レ通二旁行一、却以二古今人物一、強立二等差一、且謂、漢紹二堯運一、自當レ繼レ堯、非下遷作二史記一、厠中於秦項上、此則無稽之談也、由レ是斷レ漢爲レ書、是致二周秦不一レ相因一、古今成二間隔一、自二高祖一至二武帝一、凡六帝之前、盡竊二遷書一、不二以爲一レ恥、自二昭帝一至二平帝一、凡六世之後、賈二於買竪劉歆一、復不二以爲一レ恥、況又有二曹大家終篇一、回固之自爲レ書也幾希、往々出二固之胸中一者、古今之人表耳、他人無二此謬一也、後世衆史修レ書、道旁築レ室、掠二人之文一、竊レ鐃掩レ耳、皆固之作俑也、遷之於レ固、如二龍之於一レ猪、劉知幾之徒、尊レ班而抑レ馬、且善學二司馬遷一者、莫レ如二班彪一、彪續二遷書一曰、自二武昭一至二于後漢一、欲レ令二後人之續一レ己、如二己之續一レ遷、既無二衍文一、又無二絕緒一、世々相承、如レ出二一手一、善乎其繼レ志也、其書不レ可二得而見一、所レ可レ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二本紀之外一、別記レ所レ聞、可レ謂二深入一太史公之奧閫一矣、凡左氏之有二君子曰一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二太史公曰一者、皆史之外事、不レ爲二褒貶一也、間有二褒貶一者、褚先生之徒雜レ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二褒貶善惡一、此乃諸生決レ科之文、何施二於著述一、殆非二遷彪之意一、況謂レ爲レ贅、豈有二褒詞一、後之史家、或謂二之論一、或謂二之序一、或謂二之銓一、或謂二之評一、皆效二班固一、故不レ得レ不レ劇論

固一也、愚謂、馬史者說二古今一以諷レ漢、班史者說二漢一代一論レ古、各史之一躰也、班史專事二剽竊一之說、尤不二公論一、史有二古傳一則因レ之、不レ贅二作文一、古來之儀也、夫子述而不レ作、班史借二古文一、何謂二剽竊一乎、如二人表一、其所二分敘一、少有レ所レ可レ資、以二古人一說レ之、其所レ論不レ正、於二其大綱一可レ謂レ有レ思也、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二十九萬言一、太史公史記、三千餘年、止二七十萬言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レ稱二良史善敘一レ事、至於按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レ之、其失二春秋之旨一遠矣、春秋蓋萬言而已、愚謂、李氏論二班史一、太失レ之、左氏傳者傳二魯史春秋一也、其事唯專二公事一、除二私事一、他邦之說悉不レ載、以二魯之史一、既滿二十九萬言一、史記雖レ載二三千年之間一、自二秦漢一以前尤不レ詳、唯委二秦漢之事一、故其年序不レ可レ出二班史一、班史者詳二前漢一益二傳紀一、故其言繁寨、如二夫子之春秋一、以二其綱一作二其意一、豈比二史記漢書一哉、凡戰國者史絕紀失無二全書一、治世者不レ乏二文筆一、有レ暇レ記レ事、戰國多二奇功謀計之士一、治國多二文藝危行之徒一、是勢之不レ得レ止也、作レ史讀レ史、不レ可レ無二此思一也、

師曰、班史據二史記一以作レ之、其文竟其評論、少須レ有レ優二史記一、程子曰、後人議二前人一、固甚易、

師曰、夾漈鄭氏曰、杜預解二左氏一、顏師古解二漢書一、所二以得一忠臣之名一者、以二其盡一レ之矣、左氏未レ經二杜氏一之前、凡幾家、一經二杜氏一之後、後人不レ能レ措二一辭一、漢書未レ經二顏氏一之前、凡幾家、一經二顏氏一之後、後人不レ能レ易二其說一、縱有二措レ辭易レ說之者一、如二朝月曉星一、不レ能レ有二其明一也、如レ此之人、方可二以解一レ經、苟爲二文言多而經旨不一レ見、文言簡而經旨有一レ遺、自二我說一之後、後人復有レ說者、皆非二箋釋之手一也、傳注之學、起二惟此二人一、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二以難一レ明者、非二爲レ書之理意難一レ明也、實爲レ書之事物難レ明也、非レ爲二古人之文言難一レ明也、實爲二古人之文言一、有下不レ通二於今一者上之難レ明也、能明二乎爾雅之所一レ作、則

可ㇾ以知ニ箋注之所ㇾ當ㇾ然、不ㇾ明ニ乎爾雅之所ㇾ作、則不ㇾ識ニ箋注之旨歸一也、善乎二子之通ニ爾雅一也、顏氏所ㇾ通者訓詁、杜氏所ㇾ通者星曆地理、當ニ其顏氏之理ニ訓詁一也、如下與ニ古人一對談上、當ニ其杜氏之理ニ星曆地理一也、如ニ羲和之步ㇾ日、如ニ禹之行ㇾ水、然亦有ㇾ所ㇾ短、杜氏則不ㇾ識ニ蟲魚鳥獸草木之名一、顏氏則不ㇾ識ニ天文地理一、愚謂、解ㇾ史唯在ニ音釋訓詁物名方言一、史之理意在ニ正文一、無ニ合著蘊奧一、合著蘊奧者、在ニ作者之是非一、大抵遷史班史之類、有ニ那箇著奧一乎、杜氏顏氏之於ニ左漢一、其文辭簡易而不ㇾ煩、其間杜氏之解、又無ㇾ可ㇾ及、

後漢書

師曰、宋范曄撰ニ後漢書十帝紀、八十列傳一、唐劉文志、爲ニ後漢史一者有ニ七家一、其前又有ニ劉珍等東觀記一、至ㇾ曄、刪ニ取衆書一、爲ニ一家之書一云々、先儒曰、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々不ㇾ減ニ過秦論一、常以ㇾ此擬ニ班氏一、非ニ但不ㇾ愧ㇾ之而已一、其自負如ㇾ此、然世多譏下曄創ニ爲皇后紀一、及采ニ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一、列ニ之於傳一、又贊辭佻巧、失ニ史之躰一、愚謂、東漢書、其文華英、作ニ序論贊辭一郁々乎、然專ニ博識多集一失ニ史躰一、類ニ古事小說一、班史既華ニ於遷史一、況自ニ東漢書一以後、多專ニ博雅一、失ニ史之實一、

三國志

師曰、晉陳壽撰ニ三國志一、六十五卷、有ニ紀列傳一、先儒曰、以ㇾ魏爲ㇾ紀、而稱ニ漢臭一曰ㇾ傳、又改ㇾ漢曰ㇾ蜀、世頗譏ニ其失一、盧陵貢士蕭常續後漢書序曰、陳壽身爲ニ蜀人一、徒以下仕屢見ㇾ黜、父又爲ニ諸葛亮所ㇾ髡、於ニ劉氏君臣一不ㇾ能ㇾ無ㇾ慨、著ニ三國志一、以ㇾ魏爲ㇾ帝、而指ㇾ漢爲ㇾ蜀、與ニ孫氏一俱謂ニ之主一、設ㇾ心已偏、故凡當時論ニ祭高祖一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ㇾ書、方且乞ニ米於人一欲ㇾ爲ニ佳傳一、私意如ㇾ此、其死未ㇾ幾、習鑿齒作ニ漢晉春秋一、起ニ漢光武一終ニ晉愍帝一、以ㇾ蜀爲ㇾ正、魏爲ㇾ簒、是蓋公論也、劉知幾云、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ニ正統一而不ㇾ黜ㇾ魏、其實客章望之著ニ朝統論一非ㇾ之、見ニ於國史一、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ニ先主一上繼ニ獻帝一爲ㇾ漢、而附ニ魏吳于下一、今檃後漢書、既正ニ其名一、愚謂、陳壽以ニ私憾一爲ニ史筆一、其所ㇾ思太陋、陳壽以ㇾ私、亦天下豈無ニ公論一乎、唯是等史、足ㇾ見ニ事跡一也、

隋書

師曰、晉宋以下史、皆因ニ前代舊史一、至ニ隋書一、唐魏徵長孫無忌撰ㇾ之、顏師古孔顥達受ㇾ詔總修、先儒云、隋志紀五、列傳五十五、微撰ㇾ之、極有ニ論理一、而本末兼明、可ニ以無ㇾ憾、遷固以來皆不ㇾ及也、五代史歐陽氏記ㇾ之、最爲ㇾ得ニ春秋之法一、然過ㇾ文、非ニ古史體一、

資治通鑑

師曰、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ニ戰國一、下終ニ五代一、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自謂、精力盡ニ於此書一、神宗賜ニ名資治通鑑一、御製序以冠ニ其首一、先儒曰、見ニ其大抵一、不ニ采ニ後偉卓異之事一、如下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ニ翼儲君一、嚴光足加ニ帝腹一、姚崇十事開說之類上、皆削去不ㇾ錄、然後知ニ公忠信有ㇾ餘、又曰、通鑑采ニ正史之外一、其用ニ雜史諸書一、凡二百二十二家、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ㇾ能ㇾ數卷一、已倦睡矣、公此書、歷ニ英宗神宗二世一、凡十九年而書成、又曰、此書成、盡得ㇾ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ニ九朝一、而隋則劉道原、唐迄ニ五代一、則范純甫、洛陽有ニ資治通鑑局一、盈ニ兩屋一、無ニ一字草書一、

師曰、朱子曰、溫公通鑑、凡涉ニ智數險詐一底事、往々不ㇾ載、却不ㇾ見ニ得當時風俗一、如下陳平說ニ高祖一間ㇾ楚事上、亦不ㇾ載ニ上一段一、不ㇾ若下全載了可ニ以見ニ當時事情一、却於ニ其下一論破乃佳上、愚謂、左氏已後、編年史紀、無ㇾ可ㇾ及ニ溫公通鑑一、溫公尤優ㇾ學識又高、故論辨不ㇾ所ㇾ可ニ他及一、竟爲ニ一家之言一、以ニ通鑑一爲ニ一生之工夫一、凡史官知ニ公是公非之大論一、擧ニ其綱一、以褒貶來、則損益增減、在ニ其筆下一、如ニ通鑑一、其綱條詳記、如ㇾ有ニ意見一、於ニ其下一論破節裁、是實紀也、以ニ意見一或省ㇾ文或除ㇾ事、是失ニ古史之意一也、故溫公通鑑、有ニ後人之評一來、朱子陳平之論、四皓之評、年序之說、尤有ニ其理一、

師曰、溫公不ㇾ取ニ孟子一、取ニ揚子一、至ㇾ謂ニ王伯無ニ異道一、朱子曰、夫王伯之不ㇾ侔、猶ニ秩鉄之於ニ美玉一、愚謂、通鑑記ニ歷代治亂君臣功業一、是其大要也、不ㇾ詳ニ王伯之異一、則其所ㇾ論書、竟不ㇾ足ニ信用一、王伯者、聖學俗學君子小人之差別也、豈容易論ニ破之一哉、

師曰、司馬公通鑑、始下於周威烈王命ニ韓魏趙一爲ニ諸

侯上下訖二五代一、劉恕嘗語レ光、曷不レ起二上古或堯舜一、光答以下事包二春秋一不可上、又以二經不一レ可レ續、不三敢始二於獲麟一、恕意謂二闕漏一、因撰二外紀十卷一、

通鑑綱目

師曰、朱子撰二通鑑綱目一、是因二温公通鑑一、司馬光有二目錄舉要一、其後胡安國又修爲二舉要補遺一、朱子因別爲二義例一、著二綱目一、自爲二其序一、大書者爲レ綱、分注者爲レ目、綱如レ經、目如レ傳、自序曰、晚病二本書太詳、目錄太簡一、更著二舉要曆八十卷一、司馬光撰、胡文定公修二成舉要曆補遺若干卷一、今輙與二同志一、因二兩公四書一、別爲二義例一、增損檃括、以就二此篇一、蓋表レ歲以二首年一、而因レ年以着レ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愚謂、朱子綱目、具二經傳之意一、條貫至明、前後編年紀事、不レ及二此書一、朝野雜記、自レ昔注レ書、首尾不二相照一、雖二資治通鑑一、亦或未レ免二此病一、姑以二一事一論レ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二冬十月日食一、今通鑑並書二于夏秋之後一、蓋編輯者、自二本志中一摘出、而不レ思下漢初以二十月一爲中歲首上、故誤係二之歲末一耳、朱文公綱目、條貫至善、於二唐肅宗朝一、直脫二二年之事一、亦由三門人綴輯、前後不二相顧一也、又自二唐武德八年一以後、至二于天祐之季一、甲子並差、考二求其故一、蓋通鑑以二歲名一書レ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二史學一不レ熟、故有二此誤一、愚謂、年序或差、紀事或有二脫落一者、不レ足レ非レ之、正統之論、國家之大事者、脫二年序紀事一个一、亦失二史之大要一也、其餘忽卒不レ可レ患也、綱目之本志、唯在二三綱之正、道學之明一、是其極也、然至二每事論評一、乃非下知二聖學之大義一者上、不レ可レ究二盡之一也、

師曰、或問二綱目主意一、朱子曰、主在二正統一、問、何以主在二正統一、曰、三國當下以二蜀漢一爲中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レ訓、緣レ此遂欲二起レ意成一レ書、推二此意一、修正處極多、又曰、綱目於下無二正統一處上、並書レ之不二相主客一、通鑑於二無レ統處一、須下立二一箇一爲中主、某又參二取史法之善者一、如二權臣擅一レ命、多書以二某人一爲二某主某公一、范曄却書二曹公自立爲二魏公一、綱目亦用二此例一、愚謂、正統者史之大要、帝王受命篡奪之所レ繫也、綱目主意在レ此、是戒二亂賊一懲二篡奪一也、其主意尤得矣、

唐鑑

師曰、唐鑑者范祖禹醇夫撰、醇夫爲二温公通鑑局編修官一、十五年、分二掌唐史一、以三其所二自得一、著二成此書一、取二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一、繫二之中宗一、其言曰、此春秋公在二乾侯一之義也、雖レ得二罪於君子一、有レ所レ不レ辭、先儒曰、觀レ此則知三醇夫之從レ公決非二苟同者一、愚謂、客有下見二伊川一者上、几案間無二他書一、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二此書一、三代以後無二此議論一、朱子曰、范唐鑑不レ可レ不レ讀、又曰、唐鑑第一段論レ守二臣節一處不レ圓、要下做二一書一補上之、不二曾做得一、范此文字、草々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レ此、唯是疎多不レ入レ理、終下守二臣節一處上、於レ此亦須レ有二些處置一、豈可二便如レ此休了一、如レ此議論、豈不レ爲二英雄所一レ笑、又曰、唐鑑有二疎處一、孫之翰唐論、唐史要論十卷、精細說二得利害一、如二身親歷一レ之、但理不レ及二唐鑑一耳、又曰、唐鑑多說得散開、無二收殺一、如下姚崇論上擇二十道使一、患レ未レ得レ人、他自說得レ意、不レ知三范氏何故却貶二其說一、又曰、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レ及レ此、愚謂、范氏唐鑑、議論尤詳也、唯其說不レ於二大義一、事々有二瑣細一、是知二是非利害之比較一、而不レ知二本原處一也、取二武后臨朝一、繫二之中宗一、例二春秋之義一也、范之意趣、其大在レ此、凡古史評論、讀レ之且寬看、若一々責以レ全、則後世無三復有二一史可一レ言、中宗一段、未レ盡二大義一、

師曰、凡歷代之史、粲然明二于世一、然人擅二一局一、代成二一制一、卒無二集一大成者一、司馬氏通鑑、繼二獲麟一起二威烈一、迄二五代一、編年敘事、君臣之禮、興亡治亂、如レ指レ掌、朱子取二通鑑一、著爲二綱目一、而諸史折衷益大備、彼其綱祖二春秋一、目宗二左氏一、故前史悉於二此二書一正公精核也、上有二春秋左氏一、下有二通鑑及綱目一、史之首尾尤少全、綱目亦通鑑之綱目也、司馬氏之功優二于世一、可二以見一レ之、此二書措二上古一止二五代一、是以仁山金氏、據レ書斷レ自二陶唐一、以接二於威烈之前一、名曰二通鑑前編一、道原劉氏、又起二三皇本紀一止二周共和一、名曰二通鑑外紀一、

是通鑑以前之史也、宋則李文簡（宋李燾、字仁甫、丹陵人、謚文簡、）之通鑑長編、元則陳子桱（元陳桱、字子桱、）之通鑑續編、皆以補溫公之後、明商素庵（商輅、號素庵、）之宋元綱目、又因朱子之綱目、是通鑑以後之史也、後世作史不乏、然上師春秋左氏、下慣司馬氏之通鑑、紫陽之綱目、是史之大要、在于此間也、

（綱鑑）師曰、綱鑑之書作、而古今之史可便覽也、然其書從作者之意見、舊史之事有減益、或詳史斷而畧事類、或集諸史而疎斷裁、故難必取一家斷衆史、其間元明之作者、多專辨論立新意、是利口口給之說也、裴了凡曰、紫陽孔氏之素臣、而涑水朱氏之伯兄、金劉李陳商（金仁山、劉恕、李仁甫、陳子桱、商素庵、）諸公、又馬朱二氏之玉友也、又曰、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信哉朱子之功臣也、（劉友益、宋永新人、著綱目書法五十卷、尹起莘、宋遂昌人、著綱目發明五十九卷、）愚謂、夫子春秋、丘明左傳、萬世史書之淵源也、春秋之一書、無以後史可比之、何以朱氏爲素臣哉、後世之史、唯慣其書法之嚴耳、於大義未可通、各以己之意提舉來也、

（論本朝史）師曰、本朝有歷代之史、舊事本紀者聖德太子蘇我馬子大臣撰之、古事記者大納言安萬呂撰之、是皆開闢以來、自神代迄推古帝、其說有差異、舍人親王撰日本紀三十卷、今以此史爲宗、其文易簡而不煩、編年叙事尤有躰、然本朝無史編之詳、唯有紹運正編、少有君臣世事之可見、至續日本紀、史文尤英爽、人臣之傳畧處々載之、專準異朝史、有日本後記、續日本後記、又有實錄國史、其餘各有一家之私記、不足取用、只博覽之一助也、本朝太乏文書、又秘家記、故古來紀傳多滅却、無可補闕、且聖學泯沒、而人々多信異端、喜奇說、學者富詩文、無明經之實、史傳皆不詳其綱目、是不知大義、不盡春秋之說也、況史斷史論無可見、何涉褒貶嚴戒哉、

（東鑑）師曰、東鑑一書、尤存古史躰、其文章俗陋、而有里語諺字、然武將之言行、權臣之諷諫事令、不脫漏備之、見者無不恐懼戒愼、唯正統大義不詳究、編年叙事極俗陋也、若因良史之筆、乃可炳然、武家史編、以東鑑可最、

（論史法）師曰、凡史所載、惟以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之賢否、后妃世子之廢立、土地之分併、制度之沿革、災祥之驗於人事、與夫行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則備之、是史官所知、而後世通鑑綱目綱鑑皆因之、愚謂、史所可載擧、有君道、有臣道、有民政、有地制、有定法、有時勢、有災祥、有器物之用、有天下之大義大用、所謂君道者、君之賢愚奉身儉奢、親親、（尊立之類也、尊謂尊太上皇大皇太后皇太后、立謂立皇后皇太子諸王、是親親之道也、）賢賢（選擧賞賜之類、）所其崇敬、所其好惡、是也、臣道者、忠義勇功諷諫人品篡賊、（盜殺、毒殺、）廢徙（下廢上也、）自殺遇害死節戰死、宰臣守令之酷順邪正、是也、民政者、撫育教導、（戒諭、遣使、巡行、按察、）憐民（薄斂、惠孤、問患、）擧表其行、（孝悌、義勇、信直、廉潔、才知、博識、）是也、地制者、建國建都田野山川海陸沮澤之制、是也、定法者、即位改元崩葬（陵廟、道尊、改葬、）朝會（聘問、和好、游戲、交質、割地、降附、貢獻、）封拜（賜爵、任官、賞祿、賜姓字、殊禮徵聘、錄子孫、）征伐（叛亂、僭竊、夷狄、遣將、戰討、勝負、師名、）罷免（因繫、流竄、誅殺、寬宥、）廢黜（后妃、太子、諸王、國除、）詔制（號令、詔命、更革、遣使、巡行等也、）祭祀（郊祀、封禪、宗廟雜祠等、）行幸（巡行、田獵、奔走、）諸禮（盛禮、宴享、冠昏、）學校等也、時勢者時務也、災祥者天地人物之靈妖也、器物之用者、衣服家臺食饌文武之器、圖書玩好之用、鳥獸草木魚鹽之制也、天下之大義大用者、正統（列國、篡賊、建國、僭國、）風俗（三綱、五教、華實、安危、華夷王伯、）是也、作史不知此凡例、則其所載無統、覽者無所摘、記者有所脫也、

（論讀史法）師曰、人皆有是非之心、故古來史斷評論不一決、讀史者多惑之、詳稽考其事迹、校量其人品時勢、期聖人之本意、而後評斷初定也、前人稽考之未悉、評論之未定者、間出己意、不足信用也、

師曰、先儒曰、讀史先看一代一君各有統躰、胡致堂曰、讀史先看統躰、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躰也、復須識一君之統躰、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躰蓋爲大綱、如一代統躰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

爲ニ寛、一君統躰在レ嚴、雖レ有二一兩事稍寛一、不レ害二其爲一レ嚴、讀レ史自以レ意會レ之可也、至二於戰國三分之時一、既有二天下之統躰一、復有二一國之統躰一、觀レ之亦如二前例一、大要先識二一代之統躰一、然後就二其中一看二一君之統躰一、先識二天下之統躰一、然後就二其中一看二一國之統躰一、二者當二相間一也、既識二統躰一、須レ看二機括一、國之所二以興一所二以衰一、事之所二以成一所二以敗一、人之所二以邪一所二以正一、於二幾微萌芽時一察二其所一以然一、是謂二機括一、

師曰、蘇東坡評二史歷代世變一曰、秦以二暴虐一焚二詩書一而亡、漢鑒二其弊一、必尚二寛德一、崇二經術之士一、故儒者多雖レ未レ知二聖人一、然學宗二經師一、有レ識二義理一者衆、故正莽之亂、多二守レ節之士一、世祖繼起、不レ得レ不下崇二經術一、褒尚二名節之士一、故東漢之士多二名節一、知二名節一而不レ能レ節レ之以レ禮、遂至二苦節一、苦節之士、有二視レ死如レ歸者一、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二曠蕩一、尚二浮虛一而亡、禮法既亡、與二夷狄一同、故五胡亂レ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二英雄一出而平レ之、故隋唐混二天下一、隋不レ可レ謂レ一二天下一、第能驅除爾、唐有二天下一、如二眞觀開元間一、雖レ號二治平一、然亦有二夷狄之風一、三綱不レ正、無二父子君臣夫婦一、其原始二於太宗一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レ可レ使、玄宗才使二肅宗便叛一、肅宗才使二永王璘便反一、君不レ君、臣不レ臣、故藩鎭不レ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二五代之亂一、漢之治過二於唐一、漢大綱正、因下問二十世一可レ知、遂推二此數一論、愚謂、歷代世變、多盛二前代傾廢一、雖レ周監二二代一而郁々乎、故秦漢晉魏隋唐、皆沿革損益、各少有レ所レ得、而不レ知レ所二其短弊一、竟陵夷來、

師曰、蘇東坡評二史歷代世變一曰、秦以二暴虐一焚二詩書一而亡、漢鑒二其弊一、必尚二寛德一、崇二經術之士一、故儒者多唐太宗者中興之良君也、修レ身治レ人平二天下一之志尤厚、能納二諫諍一、舉二賢臣一、崇二聖經一、重二道學一、其言行、後世非二能所一レ可レ及、然其化不レ敦、其俗不レ正、其弊何在乎、先儒唯以二其原始一於太宗一、然太宗雖レ過二於初一、悔於後一而戒守、便敦化可レ新二其命一、太宗之知、非レ不レ知二前過一、然便唯以二其原始一於太宗一、亦一端而不レ完、竊案、太宗原二於知一而不レ實、志二於德一而不レ篤、其言行似而未レ是也、其知知二賢才之可レ學、聖德之可レ據而

戒愼、故其所レ言其所レ納、太可二感動一、可レ驚二人之耳目一、然皆是知之過、蓋二人之見聞一也、其所レ知不レ審、其所レ學不二純道一、是知之不レ實也、納レ諫止レ欲、其志二於德一可二以見一、然貞觀之治終不レ全、其修レ身亦不レ詳、是不レ篤之弊也、能實能篤、則其化量淺薄哉、故侍臣之奉レ諫上レ疏、或厚二賞賜一、或爲二褒譽一、皆術レ之以廣二仁言仁聞一、親爲二雖レ成之行一、以盈二譽名一、是過二於知一而不レ實、志二於德一而不レ篤也、太宗之志惟篤、其知惟實、便侍臣何術二強諫一、風俗何至二夷狄一乎、故人君之於二天下一、其用レ心如二太宗一、亦可二間然一、況其餘無二仁言仁聞之求一、耳二遊樂一必二放逸一之徒乎、

師曰、先儒論二天下分合之勢一曰、周之衰也、分而爲二春秋一、戰國終而收二拾之一以レ秦、於レ是乎漢興焉、漢之衰也、分而爲二三國一、南北朝終而收二拾之一以レ隋、於レ是乎唐興焉、唐衰而五季紛亂、世宗於二其間一、以レ治易レ亂、氣勢將レ合矣、有宋繼而開以レ文、宋衰而女眞分裂、蒙古乘二其後一、以レ夷亂レ華、壞亂已極矣、我朝撥レ亂而反二

之正一、噫自二唐虞之後一、帝王之興代必三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之異レ統、忠質文之迭尙、始レ之以二夏商周一、繼レ之以二漢唐宋一、終而復始、而我朝之興、其視二商周之夏一、唐宋之漢乎、愚謂、天下分合、亦有二自然之勢一、久治之後必有二久亂一、是久治則君臣專奢、世家世祿、人々狎レ治而不レ思レ危、列國皆久續、而無二功臣知士一、統紀自亂、禮法自廢、朝聘交質竟能、人々易レ致レ亂、故其亂數起而久不レ止、凡世到二戰亂一、乃強凌レ弱、知者勝二愚將一、於レ此列國之諸侯、附庸小國之諸男、欲二修レ身安レ人、還レ知レ足レ才、互相侵奪一、其知不レ及其德不レ願之侯伯、皆被二幷呑一、此間豪傑英雄之將士、不レ乏二于世一、其集大成以得二天命一之徒、嶷然合二四海一立二名號一、天下一革、足二以致一長久一、或因二一時之勇知一、或因二時勢之幸一得二神器一、便其知德不レ正、其敎化不レ行、以二天下一奉二己身一、人棄レ舊欲レ新、亦倦而亂忽起、漢唐秦隋之分合、可二以鑑レ之也矣、

師曰、先儒評二古史一曰、古史莫レ如レ書、春秋孔子刪修、

篇寡而字嚴、左氏繼レ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レ日可レ了、其冊可二挾而行一、可二箱而從一、後之作者、本乏二三長一、（唐劉知幾曰、史有二三長一、曰才、曰學、曰識、）愚謂、古史文約而意完、是不レ事二字句之英華一、專レ實而簡レ言也、唯綱目之全篇、尤有二書法一、尹起莘曰、有二正例變例一、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レ見、若二其變一、則善可レ爲レ法、惡可レ爲レ戒者、皆特筆書レ之、如下張良在レ秦、而書曰二韓人一、陶潛去レ宋、而書曰二晉士一、揚雄在レ漢、而書曰二莽大夫一、呂后在二一統之時一、而以二分注一紀二其年一、武氏改二號光宅一、而止書二中宗嗣聖一之類上、是皆變之見レ意者也、

（論大一統正統）

師曰、史有二大一統正統一、天下混一、諸侯朝聘獄訟皆歸、四海受二其號令一、是大一統也、春秋加二王於正月上一、公羊以爲二大一統一也、（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レ命、改レ制布レ政、施二教於天下一、）周室雖衰、天命未レ改、普天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故春秋尊二王室一繫レ王也、正統者、大一統之末雖レ衰、繼レ世有二名號一也、其間土地分裂、或夷狄少犯、或無二世系一而僭レ國立レ號、或女主專二垂簾之權一、皆不二正統一、朱子綱目之主意、一在二正統一、故綱目之挈レ統者在二蜀晉一、而抑レ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レ不レ得レ已、以二始皇之廿六年一而始繼レ周、漢始二於高帝之五年一、而不レ始二於降レ秦、晉始二於平レ吳、而不レ始二於泰和一、唐始二於群盜既夷之後一、而不レ始三於降二武德之元一、又所三以法二春秋之大一統一也、凡正統者、皆出二於天命人心之公一、不レ可二以レ私立レ統、天順人應、以有二混一一、然則五帝三王之後、皆正統之變也、然乃五三之後、竟無二正統一乎、縱夷狄之入犯、亦人應天順、則天下爲レ一、是大一統、而相二續世系一以爲二正統一、天下一日非レ無レ君也、正統之君衰、僭國之諸侯太強、亦論二正統一、則必外二僭竊一、不レ使レ僭二此統一、是春秋之大義、而統之所レ在、不レ得下以二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僞之名一而改上之、是君臣之綱常也、若分裂割據、而無レ可レ謂レ統、乃猶三綱目於二五代一（五代皆細二注於歲之下一）也、

師曰、本朝天下之正統、自二開闢一至二今日一、無二一日之廢一、其大義、中華亦不レ可二企望一、學校之設久絕、教化之戒諭未レ全、而人々猶存二綱常一、無二亂臣賊子之數起一、是武臣握レ權專レ威、亦立二正統一、稟二命於天子一、拜二爵位於王朝一之餘治也、其風俗自然敦化、而父子君臣之倫正、是本朝之大義也、

（論史學爲格致）

師曰、讀レ史評レ事、以期下自處二其時一遇中其事上、是格物致知之要也、鶴林羅氏曰、昔溫公作二資治通鑑一、可レ謂レ有レ補二治道一、識者尙惜三其枉費二一生精力一、愚謂、學者之所レ要、在二修レ身治レ人之間一、學以不レ至レ此、則記誦詞章之徒也、溫公撰二通鑑一、採二古今一斷論來、其所レ志太厚二日用事物一也、夫子作二春秋一、爲二天子之事一、是聖人之志、一日不レ忘二天下一也、後世學者、於二世事一一無レ通、治國平天下之用更不レ知、唯談二高尙一玩二心理一、利口衒レ世、以誣レ民惑レ人、尤不二聖門之學一、故有下惜三其枉費二一生精力一之說上也、唯恨溫公不レ通二大義一不レ精二聖學一、故其書有二博識細評之助一、而無二公大至論一矣、

論レ詩

師曰、詩者志之所レ之也、內有レ志則言必動、是詩之所二由而起一也、古之詩、徒無二工拙之撰一、唯視二其趣向之邪正一、是思無レ邪之謂也、詩社中人言三詩皆厚二於賡歌一、今唯論二其源流一、而其實泯絕無レ跡、

師曰、學レ作レ詩、亦小學之一也、既知二韻字制法一、則不レ費二思情一、平二易意思一、而數吟咏來、是古詩之躰也、費二工夫一、欲二好詩一、則詩學爲レ弊、朱子曰、近世諸公、作レ詩費二工夫一、要何用、元祐時有三無限事合二理會一、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愚謂、唐李杜、宋黃蘇、各鳴二于世一以レ詩、其學皆爲二游談酒色之門一、學者可レ不レ戒乎、

師曰、詩有二用韻屬對比事遺辭一、是詩者韻聲之唱和、而其辭婉而有レ章、尤有二不レ得レ已而協レ韻合レ律之事一、古人詩歌樂府皆然、其間有二工拙一、亦自然也、言レ詩不レ事二用韻華詞一、亦不二古詩之躰一、有二其格律字句之品一、是皆後世之模樣也、

師曰、好詩者其辭平易而不レ費レ力、其語意深長混成、任二己之博識一、自二負多聞一、用二奇字出處一、令二讀者苦一、尤

不好詩、其志或存諷諫、或論評事義、或謂其好風流其氣節、或自警、或涉世事、皆好詩趣也、如此則有自然之風雅、溫柔敦厚之氣充、而令聞者感動興起、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物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愔々之語、慄然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祁招愔々者周祭公謀父所作、

師曰、不專經書、不講義理、而學詩、多作欲其工、是陷溺之甚也、如李杜黃蘇作得、亦不可稱、朱子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唯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唯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也、又不學李杜、唯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

師曰、或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簡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又盧疎齋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愚謂、人之學文、切日用彝倫之間、而專詳格致之功、是聖人之教也、然亦人有閑靜燕居優悠自得之時、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同游之席、未嘗不以禮正之、以樂和之、故作詩適懷、稱之風景、爲諷諫比興而發其情、是古人之詩也、事世教必比興、乃其言辭迫切而不從容、其意思唯在利口、見花吟月、浴于沂風舞雩、亦今日之事也、專以談世教必比興、而其餘爲閑言語、亦不君子之心濶躰胖也、語默動靜、皆道之所寓、而若立一箇之別法、乃與日用不涉交也、

師曰、作詩必事五經四書之文字、言道德仁義之說、亦詩之一病也、可用之字句、乃用來而不費力、唯一向因經書立言、是詩之過高也、象山陽明幷宋明之儒士、甚以詩述道學之自得、亦多不知詩之實也、

師曰、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躰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躰別出、沈約宋之間也、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躰有近躰、躰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躰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躰、各成一家之言、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躰、

論文

師曰、文者言辭之著於書也、聖賢之言、不得已而發、既有其言、則其意思悉寓、卦畫者伏羲之文也、繫其辭者文王周公之文也、十翼者孔子之文也、日月星辰風雨雲霧者天之文也、山川野海險阻者地之文也、詞華言葉以通其情者人之文也、故古人之文、皆自然之躰也、

師曰、文論法律專屬對、皆出後世、今之作文、正出處用奇句、文字放曠不羈、誠可愛、讀來乃快活也、然文過質離眞害正、孔子所謂巧言也、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愚謂、文辭必不可以卑陋、唯弄文章之失、在過實也、凡內有誠乃外發其容貌辭氣、一花一葉之微、其草木之全躰既具、況文辭者皆出於思、看其文章、則其人物粲然矣、時尙其文章、則一世之盛衰亦屬焉、故內有委靡繁英、乃言有華藻、內有奇險、乃言有奇險、豈可不謹哉、

師曰、文辭尙平易而簡略、故作文、考綱目、我統其要領條目、有文理不亂結之、乃簡易而其所論說有婉章、是聖賢之文也、夫子曰、辭達而已矣、

師曰、先儒專論先文章之弊、周子通書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又曰、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唯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朱子曰、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克其內、而汲々乎徒以文章爲事業、愚謂、先儒之論尤的當、然必排文、則無寓情託辭之由、人々非聖賢、落筆吐詞、不可如古文、故文章亦小學之一也、學者平生之文簡書札、皆是文章也、何唯事題策賦銘乎、文以浮華爲陋、先儒以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過浮華、爲無實之可言、以可鑑也、

師曰、聖門之學、唯在日用事物之間、其文章亦在這裏、若不詳日用格致之功、而將一生精力、專意於文章、鋪叙轉換、極其工巧、以矜於世、鳴于時、其志趣尤可污、故文章之老師、亦爲邪說異端所蔽塞之類、唐宋之間不乏、世稱韓柳歐蘇爲四家、各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其於文章殆有自由、然其學無根無實、而不足恃、朱子曰、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正當機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空◎空一作宜其所得、如何却唯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

三枚賜之云、中國有火災、以此鎭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尙不妨、儞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恠否、愚謂、爲文章如韓柳歐蘇亦不知實學、然乃平生精力盡得、皆無用之贅言也、其實篤聖學、而其言自不卑、是文之本也、

師曰、文章之變、古今太多、六經之文者、其言正而平易也、史官述作之人、唯以當時之言記當時之實也、及戰國、文既過質、然列國往來應對之辭、猶深淳溫厚也、至秦漢有策論、有工拙之異、以弄文章、至唐以文章立大家、古作遂泯、古人之文章者有道德之餘光、而爲論道德以此文、後人之於文章爲鳴于文言其道、其志趣之變如此、梁蕭統文選、姚鉉文粹、百卷、宋姚鉉字寶臣撰、李昉文苑英華、呂祖謙文鑑、眞德秀文章正宗、凡文集行于世甚多、然皆無補治道、何益後學乎、

師曰、韓文李漢序頭一句曰、文者貫道之器、朱子曰、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唯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愚按、李漢以文爲貫道之器、尤其謬大也、朱子以文爲載道之器、亦不正、文唯載人之意志之器也、載聖人之意志、則道乃粲然、載古今之事物遺跡、則事物遺跡粲然、何必文限載道乎、古今學者、爲文以爲談道、然其言辭唯己之意志、而不知道之實明白也、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以文爲道之極也、凡文書者言語之遺迹、言語者意思之迹也、故見文書以可知其人之實也、誠不可揜如此、

師曰、古今文章之優劣、先儒之雅博既論說、今不可贅之、愚按、文章優劣難決、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世之文章議論者、皆口給辯佞、而悉不知大義、大義不通、則餘流之波瀾、辨論得亦難與、唯這一事之辯、優這一事底耳、

師曰、文人之中、韓子歐子蘇子尤有レ志二聖門一、然韓子如二原道原性一、略似而實不レ是、故晩爲二佛者一轉動、是眞未二必見得到一也、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也、如二原道一中言語雖レ有レ病、然自二孟子一而後、能將二許多大識見一尋求者、纔見二此人一、至レ如下斷曰二孟子醇乎醇一、又曰"荀與レ揚擇焉而不レ精、語焉而不レ詳、若不二是他見得一、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レ此分明也、朱子曰、自レ古窮有二人之說得端的一、惟退之原道庶幾近レ之、愚謂、原道一篇、言得好、然不レ知二聖人之學路一、不レ知二其原頭一、而始終大不レ明、其著述辨論者、文人之所レ得也、韓子之學不レ醇、竟陷レ佛者、亦不レ宜也、

師曰、歐陽子推二韓愈孟子一以尊二孔子一、且曰、聖人之教レ人、性非レ所レ先、其言辭略似、而其實唯以二文人一自負也、朱子曰、晩年筆力衰、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

師曰、東坡博識、議論尤詳也、文章亦奇二於一世一、唯不レ通二大義一、竟以二老釋一轉動來、先儒具評レ之、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二程氏一爲レ姦、程子以二蘇氏一爲二縱横一、朱子曰、他好二放肆一、見二端人正士一以レ禮自將一、却恐二他來檢點一、故恁誣毀、有下荊公修二仁宗實錄一言上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愚謂、人之貴レ學、以レ學レ道也、蘇氏之學、雖レ涉二獵古今一、實拾二蘇張之緒餘一、晩酔二佛老之糟粕一、故佛老之徒、以二韓蘇之大儒猶歸二我宗一、於二後儒一、後儒之粗亦疑惑來、是韓蘇之害二聖門一也、韓蘇之學、皆文人之一家、而於二聖門一不レ可二同レ日而語一、其言談不レ中レ理、先儒各論出、未レ易二蔑棄一、學者格致之功淺、乃爲レ所レ眩耳、

師曰、本朝之學生、專長二詩文一、其詩集文粹亦尤多、而甚疎二於實學一也、愚按、明經之科變、紀傳之儒登用、是上承二游宴一、下事二浮華一之弊也、故儒士皆諳二聖人之學一、以二文苑詩華一爲レ英、以二秀句奇文一衒レ世、眞儒之實學竟絶泯、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五 終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六

聖學四　中道理德

○論レ中

師曰、中者不レ倚而中レ節之名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レ發、謂二之中一、發而皆中レ節、謂二之和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曰、道之不レ行也我知レ之矣、知者過レ之、愚者不レ及也、道之不レ明我知レ之矣、賢者過レ之、不肖者不レ及也、又曰、中立而不レ倚、強哉矯、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下能經二綸天下之大經一、立二天下之大本一、知二天地之化育一、夫焉有レ所レ倚、愚竊謂、允執二厥中一者、堯之所二以授一レ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二其中一者、舜之所二以授一レ禹也、中之一字、其至矣盡、可二以見一レ之也、中者中立而不二偏倚一、無二過不及一之謂也、子思既擧二夫子之言一、述二其所レ傳之意一以立レ言、中之解尤切也、凡人之情、未レ涉二喜怒哀樂之前一、唯無事湛然、無二一物一箇之偏僻者意一、這箇無二流蕩底一、此間已發而及二喜怒哀樂一來、竟有二偏倚一、有二過不及一、不レ得レ中レ節、這箇中失却了、故學者於二喜怒哀樂未レ發之前一、因レ教修レ道率レ性、則其情發而中レ節之說、竟可レ爲也、是先聖所下以執二厥中一爲中受授上也、

師曰、先儒以二喜怒哀樂未一レ發、爲二情之未發一也、愚謂、情已發而未レ涉二喜怒哀樂一也、人之情少無レ不レ發、是天道流行、生々無レ息之謂也、語默動靜行住坐臥寤寐之際、其情遷轉流行來、唯喜怒哀樂之四者、情及二事物一、有二其形迹一也、他遇レ之、則有二邪正是非中不中底一也、故子思以二喜怒哀樂一論二未發已發一也、若以二此說一爲二情之未發一、便或謂レ執二厥中一、或謂レ擇二中庸一、情之未レ發、何有レ執二擇之一學者可二深味一也、

師曰、情之未レ發、宜下其不レ待二著レ意推求一、一有二求レ之之心一、則是爲二已發一、固已不二得而可一レ見レ之、況欲二從而執一レ之、則是情之發也、先儒不レ詳二此說一、竟於二未發之

前二立工夫一、不レ知二其已發一、且人情遷轉流行更不レ息、以二何時一爲二未發一乎、開レ眼則萬象遷轉、閉レ目則思慮流行、是便自然之理、不レ得レ已也、此際無二偏者一、無二過不及一、可レ謂二唯無事而中々如也一、是乃中、能執二厥中一窮理來、則喜怒哀樂發皆可レ中レ節也、

師曰、以レ中爲二天下之大本一、這箇無二偏倚底一、能究盡來、則情之於二喜怒哀樂一、皆可レ中レ節、是所二以中爲二大本一也、若此中爲二天地萬物之理無一レ所レ不レ該、則未レ是也、這箇無二偏倚一之中、是爲二事物之定理一也、以二此中一爲レ本、時々究盡來、其應用悉中レ節、是時中也、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是時中、而時々究理來、中レ節也、未發之前曰レ中、已發之後曰レ中レ節、同以二中字一言二應用底一、皆以レ中レ節爲レ中也、皆中レ節、則事物能和順而不二戾違一、是和也、中與レ和、其理一而其用別也、若混合則不是底、中者大本、而和者應接底、中之用於レ和初明白也、達道者、達二古今上下一公共底之至理、人々不レ可レ離之道也、

師曰、堯曰、允執二厥中一、夫子曰、執二其兩端一、用二其中於一レ民、擇二中庸一、是聖人究盡來、切下工夫一之謂也、子思曰レ致二中和一、亦自二這裏一說出矣、愚謂、這箇中不二詳窮擇執一、則大差了、古今學者疑惑來底、悉在二此裏面一、竟舉二未發已前之中一爲二話頭一爲二公案一著二工夫一、是不レ因二聖賢之教一、立二意見臆說一也、

師曰、子曰、天下國家可レ均也、爵祿可レ辭也、白刃可レ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愚謂、中庸者平生應レ事接レ物之際悉中レ節也、天下國家之均雖二甚難一、古今因循而平均相續、雖レ不レ及二聖人之治一、亦可レ均、爵祿者人所レ欲、而如二晨門荷蓧之徒一、隱逸遁世之士一、世々不レ乏、白刃者人之所レ畏、而勇士所二輕趣一、各唯一事之難レ爲、勉強則可レ得二其一途一、當時得二知仁勇一偏之徒一、不レ可二枚舉一、至二是此中庸之說一、乃大細事皆中レ節、動靜語默、悉得二這箇中一、故所二以天下之至難、聖人之不レ出レ世也、能二中庸一底、天下國家之平均、爵祿之受辭、白刃之踏不踏、各唯中レ節、無レ可レ稱之名一、今時學者、弄

レ術談二治平一、高レ節辭二官祿一、因二名譽一輕レ命、是有二形迹一而雖レ成二得一箇事一也、更不レ可レ及二他事物一、先儒曰、至於中庸一、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レ可下以二資稟勉強一力爲上之、愚謂、是以二中庸一爲二高話頭一也、然便先儒所レ謂中庸、亦是一事也、凡中庸者平日所レ爲中レ節之謂也、事物應接皆中レ節底、豈凡民所レ可レ能乎、

師曰、舜授レ禹以二惟精惟一一、爲二執レ中之工夫一、夫子以下執二其兩端一用二其中於民一、爲二舜之大知一、稱二顏子一以下擇二乎中庸一而弗上失レ之、是各致二中和一之究理也、這箇中和、不二詳窮盡極一、而不レ可レ致、若待二著レ意推求悟了底一以爲レ中、可レ落二在意見一、非二至大至公之中一、夫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二中庸一也、小人而無二忌憚一也、愚案、時字太重、中之工夫究理安二頓此間一、所レ謂時者時習之時也、無二時而不一レ中、是時字含二密許多究盡底一也、無二忌憚一二字、時中之反也、小人唯從二意之發來一、隨二精之動欲一、無二恐懼戒愼一、肆レ欲妄行、故所レ爲皆不レ中レ節、是反二中庸一也、君子時々究理致二中和一、故所レ爲悉中レ節、是君子中庸也、先儒皆謂、時中是中爲下無二定體一隨レ時而在上、然則時字尤輕、唯程子曰、猶二過レ門不レ入、時而居二陋巷一、許魯齋曰、時有二萬變一、事有二萬殊一、而中無二定體一、當二此時一則此爲レ中、於二彼時一則非レ中矣、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レ同、而同二於中一、三仁之生死不レ同、顏孟之語默不レ同、其同二於中一則一也、是等說以レ時爲二時節一也、語意尤輕、唯時々究二盡這箇中和一來、則時有二萬變一之間、皆可レ中レ節、不下窮二盡這箇中和一來上、唯當二其時一欲二合當一、豈時中乎、學者致二中和之思一、在二此時中一也、

師曰、中有二體用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大本也體也、發而中レ節之中、是達道也用也、未發之中唯大本而已、是至大至公、通二天地人物之中一、聖人所レ建也、這箇中用來皆中レ節、是天下之達道、而人生平日懿倫之際、須臾不レ可レ離之道也、大本達道並行、而中庸是能、謂二大本一闕二達道一、則大本無レ用、謂二達道一去二大本一、則達道無レ基、是合二體用一一本末一而所二以道之立一也、

師曰、庸者平日平常之謂也、中用平日平常之際、是曰中庸、所謂須臾不可離也、後世以庸字爲一定之理、中之外別立一箇工夫、尤差了矣、庸德庸言等、皆平日之德言也、中庸者中平日平常之謂、別無庸之可謂、得說亦中之一體也、

○辨或問中之說

或問、中庸於未發唯曰中、於已發曰皆中節、曰中曰中節、比校來、中節者似有究理之功、中者無可著意之地、不著意、則中何以存養得、此間難詳、師曰、人之情雖已發、未涉喜怒哀樂、則無所偏倚、能遷轉流行、無所一箇留停、一涉喜怒哀樂、則君子小人之機已別、未涉喜怒哀樂之前、君子小人更不可別、於這裏知不偏倚之意味、此中是天地公共底、得究理來、則發而皆可中節也、中字从口从丨、口者該四方四維、此中央安頓一竪丨、丨、古本切、音衮、說文曰、上下通、是無方處之地、立無偏倚之象以爲主、是中字制也、情已發而未涉喜怒哀樂之前、唯視聽言動思之應用而已、尤無方處之可定、能遷轉能流行、此間據公共底理以爲主、是所以中爲大本也、都人之情、未涉喜怒哀樂之前、人々皆公共底、更不可有偏塞、孟子夜氣良心以可見、唯小人已辟喜怒哀樂來、故少雖有安閑無事之時、爲不善無所不至也、不辟喜怒哀樂之後、燕居悠安之日、其公共底以可知也、君子之情、未發已發、各是究理來、是時中也、故未發已發共中節、未發之前、不當謂中節、唯是中而無偏倚也、

或問中與中節同異、師曰、無方處偏倚可論、故曰中、不究盡得、則落在偏倚過不及、故曰中節也、時中與用其中於民、及擇乎中庸之中、皆中節之謂也、中節是達道也、情之於喜怒哀樂、易偏倚過不及、學者在以究理而中節、情之未及喜怒哀樂、不可謂偏倚過不及、唯在以至大至公底、故這箇中與中節、少有意味、可熟讀也、

或問、中和者體用本末之謂乎、師曰、既謂大本達道、

則似謂體用本末、愚謂、人情未發與已發兩般、而以已發見來、則未發如爲本、然凡天下之用、人情之間、因喜怒哀樂之已發、有君子小人之差、有治亂存亡安危之成、而喜怒哀樂之發不可已、見來已發是爲人情之要、故名不可以高下論之、動靜互根、語默從物、自中節究理曲盡、則未發之中也、未發之中是究盡、則已發皆中節、是未發已發互根、君子時中底也、先儒以中字爲天命之性、爲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備、是重中字輕和字、故先儒所謂體用本末有優劣、以本體爲貴、以末用爲自本體流出來、竟靜寂之際、立存中之工夫、爲執厥中之說、尤違聖教、或問、然便子思謂大本、下一箇大字屬本字、是何謂乎、師曰、事物應接、而情未涉喜怒哀樂之時、以這箇公共底、則太無事無物、而中々如也、天々如也、廣大寬平、心無愧怍、其容舒也、其色愉也、那箇閑居無事底、初覺至大至公之中、未發之前、君子小人之同異不可見、而唯這箇中、是天壤易所也、及已發、君子小人之異、可不謂而見、故以中爲大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君子小人之機所太明白也、

或問、子論未發謂、情之已發而未涉喜怒哀樂、是皆可以已發、不可以未發、且情未發之前、不論而可乎、師曰、子思既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不曰情之未發已發、喜怒哀樂者、情之及事物、尤有形迹也、情雖不及喜怒、未嘗不發、先儒皆不味這箇意、以喜怒哀樂之未發、都爲情之未發、愚謂、人情少不留、無不發、以何時爲情未發、寐夢之間、雖如閉息、夢裏知覺底、是意情之流行也、今以言語動作之及人物爲已發、猶有閑暇無事之情況、一向以喜怒哀樂、專論情之未發已發、其差了太重、子思唯以喜怒哀樂論來也、不論這箇情未發、若切求未發下工夫、便落在異端、豈聖人之教乎、

或問、未發之中、已爲大本、則未發之前、是著力存養這箇中來乎、師曰、子思已曰致中和、堯曰允執

厥中、舜之惟精惟一、夫子時中、擇二中庸一、見來、自二未發一至二已發一、唯究盡存養、在レ不レ失二這箇中一也、子曰、回之爲レ人也、擇二乎中庸一、得二一善一則拳々服膺而不レ失レ之矣、顏子之明敏、猶著レ力能擇能守、夫子之大聖、以レ是稱二其爲レ人、聖門之教、唯在二格物致知來一、是執擇存養之謂也、

或問、閑暇無事之間、那箇是中之究理乎、師曰、戒二愼乎其所一不レ睹、恐二懼乎其所一不レ聞、莫レ見二乎隱一、莫レ顯二乎微一、故君子愼二其獨一也、愚謂、情雖レ未レ及二視聽見顯一、其機已發、其情已動、不レ可下以二未發一論上之、其發動之機尤幽微、而未レ必二形迹一、此時究盡擇執、則至大至公之中、卓爾而有レ所レ立、所レ謂中立而不レ倚是也、子思衆二愼獨之二字一、是情未レ涉二喜怒哀樂一之時、幽暗間暇細微之事、跡雖レ未レ形、而情已遷轉流行、人雖レ不レ知、而己獨知レ之、是於二情已發一立二其敎戒一、開二示中一之深切著明也、因レ敎而修レ道、修レ道而合二天命之性一、是大本達道也、

或問、惟精惟一者、舜之所二以授一レ禹、是執二厥中一之究理、而惟精惟一、如何用レ功、師曰、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二守得不一レ離、精則察二夫二者之間一而不レ離也、一則守二其本心之正一而不レ離也、愚謂、精者究レ理來無レ不レ盡也、精字从レ米从レ青、米之潔白、至二其青色一盡矣、凡物之純至者皆曰レ精、事物之間、窮盡到二其至善一之謂也、一者古今上下不レ異不レ變之稱、至大至公底也、學於二動靜云爲之間一、無二少間斷一究レ理來、乃可レ得二這箇中一、其究盡不レ詳、竟以二意見臆說一斷然爲二其極一、是不レ精之所レ致也、其所レ爲二至極一、不レ以二至公底一、唯合二己私一來、故不レ通二古今一、不レ涉二上下一、是不レ一之所レ致也、精一之工夫、聖々授受之大要、天下之理、豈有二以加一於此一哉、先儒以レ精爲レ不レ雜、不レ雜是唯天理、而不レ混二雜人欲一之謂也、不レ混二雜人欲一底、如何用レ功、是謂二中之的當一而非二允執之謂一、以レ一爲二固守之義一、已曰レ執二厥中一、何又以二固守一爲レ義乎、精一而固守、是惟精惟一、允執二厥中一之謂也、

或問、蘆李明問下於二喜怒哀樂之前一求レ中可否上、程子曰、不可、既思下於二喜怒哀樂之發之前一求上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二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二之和一、不レ可レ謂二謂中一也、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二明子思言外之意一、蓋言不レ待二喜怒哀樂之發一、但有レ所レ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二精微一、此等說如何、師曰、各以二不思之前一爲二未發一、故有二是等問答一、程子曰、言レ存二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一則可、若言レ求二中於喜怒哀樂之前一則不可、愚謂、存養亦思也、求亦思也、求得而後存養、其是已發也、無レ思無レ知之前、無下可二存養一底上、無二可レ論一中底一、聖人以二思無一レ邪蔽二三百篇一、不レ謂二無レ思之前一、是無レ思之前、無二可レ論之地一也、朱儒太高爲、蒐程呂之間答、多至二異端之見一矣、夫情少不二留停一、能流行遷轉、其間以二這個中一卓爾不レ倚、是大本之中也、中惟中、則喜怒哀樂發而皆中レ節、是今日日用事物應接之中、而達二古今上下一不レ可レ離之道、故曰達道、乃惟精惟一、允執二厥中一之謂也、若二意於幽微之間一、疑二工夫於意情未發之前一、既曰レ若曰レ疑、是已發也、子思子所レ謂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非二意情之未發一、若論二意情未發底一、是一個死物也、人々皆具二生々無息之誠一、尤活物而能遷轉來、何以二意情未發之前一乎、開レ眼觸レ目、皆意情之所レ感、閉レ目思慮發二這裏一、何時意情未發之地、

或問、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レ求二其未發一、此心至虛、無レ所二偏倚一、故謂二之中一、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二之中一、赤子之心、發而未レ遠二乎中一、若便謂二之中一、是不レ識二大本一也、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レ常、非二寂然不動之謂一、故不レ可レ謂二之中一、然無二營レ欲知レ巧之思一、故謂レ未レ遠二乎中一、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レ須二究索一、師曰、呂氏以二赤子之心一謂二之中一、程子謂レ未レ遠二乎中一、太差了來矣、愚謂、赤子氣質未レ全、故意情未レ通、以二何處一爲レ中乎、若信二此說一、以二知識之寡薄底一爲レ中、彼昆虫之寡營レ欲、鳥獸之渉二知巧一、皆可レ謂レ未レ遠二乎中一、大本之中、如レ此形而

下者乎、且凡人情未レ涉二應接一時、皆可レ謂二之中一乎、是唯認二本然性善說一來、爲二道差謬一也、中者天地人物之大本、至公至大底、中立而不レ倚、卓爾而有レ所レ立、赤子嬰兒之心、不レ可二比校而論一焉、赤子嬰兒之心、唯因二氣質未レ全、知識寡一耳、且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レ須二窮索一、是自二性善一說下也、故以レ中爲レ性、爲二本然之善一、爲二天德自然而具一衆理一、尤差謬來也、中無二究索一、乃子思何謂レ致二中和一乎、夫子旣曰二擇レ善固執一、皆究理格物、究二索中庸一也、學者詳玩二經書一、暗可レ見二意味深長一、勿レ師二後儒之說一、

或問、藍田呂氏曰、人莫レ不レ知二義理之當一、無レ過無レ不レ及之爲レ中、未レ及レ乎所二以中一也、喜怒哀樂未レ發之前、反求二喜心一、何爲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二以見一乎中一、而空非レ中也、必有レ事焉、喜怒哀樂之未レ發、無二私意小知攙一乎其間一、乃所レ謂空、曰二空然後見一乎中一、實則不レ見也、若二子貢一聚二聞見一之多、其心已實、如二貨殖一焉、所レ蓄有レ窮、所レ應有レ限、雖レ曰二富有一、亦有レ時而窮、或億則屢、而未二嘗中一也、權然後知二輕重一、度然後知二長短一、物皆然、心爲レ甚、則心之度レ物、甚二於權度之審一、其應レ物、當無二毫髮之差一、然人應レ物不レ中レ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下不二得レ中而執一之、有丙私意小知攙乙乎其間甲、故義理不レ當、或過或不レ及、猶下權度之法不レ精、則稱二量百物一、不レ能レ無二銖兩分寸之差一也、此所レ謂性命之理、出二於天道之自然一、非二人私知所一レ能爲一之一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レ發、謂二之中一、朱子曰、呂氏說尤多レ可レ疑、如レ引二屢空、貨殖、及心爲レ甚者一、其於二彼此一蓋兩失レ之、其曰二由レ空而後見一レ夫中一、是前說虛レ心以求レ之也、其不二陷而入一浮屠一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レ欲下於二未發之前一、求中見二夫所一レ謂中者一而執レ之、是以屢言レ之而病愈甚、呂朱之說如何、師曰、呂氏以レ無二過不及一爲レ中、其詞尤說得好、然至二多說下一則不是底也、是皆不レ知二中之的當一、推求而從二意見一來也、其說專以レ空爲レ見二乎中一、是本下出二於天道之自然一、非二人私知所一レ能爲一之一句上、此一句是性善之說也、朱子雖レ論二呂氏之說一、條理紊亂、援引乖剌一、亦以レ中爲レ性、爲下未發之時上、此心如二明鏡止水一、不レ有二偏倚一、則其所レ期同二呂說一、而其辨論少有二用捨一也、呂氏所レ謂、權度之法不レ精、則稱二量百物一、不レ能レ無レ差、此語尤可也、今以爲レ無二過不及一、是中以レ何定二其權度稱量過不及乎一、呂氏以二天道自然一說爲二權度一、這個天道自然、太不レ可レ知、今日日用之間、那個是天道自然哉、曰、雖レ談レ之、心未レ通下無二過不及一之中上、故竟以レ空爲二歸處一、屢言レ之而病愈甚、是似二說得而好一、所二以說下而不是底一也、

或問、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二以狀一性之體段一、猶下稱二天地地方一、而不レ可レ謂二方圓即天地一、中之爲レ義、自無二過不及一而立レ名、而指レ中爲レ性、可乎、朱子曰、喜怒哀樂未レ發則性也、潛室陳氏曰、四者未レ發、當二此境界一、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朱子指レ此爲レ性、蓋發則爲レ情、非二以レ中爲レ性也、中唯是狀二其未發之時體段如レ此、若便以レ中爲レ性、則是稱レ圓爲レ天、稱レ方爲レ地、而可乎、是箚說如何、師曰、呂氏以レ中指爲レ性、程朱各以レ中爲二性之體段一、比二方圓一論之、尤其說明白也、愚謂、性者生々無レ息能知識感通、中者不二偏倚一、中立之謂也、致二究這個中一、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因二性之知識喩一乎理一也、性中不レ可二併論一、而又不二相離一、程朱以レ中爲二性之體段一、則爲二性有二方形一也、故以二方圓一比レ之、性豈有二方形一乎、方圓者天地之方形、而不レ可下以二方圓一論中天地之中上也、

或問、龜山楊氏曰、但於二喜怒哀樂未レ發之際一、以レ心驗レ之、則中之義自見、非二精一焉能執レ之、又曰、執而勿レ失、無二人欲之私一焉、發必中レ節矣、發而中レ節、中固未二嘗亡一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二其可レ慟可レ喜而已一、於二孔孟一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レ物、因レ物而異レ形、而鑑之明未二嘗異一也、非生所レ謂、出レ怒不レ怒、則怒出二於不一レ怒、出レ爲無レ爲、則爲出二於無一レ爲、亦此意也、（出二莊子庚桑楚篇一）若聖人而無二喜怒哀樂一、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二行於天下一、武王亦不二

必恥ニ也、故於ニ是四者ニ、當レ論ニ其中レ節不ニ中レ節ニ、不レ當レ論ニ其有無ニ也、又曰、須下是於ニ喜怒哀樂未レ發之際ニ、能體ニ所レ謂中ニ、於ニ喜怒哀樂已發之後ニ、能得中所レ謂和上、朱子曰、楊氏所レ謂、驗レ之ニ體レ之ニ執レ之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云ニ其慟其喜ニ、中固自若ニ、疑與ニ程子所レ云言レ和則中在ニ其中ニ者上相似ニ、然細推レ之、則程子之意正乖戾ニ、尤至當也、凡所ニ云爲ニ、內外更不レ別、中固自若ニ、外姑示ニ其形ニ、是於ニ四者ニ有ニ四者之形ニ與ニ中固自若之心ニ也、一事之發、存ニ這個兩樣ニ來ニ、竟不レ可レ得、中心之誠豈可レ得レ然哉、其說太差謬矣、其曰下聖人而無ニ喜怒哀樂ニ、則天下之達道廢上也、雖ニ說得好ニ、未レ徹之語也、聖人亦人也、凡有ニ血氣ニ之徒、未ニ嘗無ニ此情ニ、聖人思ニ天下之達道廢ニ發ニ此情ニ乎、此情天下之通情、而中節來、是天下之達道也、唯論ニ其中レ節不ニ中レ節而已、楊氏曰、當レ論ニ其中否ニ、不レ當レ論ニ其有無ニ、似ニ至論ニ而其所ニ謂下ニ、皆未レ通レ道之語也、

或問、程子曰、不レ偏之謂レ中、不レ易之謂レ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註解當否、師曰、中立而不レ倚、無ニ過不及ニ之曰レ中、不レ偏之謂レ中也、以レ中爲ニ天下之正道ニ、未レ雜、道須臾不レ可レ離、今日日用之間、各未ニ嘗不ニ由レ道、然其得レ正不レ得レ正、因ニ究盡來之功ニ、這箇中者、事物當然之理、而道亦不レ可レ離ニ這裏ニ、若曰レ道則有レ邊、曰ニ正理ニ是可也、正理即大本也、達道皆以レ中爲ニ的當ニ、故爲ニ天下之正道ニ、未レ雜也、

或問、朱子章句曰、中者不レ偏不レ倚、無ニ過不及ニ之名、此章句當否、師曰、不レ偏、因ニ程子之言ニ、不レ倚、因ニ中立而不ニ倚、無ニ過不及ニ、因ニ藍田呂氏註ニ、各當停底也ニ、是朱子於ニ語孟ニ釋ニ中字ニ、但曰レ無ニ過不及ニ、今有ニ所レ謂未發之中與ニ時中ニ、故添ニ不偏不倚四字ニ、兼ニ體用ニ言、其說尤具矣、愚謂、子思釋レ之曰、四者未レ發謂ニ之中ニ、發而皆中レ節謂ニ之和ニ、夫子曰、時中、中立而不レ倚、道之不レ行也過不及也、是聖賢已註ニ脚中字ニ太詳也、竊取ニ其意ニ、乃中者不レ倚中レ節之謂乎、不レ倚是公共底之大本、中レ節是日用之達道也、聖人之道、唯大本達道

而其分殊也、

或問、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ㇾ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子思之所ㇾ謂中、以三未發一而言也、周子之所ㇾ謂中、以三時中一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三識之一、見三其並行而不二相悖一焉可也、周子之說如何、師曰、周子之學、多流二老莊虛無之見一、其言無二條理一、專混合來、故中和、中ㇾ節、達道、或合一或支離、（子思曰、中ㇾ節曰ㇾ和、天下之達道也、各唯一意、今周子別論ㇾ之、）學者之惑日盛、子思既曰、未發謂二之中一、發而皆中ㇾ節、謂二之和一、其條理節目、可二並而思一ㇾ之、未發已發同一理、而曰二中和一、則其用未ㇾ嘗可ㇾ無ㇾ差、混合論來、是異端無差別地之工夫、豈聖人之教乎、

或問、然則中和果二物乎、師曰、觀二其一體一用之名一、則安得ㇾ不ㇾ二、察二其一體一用之實一、則此爲二彼體一、彼爲二此用一、如三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二耳目一、初非ㇾ有二二物一也、是朱子論二二物而非二一物一也、愚謂、動靜者本一、而不ㇾ可二以ㇾ動爲ㇾ靜、以ㇾ靜爲ㇾ動也、中和本一、而不ㇾ可二以ㇾ中爲ㇾ和、以ㇾ和爲ㇾ中也、未ㇾ涉二喜怒哀樂一、是曰ㇾ中、已涉二四者一、是曰ㇾ和、尤其用別也、一身之血氣流行、生生無ㇾ息、同一而流行、在ㇾ目曰ㇾ視、在ㇾ耳曰ㇾ聽、已曰二視聽一、其用遙隔不ㇾ同、中和之說亦如ㇾ此、四者未ㇾ發之時、無二節可一ㇾ謂、已發之時、則有二節可一ㇾ見、中中ㇾ節可二詳味一也、以ㇾ中爲ㇾ體、以ㇾ和爲ㇾ用、其說尤可也、愚案、未ㇾ發之用是中、已發之用是和、然則中和其日用之極致、未發已發、是日用之事也、中和既致、則動靜云爲各合二天地一、無二毫之差一、或曰、中和是用、乃其所ㇾ的是何等、師曰、聖人之學的、是對二越上天一來也、能配二上帝一、是德之盛也、這箇德、因二其用一異二其名一、是理一分殊之謂也、或曰、然則以二中和一爲二體用一之說非乎、師曰、以二未發已發一論ㇾ之、則爲二體用一、然以ㇾ躰爲二道之全躰一、乃未ㇾ可也、爲二道之全躰一來、故以ㇾ中爲ㇾ性爲二天命一、專下ㇾ手味二其淡靜一、太差謬矣、凡道之全躰者、以二天地一爲ㇾ的、學問思辨而後初得、是大學之自二八條目一到ㇾ明二明德一也、宋儒直指二性心一爲二道之全躰所ㇾ具、切加二工夫一味二性善一、竟以中爲二道之躰段一、於二情之未ㇾ發、推二求其中一、皆泥二性善一之誤也、

或問、當二其未ㇾ發、此心至虛、如二鏡之明一、如二水之止一、則但當下敬以存ㇾ之、而不ㇾ使二其小有一偏倚一、至二於事物之來一、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ㇾ攸ㇾ當、則又當下敬以察ㇾ之、而不ㇾ使二其小有一差忒一而已、此說當否、師曰、是即程子之說也、或曰、喜怒哀樂未ㇾ發之前、下二動字一不ㇾ得、程子曰、謂二之靜一則可、然靜中須ㇾ有ㇾ物始得、這裏便是難所、學者莫ㇾ若三自先理二會得一ㇾ敬、能敬則自知ㇾ此矣、或曰、敬何以用ㇾ功、程子曰、莫ㇾ若三主一一、是問答、未發之前以無所ㇾ可ㇾ下二工夫一、安二頓一箇敬一來也、愚謂、其曰下其心至虛、如二鏡之明一如中水之止上之說、未二正論一、是認二衆性善一也、不二究理極功一之心、豈同二明鏡止水一乎、因二此說一、則人人四者未ㇾ發之時、皆天地至大之中存二這裏一乎、尤差謬之甚也、且當ㇾ未ㇾ發存ㇾ敬、是已發也、程朱先難二呂氏之說一曰、纔思即是已發、今曰ㇾ當二敬以存一ㇾ之、敬之存是非ㇾ思乎、且不二究盡來一、則存ㇾ敬亦沈默底、而其中與ㇾ中ㇾ節、何以分明可二致得一、其曰下敬以存ㇾ之、敬以察ㇾ之、敬以存養省察、分二中和一來、少似ㇾ有ㇾ益二于學者一、然唯曰ㇾ敬、不ㇾ謂二格物致知一、則其存養省察、其陷二靜寂無事一、是宋儒切好二靜坐一謂二主一一、全徹二聰明一厭二思慮一、竟所下以惡二異端一入中異端上也、故宗二宋儒之徒、其學者一箇沈默謹厚之小人、而至二其成一亦徑々乎、是不ㇾ通二大本達道之中和一、唯弄二其文義一耳也、

或問、程子曰、不ㇾ易之謂ㇾ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庸平常也、或問二此異一、朱子曰、唯其平常、故可ㇾ常而不ㇾ可ㇾ易、若三驚ㇾ世駭ㇾ俗之事一、則可ㇾ暫、而不ㇾ得ㇾ爲ㇾ常矣、二說雖ㇾ殊、其致一也、但謂二之不ㇾ易、則必要二於久一而後見、謂二之平常一、則直驗下於今之無中所二詭異一、而其常久而不ㇾ可ㇾ易者可二兼擧一也、師曰、程子以二定理一爲ㇾ庸、故下二不易字一、是萬古常然而不ㇾ可ㇾ易之謂也、朱子自說、雖ㇾ謂ㇾ同二程子一、其義又別也、朱子所ㇾ謂平常者、對二怪異一之說、而無ㇾ所二詭異一、是爲二事理

之當然ニ也、不易者是平常之道、平常之事萬古不易、是不易與ニ平常ニ少有ニ意味之差一也、朱子曰、譬ニ之飲食ニ五穀是常、自不レ可レ易、若下珍異不ニ常得ニ之物上、則可ニ暫ニ食ニ焉能久乎、此比喩尤適矣、愚謂、夫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時字與ニ庸字ニ表裏、庸者平常也、用ニ來此中於平日常時之際ニ無ニ時而不ニ中、是中庸也、是時中也、是所ニ以民鮮ニ能、所下以不ニ能ニ期月守ニ也、或得ニ一事之中ニ、或得ニ一物之中ニ、或日月至、各因ニ究盡底之厚薄ニ有ニ其差ニ至ニ其平生得ニ這箇中ニ、不ニ聖人ニ不レ可レ得、是子思所下以曰ニ致ニ中和ニ、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上也、宋儒各以ニ庸字ニ對ニ中字ニ、立ニ不易平常ニ爲ニ天下之定理ニ、然乃中之外又有ニ一箇庸底ニ也、聖人之教甚易簡、豈有ニ數般之理ニ乎、且曰、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レ爲都不レ庸、然則庸是中レ節底也、中レ節乃庸、亦中和之謂也、聖人重言而言ニ中庸ニ乎、又曰、不ニ驚レ世駭レ俗是庸也、愚案、可ニ驚レ世駭レ俗則驚ニ駭世俗ニ、是中レ節底也、五穀平生可レ食、若下珍異不ニ常得ニ之物上、亦有レ可レ食、堯舜孔子大聖也、夷齊亦求レ仁得レ仁、各皆一時之中、若必ニ平常ニ則是偏倚也、過不及也、不レ可レ言ニ天下之定理ニ、天下之定理、唯動靜事物之際、在下究ニ盡其極ニ中也其節上耳、何必ニ平常ニ乎、且經書所レ出庸字、皆平庸之義也、庸德庸言、亦平日德與レ言之行之謹ニ平常ニ之謂也、或曰、然則擇ニ乎中庸ニ之言、不ニ合當ニ也、師曰、是擇執而中庸之義也、庸是一箇定理、而與レ中相對、堯舜何脫ニ漏庸字ニ、夫子何只言ニ時中ニ乎、庸是與レ中同義、則衍言重言也、聖人豈用レ之哉、學者尤可ニ翫味ニ也矣、

或問、中庸首章、先明ニ中和之義ニ、次章乃及ニ中庸之說ニ、至ニ其名ニ篇、乃不レ曰ニ中和ニ而曰ニ中庸ニ、何乎、師曰、昔日有ニ此問ニ、朱子曰、中庸之中、實兼ニ體用ニ、中和之中、其義不レ然、且其所レ謂庸者、又有ニ平常之意ニ焉、此比之中和ニ、其所レ該者尤廣、愚謂、中庸首章、所レ謂中和者、中之註脚也、道也者不レ可ニ須臾離ニ也ニ、可レ離非レ道也、戒愼恐懼愼ニ其獨ニ、是平生之教戒、時中之用、而乃

庸之註解也、此一章至矣盡矣、中庸之說、別無ニ言可レ容、次章、君子中庸時中、小人反ニ中庸ニ、無ニ忌憚ニ也等之語、皆用ニ中於日用平常ニ之謂也、故名レ篇曰ニ中庸ニ也、

或問、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レ擇、擇則二矣、師曰、擇字太重、不レ可ニ輕過ニ、是執ニ厥中ニ也、執ニ其兩端ニ用ニ其中於民ニ也、聖人之學、在ニ格物致知之功ニ、以可レ見也、堯舜之大聖、亦執ニ其中ニ、執ニ其兩端ニ用レ中、顏子之亞聖、亦擇ニ乎中庸ニ、是究盡推求、擇ニ執其中ニ也、如ニ後世儒生ニ、黃口俗學、亦曰ニ纔着レ意是非ニ未發ニ等之高話上、靜坐號ニ存養ニ、默坐號ニ省察ニ、令下彼侍ニ經筵ニ歷ニ仕官ニ、則器識太狹、度量尤隘、其才不レ及ニ事物ニ、偶然爲得、或流ニ姑息之仁ニ、或專ニ文藝之學ニ、故進不レ成ニ一家之全ニ、退不レ達ニ萬世之道ニ、與ニ古之學者ニ、不レ可ニ同レ年而語ニ也ニ、是併不レ覺レ陷ニ異端之高見ニ也、學者不レ可レ忽レ之也、

或問、王陽明曰、中唯是天理、曰、何者爲ニ天理ニ、曰、去ニ得人欲ニ便識ニ天理ニ、何以謂ニ之中ニ、曰、無レ所ニ偏倚ニ、曰、無レ所ニ偏倚ニ、是何等氣象、曰、如ニ明鏡ニ然、全體瑩徹、略無ニ纖塵染着ニ、曰、偏倚是有レ所ニ染着ニ、如レ着ニ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ニ、方見ニ得偏倚ニ、若ニ未發時ニ、美色名利皆未ニ相着ニ、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ニ嘗無ニ、既未ニ嘗無ニ、即謂ニ之有ニ、既謂ニ之有ニ、則亦不レ可レ謂レ無ニ偏倚ニ、譬ニ之病レ瘡之人ニ、雖ニ有レ時不ニ發、而病根原不ニ曾除ニ、則亦不レ得レ謂ニ之無レ病之人ニ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名好利等項、一應ニ私心ニ掃除蕩滌、無ニ復纖毫留滯ニ、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是天下之大本、問、未發未ニ嘗不レ和、已發未ニ嘗不ニ中、譬如ニ鐘聲ニ、未レ叩不レ可レ謂レ無、既扣不レ可レ謂レ有、雖ニ竟箇扣與レ不レ扣何如、陽明曰、未レ叩時、原是寂天動地的、既扣時、也唯是寂天寞地的、又問、樂是心之本體、不レ知過ニ大故ニ於ニ哀哭時ニ、此樂還在否、陽明曰、須ニ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レ哭便不レ樂矣、雖レ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ニ嘗有ニ動、陽明又曰、未發之中、專非下指ニ靜時ニ言上、就ニ發

之時、此心不為喜怒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之體、即所謂動亦定者也、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陽明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陽明曰、啞子喫苦瓜、與儞說不得、儞要知此苦、還須儞自喫、又曰、在一時一事、皆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唯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求是編曰、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者中也、臨時亦能中節者和也、中即性也、和即情也、性情即道也、道一而已矣、在全體大用、固此道也、初無所加、在一時一事、亦此道也、初無所損、陽明乃謂一時一事之中和、未可謂之大本達道、必無所不中、而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而後謂之達道、是以道為有二也、齊宣易牛、不過一事之中和耳、而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宋景君人之言三、不過一言之中和耳、而熒惑為之退舍、然則大本達道、何必無所不中、無所不和而後可哉、譬之擊石之火、唯星々子耳、讒引着便可以燎原、故星星之火即燎原之火、非小也、燎原之火即星々之火、非大也、知火則知中和矣、故事無所謂大、傳禪亦常也、亦無所謂小、一介即千駟也、時無所謂久、天地亦須臾也、亦無所謂暫、殤子即彭聃也、陽明每以剖藩籬觀昭曠自倚（◎倚一作停）其識者、而見不及此何哉、又曰、未發之中、純是天理、寂然廓然、無所偏倚、陽明曰、其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塵染着、似矣、且以病瘧之喩、蓋瘧乍發乍止、乍止乍發、則發固瘧也、其不發之時亦瘧也、今乃以不發之瘧、況未發之中、是未發之中、特其好色好利好名之心未形見者爾、如此、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何其與明鏡之言自相戾耶、鏡本無塵、而塵生於染、人本無瘧、而瘧生於病、心本無偏倚、而偏倚生於意、故未發之

中、則無疾之人、無塵之鏡也、而以病瘧喩之、豈非引喩之失當者耶、此論如何辨析、師曰、陽明之學、專陷異端、其所宗以明鏡無纖塵染着、以是為天理、以是為天性、故未發之中、期其無聲無臭之地、其所指太高、是浮屠禪家所舉也、今以中為天理、自這裏說出來也、以偏倚為有所染着、染着偏倚一致、而染着者偏倚之太顯習來底是也、未發之時、無喜怒之涉事物、何以染着論之乎、聖人之教、專從人情不得已之誠、在令其意思正、其情欲中節、美色名利、是人情之大欲存焉、令之正中節、是萬代不易之定論、古今人情之通戒也、彼明鏡本無情、故歷來退去、共不知覺、人心活物、何如明鏡、至死雖修力、竟不可得、是異端之好樹下石上、遠人家去世間、清耳目之所及、潔身體之所觸、少欲除此情、然猶以不能已、立坐禪觀法拂拭來底也、陽明之宗學、一向落在這裏、病瘧之喩、求是編闢之尤詳也、陽明未叩時原驚天動地、大哭一番了方樂等之語、太違聖人之教、其罪不可遁、未發是未發底、已發是已發底、更無這般模樣、如鐘聲能鍊鍛鑄出、則未叩是未響也、已叩則有鍊鍛鑄出底聲、未叩時原是驚動天地、已叩時唯是寂寞天地、皆拈出一種高話、表章言外意味也、已哭則不可樂、樂則不可哭、可哭而哭、是中節也、當哭本體未嘗有動、是形哭而內不哭也、不可謂中心之誠、先與楊時中說略相似也、陽明以未發之中、為不為四者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是立一箇明覺為主、以不動為守、形哭而內不哭之謂也、且未發之中、以啞子喫苦瓜喩之、是禪之悟了底也、陽明一時一事之中和之說、求是編拆之、以齊宣宋景之事為一事一言之中和、未審、愚案、齊宣易牛、仁之端也、宋景三言、省修之謂也、兩不可以中和論之、凡物之有感、雖薄微之細事、其純一能感動他、是天地之妙用也、忠孝之感鬼神者、理之當然、而魔魅狐狸之感人心、愛着繫念之通不測、豈可謂得中和乎、打石

之星々皆火、而引若燎レ原、是火之成也、星々無レ不レ火、暫明暫滅之火、不レ可レ謂二火之成一、故一時一事之中レ節、不レ可レ謂レ非二中和一、不二推而及一レ他、則不レ可レ謂レ得二其全躰一、一時一串之得來、可レ謂二大本達道一亦可也、不レ可レ謂二大本達道一亦可也、四者發而或中レ節底、凡人亦有二偶得一、到二其中一乃未發之前、中立而未レ倚、凡人所二少不一レ可レ得也、宋明儒生、以レ中爲二靜寂無事之時一、故人人未發之前皆爲レ有レ中、竟盜賊亦未發之時至レ爲レ有レ中、太差謬來、若因二先儒之說一、中者吾人各自固二有之一、中レ節是日用之工夫而中レ節底、自二這箇中裏一欲二發見來一也、愚案、中與レ中レ節、共在二格致之功一、中レ節底者、不レ得レ已與レ世推移之情、自然須レ有二得レ節之幾一、大本之中者、凡人更少不レ可レ得之地也、學者可二玩索一也、

或問、明儒以二未發一作二不發一此說如何、師曰、太差了、未字有二意味一、含蓄已發一、四者情之有二形迹一也、情已發、其及二事物一、必竟至二四者一、雖二未發一其機已具也、

或問、陽明曰、四者未發之時、廓然大公、無二些須一私意牽滯一、即爲レ中、此中蓋慎レ獨來、非レ謂二未發便是中一也、是未發之時慎レ獨底、存レ中之趣也、師曰、廓然大公、是中之的當也、中立以レ何爲二的當一、在二廓然大公一、以二廓然大公一不レ可レ爲レ中、中者不レ倚而中レ節之名也、慎レ獨實是工夫之要路、如何、慎レ獨而知二未發之中一、知レ中而如何期二廓然大公一、是格致之用、擇執之功、落二在這裏一、先儒唯以二未發一爲二廓然大公一、廓然大公爲二是中一、其言尤近、而無レ攸レ可二取用一、是學者漂泊而所二以陷一異端之說一也、

或問、伊川謂、不レ當下於二喜怒哀樂未レ發之前一求上レ中、延平教二學者看一未發之前氣象如何一、陽明曰、皆是也、伊川恐下人於二未發前一討二箇中一、把レ中做二一物一看上、如吾向所レ謂認二氣定時一做レ中、故令下唯於二涵養省察上一用レ功、延平恐下人未レ便有二下レ手處一、故令二人時々刻々求一未發前氣象一、皆古人不レ得レ已誘レ人之言也、此三說如何、師曰、不レ知二中之的意一、則伊川延平陽明之說、共

不レ可レ取、知二其的意一說々又是レ見レ之、然三子各因二意見一私二中之說一、其間延平專務二高尚一、故其所レ謂如レ此、伊川其學太密、故其所レ說如レ此、陽明全入二禪流一、自以爲二超二三子之見一、故其所レ謂可レ見也、

或問、朱子曰、自レ有二天地一以來、無二時不レ生、自レ有二生人一以來、無二時不レ發、陽明曰、人心之常發者明覺生意也、有レ時而未レ發者喜怒哀樂也、中庸指二喜怒哀樂一言、則未發實是未發矣、譬之天地一、常發者生機也、有レ時而不レ發者雷霆風雨也、今子所レ謂未發之說亦同レ此、師曰、四者未レ發之際、亦有二生意一者、是生々無息之謂、凡有二血氣一者皆然、愚案、喜怒哀樂未レ發之前、情已發、千態萬變、唯未レ涉二四者一耳、譬二之天地一、其生機天地理氣之妙用也、雖レ未レ涉二雷霆風雨一、雲行霧渡、日月代謝、其相形則有二雷霆風雨一、天地常廓然而大公、日月運四時行矣、萬物當レ之各遂二其節一、是中也、中レ節也、先儒以爲、雖二雷霆風雨一、日月更不レ昏、雲上常明也、以レ是譬二四者雖レ發、本然之中常明自一、尤差謬也、

竊謂、天不レ離レ地、天地相對、則有二雲霧一、行二何地一上二幾高一、亦可レ有二雲霧一、然乃天不レ可レ謂レ無二雲霧一、天地以レ有二雲霧萬象一爲レ用、以二明白清霽一不レ爲レ本、學者可二熟味玩索一也、

○論レ道

師曰、道者天地人物事上日用間所二共由當一レ行、有二其條理一之謂也、天能運地能載、人物能云爲、各有二其道一不レ可レ違、故日月有二運道一、山川有二地脈一、人物有二經絡一、日用事上有二這道一、少不レ可レ離、日月山川人物自然脈路、是理氣妙合之用、而更不レ可レ戾、唯人々事物應接之間、尤多二作爲一、智已鑿來、動失二其實地一、爲二其捷徑一、是所二以君子小人之差別一、是非邪正之紕繆也

師曰、道通二上下事物一之言、有二天地之道一、有二人之道一、有二事物之道一、有二君子之道一、有二小人之道一、故道無二所不一レ在、無二物不一レ有、有二一箇些子一、乃有二一箇之道一、易曰、乾道坤道、又曰、彌二綸天地一之道、又曰、有二天道一焉、有二人道一焉、有二地道一焉、參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大學曰、生レ財有二大道一、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是皆都有二其所一レ由之稱也、

師曰、道以レ有レ所レ行曰二之道一、夫子曰、道其不レ行矣、夫道之不レ行也、我知レ之矣、誰能出不レ由レ戶、何莫レ由二斯道一也、孟子曰、夫道若二大路一然、愚謂、於二事物之間一有レ所レ可レ行、謂二之道一、天地也、人物也、都萬象紛羅、皆是形迹、而其間有下可二必行一之道上、易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器者事物而有二習來一、乃形而下也、道箇事物因二此道一得二其誠一來、是道之形而上也、

師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愚謂、是夫子於レ易述二其所一レ道也、一陰一陽者天之流行、而不レ倚二一片一、陰陽互根、故天之能遷轉流行、因二一陰一陽一、說卦曰、立二天之道一、曰二陰與一レ陽也、一陰一陽之道、日用事物之上來、曰二之善一也、成二得此善一者、因二道箇性一也、然乃人人日用之道止二其善一、是道也、大學之道、以レ止二至善一爲二極致一、亦同一意也、

師曰、聖人所レ志之道者人道也、說卦易曰、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論語曰、志二於道一、中庸曰、子曰、道不レ遠レ人、人之爲レ道而遠レ人、不レ可二以爲一レ道、子思曰、率レ性之謂レ道、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可レ離非レ道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レ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道在レ邇、而求二諸遠一、愚謂、古昔聖賢指二示此道一之丁寧反復、以可レ見レ之也、凡道之於二事物一、須臾不レ可レ離、而其達道者、通二古今一、用二上下一、不レ可二變易一之理也、故道者究二盡其極一、止二其至善一、行二其實地大路一、是聖人之道也、不レ在二作爲造設一、不レ在二取レ外索一レ遠、因二不レ得レ已之誠一、推二人情當然之理一、用二其則一、不レ紊二條理一也、若極二高明一、忘二中庸一、失二叡知一、惑二偏倚一、或高騖拂二情識一、或近惑必二形迹一、皆遠レ人而不レ率レ性、豈實地乎、

師曰、道唯在レ行焉、知惟易、行惟難、日月之行道、天道之度數、能流行不レ住、故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究二其極一、止二其善一、日用省察、合二之條理一、則身修家齊、行レ之不レ待二其效一、是謂レ盡二其道一也、天之運動、日月之流行、不レ期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一、唯各在レ盡二其道一、各盡二其道一、則條理明、而四時百物自然遂、父子君臣之倫理、正心誠意之用、皆在二此間一、易曰、觀二天之神道一、而四時不レ忒、聖人以二神道一設レ教、而天下服矣、

師曰、當初命二此道一、是從二路上一起レ意來也、子思曰、君子之道、譬如二遠行必自一レ邇、譬如二登レ高必自一レ卑、是能近取レ譬也、孟子曰、夫道若二大路一然、豈難レ知哉、人病レ不レ求耳、是以レ道比二大路一也、凡人之欲レ行、必有二其塗路一、其路有二小徑一、有二大路一、大路者都城王畿之路、而車馬之大者衆者、人物器用之交雜、其往來相通、更無レ所二障礙一、天下之人民、各欲レ出二此大路一、是路之爲レ路也、如二小徑一者、吾人所レ利之徑、而甚狹甚陋、其所二往來一、險阻尤多、遂茅是塞、然山澗險曲、少可レ翫、而車馬人物欲レ通、則障礙屈曲、更不レ可レ得、是民間私往來、或山上設レ祠、或溪間祭レ鬼、崇レ之敬レ之、甘二其艱苦一欲二參詣一之小路、而非二都城王畿之大路一也、故聖人之道、天下所レ由、不レ撰二其人一、不レ厭二其物一、能通能載、是百姓日用天下共可レ行、至大至公、而亘レ古亘レ今、與二天地一同二其流一、人々以不レ可レ私、以不レ可二竊翫一、大山廣河、巨海壙野、悉以可レ具、彼山澗小景、險曲可レ翫底、見來乃一拳一掬之太微、而不レ所二天下可一レ見、隱士閑人之所レ私也、古人制レ字、尤有二意味一、朱子曰、道訓レ路、大槩說下人所二共由一之路上、康節云、如二道路之道一、坦然使三千億萬年行之人知二其歸一者也、雖二言得好一、不レ可レ若下孟子以二大路一之說上、

師曰、今欲レ至二其地一、必有二其道路一、不レ行二盡其道路一、則不レ至二其所一レ志、道路必有二條理一、行レ遠自レ邇、登レ高自レ卑、是其有二條理一也、大學之道以二綱領條目一、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違二條理一乃躐レ差而進、不レ盈レ科而行、孟子曰、始二條理一者智之事也、終二條理一者聖之事也、

○辨三或問二道之說一

或問、道者君子之所レ行、而小人所レ爲皆可レ違レ道、然

子推而之謂レ道、其說可レ得レ聞、師曰、道者天下之道、而不レ可レ分、君子小人各有二其道一、到二君子之位一便有二君子之道一、不レ行レ之則不レ可レ到二君子之位一、到二小人之地一便有二小人之道一、不レ行レ之則不レ可レ到二小人之地一、唯非二君子小人一、凡天下之事物各有二其道一、非周所レ謂爲レ盜有レ道、亦其言相通、大學所レ謂生レ財有二大道一、以可レ見也、中庸曰、獲乎上有レ道、不レ信乎朋友、不レ獲乎上、信乎朋友有レ道、不レ順乎親、不レ信乎朋友、是皆各自不レ離二道也一、故愚謂、道有二條理一之謂也、其所レ謂道各具二條理一、條理察、則一箇之事亦不レ成、是道天下之所レ由也、天下事物之間、以二聖人之道一爲レ重、是有二大本達道一、兆民之所レ由、古今不二損益一、貴賤不二增減一、其須臾不レ可レ離之大道也、

或問、道者如二大路一然、貴賤美惡常往來、清濁汚穢共不レ止、道明鏡止水、能照レ物應レ來、更無二將迎一、更無二藏褁一、是道之本體、天地之皇極乎、師曰、此說殆自二異端之虛無空寂一出來、孟子所レ謂、大路者猶二達道一、通二古今上下一、兆民所二共由一之謂也、貴賤美惡、清濁汚穢、去來自由、不二牽拽一不二留停一底、雖レ似二謂得好一、唯是以レ心爲二死物一、除二却其活潑處一也、聖人之道、唯謂二人道一、更不レ遠レ人、更不レ極二高明一、夫婦之愚、可二以與知一焉、夫婦之不肖、可二以能行一焉、伐レ柯伐レ柯、其則不レ遠、固衆人之不レ可レ離也、若務爲二高遠難レ行之事一、則非レ所二以爲一レ道、以二這箇活物一欲レ爲二一箇死物一、比二無心明鏡止水一喻二道路無一染著一、尤差謬之甚也、

或問、程子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レ性、性外尋レ道、便不レ是、此說如何、師曰、子思曰、率性之謂レ道、今直指レ性曰レ道、其所レ說相戾、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又曰、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是夫子論レ道也、宋儒唯以二陰陽仁義一、性爲所二固有一、故以爲二仁義即性、性即仁義一、是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謂也、愚謂、以レ性爲レ道、人々不レ學而行二聖人之道一乎、仁義之極、不レ究二其理一的當乎、其說尤戾、夫子既以レ道爲二形而上者一、爲レ立二人之道一、子思以二率字一加二性字一、是聖人之大道、以爲二究理來一也、唯以レ性爲レ道、乃人々從レ所レ志任レ所レ欲、不レ究二盡事物之理一、各放蕩來、是形而下者也、何可レ曰二聖人之達道一乎、程子所レ謂道即性也、性字指二仁義一、是泥二性之本然善之說一也、

或問、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レ應不レ是先、已應不レ是後、如下百尺木自二根本一至二枝葉一皆是一貫上、不レ可レ道二上面一段事一、無レ形無レ兆、却待二人旋要安排一引入來、教レ入二塗轍一、既是塗轍、却唯是一箇塗轍、此說未レ審、師曰、塗轍者是車行處、比二人所レ當レ行者一言レ之、朱子曰、如下未レ有二君臣一已先有二君臣之理一、未レ有二父子一已先有中父子之理上、不レ成下元無二此理一、直待レ有二君臣父子一、却旋將二道理一入在中裏面上、塗轍却唯是一箇塗轍、是這一箇事、便唯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二兩樣一也、愚謂、朱子解二程說一以可レ見、是朱子以二程說一爲二不可一而附會底也、程子以レ性爲レ道、性爲二衆理相具一、故不レ待二人之安排一能停當、今日之停當、是不二新停當一、本然停當底、故今日能停當也、今日之塗轍、既是一箇塗轍也、未レ應不レ是先、已應不レ是後一、竟以百尺之木一譬レ之、似二說得好一、未二理會一也、彼百尺之木、其枝葉根本、一點子之核實裏含蓄來、是太極之儀也、自二根本一至二枝葉一、皆是一貫、是一體分支之謂、生々相亙(◎亘一作互)也、人民彝倫之達道者、今日究レ理、明日又究得、日新日々新、而後致二其至善一、其極可二得レ知得一レ行、是道之爲レ道也、究レ理至二其極一、則人所二由止一、初可二安頓一、此極元不レ可レ謂二相具一、宋儒皆言、道之至極、人々相具、由レ所レ蔽二人欲一爲レ不レ知焉、故有二是等說一也、豈闕二格致之功一有二日新之益一乎、

或問、程子曰、道之外無レ物、物之外無レ道、是天地之間、無二適而非一レ道、師曰、有二天地一則有二天地之道一、有二人物一則有二人物之道一也、物之外無レ道之語、尤的當、道之外無レ物之語、未レ審也、天地之間、事物皆有レ道、凡有レ行之儀悉由レ道、其間唯以二達道一爲レ的也、

或問、程子曰、即二父子一而父子在レ所レ親、即二君臣一而君臣在レ所レ嚴、以至下爲二夫婦一爲二長幼一爲中朋友上、無二

所レ爲而非二道、此道所下以不二可二須臾離一也、師曰、道須臾不レ可レ離、可レ離非レ道也、離字太有レ眼、所レ謂不レ可レ離者、道不レ遠レ人之謂也、百姓日用之間、唯由二此道一來、聖人立レ教、究二其道之極一、令二億兆之民易レ知易レ行、令二古今人情不一變易一之道也、若下棄二日用一戾二人情一爲二高遠難レ行之事一、立二槁木死灰之論一之徒上者、遠レ人之教、而離二日用一來、是可レ離之道也、不レ可二以爲一道、故子思以二可レ離非レ道也之言一、程子無二所レ爲而非一道、所二以不一可レ離也一、此說少有レ差、學者可二詳味一也、且父子君臣之親嚴者、於二父子君臣之間一究理底之極路也、父子君臣物也、有レ物必有二其道一、究盡則在二孝與一忠、是致究之道也、忠及孝又有二行之條理一、是道也、如レ此事物、無二一箇欠缺一、紊二其條理一、由二其大路一、則事物各得二其處一、天理竟流行而不二少住一也、

或問、張橫渠曰、道所二以可一レ久可一レ大、以下其有二天地一而不上レ雜也、師曰、張子以レ道爲二久大一、尤其說好、而不レ有、以二一箇見一、則日月一晝夜而新、天亦一周回而改、日月是舊日月、天地是舊天地、又不レ可レ知、何唯須臾不レ可レ離、是久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大也、亙レ古亙レ今、亙二億兆人物一、其久大不レ可レ謂、不レ雜是太虛之謂也、張子曰、由二太虛一有二天之名一、由二氣化一有二道之名一、又曰、太虛者自然之道、天地之道無レ非下以二至虛一爲上實、人須下於二虛中一求中出實上、聖人虛之至也、故擇レ善自精、心之不レ能レ虛、由レ有二物榛礙一、金鐵有レ時而腐、山岳有レ時而摧、凡有レ形之物即易レ壞、惟太虛處無二動搖一、故爲二至實一、愚謂、張子之識見太高、其言尤有レ弊、而今張子以二天地一爲二太虛一、以二天地之理一爲二太虛一乎、以二天地之形一爲二太虛一乎、以二其理一、則乾道行健、生々無レ息、無二以レ虛可レ論、以二其形一、則有二日月星辰之在一、有二風雲六氣之往來一、這箇人物事變、皆天地之固有、而無二以レ虛可一レ謂、金鐵山岳之有レ形易レ壞、是執二一箇微一論來也、金鐵山岳亦與二天地一長久也、一箇金鐵山岳、有レ時而腐摧、天地之金鐵山岳、無二時不一レ有、以二一箇見一、則日月一晝夜而新、天亦一周回而改、日月是舊日月、天地是舊天地、又不レ可レ知、何唯

以二易レ壞無二動搖一論二盧實一乎、據二此言一、聖人之道以二太虛一爲二極處一、學者眇茫無レ所下レ手乎、故久大之說、雖レ可二言下一、則皆非二聖人之教一也、

或問、藍田呂氏曰、人受二天地之中一以生、良心所レ發、莫レ非レ道也、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二顯微一無二內外一、由二灑掃應對進退一而上達二天道一、本末一以貫レ之、師曰、呂氏說、泥二性善一爲レ據、謝氏說、以二本末一貫レ據レ之、愚案、不レ可レ泥二性善之論一、先數盡レ之、本末一貫之說、謂得允然、灑掃應對、精義入レ神之謂也、但其所レ指一字不レ可レ知、若二灑掃之輕一、亦爲レ具二天道之極一、則未レ可也、其所二條理一、精義入レ神也、推言之一、乃異端之說也、

或問、尹和靖曰、吾道甚平易明白、師曰、道者率レ性也、非二至難至險一、尹和靖言尤可也、然須下行到中無二內外一無二思慮一方得上、此語是異端之說也、須臾不レ可レ離之道、故平易也、不レ得レ已而然、故明白也、無二內外一無二思慮一、是乃至難至險、何以爲二平易明白一乎、

或問、朱子曰、道即理也、又曰、事物當然之理、又曰、以二人所一レ共由一而言、則謂二之道一、以二其各有二條理一而言、則謂二之理一、其目則不レ出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而其實無二二物一也、師曰、道者事物應接之間、有二可レ行之義一、不レ紊二其條理一也、直指レ理謂レ道、是同二程說道者即性也一、凡理者道之用也、故曰レ道則其間有二其條理一也、道者充二可レ行之處一、理者極二其條理一也、有レ物則有二其道一、其道以二條理一來也、君臣父子是物也、有二此物一則須レ有二其道一、有二其道一則詳究二其理一、盡二其極一、行二其至善一、是有二條理一也、故道理一致、而其分不レ可二混合一、唯理者在レ思レ之、道者在レ行レ之、其所二本據一少有二差異一也、朱子曰、道是統目、理是細目、此言的當、朱子又以レ道爲二道理一、曰二事々物々皆有二箇道理一、道是道理也、愚謂、道與レ理尤有レ差、混合曰二道理一可也、指レ道曰二道理一則不可也、

或問、昔有レ問二伊川一、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二如何是道一、明道曰、如何是道、明道令下於二君臣父子兄弟上求上、朱子

曰、明道之說固如レ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二當然之理一、此便是道、此說當否、師曰、來問諸先生之道、須レ指二聖人之道一、然乃行處至二其極一、是道也、君臣父子兄弟之上、究二其可レ行之極一、是道也、伊川明道之答、少有二不レ及之地一、朱子以二當然之理一、尤詳也、然不レ究二盡其理一、則其所レ爲二當然一、又有二差謬一也、

或問、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二一息之停一、乃道躰之本然也、師曰、況觀二天地之間一、陰陽理氣相對、昇降循環無レ端、是天道之究二其理一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是天道之流行也、其所二以然一、即天地理氣之妙用、自然而不レ得レ已之謂也、天地之道、非レ使二天地是究理來一、然唯其間不レ得レ已而然也、若以二道路往來相續無レ停比一二本然一、乃是不レ然也、

或問、南軒張氏曰、當二其可一、即是道、師曰、張南軒所レ定之可、尤不レ可レ知、以二無レ量無レ寸之秤量一計レ之、其可何中、且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レ間、貫乎古今一、通乎萬物一者也、此言似レ謂二其本原一、未レ知二其實一也、

或問、陸九淵曰、此道充二塞宇宙一、天地順レ此而動、故日月不レ過、而四時不レ忒、聖人順レ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曰、陸學以レ道爲二一箇悟一、故其語多放蕩來、有二天地一乃有二其道一、有二人物一乃有二其道一、道者因レ有二事物一有二其名一也、

或問、黃幹曰、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二一息一至下於不レ可二終究一、自二一毫一至下於不レ可二限量一、所二以綱維主宰一者道而已、道非レ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一、不二雜以一人欲之私一而已、師曰、道有二條理一之理也、子思已曰二大本達道一、今黃幹混合來、以レ道爲二高話一、是太過當也、道唯於二事物之上一究二其理一、知二其當レ行之地一耳、立二天理之當然一、以去二人欲之私一、爲二道之的當一、其所レ趣必到二清淨潔白之一途一、且那箇是天理之當然、那箇是人欲之私、更不レ易二分別一、不レ究二其極一而論說、乃落二在意見臆說一也、

或問、或曰、某在二匡山一時、聞二饒師魯言一、道必有二三節一、如二洒掃應對一、是事必有二當然之理一、又必有下所二以然之故一以レ事對二當然一、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二當然一對レ所二以然一、則當然者是粗、所二以然一者是精、遂求二質於胡文伯量一、胡文云、朱文公嘗云、心之神靈妙二兼理一而宰二萬事一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レ此論レ之、則師魯之言、未レ爲レ不レ然、今敢以質二之先生一、黃幹答曰、昔人之言レ道、惟以レ道對レ器、體對レ用、道對レ器則器可二以包一レ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レ神之類是也、躰對レ用則用可二以包一レ器、中庸之言二費隱一、孟子之言二仁義禮知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一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二三節一、道亦豈可二以レ粗言一、今師魯之言既不レ是、伯量之舉レ例又不レ類、二者皆失レ之也至二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一、徃々朱文公之意亦不レ如レ此、前一段恐以二魂魄一爲レ粗、義理爲レ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二用此理一者也、嘻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唯在二目前一矣、可レ慨也哉、此說如何、師曰、饒師魯道之三節、如說得密、唯不レ知二其分一也、洒掃應對者事也、有二此物一則有二此事一、物與レ事相合來究二其至理一、是理也、道乃其統目也、事物道理混合言レ之、故其語差謬、伯量之舉レ例、是直未二體認一、唯據二文義一辨析、尤不レ足レ取、黃幹曰、道亦豈可二以レ粗言一、是又未レ審、昔人之言レ道、各有二精粗一、易謂二君子小人之道一、以可レ見、故道者事物之間所レ行之通稱也、一箇之粗物疎器、是亦有二其道一、此道尤粗也、然推二其所レ據、則須レ入レ精也、洒掃應對者小學之一事、對二大學一則不レ可二以レ精言一、而精二其義一究二其理一、乃須レ入レ神、器是形而下者、可二以レ粗言一、有二人物一乃有二洒掃應對一、人物者器而洒掃應對者道也、道不レ究二其當然一乃不レ得二其極一、然亦未二嘗不一レ言レ道、於レ茲尤可レ有二精粗之論一、唯以レ道爲レ不レ可二以レ粗言一、太偏見也、且是等問答、專因二文義一論說、其所二討習一似二細密一、只好レ辯レ弄レ理、而不レ在二日用切磋之益一、後世儒生、動以二此類一論說終レ日、豈聖人之敎乎、

或問、夫子曰、朝聞レ道、邦有レ道無レ道、是指二何道一乎、

師曰、道通二上下一之稱也、故熟二讀其語意一、則其輕重以可レ考也、凡道者有二其條理一而公共底是也、近取則人道也、或曰、士志二於道一、志二於道一、據二於德一、或曰、就二有道一而正焉、皆指二聖人之道一也、舉レ道則天地人物在二斯間一也、道之包括大洪、而謂二其細目一、乃有二條理一之道也、

或問、如何是道、師曰、人物所二共由一之路也、或曰、如何是人物所二共由一之路、師曰、公共底是也、或曰、如何是公共底、師曰、率レ性之謂也、

或問、道有二形之可レ言乎、師曰、形而上者是道也、或曰、形之上下指二何地一乎、師曰、形而下者形質是具、因二其質一有二其偏倚定局一也、所レ謂人物是器也、形而上者道、涉二人物一通二大小一無レ不レ有、所レ謂上天之形而上者也、或曰、道之全體非二無レ聲無レ臭乎、上天之載然、師曰、聖人之教、只在二自レ邇自レ卑、故易以レ形論レ道來、無レ聲無レ臭之語、稱歎之辭也、不レ可二執着論一レ之也、昔日或問、何以言レ形、潛室陳氏曰、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レ形、道即因而顯、先聖欲レ開二悟後學一、不レ奈二何指開一示人一、所二以俱言一レ形者、見二本是一物一、愚謂、形字非二聖人一不レ可二下得一、聖人正言二形字一、然尚以レ道爲二無形之理一、聖人之教、悉就二這形氣一論出、形氣之外、有二道之可一レ言、是非二聖人之學一、天地也人物也、各形氣之器、而道唯在二這裏面一來也、

○論レ理

師曰、理者有二條理一之謂也、凡事物之間、一箇之微亦有二此理一、是一物一理也、然其理有二大小精粗一、不二詳盡明究一、則其理不レ全、所二其盡究一、又在レ正二其條理一、條理案則其理不レ明也、

師曰、其條理之極、以レ何期來乎、唯這箇公共底、是天地不レ得レ已之至理也、事物之究理、不レ得二此極一、則其理固陋而不レ通、必泥二意見一來、今時學者、各執二一端一立二意見一、辨二析其理一、見來似レ有二其所以一、然非下通二天下一達二古今一之理上、不レ可二以宗一レ之、其理甚密、亦無レ益二日用之際一、故不レ足レ取レ之也、

師曰、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說卦曰、究レ理盡レ性、又曰、將二以順一二其性命之理一、孟子曰、理義之悅二我心一、猶二芻豢之悅一レ口、是各指二條理一也、古人唯曰レ道多不レ及レ理、後儒切謂レ理而數不レ言レ道、是又去二聖人之教一、專貴二清談一也、理者可レ思可レ言、道者可レ由可レ行、理與レ道在二知行一、舉レ道則理在二其中一也、

師曰、理通二善惡上下一之稱、討論則事物更不レ可レ離レ理、而理之要在二究盡其極一也、究二盡其極一、則其知已致而其理自明也、

師曰、天下之萬物各具二一用一、其一用必有二條理一、故其用是理也、天生二烝民一、有レ物有レ則、其則是究理來底也、先儒各以二天理一稱レ之、人々爲レ具二這箇天理一、竟以二己心所一レ感知一爲二天理一、是究理之不レ至於至善一也、己心必因二習來一多有二汙染一、其所二感知一皆喻二於利一放二于欲一、以二此心一究二此理一、便悉落二在私意一了、豈可レ謂二之究理一、可レ謂二之至善一乎、太差謬、只以二天地公共底一、以二聖人至善之謂一、在レ究二得之一也、

師曰、天下之事物悉有二條理一、不レ可レ紊、暴行誣爲便失二條理一、少如レ有レ爲終不レ可レ遂、如二破レ竹截レ木、不レ辨二其文理脈路一、則數勞而不レ成、如二庖丁解レ牛、不レ知二其大卻大窾一、乃族庖月更刀折也、故事物之間、不レ詳二其條理一、則竟不レ可二全成一、凡一箇之器成二其用一、亦不レ出二條理一也、

師曰、凡理與レ氣相對、有二此氣一、則有二此理一、有二此理一、則有二此氣一、不レ可レ論二先後一、理氣是陰陽之相根、而或有レ象或有レ形、而有無其具、指二形而下一謂レ器、指二形而上一謂レ道、道者有二條理一也、

○辨二或問二理之說一

或問、天地人物之所二以然一、是理否、師曰、天地人物之所二以然一、是理氣之妙用也、其所二以然一、以二理氣一謂レ之乃可也、凡理者有二條理一也、天地之道、人物之道、未二嘗無二條理一、是所レ謂理也、

或問、天理是理之極處乎、師曰、天道自有二條理一、不レ可レ紊、故四時行百物生、指二其天道有二條理一曰二天理一、人

皆以二天道一爲二天理一、錯雜來尤不レ正、然今日日用之間、究二得其極一公共底、是理之極處、與二天道之有一條理一不レ異、故謂二之天理一亦不レ戾、都究二萬物之極一、各以二天地之至大至公一、是聖人之教、萬代不易之道也、程子曰、天理自然之理也、物有下自得二天理一者上、如下蜂蟻之一理一亦可、謂二之五理一亦可、以レ一包レ之則一、分レ之則五、愚謂、已曰二五常一、則不レ可レ謂二一理一、五常各異二其用一、各有下其所二由行一之條理上、以不レ可二混合一、或曰、然乃五常各異二其理一、理有二分差一而不二一貫一也、師曰、其源一貫來、或曰、其源一貫來、是非レ理乎、師曰、五常既是日用之理、其分殊也、其本源之理、而與二五常之理一不レ可二混合一、或曰、然乃理有二精粗本末一乎、師曰、理尤有二精粗本末一、故易有二究理之言一、大學有二格物致知之教一、這箇究格字、是繫二精粗本末一也、後儒切以二萬物一爲二一理一混合來、故殆幾二異端之說一、聖人之教、專於二分殊一究二其理一、天地既闢、人物既生、天以不レ可レ爲レ地、下以不レ可レ爲レ上、分是定則其道甚異也、其道甚異、則其條理之用豈合一乎、父子君臣之間、云レ慈云レ孝、云レ仁云レ敬、其用不レ可二混一一、是天地位焉也、

或問、爲二人君一止二於仁一、爲二人子一止二於孝一、是先儒以爲レ理、然否、師曰、爲二人君一須レ有二君之道一、爲二人子一須レ有二子之道一、究二其道一盡二其極一、則仁也孝也、仁孝不レ究レ理而自然出來乎、故以二止字一結レ此、朱子曰、舉二天下之事一、莫レ不レ有レ理、且臣之事レ君、便有二忠之理一、子之事レ父、便有二孝之理一、目之視、理有二明之理一、耳之聽、便有二聰之理一、貌之動、便有二恭之理一、言之發、便有二聰之理一、愚謂、朱子以二其用之精一爲レ理、此精密唯在レ究二其理一也、直指二其精一爲レ理、則理唯謂二其極一耳、凡臣之事レ君、總有二其道一、其道究二其條理一、則有二這忠一、忠亦有レ道、行レ之以二條理一、子之事レ父亦然、目耳容貌言語必有二其道一、究二其理一、則有二明聰恭忠之用一、明聰恭忠又有二其條理之用一、而目之視、耳之聽、貌之動、言之發、亦理也、理指二其用一來又可也、

或問、目之視耳之聽者氣也、其所二以能一此視聽一是理也、先儒云、如二惻隱一者氣也、其所二以能一是惻隱一者理也、師曰、目耳者形氣也、既視聽是理也、目之動、耳之

通、各屬レ氣、其視聽者耳目之用、乃理也、其所二以然一者、理氣妙合之自然、而不レ可レ言レ理也、是生々無レ息之大本也、如二惻隱一是乃理也、不レ可レ言レ氣、其有レ所レ動是似レ氣、已發二惻隱一乃理也、

或問、先儒曰、理有二能然一、有二必然一、有二當然一、有二自然一、有二此理一然後能形二諸外一、爲二是事一外不レ能レ爲二是事一、則是其中無二是理一矣、此能然處也、又如二赤子之入レ井、見レ之其中惕然自有レ不レ能二以已一也、此必然處也、如二赤子入レ井、則合二當爲レ之惻隱一、其待レ之理當レ如レ此、不レ然是非二人類一、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二、一就二合レ做底事上一、直言二其大義一、如レ此是也、一泛就二事中一、又細揀二別其是非一、得二其正一而爲レ理、此亦當然處也、又如二入レ井而惻隱一、皆天理之直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下有二一毫人爲一預中其間上、此自然處也、朱子亦以二此說一爲二太備一、師曰、理有二能然必然當然自然一、言分得、然皆其言之細密、而一無レ益二今日之工夫一、其說瑣細、其知近レ鑿、聖人之教太易簡、而無用之詞葉更不

レ可レ言焉、而今以二赤子之入レ井譬レ之、孟子以二此義一說二人々仁心之發端一來也、尤深切著明也、盡理有二此中一、其事發二於外一爲二能然一、見二赤子之入レ井生二惻隱一、亦中有二此情一而發二於中一、必然與二能然一何別乎、見レ入レ井當二惻隱一之理、是人々理之自然也、常然與二自然一、又何別乎、說來皆一義、而更無レ益二日用之間一、

或問、朱子曰、天下之理無レ獨、必有レ對、有レ動必有レ靜、有レ陰必有レ陽、凡物莫レ不二皆然一、是理之必然乎、師曰、有レ天則有レ地、一對レ二、是天地之道不レ得レ已之謂也、以レ此爲レ理亦可也、然相對待、是天地自然之本、而水因レ火、火因レ水、理對レ事、事對レ物、各不レ得レ已之道、是有二條理一也、

或問、陳淳曰、道與レ理唯是一件物、然析爲二二字一、亦須レ有二分別一、道是萬古通行者也、理是萬古不易者也、理無二形狀一、如何見得、唯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二箇確定不易底意一、師曰、北溪以レ則爲レ理、故以爲二理者萬代不易者一也、愚案、則是道也、其則必有レ理、究二盡其極一、便有二條理一不レ可レ紊、是理也、凡萬物各有二其道一、是有レ物有レ則也、此則含二條理一、是理也、先儒性道理及天皆以爲レ理、故太混合、學者竟疑惑、朱子曰、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是等說得尤當、唯理以有二條理一名レ之也、道指二其所レ行所レ由之稱也、道與レ理相因、而不レ可二支離一、亦不レ可二混合一、古人論二事物一、皆以レ道而少レ言レ理、今人開レ口皆曰レ理、是以レ道爲レ理乎、不レ然道在レ所レ行、理有レ所レ思也乎、尤詳可二分別一也、

或問、理出二於天一、天出二於理一、魯齋許氏曰、天卽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二先後一、又曰、有二此理一而後有二是物一、譬如二木生一、知二其誠有一是理一、而後成二木之一物一、表裏精粗無レ不レ到、此說然乎、師曰、理氣相合有二天地一、天地乃是理氣之有二其象一也、凡理與レ氣更不レ可レ論二先後一、許衡以レ木譬、木生有二這箇種子一來、種子乃有二這箇則一、其條理不レ紊、故茂長終二其天年一、雖二種子是生

來一、其條理紊則中道而天枯、天生二烝民一、有レ物有レ則、是理氣之相因不レ可レ離也、何論二先後一乎、

或問、先儒各以レ理爲二至極之理一論說問答、子今理以下有二條理一之說、理太說下矣、師曰、理字詳味、則唯有二條理一之謂也、聖人之道以二條理一天地之道自有二條理一、是理之說也、於二其理一詳不レ究二盡其極一、則條理必紊、其至極在二究盡之功一、唯曰レ理、而闕二究盡之理一、則其理何到二其極一乎、先儒之說尤差謬矣、

或問、學問之極在二究レ理來一、何大學不レ謂二究理一而謂二之格物一乎、師曰、不レ謂レ物而謂レ理、則無レ可レ究之地一、大學之格物、是對二事々物々上一究二竟其極處一之謂也、故究レ理者格物之註解、而因レ物格二其理一、是就二實處一盡二其條理一、而不レ可レ謂二究理一也、

○論レ德

師曰、德者得也、致レ知之久而有レ所レ得二於內一之謂也、得二之於心一、行二之於身一、謂二德行一、其德公共而通二天地一、不レ昧二萬物一、是曰二天德明德一、

師曰、篤得二之於心一、行二之於身一、皆德也、淺薄輕而不二篤實一、唯涉見聞覺知之間一、不レ蹈二其實地一、則不レ可レ謂レ德、禮記樂記曰、德者得也、文言曰、飛龍在レ天、乃位二乎天德一、繫辭曰、雜レ物撰レ德、辨二是與一レ非、大學曰、在レ明二明德一、論語曰、爲レ政以レ德、又曰、據二於德一、又曰、天生二德於予一、又曰、泰伯其可レ謂二至德一也矣、又曰、鄉愿德之賊也、又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思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苟不二至德一、至道不レ凝焉、故君子尊二德性一而道二問學一、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達二天德一、各以二是等語一可レ究二其說一也、

師曰、德字通二大小吉凶一皆曰レ德、易曰、吉人則爲二吉德一、凶人則爲二凶德一、中庸曰、小德大德、是也、凡一箇事物、亦有二得處一來、是德也、唯聖人之至德、是公共底而與二上帝一對越也、德至二于此一、則爲二天德一、爲二至德一、爲二明德一、爲二峻德一也、

師曰、行篤二於身一、德得二於心一、其知能究二萬物一、是曰二明

德一、明字尤有レ味、誠厚篤實之徒、亦德之得二於身一也、於二其明辨睿智一、少有二不レ通之處一、不レ可レ謂二德之明一、故曰、德者得也、於二身心之間一有レ所レ得、皆是德也、

師曰、所レ得二身心之間一、詳不二究理來一、則落二在臆說一、異端之悟覺底、皆自有レ所レ得引接去、象山陽明之所レ崇、亦在二此所レ得、其所レ得太差了、故同學二經書一志二聖人之教一、其派流竟陷二異端一、是所レ得之的當相違也、先儒所レ謂德、其所レ的亦不レ可レ知、詳思熟味、以二其公共底一論討來、初可レ得二實地一也、

師曰、聖人之德必兼レ才、德有レ得二於中一、而才能著二於用一、修レ身正レ心者屬レ德、天下國家之均齊者屬レ才、故夫子稱二泰伯一以二至德一、稱二周公一以二才美一、是大學唯不レ謂レ德稱二明德一也、明二明德一、則內修レ身、外齊レ家治レ國平二天下一、聖人之全德、不レ可レ闕二一箇一、中庸所レ謂天下至聖、爲二能聰明睿知一、足二以臨一也、寬裕溫柔、足二以有レ容也、發彊剛毅、足二以有レ執也、齊莊中正、足二以有レ敬也、文理密察、足下以有レ別也、蓋聖人之德無レ不二包蓄一、若有二一之不レ足、則不レ足二以言レ聖也、今人曰レ德、多闕二數般之才用一、舉二一箇默靜底、言必信行必果一爲レ德、豈比二聖人之德一乎、

○辨レ或問二德之說一

或問、德者得レ之而後守レ之不レ失之謂乎、師曰、朱子註二論語據一於德一曰、據者執守之意、得二之於心一而守レ之不レ失、是朱子乃自二據字一說來也、凡德者、言二之於口一、未レ得二之於身一、非レ德、行二之於身一未レ得二之於心一、不レ可レ謂レ德、得二之於心一、行二之於身一、言二之於口一、其德初全、然乃守而不レ失者非二得之實一、至二得之實一、自然睟然見二於面一、盎二於背一、施二於四體一、四體不レ言而通、是有德之全也、論語小註曰、胡氏通必主下得二於心一而不レ失之說上、膠二於胡文伯景所一記、謂、先生因執レ扇語曰、德字須レ用二不レ失訓一、如レ得二此物一可レ謂二得失一、纔失レ之則非レ得也、此句含二兩意一、一謂下得二於有生之初一者、不レ可レ失二之於有生之後一、一謂下得二於昨日一者、不レ可レ失二之於今日一、愚謂、是朱子爲二學者一設レ言也、信二其所レ得皆自レ外入也、以不レ可レ謂二自得一、師曰、聖人之教、悉於二事物之間一、令二其應接中其節一也、人々自有二其節一有二其道一、不二究盡一則唯從二情欲一、而今詳究具計、令二其情中レ節也、中レ節來之久、而涵泳優悠、自有二悅懌之處一、是自得也、其自得底不レ待二勉強助長一、積累練得之間、一旦豁然而自得也、

或問、朱子曰、德是得二於天一者、講レ學而得レ之、得二自家本分底物事一、師曰、人物都是天地之造化、皆得二於天一也、何必限二於德一乎、是又以二天德一爲二自家本分底物事一、是釋氏所レ謂自家之寶藏也、

或問、道德有二其差一乎、師曰、中庸分二達道達德一、凡謂レ德、究二盡其理一得レ之也、凡謂レ道、指二事物之間可レ行之道一、故父子君臣以下爲二天下之達道一、智仁勇爲二天下之達德一也、

或問、東萊呂氏曰、今人不レ識二德字一、往々見二一事之善一則謂二之德一、殊不レ知此乃行也、實有二於己一之謂レ德、見二諸行事一之謂レ行、師曰、一事之善亦得二其實一

說一甚有二差謬一乎、

或問、爲レ政以レ德之德、指二何等一乎、師曰、此德字甚重也、世儒唯以二言行篤實一爲レ德、且以二北辰不レ動比レ之、其說尤淺薄也、此德是兼二德行明德一來、爲レ政其德惟正、其行惟法、其事物之究理惟明、故不二紛擾一不二瑣碎一、而天下國家可二以治齊一、北辰之於二衆星一、其所レ繫如レ此、故北辰少動、而天度能轉、衆星不レ紊、條理尤明也、德之至如レ此而可レ謂二天德一也、

或問、天德之說、先儒皆曰、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師曰、天德者德配二上帝一之謂也、人々之天德、豈不二究盡一而具來乎、先儒切認二性善之說一、故以二天德一爲二自家之天然自足之物一也、

或問、此道理因二講習一後見二得是我之所レ固有一、是得之間乎、師曰、我所二固有一、唯理氣之妙用耳、至二道理之極一、在二今日窮盡之功一、究二盡其極一、心能感二通之一知二識之一而不レ動不レ感、是得也、至二其得一、動容周旋不レ待二勉強一各中二其節一也、勉強底是未二全德一、或曰、然乃其

乃可レ謂レ德、皐陶謨有二六德三德之分一、小大精粗不レ同、而各適二其理一、是德也、然不レ可レ謂二全德一、夫子曰、驥不レ稱二其力一、稱二其德一也、是驥亦以レ德謂レ之、故德者有レ得二於中一而不レ見レ外也、中無レ得則必爲二外物所レ動所レ惑、是德字在二得字上一、尤可レ味也、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六　終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七

聖學五　仁仁義五常誠忠信敬

○論二仁之說一

師曰、仁者人之所二以爲一レ人、自彊不レ已、誨レ人不レ倦、各究二其至善一之謂也、天地以レ元而行、人以レ仁而立、仁之德尤大哉、易曰、乾元坤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長者體二其至善一也、君子躰レ仁、足二以長一レ人矣、凡理氣妙合而天地既位、乾德自彊不レ已、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レ形、地勢坤德是厚載、萬物資生、乃順二承天一、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竊案、星辰所レ運、日月所レ繫、氣候相通、皷レ之以二雷霆一、潤レ之以二風雨一、其高明厚博、其運行循環、亘レ古亘レ今、其序不レ差、於穆不レ止、其悠久無疆而人物各遂二其生一、是天地生々之大德所二以行一也、人亦得二天地之大德一以生二此形貌一、四支百骸之次序、血氣脈絡之榮衛、一呼吸之微、一動靜之間、更不二違戻一、少

不二停息一、以全二生々之道一、夫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道箇形貌氣血雖二全成一、日用之間、不レ因二天人同一之仁一、不レ本二其大道一、則動靜應接之用、悉從二情之所一レ欲、失二先後一紊二次序一、彝倫之道竟泯沒、故聖人立二仁之說一、明二人之所一レ以爲一レ人、其開示切要可二以見一也、

師曰、程子曰、自レ古不レ曾有二人解二仁字之義一、愚謂、夫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是聖賢既解二仁字一尤深切著明也、仁者指レ所二以爲一レ人也、人而不レ爲レ人則同二禽獸一、豈可レ謂レ人乎、仁是盡二爲レ人之道一、是仁之德所二以廣大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繼レ之者善也、成レ之者性也、仁者見レ之謂二之仁一、知者見レ之謂二之知一、論語曰、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二於仁一、游二於藝一、又曰、剛毅木訥近レ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志士仁人、無二求レ生以害一レ仁、有二殺レ身以成一レ仁、門人到レ問レ仁、其說尤明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レ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レ使レ治二其賦一

也、不レ知二其仁一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レ使レ爲二之宰一也、不レ知二其仁一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二於朝一、可レ使下與二賓客一言上也、不レ知二其仁一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二令尹一無二喜色一、三已レ之無二慍色一、舊令尹之政必以告二新令尹一、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レ知、焉得レ仁、崔子弑二齊君一、陳文子有二馬十乘一、棄而違レ之、至二於他邦一則曰、猶二吾大夫崔子一也、違レ之、之二一邦一則又曰、猶二吾大夫崔子一也、違レ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レ知、焉得レ仁、棘違問レ仁、子曰、仁者先レ難而後レ獲、可レ謂レ仁矣、子貢曰、如有下博施於民一而能濟上レ衆者、何如、可レ謂レ仁乎、子曰、何事二於仁一、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レ立而立レ人、己欲レ達而達レ人、能近取レ譬、可レ謂二仁之方一也已、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レ仁而得レ仁、又何怨、顏淵問レ仁、子曰、克レ己復レ禮爲レ仁、一日克レ己復レ禮、天下歸レ仁焉、爲レ仁由レ己、而由レ人乎哉、顏淵曰、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レ視、非禮勿レ聽、非禮勿レ言、非禮勿レ動、顏淵曰、回雖二不敏一、請事二斯語一矣、仲弓問レ仁、子曰、出レ門如レ見二大賓一、使レ民如レ承二大祭一、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二於人一、在レ邦無レ怨、在レ家無レ怨、仲弓曰、雍雖二不敏一、請事二斯語一矣、司馬牛問レ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レ謂二之仁一已矣乎、子曰、爲レ之難、言レ之得レ無レ訒乎、樊遲問レ仁、子曰、居處恭、執レ事敬、與レ人忠、雖レ之二夷狄一不レ可レ棄也、憲問、克伐怨欲不レ行焉、可二以爲一レ仁矣、子曰、可二以爲一レ難矣、仁則吾不レ知也、子路曰、桓公殺二公子糾一、召忽死レ之、管仲不レ死、曰、未レ仁乎、子曰、桓公九二合諸侯一、不レ以二兵車一、管仲之力也、如二其仁一、如二其仁一、子貢問レ爲レ仁、子曰、工欲レ善二其事一、必先利二其器一、居二是邦一也、事二其大夫之賢者一、友二其士之仁者一、子張問二仁於孔子一、孔子曰、能行二五者於天下一爲レ仁矣、請二問之一、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レ侮、寬則得レ衆、信則任二人焉一、敏則有レ功、惠則足二以使一レ人、曾子曰、堯舜帥二天下一以レ仁、又曰、一家仁、一國興レ仁、又曰、仁人爲二能愛一レ人能惡一レ人、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仁者無レ敵、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二其路一而弗レ由、放二其心一而不レ知レ求、哀哉、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レ之、道也、又曰、君子以仁存レ心、以レ禮存レ心、仁者愛レ人、又曰、三代之得二天下一也以レ仁、其失二天下一也以二不仁一、又曰、夫仁者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仁者如レ射、射者正レ己而後發、發而不レ中、不レ怨二反求一諸己一而已矣、又曰、子貢曰、夫子聖者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レ能、我學不レ厭、而敎不レ倦也、子貢曰、學不レ厭智也、敎不レ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又曰、孔子曰、道二、仁與二不仁一而已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爲二天下一得レ人謂二之仁一、是聖賢論二仁之極一也、學者將二聖賢所レ言仁處一、類聚觀レ之、詳二盡其理一、熟二讀其語意一、初可レ知二聖門示レ仁之大要一、若因二後儒之臆說一、則不レ可レ知二仁之極一也、

師曰、夫子所レ謂仁者兼二仁義禮智信一之言也、故孔門以レ仁爲二極處一、門人各問レ仁、唯顏子所レ問、夫子所レ答、尤深切著明也、愚謂、仁以二克己復禮一爲二綱領一、以二四勿之敎一爲二條目一、於レ此仁之綱目體用殆盡、其所レ說、自二誠意正心一至二格物致知一、自二修身一至二平天下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仁之極也、孔門之學者、如二顏子一亦三月不レ違レ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仁之難可二以見一也、

師曰、易曰、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是夫子對二仁義一而謂レ之也、至レ開二示於門人一、皆以二仁一字一、其所レ繫尤重矣、愚案、仁唯有レ以レ仁、又有二仁義之仁一、有二三德之仁一、有二五常之仁一、有二仁者不仁者一、里仁、觀レ過斯知レ仁矣等之語一、凡夫子曰レ仁、詳二其語意問答之說一、可二熟味一也、唯曰レ仁則多對レ聖、故子曰、若二聖與一レ仁則吾敢、又曰、何事二於仁一、必也聖乎、以二是等言一則仁之義太深、至二仁義之仁一、其說既有二親愛之義一、三德之仁亦然、故子曰、知者樂レ水、仁者樂レ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樊遲問レ仁、子曰、愛レ人、問レ知、子曰、知レ人、子曰、知及レ之、仁不レ能レ守レ之、雖レ得レ之必失レ之、知及レ之、仁能守レ之、不二莊以涖一レ之則民不レ敬、知及レ之、仁能守レ之、莊以涖レ之、動レ之不レ以レ禮、未レ善也、又曰、好レ仁不レ好レ學、其蔽也愚、大學中庸孟子所レ謂仁、多是對レ義而說來、其語意因二親愛之說一也、如二五常之仁一、專指二温和慈愛一、唯夫子所レ謂仁者、其所二包括一高明博厚悠久、而聖門之大敎也、

師曰、聖人之敎、所下以必使二學者汲二々於求一レ仁、是仁之爲レ德、其大可レ知也、子曰、苟志二於仁一矣無レ惡矣、又曰、君子去レ仁惡乎成レ名、君子無二終レ食之間違一レ仁、造次必於レ是、顚沛必於レ是、又曰、有下能一日用中其力於仁上矣乎、我未レ見二力不レ足者一、蓋有レ之矣、我未二之見一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レ仁斯仁至矣、又曰、民之於レ仁也甚二於水火一、水火吾見二蹈而死者一矣、未レ見二蹈レ仁而死者一也、又曰、當レ仁不レ讓二於師一、又曰、人而不仁、如レ禮何、人而不仁、如レ樂何、又曰、不仁者不レ可二

以久處レ約、不レ可二以長處一レ樂、又曰、里仁爲レ美、擇不レ處レ仁、焉得レ知、又曰、君子篤二於親一則民興レ仁、又曰、如有二王者一、必世而後仁、又曰、仁者必有レ勇、勇者不二必有一レ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矣夫、未レ有二小人而仁者一也、是等聖語、各示レ仁之切也、

師曰、求レ仁之道、學者詳不レ可レ不二究盡一、凡仁有レ指二示其體一、有レ指二示其用一、克己復禮者其體、而居處恭、執レ事敬、與レ人忠、出レ門如レ見二大賓一、使レ民如レ承二大祭一、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二於人一、是其用也、顏子問レ仁、夫子既擧二體用一、顏子尙問二其目一、夫子詳四勿、聖人所レ敎、其條理不レ紊、隨二其問一、因レ時レ益盡二其目一、以可レ見也、門人多問レ仁、唯聞二夫子之一語一、不レ請レ益、不二究盡一、顏子初詳二其問一、其高明審思之質、他不レ在レ可レ及、求レ仁之道、於二顏子一具レ之矣、求レ仁雖レ聞二其本源一、不レ具二其所レ行所一レ用、則其所レ說太高而不レ可二企望一、故子罕言レ仁、於二其所レ行所一レ用、因二來問底病痛一敎レ之、學者深味二聖經一、詳二求レ仁之志一、覓二仁之本一、具下仁之發二于行一見中于用上、而竟可レ知二求レ仁之要一也、北溪陳淳曰、仁有二以レ理言者一、有二以レ心言者一、有二以レ事言者一、以レ理言、則唯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二文公所レ謂心之德愛之理一、此是以レ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以レ心言、則知二此心純是天理之公一、而絕無二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一レ之也、如下夫子稱二回心三月不一レ違レ仁、程子謂中唯是無二纖毫私欲一、少有二私欲一便是不仁上、以レ事言、則只是常レ理而無二私心一之謂、如下夷齊求レ仁而得レ仁、殷有二三仁一、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皆未レ知焉得レ仁等類上是也、愚案、陳淳所レ謂太細密、而又無二求レ仁之益一、且其所二衷折一有レ差、學者可二熟讀一也、

師曰、漢唐儒士、皆以レ仁不レ過下作二愛字一看了上、至二宋二程一、始分別得、謂、仁是性、愛是情、自二程言一出一、門人初知レ理二會仁字一、不二敢只作レ愛說一、或爲二生意一、或以二知覺一、或以二虛靜一、仁之說暫似レ通二其大要一、然各所レ說專任二意見臆說一、忽二略日用事物之功一、直至二仁地一、

欲二盡徹豁然一、故少二彝倫應接之益一、無二學問日新之功一、唯離二了愛字一、懸空揣摸、欠二聖人之敎一、其所レ說竟至二恍惚窈怪一、而其工夫太高徇、殆陷二於異端一、是宋儒之理會仁、亦不レ免レ有レ弊、比二是於漢唐所レ說、漢唐只作二愛字一看却、其所見尤下、而其弊不レ及下宋明所二理會之爲レ害也、愚謂、漢唐宋明之儒生、或過了、或不レ及、各不レ知二聖人之說一レ仁、一向落二在愛惠一、至二其弊也愚一、直說二下天理流行底一、無二工夫之蹈一レ實、道之不レ行、唯在二過不及之間一、尤可二熟味一也、

師曰、朱子曰、程子言レ仁、本末甚備、今撮二其大要一、不レ過二數言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二以體一レ仁、猶レ言二克レ己復レ禮爲一レ仁也、學者於二前三言一者、可二以識一レ仁之名義一、於後一言一者、可二以知一其用レ力之方一矣、愚謂、程子解レ仁、其說太審、然唯曰二仁之名義一、而學者求レ仁之功、不レ可二企望一、夫子曰レ仁、皆切二日用之間一、而修レ身應レ物爲レ事之用、專欲レ依二於仁一、後儒味二無味之地一、或以二生意一論二仁體一、或以二公字一充二仁用一、其所レ指不レ正、皆非二聖門之敎一、雖四熟二讀玩一レ味其說一、日用彝倫之節、家國天下之事、這箇仁唯在二意味一而不レ發二事物之上一、是豈實仁乎、鑑二聖賢之語一、初可レ覺二其差異一、是宋儒專欲レ謂二仁之體一之弊也、仁之體、聖人何可レ不レ言レ之、其敎唯在二日用之間一、其目甚近、人々以可レ用、事々以不レ可レ離、經書所レ出如レ此、然宋儒爲二虛遠一、高望遠覽、是衰世之民、不レ覺陷二異端之敎一也、

師曰、以レ仁爲レ愛、則五常之一、而情之涉二惻隱一也、惻隱亦情之一也、豈爲二含蓄弘大之仁一乎、以レ仁爲二生意一、則天地之間、人物各因二理氣之妙合一、有二這箇生意一、禽獸草木金玉之品、皆具二聖人之大德一也、仁豈如レ然乎、是據二性善之說一、味二此生々無レ息之理一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レ生、聖人之大寶曰レ位、何以守レ位、曰仁、是生與レ仁所二差別一也、且雖レ味二生意一、不レ究二盡其道理一、則唯空言而無レ益、故速閱二這箇說一、直依二聖經一、克レ己復レ禮來、是仁之大要也、程子曰、仁是性、又曰、惟

公近レ之、朱子曰、仁字唯是箇渾淪底道理、張敬夫曰、仁爲レ仁莫レ要二乎克一已一、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是等語太高過、而無レ所レ可二執用一、聖人之道竟派沒、尤可二歎嗟一也、如二後儒所一レ謂、未三嘗孟孔之語有二一句之及一レ此、聖賢豈隱レ之、尤後學之痛病也、

○辨二或問二仁之說一

或問、古人各以二親愛一爲二仁之名義一、是孟子所レ謂惻隱之心仁也、仁者無レ不レ愛、人皆有レ所レ不レ忍、達二之於其所一レ忍、仁也、人能充二無レ欲レ害レ人之心一、而仁不レ可二勝用一也、是等格言、皆爲二親愛之說一、師曰、孟子併二言仁義一、故以レ仁爲二惻隱一也、夫子答二顏子仲弓等之高弟一仁之說、更不レ與二親愛之義一、子文之忠、崔子之清、以レ未レ知二其仁一、克伐怨欲不レ行、猶爲二仁則吾不一レ知也、是聖人之敎以レ仁爲レ極、其用只在三力行而不レ已窮二其至善之謂也、如二仁義之仁一、雖二其德尤大也一、唯親愛之一事、而又有二義之對一、故少二包括一、如二夫子曰一仁、五常百善悉具、而其應接不レ窮三條理一、是善之長也、人之道也、至レ聖之要路也、

或問、子所レ謂仁之說太近、而仁字名義似レ不二相通一、師曰、夫子所レ謂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聖賢論二仁之名義一、尤著明也、古仁兼レ人通用、是人之爲レ人、以レ全二此仁一也、此仁何如而全、是克レ己復レ禮而已、後來唯以二仁愛一、以二生々一、其名義各不二安頓一、以レ人言レ仁、則仁之說殆明也、

或問、因二子之說一、乃道德中和皆仁之一體乎、師曰、夫子所レ謂仁者、其包括廣大、而不レ可レ闕、故道德中和、各在二這裏一、是一日克レ己復レ禮、天下歸レ仁也、凡仁之所レ包、始レ修レ身到レ平二天下一、其間事物之用、不レ出二這箇仁一、學者不レ可二忽略一也、

或問、唐韓愈原道篇曰、博愛之謂レ仁、程子非レ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レ愛爲レ仁、是以レ情爲レ性也、宋周子曰、愛曰レ仁、是亦與二博愛之說一不レ異、而朱子曰、愛曰レ仁、猶レ曰二惻隱之心仁之端一也、是就二愛處一指出仁、若二博愛之謂一レ仁之謂一、便是把二博愛一做レ仁了、終不レ同、此說何如、師曰、韓愈所レ謂仁者、仁義之仁、而親愛之情也、韓子以二煦々爲レ仁子々爲一レ義、爲二老子之所一レ見、故竟加二博字一、乃子貢所レ謂博施二於民一、而能濟レ衆之博字、其所レ說尤有レ由、然只以二博愛一爲レ仁、則博愛之用雖レ通、以二那箇一爲レ博爲レ愛乎、異端雖愛平等之說亦不レ可レ辨、故因二韓子之說一求レ仁、則其的意不二分明一、再不レ設二言辭一而不レ可レ通、是韓子直不レ徹二聖人之仁一、從己之所一レ見爲二其說一、令二學者惑二趣向一也、周子愛曰レ仁、是五常之仁、唯落二在一片一、不二識人的意之仁一、朱子雖レ開二其說一求レ具、各未レ盡仁之極一也、

或問、周子曰、愛曰レ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二專以レ愛爲一レ仁、程子學二周子一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朱子曰、善言レ性者必有レ驗二於情一、故孟子以二惻隱一爲二仁之端一、周子以レ愛言レ仁、皆是借レ情以明レ性、若便以レ愛爲レ仁、則是指レ情作レ性、語死不レ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師曰、學至二程一、詳二性情之說一、分二仁愛之義一、周子亦隨二漢唐之解一、以レ仁爲レ愛也、二程已後各味二仁字一、分二性情之別一、愚謂、性情互根、更不レ可二支離一、性不レ因レ情則無二感通知識之發一、仁之於二事物一、是情之中レ節也、仁離レ情無レ可レ言、唯愛者情之落二在一事一、仁者情之於二四勿一也、各是情、而更不レ可下以二性情一別上、宋儒認二性善一、以二情之中一レ節、爲二固有之天性一、竟以二仁義禮智一爲レ性、發而以レ不レ中爲レ情、故朱子辨析亦如レ此、仁義禮智者情之中レ節底之名也、學者少二究理之功一、闕二涵泳存養之思一、切向二這裏一覺二仁義禮智一、竟不レ可レ得也、

或問、伊川曰、萬物之生意最可レ觀、朱子曰、以二生字一說レ仁、生自是當來、天地生レ我底意、我而今須レ要二自體認得一、如下程子說二生意一處上、非是說下以二生意一爲上仁、只是說下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上能、師曰、以二生意一爲二仁之本體一、始自二程子一、周子愈前草不二除去一、即是謂生意與二自家一般、是周子既有二生意說一、愚謂、程子曰、觀レ物、於二靜中一皆有二春意一、切レ脈最可レ體レ仁

又曰、觀二雞雛一可レ觀レ仁、又曰、仁者渾然與レ物同レ體、或問、切レ脈體レ仁又如何、朱子答曰、脈理貫二通乎一身一、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二嫩底一便是、朱子答曰、如レ此看較分明、蓋嘗二是時一飲喙自如、未レ有二所レ謂爭鬪侵陵之患一者、唯是便仁也、是等之說專以レ仁爲二生意一、爲二箇和柔底物事一、爲レ如二物之初生自軟嫩小底一、是推二仁義之仁一、以二親愛一爲二生々之意一也、凡聖門曰レ仁、不レ待レ求二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一、程子所レ謂仁之說、其高過二於孔孟一、而群レ之則無レ益、切レ脈觀二雞雛體一此仁、是禪之頓機也、雖二理會一亦廿レ理、玩味而無レ用、言二天地之生德一、萬物皆有二生々無レ息之具一、豈必限二脈絡雞雛一乎、謂二仁之實一、乃又切レ脈觀二雞雛一、何體二聖人之仁一、且生意是親愛所レ由、而仁義之仁也、以不レ可レ言二仁之極一、生意又認得、不レ究二盡日用之間一、唯言二生意一、不レ知二流行底之用一、皆好二清談一利口之學也、

或問、張子曰、虛者仁之原、虛則生レ仁、師曰、朱子曰、虛唯是無レ欲故虛、虛明無レ欲、是仁之所二由生一也、師曰、張子之學專主二虛靜一、故曰、敦厚虛靜者仁之本也、又曰、一大清虛、是皆以レ虛爲二無欲之地一、本二周子之說一、愚謂、無欲者是無情也、情者人之欲也、無レ情則仁何以發見乎、且湛然虛明、無二一毫私欲之累一、亦唯是克己之工夫、而復禮之說不レ明、曰二克己一不レ曰二復禮一、則非二聖門之仁一、是雖レ無二私欲之弊一、事物之理不レ可レ通也、人或有二天質清白底一、亦必忽二略事物之用一、而至二大簡一也、豈聖人之道乎、欲又不レ可レ無、唯禁二非禮一、在レ正二視聽言動一、是夫子懃懃所二以示一諭於顏子一也、

或問、龜山楊氏曰、論語言レ仁處皆仁之方也、若二正所レ謂仁一則未二之嘗言一也、故曰、子罕言二利與レ命與レ仁、師曰、楊氏此說未レ徹也、聖門之教唯在二日用彝倫之間一、故夫子所レ謂仁皆在二平生取用之地一、仁於二其方一、可レ知レ之、可レ言レ之、可レ行レ焉、於二方之外一覺レ仁來、仁遙遠、夫子罕言レ仁者、聖學之極處、方之外有二仁體一、而子罕非レ言二仁之體一、後儒從二意見一別認二仁之體一、故有二此說一也、

或問、陳淵問二楊氏一曰、萬物與レ我爲レ一、其仁之體乎、曰、然、朱子曰、楊氏謂二物我爲一レ一者、可三以見二仁之無レ不レ愛矣、而非下仁之所二以爲一レ體之眞上也、北溪陳淳曰、龜山又以二萬物與レ我爲一レ一爲二仁體一、夫仁者固能與二萬物一爲レ一、謂下與二萬物一爲一上爲レ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二與レ物爲レ一之前一徹二表裏一、純是天理流行無レ間、便是仁也、師曰、程子曰、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莫レ非レ我也、如其皆我、何所レ不レ盡、張子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愚謂、程張各以二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楊氏亦程門之高弟也、故相續然矣、凡物我同一爲レ仁、因レ認二得仁之體一有二此說一也、萬物各稟二天地之理氣一、其本歸レ一、必然之道理也、然既爲レ彼爲レ己、不レ可レ混合一、況鳥獸乎草木乎、張子西銘、專說二仁之體一、以レ民爲二同胞一、以レ物爲レ與、以二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一、爲二吾兄弟顚連而無レ告也一、其以レ仁爲二生々之德一、得二夫天地生物之心一以爲レ心、天地爲二一身一、品物萬形爲二四肢百體一、似二言得好一、唯有二其思一而不レ可二得能一也、人々不レ得レ能、則非二天地之道一也、且我有二兄弟一、今以二天下之民一爲二兄弟之思一、乃兼愛之異端、博愛之邪說也、豈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博以二萬民一可レ爲二同胞兄弟之愛一乎、唯聖人之道欲レ令二人物各遂二其生一、故設二此數一建二此道一、丁寧反復、布二此政一施二此令一、是聖人因二天地之大德一、爲二這箇之仁義一來底也、無二天地萬物一體之思一、無二同胞兄弟之說一、推二老レ老之心一則及二人之老一、推二幼レ幼之心一則及二人之幼一耳、後學切務二高遠一、欲レ認二得仁體一、竟陷二兼愛物我平等之說一、是棄二日用之功一、執二靜寂之工夫一也、

或問、呂與叔克己銘說レ仁何如、師曰、呂氏克己銘又認二有生均レ氣同レ體、以二物我既立一爲レ有レ己、故欲、克二去有己一、須二與物合爲二一體一、方爲レ仁、其言辭太高、却噴薄無レ可レ取、近二異端之說一、遠二聖人之教一、用レ之無二日用之功一、克レ己者克二其私一也、非下不レ立二物我一之謂上、既爲レ物爲レ我、欲レ爲二一體之思一不レ可レ得、聖人之

敎修身治人、已與物相對之時、方有其私、可下得克己之工夫、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亦克私欲之放蕩工夫更不可間斷、且曰克己不曰復禮、則爲異端之說、呂氏專以克己、曰、亦既克之、皇々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仁、此語尤可謂疎闊之甚、唯有克己之說、無復禮之敎、則皇皇四達洞然八荒、不可以通、呂氏以天下歸仁、於身上論來、是不徹聖人之敎也、聖人之道、其極在家國天下治平、這箇眇身雖修得、何以天下歸仁論焉乎、其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唯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之實少不在、無所取用也、

或問、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隣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也、師曰、朱子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飢飽之類爾、推而至酬酢祐神、亦唯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唯是智之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也、愚謂、感通知識者理氣妙合之性也、上蔡直指知覺曰仁、太無差別、且以草木之實爲仁、以四體之偏痺爲不仁、據是等語爲此說、最不分明、桃仁杏仁麻仁者、取有生意、偏痺之不仁者、取不如人身、以不可比校、是等仁字聖人之仁同一、乃草木亦有這箇仁、不偏痺之身皆可

謂仁者乎、朱子開示、尤說得近矣、

或問、延平李氏曰、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師曰、李侗之學、其所見過高、故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々消去方可、不然亦唯是說也、更熟思之、愚謂、李侗欲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聖人所說之仁、專在諸路頭、諸頭路究理來底、是求仁之方也、把斷諸路頭底、是斷日用之思想、又無用仁之要路、造次顚沛亦於此、於諸路頭有諸路頭之仁、可靜坐則有靜坐之仁、可默識則有默識之仁、把斷諸路頭欲靜坐默識、是既違仁、以何底爲仁來乎、是悉欲認得仁體之弊、斷事棄物、以爲私欲沈天理見、這箇仁竟爲死物、太可歎也、

或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朱子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唯是無私、纔爲私這仁便流行、程子曰、唯公爲近之、却是不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唯知先後便近於道、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朱子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唯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又曰、仁在內、公在外、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唯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如此、仁之道唯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師曰、程子以公字說仁之義以來、先儒各說下公字、尹和靖曰、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

燥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燥曰、能好レ人能惡レ人、伊川曰、善涵養、不レ易二見得到一レ此、愚謂、公者及二天下一而五二古今一不二障蔽一之謂也、故聖門之教、其所二指示一各以レ公、何必於レ仁可レ謂レ公哉、程子所レ謂公字所レ指不レ切、多以レ公爲二廣大流行底一、爲下此心豁然徹二表裏一是天理之公上、故唯虛空說著來、不レ見二其切二於己一、張敬夫與二朱子一書曰、仁之爲レ說、推二原其本一、人與二天地萬物一一體也、是以其愛無レ所レ不レ至、猶下人之身無二分寸之膚而不一貫通一、則無分寸之膚不上愛也、故以二惟公近レ之語一形二容仁體一、最爲二親切一、朱子答曰、細觀二來喻一、所レ謂公天下一而無二物我之私一、則其愛無レ不レ溥矣、不レ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二仁體一處、若以二愛無一レ不レ溥爲二仁之體一、則陷二於以レ情爲レ性之失一、高明之見必不レ至レ此、若以下公二天下一而無物我之私上便爲二仁體一、則恐所レ謂公者漠然無レ情、但如二虛空木石一、雖二其同體之物一尙不レ能レ有二以相愛一、況能無所レ不レ溥乎、然乃此兩句中、初未レ曾有二一字說二著仁體一、須レ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二能體一レ之、非二因レ公而後有一、朱子南軒之所レ論以可レ見、公之說不二究盡一、則唯以二博大一立二其論一、竟有下公二天下一而無二物我之私一之言上、公無レ不二博大一、然其博大之用、不レ究二其理一則無レ實、而亦唯是說也、以レ公專爲二仁之用一、故有二程門物我一體之弊一也、

或問、余正叔曰、無二私欲一是仁、朱子曰、謂下之無二私欲一然後仁上則可、謂下無二私欲一便是仁上則不可、盡惟無二私欲一而後仁始見、方叔曰、與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是仁、朱子曰、無レ私是仁之前事、與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是仁之後事、惟無レ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要在二二者之間一、識二得畢竟仁是甚模樣一、師曰、無二私欲一天理見爲レ仁、李侗既有二此說一、太過了、無二仁之實一、凡私欲是盡者克己之功夫也、克二其私一來、是仁之實、無二私欲一是聖人亦所レ不レ能也、而復禮之說不レ行、則不レ可レ曰レ仁也、與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之論一、尤未二理會一、謂二其本一、則天地萬物一原、而既爲二天地一爲二萬物一、何合謂二一體一乎、有二一體之說一、故以レ不レ立二物我一爲レ仁、物我能立而後仁行、何有下無二物我一之言上乎、舉者唯因二聖賢解一仁之義一、詳味熟思、厚施二日用事物之上一來、是至親至切底也、聖人之教專在二彝倫平生之間一、徹無二私欲一、與二萬物一爲二一體一之言、說下似レ高、而用來更無レ益、是不レ知二仁之實一、不レ志二仁之道一、遠求高遠、以二博聞泛涉一頻說著也、

或問、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師曰、朱子嘗曰、人之爲レ心、其德有レ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レ不レ包、其發用爲則爲二愛悉宜別之情一、而惻隱之心無レ所レ不レ貫、仁者心之德、猶レ言二木之根水之源一、猷以二此意一思レ之、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二仁義禮智上一分說、又曰、愛雖二是情一、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陳淳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二情性一者也、單說二愛字一與二心字一、猶下是就二情上一看上、必曰二愛之理心之德一、方和レ性在二裏面一、是愛之所二以爲一レ愛、而心之所二以爲一レ心者也、是之謂レ仁、前輩謂レ心爲二穀種能生處一、故桃杏之核皆曰レ仁、愚謂、晦翁說レ仁、爲二心之德愛之理一、其爲レ說、心是以二生意一爲レ德、仁是生意、故爲二心之德一、七情之愛者、因二生意一爲レ德、仁是生意、故爲二心之德一、七情之愛者、因二裏面有二這箇仁一發出來一、故爲二愛之理一、理字指二仁字一、愛之體自二這仁一出來底也、凡宋儒各以二仁義禮智一爲レ性、曰二五常一爲二五性一、五性在レ中而惻隱羞惡之情發レ外之說也、故情之愛自レ仁發來、是所上以爲二愛之理一、生々者天地之大德、而人性以二生氣一爲レ德、心之爲レ心以二此生意一、故曰二心之德一、其說比二前輩一太詳也、聖人之說レ仁、專有二日用之間一、以レ仁爲二生々一味來、亦無二日新之益一、爲二愛之理一見來、亦無二可レ用之實一、唯謂二仁之名義一、而近無二事物之則一、學者雖レ知二仁之說一、實無レ可レ施二用彝倫之間一、孔門所レ謂仁者不レ然、其功夫唯不レ出二日用一、故後儒各以爲レ不上曾正說二仁之體段一、聖人焉可レ不レ謂二仁之體段一、其曰二克己復禮一、其曰二居處恭執レ事敬與レ人忠一、其答二仲弓一、其答二子貢一、論二子文崔

子夷齋三仁箚仲一等、仁之體段大用無レ不レ盡、而其語說開二示切要一、皆不レ出二平生修レ己治レ人之間一、是仁之實也、夫子於レ易稱二天地之大德一曰レ生、是天地生々無レ息之謂也、前輩據二此言一味來、爲二無用之論一、尤喪二聖門之教一矣、

或問、朱子曰、天地以二生物一爲レ心者也、又曰、此心何心也、在二天地一則油然生レ物之心、在レ人則溫然愛レ人利レ物之心、包二四德一而貫二四端一者也、是仁之大德乎、師曰、朱子嘗曰、仁也者天地所二以生レ物之心一、而人物之所二得以爲一レ心者也、是唯說二仁義之仁一、而非二夫子所レ謂仁一、愚謂、天地唯乾々而日勤、以二其不一レ已也、其跡生々無レ息、萬物亦生々相遂、天地無レ心二生物一、人物亦因二天地之德一、力行而不レ息、其效能利レ物愛レ人而已、元者善之長也、善學不二必仁愛一、事物之間都用來底、各至二其善之極一、是善之長也、故曰、能愛レ人能惡レ人、是情之所レ發各止二其至善一、而以可レ爲レ仁也、夫子之門人如二有子一、又曰、孝弟也者其爲レ仁之本歟、是直指二日用彝倫之道一、爲二爲レ仁之本一、竟其語意無レ及二生生等之言一也、

或問、朱子曰、孔門之教說二許多仁一、却未二曾正定說出一、蓋此理直是難レ言、若立二下一箇定說一、便該括不レ盡、且唯於二自家身上分一體究、久レ之自然通達、師曰、仁者聖門之極致、百姓日用彝倫之間不レ出二這箇仁一、故事物之儀則悉在二他裏面一、以レ此無下一箇定說可二立下底一、朱子此語最理會、但及二自家身上分一體究、久レ之通達之語、太不二理會一、是以レ仁爲二生意一、爲二渾然一理一、故有二此說一、且朱子註レ仁、爲二心之德一、爲二愛之理一、是既一箇定說也、

或問、朱子以二流行處一爲レ說、故周謨曰、平居持養唯克二去己私一、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レ非レ愛而已、朱子曰、此語近レ正、如レ疏二導溝渠一、初爲レ物所二壅蔽一、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レ己復レ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師曰、流行而不レ止、是生々無レ息也、故朱子以レ仁爲二流行底一也、克レ己則無レ不レ愛之說、太不二

理會一也、然則克己與二復禮一無二界限一也、克レ己者、事物之間克二去其所レ私之謂也、復レ禮者、應用皆中レ節而有二節文儀則一之謂也、夫子舉二其目一以二非禮之言一、是聖門之教所二以異一乎佗一也、而仁之用最大也、唯以二流行底一爲レ仁、乃仁之用輕忽也、且如レ疏二導溝渠一、除下去其所二壅蔽一之物上、是克己也、除去之道以二節文儀則一、詳究二其條理一、自レ始到レ終、自レ源到レ流、其得二其善一、是復禮也、如レ此便仁之始終本末至矣盡矣、前輩不レ盡二其極一、故學者之志在二聖教一、亦偏僻來也、

或問、元許衡曰、仁者必克レ己、克レ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師曰、是亦曰二克己一、弃二復禮一、何其言偏哉、

或問、明王陽明曰、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二這箇性一、才能生二這性之生理一、便謂二之仁一、師曰、王氏亦以二生理一爲レ仁、天理相具、故有二生理一、見來天理乃仁、是其詞華文辭雖レ有二厚薄一、以二生々一爲レ仁同、愚謂、經書之註解名義至二宋明一太詳、而其弊過了來、落二在高尚底一、故文義字訓雖二細釋論評一、無レ所レ可二疏用一、殆近二異端之談一、空捉レ虛、凡聖人之教雖二縱橫反覆參差難一レ看、各不レ離二日用事物之間一、其實如二繩貫一、如二碁局一、條理非然而可二由而行一、可二求而至一、行至則其益日新而又日新、其語意近取二於譬一、人々可二以而知一也、漢唐者泥二訓詁一、宋明者言二理學一、其聰明意見可レ咏可レ玩、而用二平生彝倫之間一、則沈默靜坐而已、更非二實學一、切欲レ及二日用一、乃錯戾而無二條理一、故其說雖二十分裝裹得好一、終未レ免二出レ手露レ脚被二人看破一矣、唯不レ覺二儒而入二異端一、是弄二性心言一二空談一、直以二吾性一爲二天理一爲レ仁之弊也、

○論二仁義之說一

師曰、人之情、其發動唯好惡而已、合二好惡中一節一、之曰二仁義一、好惡之情流而到二於萬差一、仁義之教布而充二於方策一、是人之道、其用所二以止一於仁義一也、易曰、立二天之道一曰二陰與一レ陽、立二地之道一曰二柔與一レ剛、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義者宜也、尊レ賢爲レ大、孟子曰、王何必曰レ利、亦有二仁義一

而已矣、聖賢以二仁義一爲二人之大敎一、以可レ見也、

師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也、及二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也、親レ親仁也、敬レ長義也、無レ他遂二之天下一也、愚謂、親レ親是愛也、敬レ長是義也、愛惡之情、凡有生之物亦然、故草木昆虫之微、皆好レ生而惡レ死、人唯有レ知、能有レ節二其情一、之曰二仁義一、推レ之及二天下一、可レ用二萬世一、可レ通二貴賤一、是聖賢立二仁義之敎一、所三以令二人々由行一也、而今令三好レ生惡レ死之情從二他所レ欲、各可下遵二其親一後中其君上、上下交利、道安行乎、故因下其所二固有一之愛惡之情上以節來、立二仁與レ義之道一也、

師曰、人之情初二愛惡之兩箇一、是本二陰陽理氣之二五レ根來一也、愚案、人之生以二陰陽五行一全成、陰陽者仁義也、情之發而及二喜怒哀樂一、喜樂是愛也、怒哀是惡也、人稟二陰陽理氣一、而成二這箇形體一、這箇從來所二稟因一、發而爲二情之根一、故情以二愛惡一爲レ本、節二愛惡情一、是曰二仁義一也、朱子曰、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レ陰分レ陽、便是兩物、故陽爲レ仁而陰爲レ義、是亦以二陰陽一配二仁義一也、

師曰、人之好愛、以レ愛二好這箇身體一爲レ大、是好愛者生々不レ止、必然之理也、凡含レ氣之類、悉皆好愛在二此身一、推二其本一、則以レ是爲二生々之氣一、天地既於穆不レ止、一撮土一勺水亦然、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他生々氣不二間斷一、此生氣斷、則乾枯死了、其乾枯死了底腐朽來、亦爲二昆虫之栖一、更不二留停一變易來、相續而不二間斷一、是生々之意、天地萬物不二間隔一、況人之有レ生、運動流行、無二頃刻停息間斷一、聖人體二來這箇生々之氣一、用二平日彝倫之間一、竟以レ親レ親爲レ仁、是仁之所二由來一、以可レ見也、先儒以二渾然生意一爲二仁之體一、以二仁義之仁一爲二聖人大德之仁一也、渾然生意、是仁義之仁、推二其由來一也、近於二日用一、則親レ親愛レ人也、夫子曰、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孟子曰、仁之實事レ親是也、又曰、人皆有レ所レ不レ忍、達二之於其所一レ忍仁也、是各謂二仁義之仁一也、夫子曰、義者宜也、尊レ賢爲レ大、又曰、無レ適也無レ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義人路也、又曰、人皆有レ所レ不レ爲、達二之於其所一レ爲義也、人能充下無二穿踰一之心上、而義不レ可二勝用一也、人能充下無レ受二爾汝一之實上、無下所レ往而不レ爲レ義、愚謂、解レ義尤非也、義者知二顧レ內而有レ所レ次之謂也、言行日用之間、具顧而有レ所レ不二安佚一、則究二其理一謀二其道一而從二其極一、是義也、凡情之所二流蕩一所レ放逸一、所レ不レ好所レ不レ樂、皆顧來而正二其所一レ由、方二其所一レ行、皆義也、仁者生レ之、義者殺レ之、仁者屬レ陽、義者屬レ陰、春夏與二秋冬一、各如レ本二這陰陽一、仁義之於レ人、其道尤大也、

師曰、仁因レ義而行、義因レ仁而立、仁義是不レ可二支離一也、仁者親愛底、而不二以レ義制一レ之、便必流蕩踰レ節、人之如レ養レ子、愛而不レ敎則至二驕子一、是也、義者制斷底、而不二以仁究一レ之、便必酷忍殘害、人之如レ刑レ罪、殺而不レ傷則至レ嗜レ殺、是也、故聖人以二仁義一相對說也、親レ親則流レ仁而不レ知レ尊レ賢、雖レ親レ親、不レ擧二不肖一、不レ任二愚者一、雖二他人之疎遠一、心賢レ賢崇レ之用レ之、賢レ賢則專レ義而不レ思レ慕レ親、雖レ賢レ賢、不レ棄二不肖一、容二不可者一、於二其所一レ可レ親、必慕レ之慈レ之、故尊レ賢而容レ衆、嘉レ善而矜二不能一也、是仁義互レ根所二以行一也、道固莫レ大二於仁義一也、

師曰、夫子言レ仁、未二嘗兼一レ義、是仁不二對レ義而說出一、切示二人之大德一也、易曰、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是以二仁義一爲二百行之綱領一來也、孟子言レ仁、必以レ義配、初仁義之說明二于世一也、蓋獨言二仁義一、則不レ可下以二五常之仁義一解上焉、所レ謂仁義者、好惡之情發而中レ節底、學者之標的也、衆情悉本二於好惡一、百行皆源二於仁義一、故言二仁義一、則五常之仁義禮智信擧備焉、言二五常並言之仁義一、則這箇綱領之仁義不レ可二包具一也、先儒各幷二仁義五常之仁一爲レ一、故聖賢之經傳註解尤混合來、太差謬也、熟讀玩味、而須レ覺下仁義者是提レ綱挈レ領底上、五常之仁義者是一着底上也、

師曰、先儒各曰、仁義五常是人々固有之性、而惻隱羞惡等之情、自二這箇性裏一發生了、愚案、仁義五常各情